三野十大主力

传奇

張敬山/编著

☆黄河出版社

三野

十大主力传奇

张敬山 编著

黄河出版社
1999 · 济南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三野前身）发起莱芜战役，图为部队向莱芜急速挺进。



▶在鲁中战役中被我军歼灭的敌第一快速纵队的汽车正在燃烧。



▲华东野战军战士在齐家埠战斗中与敌进行巷战。





▲1947年5月，华野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74师。图为凯旋而归的战士。

◀被击毙的敌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南麻、临朐战役，歼敌1.6万余人。这是战前炮兵部队渡河。



▲在 1947 年 9 月的胶东战役中，我重机枪手向敌堡射击。



▲山东掖县沙河战斗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官兵与百姓欢庆胜利。



◀我华东部队于1947年在河南境内作战时，开仓济贫，拯救贫苦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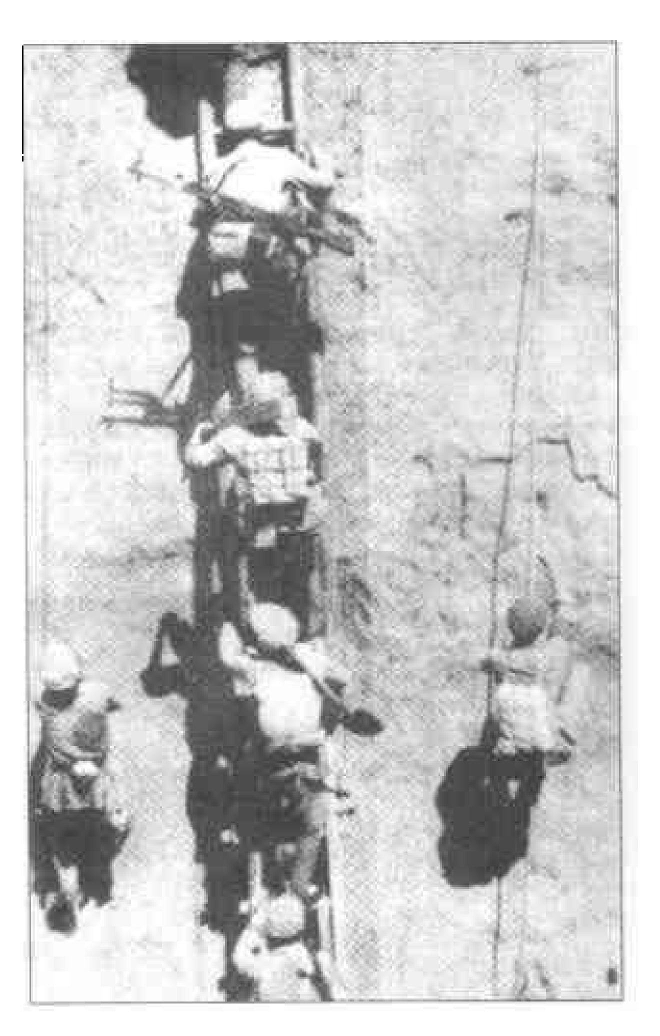


▶华野山东兵团9纵79团在潍县战役中猛打猛冲，率先突破，荣获“潍县团”称号。这是团领导在奖旗下合影。



◀我军在山东大汶口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武器。

▶1948年3月8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洛阳战役。图为攻城突击队攀登洛阳西关城垣。





◀周村战斗中，我军在房顶与敌人激战。



▲华东野战军炮兵在济南战役中向济南城轰击。



◀第三野战军女干部向敌军家属讲解俘虏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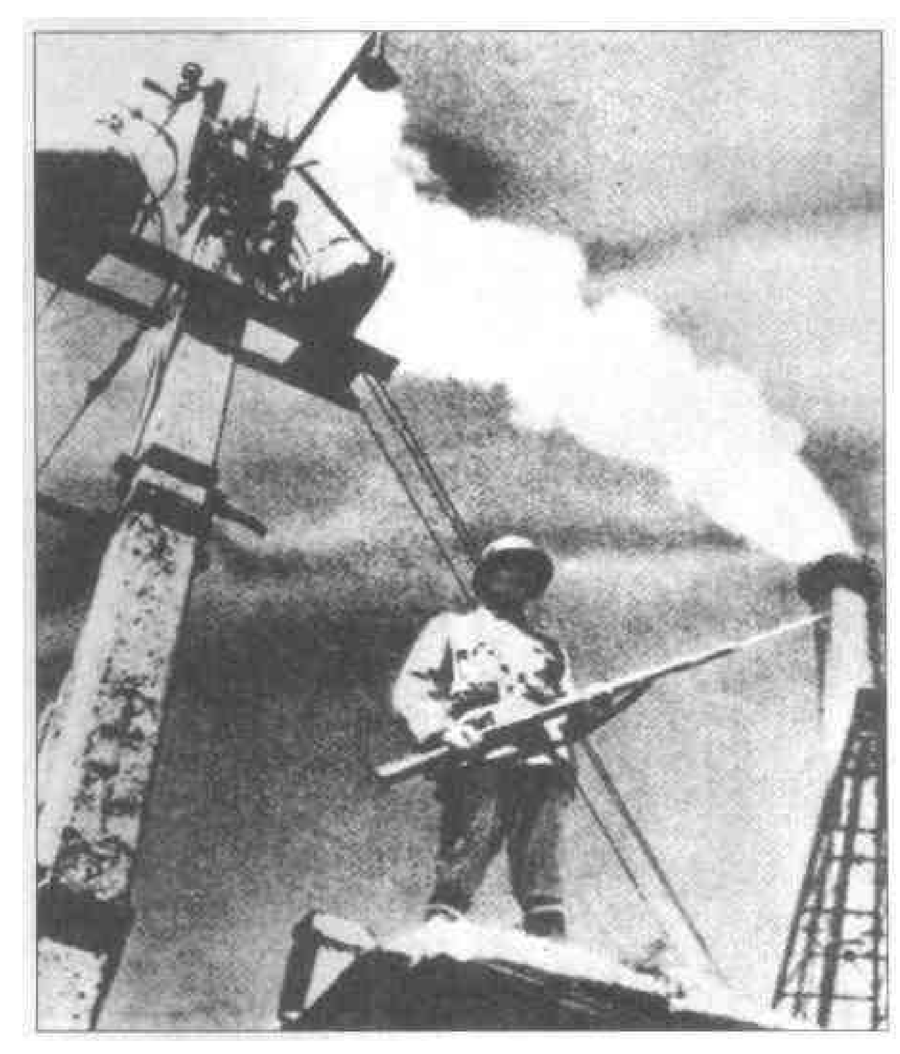
▶三野在淮海战役期间，把英雄模范登上「红榜」，战士们在战壕里争相传阅。



▲渡江战役中，三野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南岸守敌，掩护部队渡江。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俘虏成群地被押出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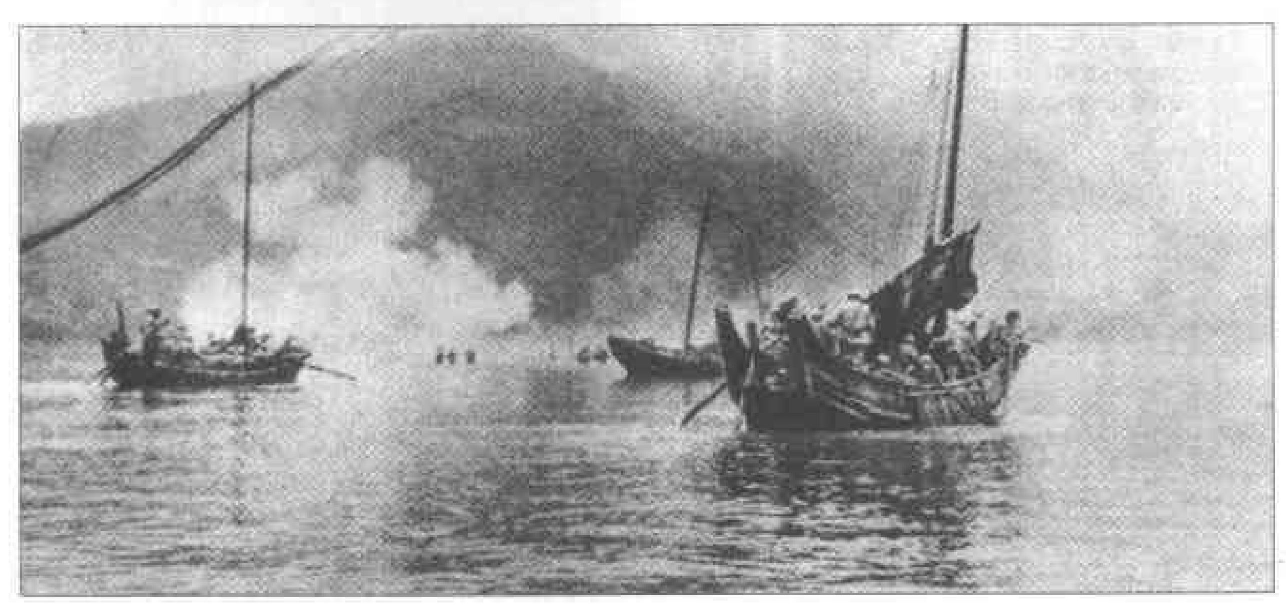
▶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歼敌 15 万人。图为守卫上海发电厂的我军战士。



◀上海姑娘把自制的纸花挂在战士的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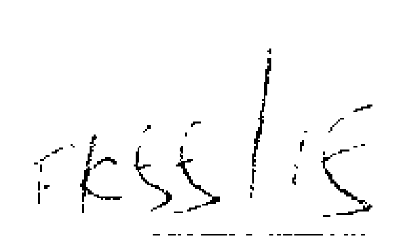
▼第三野战军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图为某部向金塘岛敌纵深发展。





▲舟山守敌秘密撤退，三野部队渡海追击。

目　　录



第一章　20军（1纵）

历史久、战功著、传奇多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诞生于30年代的八闽大地；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纵横华东，驰骋朝鲜，抢占一江山岛。

这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部队，英雄事迹曾被拍成三部电彩：《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沙家浜》。

这支部队，是陈、粟手下的一支雄师劲旅。

军史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 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

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1支队之一部；

解放战争时期： 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0军。

来。

1933年春，游击第1支队悄悄进入福安县城，就住在白匪刘宗彝警察部队隔壁楼上。从小窗看去，白匪军官的指手画脚，士兵们有气没力的操练都看得一清二楚。敌人却不知道我游击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等到白匪架枪休息，一声令下，游击队冲出去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自1932年至1934年8月，在叶飞等人的领导下，闽东党先后创建了7支主要革命武装。第1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3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1933年7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5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7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9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也为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打下了基础。

2

在闽东革命斗争史上，反对敌人“清剿”初期的三伏三胜，一直被当地人民和闽东红军战士传为佳话。三次伏击，不但反映了我革命战士的大智大勇，也充分展现了叶飞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第一次伏击。

1934年春，国民党反动派84师、新10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气势汹汹地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官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

此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一时难以顾及闽东，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我闽东独立第2团瞅准这一时机，配合当地武装，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开辟了鼎（福鼎）

平（浙江平阳）地区，闽东苏区的斗争形势继续发展。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1934 年 9 月，闽东党组织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 3 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 1 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 2 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 3 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彪，政治委员叶飞。这便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20 军第 58 师的前身。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作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1 月，蒋介石就开始调整闽赣两省“剿共”部署。闽东被划为国民党驻闽第 12 绥靖区。统辖新 10 师、87 师、78 师及福建保安团队，共约数万人的兵力。敌人部署完毕，就分兵 3 路对我闽东根据地大举进攻，实行全面“清剿”。国民党主力军一来，各方地主豪绅一时间兴高采烈，组织起还乡团，连同各地民团等反动武装，配合敌正规部队对红军大举“清剿”。

面对敌人的“清剿”，叶飞决定给敌人玩捉迷藏战术，敌进我退，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抓住机会就打。1935 年 1 月 12 日，闽东独立师和赤卫队 2000 多人，从福安洋面山出发，分两路向柘洋山区转移，13 日拂晓到达洪坑会合。当天，独立师得到数情报告：数新 10 师一部将从石二、西洋分向佳浆、沙坑“搜剿”红军。师首长叶飞当即决定：“来得正好，我们来个‘引鳖人瓮’，将敌人诱到西竹岔进行伏击！”

叶飞所说的西竹岔，真乃打伏击的好地方。这里位于柘洋城西侧，是社坪、洪坑、佳浆 3 个村的交界地，北临葛藤山，南靠大湖岗，中间一条小路穿过谷底，通过桂洋桥，再分别通向社坪、苏家洋、葛藤山和大湖岗。此处树木丛生，山势险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独立师 1 团由师长冯品泰率领，埋伏在葛藤山；2 团、3 团由副师长赣金彪率领，埋伏在大湖岗，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叶飞在师指挥部坐镇全面指挥。

14日凌晨，国民党新10师第3团的1营、2营，由南岩出发，中午时分，气势汹汹来到了苏家洋瓦窑岗。独立师的部署，不但周密，而且充满了智慧。我游击队根据事先部署，在西竹岔方向“砰”地打了一枪，吸引敌人。

敌人不知是计，听到枪声，以为这一下可抓住共军了，有了立功的机会，马上吆喝着向西竹岔方向拥来。

当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随着叶飞一声令下，我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敌军猛打。顿时，整个山谷里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敌人死伤一片。没死的，抱头鼠窜。

敌营长发现中计，气得哇哇乱叫，倚仗着武器好、弹药足，重新向我军发起进攻。敌营长也非常狡猾，只用小部分兵力正面进攻，以吸引我军的注意力，而大部分兵力，则借着茂密的茅草作掩护，分兵几路，偷偷往山上爬。

叶飞马上识破了敌人的诡计，立即传令部队：不放空枪，节省弹药，保存锐气，待敌人接近了再打。敌人见我军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以为我军真的没了弹药，便放心大胆起来，不再爬行，站将起来，向我1团阵地发起冲击。

1团武器装备比较好，战士们又憋足了劲，集中火力给敌人来了个迎头痛击，2团、3团主动配合。

就在这时，侦察员赶来报告：黄柏方向敌人又赶来增援包抄我军。

好汉不吃眼前亏。叶飞等人马上命令主动撤出战斗，兵分两路转移：由师长冯品泰率领1团从葛藤山撤往刘坪到秀家宅；由政委叶飞和副师长赖金彪率领2团、3团从大湖岗撤往楮坪。

西竹岔战斗，是闽东独立师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歼敌500多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扭转了反“围剿”以来独立师的被动局面。

独立师打完这一仗后，当晚转移到寿宁地区。到达寿宁的三岔岭，正是下午三四点。突然，我军队伍前后枪声大作，原来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师长赖金彪立即指挥部队占领背侧小山头抗击。不幸的是，就在这时，被一颗子弹打中，他光荣牺牲了。

当晚，部队跳出了包围圈。不过，独立师只剩下 500 多人了，主力保存了下来。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袭来，对根据地人民采取毒辣的“五光”政策，烧杀抢掠、移民并村。困难和生死考验着每一个人。烈火辨真金，在敌人残酷“清剿”和疯狂镇压下，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有的脱离革命逃到外地去了，有些人成了可耻的叛徒。就连独立师师长冯品泰也阴谋叛变投敌，他鼓动参谋长投敌，被参谋长揭发，经特委决定，将其处决。

第二次伏击。

处决了叛徒，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叶飞率领独立师突出重围，到福鼎县仙蒲村一带活动。这时，地下党送来情报：驻白琳镇的敌人 1 个连要来袭击我军。叶飞立即与红 4 团团长陈挺商量，决定利用仙蒲一带有利地形伏击敌人，煞煞敌军的嚣张气焰。

经过一番运筹，伏击地点选择在仙蒲村东一个叫枫岔头的地方，那儿有一段 200 多米长，形同壕沟的狭窄石板道。敌军进入这个地方后，只要我军把窄道两头一堵，料他插翅也难飞。这样的地形，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拂晓时分，月黑星稀，趁着黎明前的黑暗，红 4 团和独立师特务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进了枫岔头。上午 9 点钟光景，敌军大摇大摆地开过来，直向我军预设的伏击圈里闯。顿时，寂静的山间枪声大作。红 4 团的战士们喊着杀声，犹如猛虎下山，冲杀下去。与此同时，道的两头已被我军堵死。

敌军一下子炸了窝，想掉头往后进，退路已被我军堵死；想

往前窜，又遭到迎头痛击。1个连的敌兵被压在窄道里，红军战士迅速插进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一连敌人悉数就歼。这一仗，我军缴获了70余支崭新的“汉阳造”枪，还有一挺手提花机关枪。

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打扫战场，从敌营长的尸体上搜获了一只军用皮包，获知在这支敌军中还有个营部。叶飞打开地图一看，立即叫陈挺集合部队，叶飞说：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侥幸，光知道白琳一路来敌，其实敌人是3路合围我们的。从这张军用地图上看敌人的军事部署：白琳来敌是第一路；第二路是从南面东坡来的；还有从北面管阳来的第三路。按图上所标的行军路线，其余两路敌人马上就要到了。”

部队立即遣散俘虏，迅速转移到别处。

第三次伏击。

不久后的一天，独立师兵分两路向紫云和汴头方向挺进，周墩独立营营长凌福顺率1个连为先头部队，叶飞、阮英平率独立师200余人随后跟进。此时，坐镇周墩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8团陈昆部发现了独立师行踪。陈昆这家伙好大喜功，为了向主子邀功请赏，对红军穷追不舍，咬住不放，妄图一网打尽。针对陈昆求战心切的心态，叶飞、阮英平决定在敌必经之路萧家岭设伏。

萧家岭位于周墩城关西北6里处，放眼望去，怪石嶙峋，依山靠溪，路口周围树林茂密，为周墩通往萌源、纯池之要隘，是设伏的好地方。

叶飞指挥红军利用夜暗，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里，占据有利地势，形成交叉火力网，只等敌人上钩入网。

敌人哪里会想到从林密处埋伏着数百神兵，东方才露鱼肚白，300多保安团兵就气势汹汹地扑来了。敌人倚仗人多武器精良，更以为红军游击队不敢用“鸡蛋碰石头”，傲气十足，以急

行军速度，一头钻进了“口袋”。

“打!”叶飞举枪发令。顿时，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已死伤遍地，乱作一团。

但保安团长陈昆毕竟是个老手，一阵混乱后，又很快组织起人马，进行反扑。就在这时，我独立营营长凌福顺带领部队迅速绕到敌人来路，从背后杀上一刀。保安团遭前后夹击，渐渐抵挡不住，陈昆见大势已去，已顾不得他的虾兵蟹将，趁着一片混乱夺路而逃，余部群龙无首，丢枪弃炮，四散逃命。

此战我军共打死打伤敌军 40 多名，缴枪 23 支，弹药 20 多箱，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

3

在周墩东南面的下坑一带，有以汤孙鸿为首的下坑、梧风楼、梧桐坑等十六坛大刀会法兵近千人，他们受国民党的唆使，与王贵生匪部、李其芳民团、陈英保安队串通一气，扼守要隘，拦追堵截红军游击队，企图切断我周墩游击区与福安、宁德的联系。

汤孙鸿平素爱好耍枪弄棒，颇有武功，以此招收、训练法兵；同时，他还大搞封建迷信，欺骗会众，自称是“活神仙”。汤孙鸿十分反动，为阶级本性所驱使，对共产党和红军恨之入骨，曾于 1936 年春杀害我地下工作者汤发茂、郑缴弟两同志。7 月上旬，我党派出革命群众魏祖益，以亲戚关系，向汤孙鸿“借路”，让红军游击队从“十六坛”所控制的地盘过境。汤孙鸿闻讯，顿时暴跳如雷，恶狠狠地说：

“我就是要拦阻红军，想从我这儿借路，除非拿脑袋来见。”

说毕，立即磨起鬼头大刀，扬言要杀魏祖益，魏只得连夜逃

部电影：《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沙家浜》

1

1939年5月，江南正是好时节。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稻禾飘香，新竹摇曳，一片生机勃勃。5月4日这天，由闽东独立师改编而成的新四军6团的干部战士情绪格外欢快，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根据陈毅司令员的部署，出发到江南东路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了。

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当时新四军归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导）对新四军行动的限制，叶飞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琨改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为汪明，政治部主任刘松青改为刘飞。

为了避免和国民党部队的磨擦，叶飞决定夜间出发。5月5日凌晨2点多钟，全团披着月光，踏着晨露，伴着鸟叫虫鸣，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东路地区挺进。

拂晓时分，部队在常州附近越过宁沪铁路，天明后与梅光迪的部队会合。梅光迪的部队，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派何克希去担任副司令。何克希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陈毅又加派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工作。胡发坚牺牲后，又派徐绪奎去。我6团这次向东作战，就是打的这支部队的旗号。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任副总指挥。梅光迪所部看到新四军正规部队到来，极为高兴，立即和我军会合，继续东进。不久到达无锡梅村，和强学曾的游击队会师，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2

为了扩大抗日影响，在叶飞的决策下，吴琨、何克希带领“江抗”2路2支队和第5路部队继续东进，奔向上海近郊。出发后的第二天，部队到达外岗，决定连夜向上海外郊青浦前进。

天黑后，5路参谋长廖政国带着5连、6连和两个机枪排来到了一个地方。四处一望，空荡荡、黑黝黝的，廖政国问向导（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这是什么地方？”

“到上海虹桥飞机场了。”向导告诉他。

听说到了上海近郊，部队顿时欣喜若狂。大家互相祝贺着：“我们打到大上海来了！”

面对这一著名机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廖政国的脑海里闪过：何不趁机袭击敌人的机场，烧他几架飞机，既能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也能扩大我军的影响。于是，他把连、排干部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袭击机场的意图。众人一听，大为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全都支持这一作战方案。当场，大家研究了一下打法，就悄悄向机场扑去。

部队悄悄向机场接近，没有一丝声响。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新四军出现，我军一枪未发，便突进了机场。伪警察和办事人员睡得像死猪一样，战士们冲上去，把他们从被窝里一个个地拖了出来，集中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机场，而且缴获了十几支步枪。

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机场上停着4架飞机。”

廖政国连忙向机场跑去。突然，步枪、机枪一齐爆响起来，机场四角高大碉堡里的日寇开始向我军射击了。接着，我军还击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也响成一片，我搜索部队和日军打上了。

廖政国马上下令：烧飞机！战士们接到命令，冒着“嗖嗖”的弹雨跑步来到敌机跟前，将一个个汽油筒打开，往机身上猛浇汽油，然后把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顷刻之间，夜空里升腾起冲天大火，接着就响起巨大的爆炸声，4 架敌机全部燃烧起来。

守卫机场的日寇不知来了多少新四军，不敢贸然出战，只管朝四野乱放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飞机噼噼啪啪地燃烧。我军安全地撤出了战斗。

我军撤离不久，日寇援军赶到。整个夜晚，虹桥周围枪炮声不停，兵车来往不绝，上海日军如临大敌，一直折腾到天明。

这一仗影响相当大，第二天上海出版的《导报》、《译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士林西报》等都对此役作了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导报》由于对战况作了详细报道，主笔陈同生不得不撤离上海，转到“江抗”工作。

1939 年 10 月，为执行中共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根据陈毅的命令，“江抗”在叶飞的率领下，撤离东路地区，到扬中整训后北上，与管文蔚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挺进纵队。由叶飞任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

3

电影《东进序曲》，以其激烈的战斗，曲折的情节，处处洋溢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吸引着广大的观众，使人们看后深受教育。

这部电影的真实背景是这样的。

叶飞带 1 团和 4 团 2 个营回到吴家桥地区，成立了江都县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就在这时，日伪军对吴家桥地区的“扫荡”开始了。

起头来。

我军就这样顺利转移到郭村。

此时，苏北国民党军队有三股力量。最大的是韩德勤，他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24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主席兼江苏省保安司令，归他指挥的有89军和独立6旅，还有10个保安旅。郭军号称10万，实际上只有5万余人，各方面称他为“省韩”。

其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部队，9个纵队，总兵力号称3万，实际上也只有2万多人，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总指挥部设在泰州，各方面称他们为“泰州两李”。

第三是税警团，江苏省税警团的总团长陈泰运，4个团兵力，四五千人，武器精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宋子文创建的嫡系部队。

从政治上来分析：“省韩”是蒋介石嫡系，属于反共顽固派。陈泰运和韩矛盾大，可争取中立。“两李”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属中间派。

苏北实力主要是“省韩”和“两李”。

在“两李”的队伍中，也有共产党的力量，张公任属下的8支队支队长陈玉生是共产党员，队伍也是受共产党影响组织起来的抗日进步武装。2纵队司令颜秀五，海州人，讲江湖义气，早年在上海曾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关系，经过惠浴宇同志做工作，靠拢我军，是我军对“两李”进行工作的联系人之一。他部下的5支队有个4大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启东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的，有党的总支部，大队长王澄是共产党员。

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和对苏北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

挺纵到达郭村以后，立即开展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委任区长，扩大自卫队，打击日伪，一时间声势颇大。这使“两李”部

队中的顽固分子颇为眼红，开始蠢蠢欲动，尤其是陈才福、陈中柱经常向李长江要求把挺进纵队赶走。陈才福竟十分狂妄地说："新四军--共才2000人，我去大叫三声也把他们吓垮了！"

5月17日我军进入郭村后，李长江曾多次派人索要郭村。6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3天内退出郭村。

4

面对敌人的通牒，叶飞、管文蔚等人细致研究了形势，电报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提出作战设想：郭村地形较好，吴家桥是一线7里长庄，不易坚守，还是在郭村迎战较为有利。

陈毅接到电报，思忖再三，不同意这一部署，来电指示语气坚决：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时则暂时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

叶飞连夜召集挺纵和苏北特委的领导联席开会，后来又把团以上干部找来一起讨论。

大敌当前，人们纷纷发表见解，献计献策。众人一直讨论到半夜，各方面的利弊都分析到了，不但对"两李"，还对郭村北面的保安3旅作了估计，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保卫郭村。

可是，陈司令员三次电示不同意固守郭村，怎么向他交代呢？打赢了还好说，万一打不好，部队受损失，那就不得了。叶飞作为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不能不反复思忖，他掂量了半天，最后下决心说：

"既然大家都认为在这里打有把握，那好，就下决心在这里打。对陈司令员，我负责好了。陈司令员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敌情。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

于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地向陈司令员负责！向党负责！”

最后他又补了一句：“如果将来要打板子，我来挨。”

于是，叶飞复电陈毅，仍然坚持保卫郭村。

陈毅一见电报，气得直跺脚，连连说道：“这个不知轻重的叶飞，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搞不好，要我来当收容队长。”

是啊，这是陈毅手下的一支雄师劲旅，万一受损失，关系到今后发展江北大局啊！

陈老总骂归骂，还是立即电令陶勇率部火速增援郭村，并电告叶飞：他在“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正在这时，陈玉生来电告急。李长江在向郭村我军进攻之前，先以4个支队解决陈玉生支队。陈玉生来电要求率部队起义，否则就要给李长江吃掉了。

事情急迫，刻不容缓，叶飞一面报告江南指挥部，一面电告陈玉生，同意他们起义，由叶飞派部队前去接应。但如何才能既增援陈玉生起义，又不影响保卫郭村呢？

叶飞处于两难选择。他和众人经过反复研究考虑，最后决定派出挺纵4团去增援，留下主力1团及特务营共4个营兵力守郭村。

为了迷惑敌人，足智多谋的叶飞采用示形于敌之计，有意暴露他亲自率领部队去增援陈玉生。这天下午，叶飞骑着他那匹人们熟知的全白战马，率4团浩浩荡荡由郭村出发，黄昏在塘头附近渡过通扬河。

入夜，4团从吴家桥地区向东急进增援陈玉生。叶飞走到半道，又在夜暗的掩护下，秘密地由原路悄悄回到郭村。叶飞所以有意让李长江知道自己去救陈玉生，是判断李长江看到叶飞亲自出动，必会估计叶飞带去的是主力1团，就不敢对陈玉生动手；万一郭村打起来，实际上叶飞和1团都在郭村，也能应付。

两军相斗智者胜。李长江果然上当，他得意忘形地对左右说：

“人们都说连鬼子都怕叶飞，但他又怎是我的对手。挺纵分兵了，叶飞率主力已离开郭村，郭村兵力空虚，这是攻打郭村的最好时机。”

左右一齐奉承：

“副总座高见！”

因此，李长江改变部署，决定先打郭村，然后再解决陈玉生部队。他自以为时机已到，再也不想做那个“中间派”了。

李明扬这位总指挥如何动作呢？到兴化“开会”去了。

李明扬在进攻郭村前夕避到兴化，看来用意颇深，一是不愿意亲自出马打新四军；二是留有余地，万一“副总座”出师不利，也有回旋的余地。

李长江呢，可没有李明扬这么老到，他急于抢地盘，急于当大官，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准备就绪，披挂停当，就杀气腾腾地向郭村直扑来，并狂叫：“我要让叶部死无葬身之地，至少也要让他们从郭村滚蛋！”

6月27日午夜12时许，部署完战斗的叶飞刚刚上床睡觉，值班参谋即把他叫醒，说：“泰州城里出来一个女同志，一定要见你。”

叶飞赶紧穿衣起床，只见一位浑身湿透，头发滴水，穿着白色旗袍的少女已被值班参谋领进屋来。

少女自我介绍是颜秀五纵队政训处的政训员李欣（即郑少仪），也是这个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

原来，27日上午，她赶到县委秘密联络点，县委交给她一份重要情报，是李长江围攻郭村的部署，要她尽快找人送到郭村去。她想，现在重要的是尽快弄清楚“两李”部队进攻的确切时间，同时也要核实一下情报。

别看姑娘年轻，却颇有心计，她平时就结交了许多人，于是，匆匆到泰山寺、雨声寺等李长江几个纵队的司令部找熟人打听，发现他们今天都要开赴郭村前线，并且得知：丁聚堂的1纵队到宜陵，陈中柱的6纵队到塘头，陈才福的4纵队到横档铺，李长江调兵遣将，包围郭村，攻击已迫在眉睫；新四军派到泰州的谈判代表陈同生等同志，已被李长江扣留起来……有个靠山很硬的政训员还炫耀他已得到的消息：明天拂晓就要发起进攻。

军情紧急！刻不容缓！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决心要把情报及时送到郭村。天黑后，她脱下军装，换上旗袍，混过岗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避开李长江部队驻扎的村庄，过了七八道河汊，经过半夜奔波，终于来到郭村东面的大河边，叫应了对岸摆渡的老乡，把她送过河，被我军的哨兵发现，于是见到了值班科长彭德清……

李长江要来进攻，叶飞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对于敌人具体何时来攻，却并不清楚。现在弄清楚了敌人的部署，弄清楚了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对军事行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叶飞立即下令部队4点钟以前全部进入防御阵地，准备迎击敌人。战后，叶飞曾感慨地说：

“郑少仪有功。一个小姑娘，只身深夜来郭村送情报，使我们赢得了好几个钟头的宝贵时间，真不容易。要说立功，郑少仪立了头功。”

5

28日拂晓，李长江部队进攻的枪炮声果然打响了。他要利用黎明前的黑暗，给我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把新四军“堵在被窝里”。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蓝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可以看出，敌军部署和郑少仪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

但李长江无疑是失算了。由于郑少仪及时准确的情报，挺纵已作好充分准备。

李长江部队仗着人多势众，来势凶猛。郭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陈中柱纵队从该方向猛扑过来，来势汹汹。这里有我军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刚逼近我军阵地，很快遭到迎头痛击。

黎明来临了，东方已露出曙色，大地上的景物显得越来越清楚了。怯于夜战的李长江部士兵，一个个胆子壮了起来。所以南面进攻的顽军极为猖狂，火力也较其他方向炽烈，以密集队形向我前沿猛扑，偏向西南的一股竟已逼近我阵地，在我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蜂拥面来，纵队政治部干部率警卫班与顽军展开搏斗。

叶飞放下望远镜，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像是陈中柱的青年大队，我们先打垮这一路。"说着，命司号员吹号调1营。1营营长王萱春早已将部队集结好，听到号声，立即高喊着向前痛击进犯的顽军主力。

1小时后，1营带着200余俘虏胜利归来。激战至黄昏，陈中柱部又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我军短促反击下，歼其两个大队。这时，我军已经查明，李长江已动用12个支队（团），倾全力向郭村进攻。

一天的战斗过去了，郭村岿然不动。第二天，李长江恼羞成怒，给陈中柱下了死命令："要坚决拿下郭村，有退缩者，连长可枪毙排长，营长可枪毙连长。"

接着，李长江要出流氓手段，给部队许下愿："打下郭村，官兵放假3天，3天之内，女人任意玩，东西随便抢。"

消息传到郭村，更加激起军民的愤怒。战士们就不用说了，村里的青壮年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参战。老人和青年妇女，挑着喷香的荞麦饼，热腾腾的红烧肉，滚烫的熟鸡蛋和开水，络绎不绝地送到战壕里。

陈中柱下了血本，天刚拂晓，一队队顽军就气势汹汹地发起了冲锋。他们把郭村围起，狂呼乱喊着向前冲。督战队一手持冲锋枪，一手握大刀，督赶着顽军士兵。这时，挺纵教导队 1 队队长蒋鹤林端起轻机枪，跳出工事向顽军猛烈扫去，枪弹到处，就像刀切豆腐似的，顽军一片片倒下去。

就在 29 日这天，陶勇带着苏皖支队来支援挺纵了。苏皖支队的到来，不但使我军部队的力量大增，而且陶勇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指挥经验，因此，也大大增强了指挥力量。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李长江似乎改变了战术，把他的火炮都拉上前线整天以密集的炮火轰击郭村，整个郭村被笼罩在弹雨硝烟之中。可是，这一天敌人只是炮轰，部队却没有再发起攻击。这种不寻常的平静，引起了挺纵领导人叶飞、管文蔚、张藩等人的注意。

李长江既残暴又阴险。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在夜间攻击呢？

叶飞反复思考：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不会采用这一战法，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斧砍来。经过一番分析，叶飞渐渐想出了眉目，对管文蔚说："李长江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的 2 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乘虚而入。"

管文蔚一拍大腿，连声道："对，敌人可能就会在这个方向

力打击下又一窝蜂地原路退了回去。

这时，李长江督战队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一群顽军顿时倒了下去。李长江亲自率领高级军官督阵，顽军的攻击气焰又嚣张起来，整团整营的兵力往上拥，个别地段已楔入我军前沿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1团参谋长廖政国挺身而出，大声说：“我去!”

廖政国此时正患疟疾，但责任感促使他带病上阵。

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白刃搏斗。最害怕拼刺刀的顽军，在刺刀撞击声里，攻势被打垮了。

上午9点钟，战斗正激烈之时，乔信明、刘先胜率部赶来，他们乘机攻敌侧背，给顽军一阵猛烈打击，顽军两面受敌在开阔地上到处乱窜，直到下午3时许，才组织起零星攻击。顽军对郭村的围攻已基本上失败了。

再说陈毅司令员，得到郭村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随身人员穿着便衣渡长江北来。惠浴宇率3营1个连到大桥地区接陈司令员来到郭村。纵队和特委的负责人都去迎接他，大家以为打了胜仗，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却气鼓鼓的。叶飞心想：咦，怎么回事?

陈老总翻身下马，叶飞连忙立正、敬礼。陈毅伸出手去，一面和叶飞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唔，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接着，陈司令员与泰州城李长江通电话，希望重修旧好，协力抗战。通话后，我军立即把陈中柱、陈东生等被俘人员释放，并且派朱克靖去泰州商谈，要求放回被扣留的我谈判人员陈同生等人。

部队出击之后，叶飞去看陈毅。陈毅正写好一首歌词，随手递给叶飞。

歌词题名《保卫郭村》，笔名：绛夫。

六月二十八，炮火沸腾，
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
想断绝人民的生命，
想歼灭抗战的孤军。
顽固派三次总进攻，
冲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城。
顽固派反动的大“扫荡”，
激起了反共营垒的起义革命。
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
顽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
孤军英勇，领导坚强，
是胜利的核心
军民团结，友军起义，
是胜利的保证。
反共阴谋，又被粉碎，
日寇胆丧，汪派震惊。
我们保卫了郭村，
创造了苏北的光明。
我们保卫了郭村，
我们更要大无畏地前进，
前进，前进，向前进！

郭村战斗，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我军从宜陵到塘头都占领了，把郭村地区和吴家桥地区连成一片，陈毅称之为“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事实证

认真思索、讨论，觉得更应该留下来，这无论对于抗日，对于扩大我党影响，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伤病员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想法：留下来，坚持下去，在东路地区重新竖起“江抗”的大旗！

刘飞和大家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向上级提出了重建“江抗”的要求。不久，伤病员们的愿望实现了。11月间，“江抗”5路政治部主任张志强从江南指挥部带来了重要指示：当前主力的首要任务是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西撤的“江抗”部队马上就要北上了。陈毅司令员要求伤病员们自己组织东路抗日游击武装。

接着，江南指挥部又派杨浩庐来，正式传达了叶飞的指示：

“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阳澄湖地区的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有了上级的明确指示，36个伤病员的信心更加坚定。当时因刘飞伤势未好，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36个伤病员之一、原“江抗”5路参谋长夏光（《沙家浜》中郭建光的生活原型）便和杨浩庐一起来到东唐市，找到了东路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等人见面商谈，传达上级指示。

接着，他们召开了在新“江抗”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那是1939年11月上旬的一天，凛冽的东北风刮着，由张英主持，在东唐市旁边的一座破庙里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继续保留“江抗”东唐市办事处，蔡悲鸿任主任。常熟“民抗”恢复活动，扩大部队，以任石天为司令，薛惠民为参谋长，李建模为政治处主任。为了区别原来的“江抗”、“民抗”，将其简称为新“江抗”、新“民抗”。

为了扩大影响，营造声势，在会议的第二天，新“江抗”、

新“民抗”就刻了关防，到处张贴布告。这一下，吓得敌人晕头转向，而人民群众见了却大喜过望，纷纷奔走相告：

“江抗回来了！”

“江抗没有走！”

有了司令部还要有兵。36个伤病员有十几个人恢复了健康，便先编了1个班，安上了“江抗东路指挥部特务连”的番号。这就是后来新四军第18旅的雏形。

特务连由吴立夏任连长，朱墨陶任政治指导员，并成立了党支部，作为领导核心。别看他们只有十几个人，但个个都是以一顶十的英雄。其中有两个连长，一个副连长，班长、排长好几个，其余也都是久经锻炼，革命意志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老战士。

不久，刘飞因伤势严重，由地方党组织转送上海抢救治疗，临行时将警卫员何彭福和一支驳壳枪留给了夏光。

有了部队，还需有枪才能打仗。于是，夏光又千方百计做地方游击武装的工作，说服他们将枪贡献给新“江抗”打日本，这样，陆续收集到数十支机、步枪，使新“江抗”如虎添翼。

7

京剧《沙家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剧中的草包司令胡传奎，作为反面人物，令人难忘。下面，我们看看真实的胡传奎。

胡传奎的生活原型，是号称“阳澄湖王”的胡肇汉。胡肇汉是湖南省岳阳县人，生于1906年，初中文化程度。抗战前在青浦县警察局任职。此人志大才疏，却又善于投机钻营，他不满于在警察局当个一般的小职员，于1938年流落到阳澄湖一带打游击，先后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国民党独立第45旅第

3团任副官、连长。

胡肇汉虽然才疏，但志向颇大，他对连长一职并不满足，加上对上司不满，就将一连人拉到太平桥独立，自称民众自卫队，与当地的地方恶霸互相勾结，成为阳澄湖的一霸。

“江抗”东进时，为了壮大抗日力量，减少消极因素，将胡肇汉部收编为“江抗”独立第1支队，胡任支队长，“江抗”总指挥部派东路特委军事部长周达明到该部任参谋长。胡肇汉呢，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参加了“江抗”。“江抗”西撤时，这家伙就将部分人枪打了埋伏，他本人途中装病，要求离队休养，获准后即带几个警卫回到阳澄湖地区。

新“江抗”成立后不久，夏光听说国民党“忠救军”打算委任胡肇汉为先遣支队司令，便和杨浩庐共商对策，决定联名写信给胡肇汉，委任他为新“江抗”副司令，以不使他倒向顽固派一边。但是，胡肇汉这家伙挺狡猾，一连好几封信给他，他既不回信，也不见面。为了能见到胡，做他的工作，夏光颇费了一番心思，经派人仔细打听，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有个秘密的家，他经常去那里过夜。一天黄昏过后，夏光带部队悄悄移驻车渡，待将部队安置好以后，夏光便到村口湖边查哨。不一会儿，就见一条小篷船远远驶来，船头挂着一盏灯。

船快要到岸时，忽然停了下来，既不进，又不退。战士们警惕地喊道:“靠船靠船，不靠船就开枪了!”

船不得不缓缓地靠了过来。这时，夏光又诈问了一句:“是胡司令吗?”

里边果然是胡肇汉，他一听，以为新“江抗”早已知道他在船里，就连忙神情不安地钻出了篷船。晚上，夏光、杨浩庐与他同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向他说明“江抗”主力西去执行任务，不久就要回来。为了坚持抗日，现在上级命令组建“江抗”

东路司令部，并委任他为副司令。

胡肇汉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且纪律严明，受到群众拥护，所以，他住在后屋，吓得通宵难眠。第二天一大早，他便主动来找夏光、杨浩庐，说他的部队就在附近，打算通知他们下午来车渡，请夏光、杨浩庐“训话”。夏光、杨浩庐提议开个联欢会，胡肇汉真是惊喜万分，连声说好。

胡肇汉迫于压力，态度明显转变，经常来信与新“江抗”联系。新“江抗”部队到阳澄湖活动时，他总要来跟新“江抗”的领导见面谈谈，还为新“江抗”提供了一些给养。虽然胡肇汉以后转向反共立场，但在新“江抗”重建初期，我军努力团结争取他，扩大了统一战线，缩小了对立面，对新“江抗”坚持苏常太地区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江抗”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斗争策略正确，在与日伪军的斗争中很快发展壮大，1941 年 3 月上旬，活动在京沪铁路以北的“江抗”部队编为第 6 师 18 旅，江渭清任旅长，温玉成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张英任政治部主任。3 个纵队分别改编为 52 团、53 团、54 团。4 月上旬，又在澄西、丹北建立 51 团，归 18 旅建制。此外还成立了东路、西路两个保安司令部和警卫 1 团、2 团。到 1941 年 6 月，18 旅已发展到 4600 余人。苏常太、澄锡虞和澄西、丹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就在这时，日军侵华总部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1941 年 7 月 1 日，日伪在苏常太地区的“第 1 期清乡计划”开始实施了。参加这期“清乡”的日军有第 13 军团 10 个大队 3500 多人，伪军有第 1 方面军 12000 余人，加上“清乡”警察及特工人员 2000 多人，敌人总兵力共达 1. 8 万余人。进行梳篦式的反复清剿。

一时间，在苏常太这一不大的地区内，到处是穿着黄包皮的

日伪军，如同一群群飞蝗，铺天盖地而来，妄图寻找新四军作战，安定“后方”。

日伪的“清乡”开始后，“忠救军”澄锡虞挺进纵队郭墨涛部以及包汉生部的汉奸真面目终于公开暴露了，他们趁火打劫，急不可待地找到恬庄伪军头目杨春华密谋，公开打着伪军的旗号，穿上伪军的服装，不断向我进犯，牵制我反“清乡”力量。

8月3日，郭墨涛、包汉生、杨春华部终于发现了我军，他们集结于祝塘，向我进攻。此时，我52团已奉命渡江，师部和旅部率53、54团各1个营反击，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

8月的江南，骄阳似火，大地如蒸笼。指战员们全部上了战场，连续打退顽伪多次进攻，喝不到水，喉咙干得直冒火。

这种情景被村里的青年妇女颜金娣看见了，这位英雄的女青年深为我军指战员的杀敌壮举和严明的军纪所感动，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不顾个人安危，拎着一桶凉茶，气喘吁吁地送到指挥所。谭震林师长和战士们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凝望着浑身是汗的颜金娣，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54团1营边打边转移时，5个战士误入河道湾兜里。他们不会游泳，正在着急之时，青年农民王掌水奔了过来，把5个战士安全地背过了河。

祝塘战斗，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军毙伤伪、顽军80余人，我方也付出一定代价。营教导员商健民在组织部队反冲击时头部中弹牺牲。

“忠救军”从商健民衣袋里搜出一颗刻有“夏光”两字的牛角印章，包汉生看到，顿时大喜过望，立即得意忘形地向上级邀功请赏。汉奸汪精卫的《国民新闻》很快发表了“匪首夏光中弹毙命已证实”的消息。

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篇假新闻，不打自招地供认了顽伪

两家紧密勾结的丑恶行径。

8月26日，我18旅终于跳出日伪“清乡”封锁区，越过锡澄公路，进抵澄西西石桥一带。但伪军紧追不舍，与先行到达该地区的“忠救军”新4团文德部及教导第2总队梅明章部汇合，妄图截断我长江交通线。9月22日，日伪对澄锡虞地区的“清乡”开始。

这时，旅政委温玉成和警卫1团的领导干部曹德辉、包厚昌、陈新一正率3个连在沙洲沿江地带与日伪军激战，但就在前门打虎之时，后门又来了恶狼：“忠救军”2000多人由少将参谋长刘伟任总指挥，兵分3路，向我18旅旅部驻地蜂拥扑来，并狂妄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喂鱼去。”

这，决不是巧合，而是敌伪顽合谋反共的铁证。

我军在澄西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奋战，很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忠救军”来时气势汹汹，败退时如丧家之犬，反共分子梅明章落水毙命。

西石桥自卫反击战，打破了敌伪顽妄图消灭我军的图谋，为我军部署澄西、丹北地区反“清乡”斗争，为师部及18旅主力顺利转移苏中赢得了时间。

3. 莱芜战役，1纵紧钳4万蒋军，粟裕称其立了“第一功”；孟良崮血战，一边挡着“百万大军”，一边割出“上将首级”，唱了一出重头戏

1

1945年11月的苏北平原，朔风怒号，风沙满天。

此时的苏北，正是寒风萧瑟的初冬时节，但古城涟水却突然热闹起来，到处挤满了穿着灰军服和杂色便衣的青年男女，给这个荒凉寂静的小城增添了不少生气。人们熙熙攘攘，各自寻找着新的单位。部队官兵擦枪拭弹，补充各种给养，随时准备出发。

这些来自浙东、浙西、苏南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是执行《双十协定》关于撤退八个解放区的协议而渡江北来的。就在这里，11月11日，奉中共中央命令，这些部队和党政机关组成了远征军，任务是挺进东北。中央军委任命叶飞为司令员，原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任政治委员，原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浙西军分区司令员贺敏学任参谋长。司令部由原苏浙军区与苏中军区抽调人员组成，政治部由原浙东区党委机关及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部分人员组成。一些穿杂色便衣的青年就在涟水城穿上了灰军装，开始了武装斗争生涯。

纵队下辖3个旅：第1旅是原苏浙军区第4纵队，即原新四军第1师第1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阮英平。第2旅是原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旅长刘飞，政委彭林。第3旅是原浙东游击纵队（苏浙军区第2纵队），旅长张翼翔，政委何克希。

远征军编成后，立即筹划北上。预定的开进路线是：越过陇海路，经山东滨海地区，到达胶东，由龙口渡渤海到营口登陆。

2

1947年4月4日山东《大众日报》社论《向会战中的功臣们致贺》中写道：

“在陈毅将军、粟裕将军部下的常胜军中，有紧钳4万余蒋军奠定莱芜战役各路大军一举歼敌之基础的‘广州’部队，尤以

其中的‘人民功臣第一连’和‘屹立在安乐山上’的第8连功绩卓著。”

文中的“广州”部队是我第1纵队的代号，“人民功臣第一连”是第1师第1团的第1连，“屹立在安乐山上”的第8连属第1师第2团。

1947年初，国民党军鲁南战役惨败之后，以总参谋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向鲁南进犯。

蒋介石对山东战场十分重视，他在南京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精心筹划下步的作战部署。他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后，伤亡重大，已不堪再战，并侦悉我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认为该城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军必定全力固守；同时企图借助于军事上的胜利，对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起到一定影响。

于是，蒋介石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命令国民党军在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共约31万多人，在临沂地区与我华野主力决战。

部署完毕，蒋介石颇有点得意洋洋、胸有成竹的样子。他自以为兵力众多，胜利在握，对左右夸口道：

“我的兵力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老母猪！”

同时，陈诚作了自称为“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的安排，每一路进攻之敌都以主力师为骨干，左路夹整编第11师，中间夹整编第74师，右路夹整编第25师等主力，平推前进。

我军根据陈毅的部署，1纵于2月19日晚到达莱芜城西南集结，承担于20日晚10时开始协同右路军攻歼莱芜城及其外围敌人的任务。第一步首先集中力量解决莱芜城西北及西南外围之敌，第二步再配合右路军攻城。

但是，敌情有变，此时李仙洲集团两个军已猬集莱芜。

这样，原来由5个纵队担负包围李仙洲集团的任务，不得不由1纵全部担当起来！

当年的新闻报道对1纵的战绩作了真实的记述。这里抄录的，是1947年3月5日山东《大众日报》的头条，并经过新华社播发的战地通讯，标题叫做《紧钳四万余蒋军》：

歼敌五万余众之莱芜歼灭战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紧钳蒋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总部暨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于我包围之中，经三昼夜激战，予该两军主力以惨重杀伤，迫使蒋军丧失斗志，仓皇突围溃窜，奠定二十三日我各路大军一举聚歼蒋军四万余众之胜利基础。战斗第一夜(二十日)，“广州”部队向莱芜城东、西、北及西南等地挺进，当夜除城西北的矿山高地外，其余外围据点全部为我肃清，李仙洲总部与七十三军即陷入包围。

这则消息，写的是第1纵队，支队是师的代号，大队为团。

陈毅、粟裕得知李仙洲集团全部已猬集莱芜城被我1纵队包围这一情况后，都不禁喜上眉梢，立即调整部署，以4纵、8纵队为右路军归8纵王建安司令员指挥，进至莱（芜）吐（丝口）公路以东，右路军（1纵、2纵、7纵队）归叶飞指挥，位于吐丝口及莱吐公路以西。由于2纵、7纵距离尚远，陈、粟给叶飞传下死命令：1纵无论如何要坚持到第三天中午左右军各纵到后，才能放敌人出城逃窜。陈、粟的意图是：让敌人先头到达吐丝口，后尾已脱离莱芜时，我军左、右两路大军在莱吐公路两侧夹击，在莱芜至吐丝口之间将该敌全部歼灭之。

按照野司部署，1纵坚决完成赋予的任务。23日上午，敌人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与我1纵前哨接触。叶飞通知部队只作引诱性阻击。至中午12时，故意放开大路让莱芜之敌北窜。敌人逃跑心切，哪里还顾得那么多，整个莱吐大道上，敌军拥挤不

堪，坦克撞着坦克，汽车挤着汽车，步兵争相夺路。有一辆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任凭司机怎样摆弄也开不走。指挥官不得不下令将其掀翻到路沟里，为后面的部队让道。

下午2时许，敌先头还未到吐丝门，后尾已离莱芜城，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集结于莱吐公路两侧的左、右两路军勇猛出击，前拦后阻。在我军猛烈炮火袭击下，敌首尾难顾，到处乱窜。

叶飞是捕捉战机的高手，见此情景，他马上拿起话筒，要通1纵3个师的师长，命令各师向西猛压。这一着十分管用，敌人马上向东面溃窜，其时，我右路军及6纵队早已张开口袋，将敌人全部网住。

仅仅两小时，我军即干净彻底全歼了李仙洲集团。莱芜战役共歼灭敌1个指挥部、两个军部、7个整师，共5.6万余人。

此役，第1纵队伤亡不小，缴获不大。用我们的话说，是只啃了骨头，没有吃上肉，但领导是公平的。对于1纵在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粟裕副司令员3月8日在高干会议上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

“在各纵的配合上说，1纵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

3

我军在莱芜战役后一个多月的作战行动中，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来调动和迷惑敌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陈毅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即我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把敌人逗引得团团转。

通过这些积极行动，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也进一步摸

清了敌人的心理动向：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军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官的行动来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军决战。他们想依恃其强大的兵力优势，压逼我军撤向黄河以北或退到胶东一隅，至少是等待我军疲惫之际再同我决战，以为这样可以拣到便宜，既可以保存实力，又可以邀功请赏。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各路国民党军一经与我军接触，立即龟缩和靠拢，但求自保，甚至对非嫡系见死不救。

这就暴露了敌军指挥上的一大矛盾，即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迟疑、犹豫的矛盾，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蒋介石和各个战场指挥官的矛盾。

但是，对于战略局势的变化，对于统帅部的决心，战士们常常不一定理解，1个多月来没有打上个痛快仗，1纵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唱起了这样的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

陈老总听到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他嘿嘿笑着对左右说："这说明我军的战士实在是令人喜爱，他们渴望战斗，希望以自己的英勇作战来换取战争的胜利啊！"

5月中旬，战机终于出现了。

11日，敌整编第74师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坦埠南的杨家寨、孤山我第9纵队进攻。

这一行动引起粟裕副司令员的高度重视，他立即通知各有关情报单位，密切注意搜集研究敌人的行动部署。当日晚，陈毅、粟裕就获得了敌汤恩伯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命令以整编第74师为中心，第25师、第83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65师保障第25师翼侧；第7军和第48师保障第83师翼侧，限于12日（后又改为14日）攻占坦埠。同时，陈毅、粟裕又查明敌王敬久兵团之第5军，欧震兵团之第11师等部，也已由莱芜、新泰出

动东犯。

同日，中央军委也向华野通报了上述动态。

战场上，准确的情报，是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陈、粟已下决心，消灭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

陈毅、粟裕决定：以5个纵队即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2、第3、第7、第10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

陈、粟首长赋予1纵的具体任务是：

第1纵队（附独立师）以1个师攻占蒙阴以东的曹庄，阻击敌第65师，主力从敌第74师与第25师的结合部楔入，割断两师的联系，阻击敌第25师，并协同友邻第6、第8纵队攻占垛庄、芦山，断敌第74师退路，从敌左侧后攻歼该敌。

整个战役定于12日黄昏发起。

4

陈老总开始部署孟良崮战役时，并没有1纵的份，因为第1纵队在此以前接连打了几个恶仗，特别是莱芜战役，部队伤亡不小，也比较疲劳，有待恢复元气。所以，第1纵队的任务是作为总部的预备队。由于没有1纵的任务，叶飞松了一口气，开作战会议时，就没有去，由谭启龙副政委和何克希副司令员参加。但会上研究部署时却发生了变化，在作战会议上陈毅司令员对这一仗的打法这样讲道："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这次围攻敌整编74师，就是这种打法，这叫做'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陈司令员讲到这里，看了一下会场上的反映，接着说道："要取这颗'上将首级'就要把这个'上将'从'百万军中'剜

割出来，然后再攻上去；另一方面还要挡住外围敌人的增援，的确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经过一番苦战。要把整 74 师剜割出来，就需要一支部队楔入敌人纵深，切断整 74 师和整 25 师的联系。谭震林副政委提出由 1 纵担任这一任务。我和粟裕副司令员都表示赞同，觉得使用 1 纵较合适，因为 1 纵经常担负穿插分割任务，较有经验。”

接着，陈老总要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表态受领任务，但他俩深知此任务的重要性，考虑到原部署没有 1 纵的任务，没有准备，怕打砸了，所以不敢表态。

陈毅司令员没有强求，会后要他俩回去向叶飞汇报，并要叶飞去指挥部。

此时，虽然大战在即，战云密布，因为没有 1 纵的任务，叶飞感到轻松，吃过晚饭后，在院外小桌上和警卫员有滋有味地下围棋，过一把棋瘾。

忽然，谭、何二人飞马奔回。但见战马喘着粗气，二人大汗淋漓，刚到院外，何克希就边翻身下马，边大声嚷道：

“司令员，别下棋了，我们有重头戏了！”

叶飞一惊，忙问原因，听了谭、何两人汇报，马上明白了 1 纵在此战中的角色，不敢怠慢，立即飞马直奔华野指挥部。

华野指挥部设在坦埠东北西王庄的一条山沟里，地形很是隐蔽。山沟外面，敌机盘旋不停，时而轰炸，时而扫射。正面进攻的敌人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叶飞扬鞭策马，只听山风呼呼在耳边吹过，战马已是四蹄生风，但他仍嫌马跑得慢，不住地在马背上抽着鞭子。20 多里的山路，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到了指挥部，叶飞看见屋中仅有一张山东老乡的小矮方桌，几条破旧的小板凳，陈、粟、谭三位首长都在等他。陈老总面前

首长要叶飞天明再回去，但叶飞又怎能呆得住？他还要回部队部署战斗。

5月13日黄昏，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孟良崮大战开始了。

1纵部队开进时，敌整74师也正在向孟良崮开进、收缩。由于两军过于靠近，我军在行进中亲眼看到山地敌军的运动。敌人在山岗，我军在山坡。我军知道他们是敌军，而敌军却以为我军是他们的友邻整25师，所以，不吆喝口令，也不打枪。

此时，暮霭浓重，视线不清。但这时机是稍纵即逝的，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如果犹豫了，部队停下来，待雾一散敌人就会发觉是“共军”，敌人居高临下，从山岗上用火力一压，我军处境将十分危险。

这个节骨眼上，部队绝不能停下来！停下来等于等死！叶飞在电话上给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不理敌人，继续前进！”

就这样，我军在暮霭散开之前迅速通过了山坡，脱离了险境。

不久，刘飞在电话中兴奋地向叶飞报告：“我们把整25师的阻击部队打垮了！第4团、第5团和独立师都带进来了！”

与此同时，我1师攻占了塔山、尧山。

叶飞接过电话，紧绷着的心情，才渐渐松弛下来。

一夜战斗过去，一轮朝阳在炮火硝烟中升起。在南京的蒋介石时刻关注着决定华东战场命运的这场大决战，得战报后，即驱车作战室，对着地图，反复研究，发出一份份电报，亲自指挥作战。并在电报上不断给张灵甫打气。

敌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十分骄横狂妄，他自认为该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素有王牌军之称，决心拿出王牌的气概，打一个漂亮仗给他的蒋总裁看看，以不辜负蒋介石对他的栽培。他亲拟电报，向蒋介石提出：

要坚守孟良崮，以74师为“磨心”，拖住共军，四面围攻。

首级'！我们一定要做到！"

叶飞在电话中亲自向各师师长交代完任务后，把1师师长廖政国找到了纵队司令部来，问他："我把主力部队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只留给你从地方上刚升级的3团、9团，加上你师2团，扼守60多公里的阵地，挡住敌人两个整编师，保证主力拿下孟良崮。能不能完成任务？"

廖政国有勇有谋，打仗从来不讲条件，沉着地点点头，马上赶回部队了。

在廖政国指挥下的阻击战打得激烈而残酷。敌人遗尸遍地，还是整群成团地向我军阵地上拥来，炮火没有间歇，部队不分队形，以"羊群战术"、"人海战术"向前冲锋！

不好的消息接踵而来：

中午，我三山店、交界墩的阻击部队伤亡殆尽，阵地被敌人强占。

下午4时，界牌又被敌人占领。

随后，天马山、覆浮山、蛤蟆崮全线告急，敌人已攻上天马山的山腰。

晚上10时，陈老总又要通了叶飞的电话，以少有的严峻口气通报军情："敌整9师、整11师已靠近蒙阴，第5军已到新泰，整64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16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74师，则我军将陷人敌人包围。"

电话里，陈老总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74师，这样，我们就全盘皆活了！"

接着，陈老总授权叶飞统一指挥第1、第4、第6、第9共4个纵队总攻孟良崮。他果断地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4.1纵驰骋豫皖，纵横苏鲁，战皆硬仗，屡建奇功，成为陈、粟手中的一张“王牌”，并用这张“王牌”，去对付敌人的“王牌”

1

1947年6月22日，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的整编第25师改援兖州外，令邱兵团（调出整编第75师，调进整编第83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75师、第72师和新编第21旅组成一个兵团，以区寿年为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军决战。

我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粟裕的“动敌”之计。

粟裕决定：以4个纵队，即第1、第4、第6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组成突击集团，由叶飞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其余部队由野司直接指挥。

叶飞受命，即于6月26日晨指挥第1、第4和第6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

睢县和杞县位于商丘以西、开封东南，两县毗连。这个地区一马平川，一般大庄子都有破旧的土围寨，围寨外的壕沟，平时

一般都干涸无水，一向就有“古战场”之称，今天，我人民解放军又要在这座古战场上创造新的辉煌战绩。

27日下午，敌区寿年集团进入我预设战场。我东线部队根据粟裕的命令，在叶飞指挥下全线出击。1纵数万人一齐出动，分成数个箭头，由长岗、河阳集、马庄寨、韩庄寨一线以一部向睢杞公路飞速跃进，楔入睢县西北，分割75师与72师的联系。很快，1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区寿年兵团铁桶般包围起来，来了个“瓮中捉鳖”。

我华野1纵各师的先头部队刚过惠济河北，就和区寿年的兵团接上了火。纵队司令员叶飞此时要通了1师师长廖政国，命令道：“你们1师的任务是沿着睢县城西侧，向敌纵深穿插过去。你们要像一柄利斧，拦腰劈开75师和72师，然后矛头直指龙王店，打乱敌人的部署。”

廖政国随即率领全师按照纵队首长的决心行动，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战斗在顺利进行，我军势如破竹。当天下午，师侦察连在2团前卫营的有力配合下，以猛虎下山之势，首先夺取了睢县城西北的三里庄和段吉屯，一举俘敌200余名，开辟了向敌人纵深穿插的道路。

夜幕降临了。我11师2团和1团，借助夜幕的掩护，一前一后地梯次展开，交替向前插去。

天空下着零星小雨，苍穹像一口大锅扣着大地。这样的天气，更有利于我军发扬善打夜战的威力。两个团动若风发，攻若雷霆，见村就攻，见寨就上，冲锋枪手开道，投弹手跟进，一夜之间，连续攻克16个村寨，撕开了一条十几里长、三四里宽的大豁口。

28日入夜之后，战斗更加激烈。

蒋介石起初还欺负我军没有高射炮，没有飞机，稳坐飞机之上，利用空中优势，观察着地面双方战斗的情况，不想子弹雨点般朝飞机射来。万一哪一颗打住油箱，飞机爆炸起火，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老蒋害怕了，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一边不住口地骂着“娘西匹”，一边仓皇遁去。

2

29日在激战中过去，傍晚时分，叶飞给了1师更为艰巨的任务：攻打区寿年兵团部所在地龙王店的南面屏障常郭屯。

为啥叶飞使用1师这支主力攻打常郭屯，看一看此地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了。常郭屯位于睢县城西北，北与龙王店垂直，南靠丘屯，西连榆厢铺，东靠敌72师部队，活像一颗大牙齿威胁着我军。这个屯仅有20多户人家，却拥塞着75师的第6旅旅部、直属工兵营、炮兵营、通信营和辎重营，以及第18团和区寿年所增派的加强营，共约5000余人。

再看屯外，有绕屯半圈的土围子、护围河。屯里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内围子。四周除东北角有一块乱葬坟地以外，别处都是一片平川。

敌人就是凭借这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构成了所谓“平面三层立体三层”的防御体系，据守一点，辐射四周，妄图以钳形反击的战术手段，阻止我军进攻。

1师的任务显然更重。师长廖政国是位不怕仗激烈残酷，就怕没仗打的战将。仗越难打，他是越有精神。接到命令后，他即调整部署。一面迎击三面敌人，扼守既有阵地；一面以攻为守，组织部队向常郭屯发起攻击。

但常郭屯中敌人兵力雄厚，敌众我寡，激战数小时，仍未得

手。就在这时，2团方铭团长来电话报告：

“常郭屯正东方向的突破口已被敌人封锁，团参谋长胡云标带领的一个多营，虽然已突了进去，但全被卡在屯内，现在与敌混战，情况十分危急！”

末了，他又沉痛地说：“副团长谭忠同志负了重伤，作战参谋唐鹤林同志等已牺牲！”

方团长的报告，字句沉重，血泪相和，把廖政国的心扣得紧紧的。

刚巧这时叶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战斗情况，此时，廖政国以为2师还在睢县城的机动位置上，在求胜心情支配下，向叶司令员提出请求，要2师派一个团来援。

廖政国是轻易不求援的。叶司令员对他的心情好像已经一清二楚，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到目前为止，兄弟纵队、兄弟师的战斗都还进展不大，2师已经包围72师去了。如常郭屯能迅速攻取，就可打乱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这是举足轻重的一着棋！应该不顾一切，打开战局！在紧急时刻，我们总是要在决心上、坚韧性上和战术技术上超过敌人，才能取得胜利！现在，我让纵队警卫营跑步赶去，归你指挥。”

廖国政很熟悉叶司令员的习惯，他总是身边不多留部队，每当紧急时刻，常常把仅有的警卫部队拿出去用到最关键的地方。现在，他又把警卫部队派给1师。

纵队司令员拿上了警卫营，这使廖政国既受到了鼓励，又感到惭愧，悔不该在这时候向司令员提出这样的请求。所以又连声对叶司令员说：“不要！警卫营不要来了！我们自己想办法，坚决完成任务。”“不！我立刻要他们赶去！”

廖政国大为感动，把烟头往桌上狠狠一拧，盯着地图上的常

郭屯，斩钉截铁地说："为了战役胜利，把全部家当拼上去也值得！"

攻打常郭屯的战斗，经过重新组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6月30日9时许，全部攻击部队从打开的口子一拥而进，以猛虎下山之势，向屯内扑去，敌我杀成一团。整个屯内，枪炮声、喊叫声混成一片，震天动地，烟雾腾空而起。

大战1个小时之后，敌人渐渐不支，而我军越战越勇。一部分敌人在屯内送了命，一部分被压缩在东北角的围子里边，负隅顽抗；另一部分逃向屯外，被我军两下夹击，消灭在田野里。不久，被压缩在东北角的残敌全部就歼！

常郭屯终于被拿下来了，敌人在我英勇无畏的1师面前终于屈服了！

3

常郭屯战斗的胜利，是我军向敌纵深穿插的第二个胜利，是对敌人剜腹掏心的胜利；为攻击龙王店和铁佛寺、活捉区寿年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廖政国兴奋地对曾如清政委说："区寿年已成瓮中之鳖，他想'益寿延年'，如今却变成兔子的尾巴。"

下午，兄弟部队接替我1纵1师阵地，向龙王店发起攻击。叶飞命令1师连夜调往睢县东北地区，准备稍事整顿，再配合兄弟部队围歼铁佛寺地区的敌72师。1师师长廖政国已3天3夜没有合眼，疲困难忍。一路在马背上打瞌睡，渴望到达目的地能够稍微休息一下。没想到，部队刚到赵楼，还没等停脚，炮弹即在身旁爆炸，还有敌机在上空袭击，坦克发动机声也可隐约听

到。

7月2日清晨，一场事先没有料到的遭遇战开始了。黄百韬兵团的25师占领帝丘店，正向1师攻来。如果让他们继续西犯，不仅敌72师得救，敌75师残部也有逃窜的可能。

眼前，只有阻止黄百韬兵团与72师会合，才能巩固已有的战斗成果，争取战役的胜利。廖政国很快作了部署：

3团据守董店一线，2团在田楼一线，1团在马口、刘楼一线，抗击敌人；3师7团扼守柴寨。

1师特务营1连飞跑抢占赵楼以北的王老集，敌人也意识到了王老集的重要性，也在加速往这里赶，敌我双方同时赶到。敌人攻击凶猛，我军从王老集主动撤出。

与此同时，1师师部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就在廖政国准备把情况报告纵队首长时，几发炮弹在师部附近爆炸。弹片已崩到指挥所的窗户上。于是，廖政国就请陈副师长用电话与纵队取得联系，转身和曾政委跑出去，一面观察当面的战况，一面布置据守兵力。

廖师长、曾政委刚一出门，几发炮弹就带着尖利的啸叫落在了指挥所门前，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房子轰然倒塌了。接着，炮弹纷飞，全庄房倒屋塌，硝烟弥漫。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飞机又出现在上空督战。敌人的坦克距廖、曾二人仅隔一块开阔地，敌人正像潮水一般涌来。

情势十分紧急。

廖政国急将特务营2连拉上来，下了死命令：

“阵地就是你们的后方，只有前进，无处可退，只有打退来犯之敌，才能转危为安！”

2连受命，立即反击。

骤然间，外面忽然响起一片拼杀声。廖政国和曾政委走出来

一看，只见师部的科长、参谋、干事、文书、收发……等等，都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枪一边射击一边向西冲去。原来敌72师已趁机从后面钻到师部面前来了。由此不难看出战斗激烈的程度。

一天的战斗过去了，1师奉命于7月5日黄昏向王老集发起攻击。战斗从下半夜开始，清晨结束，全歼守敌25师324团零两个连。

经过我华野重兵集团与敌人的激烈搏斗，蒋介石调集了胡琏、刘峙、吴绍周、杨干才、邱清泉、区寿年和黄百韬等部，共二三十万重兵，苦心策谋的所谓“中原会战，肃清共军”的计划全面破产了。这一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为我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以来，歼敌最多的一役。

4

1948年11月6日晚，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向盘踞在徐州地区的敌刘峙集团发起进攻，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11月9日，华野参谋长陈士榘面示1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翼翔：

“敌63军已于昨日下午2时撤离新安镇，企图经窑湾渡运河西逃，在其逃经堰头时，已被9纵歼灭了1个团，你们纵队应立即向窑湾方向开进，首先追歼该敌，尔后协同友邻，直捣黄百韬司令部。”

战斗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求战心切的干部战士摩拳擦掌，一个个斗志昂扬，决心将敌63军干净、彻底歼灭在窑湾镇。经过整整一天近百里的追击，终于当日傍晚将敌63军紧紧地包围于窑湾地区。

窑湾镇，西临运河，北靠沂河，位于两河会合之处，南、西、北三面被运河环抱，东面有一条三四米高的围墙，墙外有断断续续的外壕和水塘相连。镇四周地形开阔，多小村落。镇内居民3000余户，素有苏北“小上海”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就先后在这里筑有防御工事。敌63军逃至窑湾后，眼见无法渡河西逃，遂决定固守待援，不分昼夜地加修工事，并控制了周围3公里内的大小村庄。

63军大多数官兵是广东人，初到苏北、鲁南，水土不服，许多人不要说吃饭，喝口水就拉稀，哪还有力气打仗。加之逃到窑湾后，经常绝粮断炊，军心更加动摇。

1纵赶到窑湾后，根据地形特点和敌人立足未稳、士气低落的情况，决心不待敌人得到喘息，立即发起攻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因此纵队副司令员刘飞、张翼翔在行进间即令第1、第2、第3师，分别由东、北、东南三面包围压缩敌人，务于12日前全歼窑湾之敌。

华野司令部里，粟裕代司令员正在电话听取张翼翔对上述决心和部署的详细报告，张副司令员讲完，这位向来以战役指挥精明老到著称的大将军当即在电话中询问：“你们1纵队消灭敌人1个军，有把握吗?”

“有!”张翼翔坚定地作了回答。

粟裕笑了，但他还是提醒1纵领导：“敌63军虽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但受反动宣传较深，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有可能负隅顽抗。因此，要注意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得到粟代司令的批准，1纵领导向各师发出命令：10日拂晓，各师按纵队的部署，采取击破一点，大胆猛插，直捣纵深的战术手段，同时向窑湾外围发起攻击。

仅仅经过1天激战，窑湾外围大部就为我军控制。

这时，我军的大炮派上了用场。11 月 11 日下午 4 时 30 分，随着刘飞一声令下，我 1 纵的大炮发言了：成千上百发炮弹向敌人主阵地和军指挥所猛烈轰击。

顿时，整个窑湾镇内硝烟弥漫，到处起火。敌人构筑的临时工事连同原有的工事一起被摧毁，工事里的敌人一个个被送上了西天。

担任主攻的第 1 师先头部队第 2 团第 2 连，乘敌火力点被我军压制之机，连续炸开 2 道鹿砦和围墙，一举突入小东门，为全师打开了进攻通路。

但是，也别小看了敌 63 军，这些"老广"，军龄长，虽与我军交手不多，但在军阀混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丰富，加上受凡被共军俘虏一律被处死的反动宣传，不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仍然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我 1 纵经过调整部署，以更加迅猛的动作向敌纵深实施突击，扩大战果。

敌人也确实在想办法支援 63 军，就在我军发起窑湾攻击战斗时，敌刘峙集团以 3 架飞机数次向敌 63 军阵地空投粮食和弹药，向他们打气，以延缓其覆灭的命运。

我 1 纵指战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席卷窑湾镇，逼使残敌纷纷投降。

敌军长陈章见大势已去，已顾不上指挥他的部队，三十六计，走为上，慌忙带领卫兵向运河方向逃窜，谁知刚逃到河边，就被我截击部队击毙了。

12 日拂晓，在灿烂的霞光沐浴下，我 1 纵胜利结束窑湾战斗。此战，1 纵共歼敌第 63 军 2 个师 5 个团 1.3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黄百韬兵团，为我华野完成淮海战役第 1 阶段的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到野战军首长的通令嘉奖。

5

窑湾战斗的炮声刚刚停息，野战军司令部就通知1纵领导前往野司接受新的任务。

军情为何如此紧急？原来黄百韬兵团被我军严密包围之后，蒋介石像剜心割肺一样心疼，大发雷霆，电责刘峙无能，命杜聿明回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速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并限于20日与黄伯韬兵团会师；同时令黄维兵团急进宿县，另组织第6、第8两个兵团北援。

至此，敌在徐州猬集兵力近80万人，企图与我军举行大会战，在黄淮战场作最后的挣扎。

要歼灭黄百韬兵团，就必须阻击东援之敌。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经过精心运筹，立即调兵遣将，急令1纵加入阻击兵团，西与鲁中南纵队，东与第11纵队并肩由房村东西向狼山、鼓山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翼侧攻击，以攻势行动阻敌东援。

1纵受领完任务，动若风发，即于11月13日渡过运河，连续急行军三天，抵达房村地区，迅即向狼山、鼓山发起攻击，威胁东援之敌邱清泉兵团的右翼，配合正面防御兵团阻敌东援。

提起邱清泉兵团，我1纵干部战士无不恨之入骨。这个自诩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气焰十分嚣张，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来，在进攻我华东和中原战场作战中常打头阵。早在1948年5月，毛主席就要求我华野主力寻歼该敌。

大家听说又要与该敌作战，顿时整个纵队同仇敌忾，情绪激昂，决心钓住这条“大鱼”，然后网而歼之。战士们说：

“我们1纵这个‘王牌’，一定要打败邱清泉这个‘王牌’。”

于是，一场“王牌”对“王牌”的大战开始了。

11月18日下午5时，纵队根据“野司”统一部署，令第2、第3师分别向狼山、鼓山守敌邱兵团所属第70军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予敌以严重杀伤，并攻占了鼓山和狼山大部分高地。

邱清泉把自己看做是蒋介石最得意的天子门生，认为阵地丢失有失“王牌军”的面子，对部下大发雷霆，他亲自率领督战队指挥作战，70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多次向我狼山、鼓山阵地反扑。

一发发炮弹呼啸着飞上山顶，一颗颗炸弹从飞机上像羊拉屎一样，密集地投掷下来。整个狼山、鼓山笼罩在炮火硝烟里，树被打起火，山石被掀起一层，我军许多战士被埋在碎石里。

炮火过后，成群的敌人端着步枪、冲锋枪向山上攻来。钢盔在寒阳下发出惨绿的光。

待敌人攻到近处，趴在战壕里的我军立即全体奋起，手榴弹像冰雹一样甩下，敌人溃退下去。但在督战队冲锋枪的扫射下，只得又向上攻去。

战斗甚为激烈，阵地得而复失。我1纵干部战士虽然伤亡很大，但士气极为旺盛，以“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的英雄气概，与顽敌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搏斗。

我阻击兵团经过顽强抗击，殊死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增援黄百韬兵团的企图。

就在这时，蒋介石的嫡系精锐主力黄维兵团，仗恃着其装备精良，欲抢“援徐”头功，孤军冒进气势汹汹地杀来。结果沿途遭到我中野部队节节阻击，疲惫不堪，员额大减。据此，淮海战役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令中野集中全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乘隙围歼黄维兵团，令华野主力阻击“徐敌”南援，保障中野作战。

我1纵奉命与第4、第12纵队编成东阻击兵团，由第4纵

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1纵位于兵团的最右翼，任务是以水口为中心组织防御，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

为何要以水口村为中心呢，这是由此村的位置和地形决定的。水口村位于旧黄河南岸，是个东西长3华里的大村庄，与狼山、鼓山仅一河之隔。村北面有一道约5至7米高的河堤为天然屏障，有利于我军防守；旧黄河干涸无水，岸北地形开阔，有利于杀伤敌人，但是，也便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

所以，水口村是敌邱清泉兵团南援的必经之路，守住了该地，就等于卡住了敌人南援兵团的脖子。

说来也巧，我1纵各部的工事刚刚构筑完毕，11月24日5时，敌邱清泉兵团第70军一部便向我第1师水口阵地发起进攻。战士们打得十分精明，把敌人放近了打，当敌进至我前沿阵地约300米时，各种火器才一齐开火，猛烈射击，火舌顿时把敌人卷进了硝烟之中，没被打死的只得狼狈窜回黄河以北，抢修工事，准备继续向我进攻。

为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第1师师长廖政国乘敌立足未稳，连夜组织部队向该敌实施多次反冲击，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该师1团3连1排，在副指导员率领下，突入敌纵深与顽敌白刃格斗，全排只剩下8个人，仍然坚持战斗。

敌人不善夜战，在被打得遍体鳞伤后，不得不后撤至尖山地区。

然而，邱清泉并不服输。

这个骄狂成性的家伙，此刻正在帐篷里玩弄着一位被他从南京强迫征来从军、供他玩乐的女学生。当他听到1纵反击的消息后，一把推开女学生，大骂一声“奶奶个熊”，立即赶往前沿阵地督战。

25日，邱清泉换下第70军，用兵团主力第5军发起进攻，

攻占我1纵友邻阵地杨家洼后，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路向1纵防御阵地猛攻，战斗空前激烈。

1纵的战士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同疯狂的敌人整整鏖战了6天6夜。整个阵地上到处是敌人和我军战士的尸体，鲜血染红了阵地。我1纵在大量杀伤和消耗了敌人后，终于挫败了邱清泉兵团的南援企图。

我1纵广大指战员在狼山、鼓山和水口地区英勇顽强的阻击战斗，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救援行动，有力地保障了友邻部队歼灭敌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的战斗。

6

敌人处境维艰，但由于杜集团多为蒋介石嫡系，许多基层军官军校毕业，政治上反动透顶，顽固不化，拒绝向我军投降，仍然在作垂死挣扎。

1949年新年过后，鉴于平津战役已胜利完成对傅作义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其西窜南逃退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遂命令淮海前线我军，于1月6日下午4时，向杜聿明集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攻击。

我1纵队的任务是：在友邻第4、第12纵队的协同下，首先歼灭夏庄之敌。接着向朱楼、邓楼、竹安楼方向突击，分割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联系，与第3纵队一起歼灭李弥兵团残部；而后西进，参加聚歼杜聿明指挥部及其主力邱清泉兵团。

夜幕降临了，战幕拉开了！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起，1纵队第2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采取连续爆破、连续突击的战法，一举攻下了敌人的要点夏庄。与此同时，第3师也夺取了夏庄至夏砦间的敌人碉堡群。

面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其军心。

整整一夜，我军阵地上喊话不断，喇叭筒里传出一声声呼唤：

“蒋军官兵弟兄们，你们已被彻底包围了，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赶快投降吧，你们的妻子老小在家受苦受冻，你们却为富人打仗，值得吗？”

“蒋介石已管不得你们了，你们不被打死，也得饿死。”

一声声呼唤，慑人心魄。敌人动摇了，不时有零星士兵偷偷跑到我方阵地上来。

敌军官已无法控制部队，10日晨，这个所谓精锐师的残部，包括师长、副师长3000余人，被迫向我军投降。

曾几何时，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敌师长崔贤文，此时饥肠辘辘，一扫昔日的威风，顾不得面子，投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向我军要馒头吃。

蒋介石的最后一支“王牌军”第5军，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全军覆没了。

兵败如山倒，杜聿明集团全线崩溃。我1纵刘飞副司令员、陈时夫副政委即命令各师：“奋勇出击，大胆穿插，消灭残敌。”

于是，全纵各部队立即开展了大抓俘虏的竞赛。仅最后围歼阶段，1纵就俘敌1.7万余人。

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华野1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叶飞调第10兵团任司令员，第20军归第9兵团指挥。20军由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委，副军长张翼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参谋长廖政国。原1师改编为第58师，师长兼政委曾如清；原第2师改编为第59师，师长程业棠，政委张文碧；原第3师改编为第60师，师长

陈挺，政委邱相田。

5．英雄虎胆战朝鲜，产生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杨根思；陆上英雄敢屠龙，一江山渡海作战显神威

1

1950年10月，中国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按第20、第27、第26军的次序，先后于11月7日、12日、19日由辑安（今集安）、临江入朝，担任东线作战任务。

11月，朝鲜东北部的崇山峻岭已经盖上了几尺厚的积雪，一片洁白的世界。

部队跨过了鸭绿江，踏上了英雄的朝鲜国土，在险峻的山间公路上向南急进。

11月28日，志愿军第20、第27军继续攻击被围之敌，但因兵力不足，冻伤较多，仅在下碣隅里、新兴里外围歼敌1100余人。

29日，美陆战第1师为打开通路，命令其被围在柳潭里、下碣隅里的部队和古土里的部队分别向死鹰岭和富盛里等志愿军阵地进行连续猛攻。志愿军第20军一面调整部署，准备攻歼被围之敌；一面抗击敌人的连续猛攻。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志愿军出现了一位革命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杨根思。

紧靠下碣隅里东南的1071.1高地及其东南的小高岭，是下碣隅里被围之敌向古土里逃跑的必经之地。

头天晚上，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着他的连

队，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集结待命。一阵阵炮弹的爆炸声，告诉大家前面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夜间战斗这样激烈，天亮以后，敌人一定会拼命反扑。”杨根思对指导员说，“立即集合部队，要轮到我们上了！”

随着黎明的到来，大雪下得一阵紧似一阵。

敌人密集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锐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敌机掷下的凝固汽油弹在燃烧，把埋在深雪里的枯枝乱草根烧成了一片黑土，使污黑的积雪也变成了火海，大部分工事遭受损坏。

一批美国侵略军举着枪，开始是小心翼翼地往小高岭上爬，随即又大摇大摆地上来了。这些迷信钢铁的蠢猪们，满以为经过猛烈的炮击、轰炸之后，占领小高岭是轻而易举的。

杨根思带领3排坚守小高岭。他赶到8班长的位置上，指着上来的敌人对8班长说：“放敌人进到距离30米的地方再开火！”

“是时候了，打！”与此同时，杨根思把一颗手榴弹掷到敌群中。几个敌人马上撂倒在地。

小高岭后侧，配属杨根思指挥的重机枪，几乎在他打出手榴弹的同时，向敌人发射了；一阵阵排子手榴弹准确地在敌人堆里爆炸，像割麦子一样，笨拙的敌人一片片倒下去……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下去了，紧接而来的又是猛烈的炮击。小高岭被笼罩在浓密的烟雾里。8班长看到刘玉亭的脸上尽是鲜血，赶过去按住他的头，要用绷带进行包扎。刘玉亭推开8班长，说：“包起来会妨碍打机枪！”

说着，就用手去扯绷带，渗出来的血，染红了绷带和脸。

敌人端着卡宾枪、半自动步枪，不停地进行射击，越来越逼近了，连狰狞的嘴脸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根思大喊一声“打”！战士们的手榴弹马上一齐飞向敌群。在爆炸声中，杨根思纵身跃

出工事，战士跟着上来，与敌人奋力拼杀。

整个阵地上，射击声、刺刀的撞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冲啊!”杨根思的声音压过了所有的声音。

战士们冲上去了。3排副排长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正用步枪枪托劈向敌人的脑袋时，一颗子弹向他飞来，只见他撑着步枪站了起来，又摇摇晃晃地倒下去，口里喃喃地喊：“连长，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呀!”

小高岭正在混战中，又有整批敌人涌上山来，杨根思忙把机枪转了个方向，指挥7班、9班的机枪手也转向继续往上冲的敌人。随着飓风般的一阵枪弹扫射，一大批敌人倒下了，又一大批批敌人涌上来，杨根思立即命令8班长带半个班从山腰里插向敌人的侧后，其余的从小高岭向下冲。这时，配属的重机枪排除了故障，又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起来。

敌人动摇了！在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往回撤。可是仍有一批敌人，仗着坦克的掩护向小高岭冲来。杨根思决心把领头的坦克炸掉！给敌人以心理震慑。他顺手在工事里拖出一包炸药，抱起来就要往外冲。通信员小王一把拉住他，未等开口，有人把杨根思推往工事旁，杨根思一看，原来是7班战士赵友新。赵友新二话没说，抢过炸药包，直奔敌人坦克。只见赵友新在火力掩护下，机灵地把炸药包塞进坦克的履带，转身隐蔽。随着一声爆炸，火光冲天而起，窜在头里的那辆坦克在烟雾里猛烈地震动一下，成了一堆废铁。

第三个回合胜利结束了。阵地前横竖躺着一大批美国侵略军。

趁着片刻的战斗间隙，杨根思把部队整理了一下。经过三次激烈的战斗，3排的人越来越少了。

杨根思查看着小高岭上的人数：前面是8班长、小吴福、赵友新，还有不知什么时候上来的老司务长。现在司务长是个端着机枪的射手，后面是重机枪排长和重机枪射手，再一个是跟在身边的通信员。

小高岭，敌必攻，我必守。战斗又开始了，轮番猛烈的进攻表明着敌人决心要夺取这个阵地。美国侵略军决心要把小高岭履为平地，成百上千的炮弹、炸弹抛向这块阵地。

接着，整营整营的美国侵略军又向小高岭进攻了，如同恶狼一样，一群跟着一群猛扑过来。

杨根思边打边喊："同志们，勇敢战斗，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8班长一手端着自动步枪，一手举着手榴弹，跃出工事，在敌群中反复冲杀，成片的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他自己也倒在血泊里。老司务长跳出工事后，端着机枪横扫冲上来的敌人，一颗子弹从帽檐边擦过，他随手摘下帽子，装上最后一梭子机枪子弹，准确地向敌人发射。四周的炮弹在爆炸，弹片击中了他，他把身子使劲压在机枪上，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

打到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一个人。

美国侵略军向小高岭涌来。挥动着蓝底白字的美陆战1师军旗的指挥官，哇啦哇啦地叫唤着。杨根思突然立起，举起卡宾枪，随着枪声，美军指挥官应声倒了下去，军旗也掉落在地上。美国兵愣住了，原来认为可不费力气地占领小高岭，这突然的袭击吓得美国兵惊慌失措，趴下的趴下，逃跑的逃跑，乱成一团。杨根思再用卡宾枪、步枪、驳壳枪交替着打，阵地前美国兵的尸体在急增。

又一批敌人冲上来了。杨根思砸坏了枪支，掷向敌群，迅速地抱起炸药包，拉响引火线，跃向密集的敌人。

美国兵惊呼起来，可是，他们已来不及跑掉了。随着震天动

地的一声巨响，卷起一股浓烟，敌人被埋葬在浓烟烈火中。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从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被围困的美国侵略军发起了歼灭性的攻击。

“向杨根思学习，像杨根思一样战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颁布命令：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的光荣称号。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1952 年 10 月，20 军完成了在朝鲜战场的作战任务，凯旋回国。

2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指示。1954 年 8 月 25 日，华东军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担任司令员，具体指挥浙东前线作战，首先解放一江山岛。随后，为适应作战需要，军委于 12 月 11 日批准组成登陆指挥所，由 20 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率领 20 军 60 师参加登陆作战。

1955 年 1 月 18 日这一天，我战鹰首先拉开了战幕。

拂晓，万道霞光从海平面上升起，冲散了晨雾，辉映着蓝天，使远处的地表清晰可见。大场机场停机坪上灯光闪闪，马达声划破长空。预定起飞时间——6 时 58 分到了，海航 1 师师长夏云飞立即下达了起飞命令。

大海一碧如洗，晴空万里，在浩淼的东海上空，我井然有序

司令员张爱萍用报话机向5连表示祝贺：

“我代表中央军委，代表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军区首长，代表前线联合指挥部，向正在英勇作战的前线陆军部队祝贺！向海军部队祝贺！向空军部队祝贺！祝贺你们登陆成功！”

在对三军祝贺过后，张司令员对“登指”司令员黄朝天说：

“现在应命令登陆部队迅速夺取203高地，把红旗插上一江山岛的主峰！要加强前方的战斗指挥。占领主要阵地后，立即组织防御，随时准备打击敌人陆、海、空军的反扑！”

他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时针正指在14时35分，便说：

“要是能在5点半前结束战斗，那么美国人想来干涉也来不及了。”

黄朝天立即把张爱萍的指示传达给登陆部队。

在5点半前结束战斗，成了登陆部队每一个人的信念。

2营突击连的战士从孙营长手中接过红旗，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地向203高地猛冲，前面的旗手倒下，后面的战士迅速跟上去。该连通信员陈寿南接过红旗后，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跃进，躲过敌人的阵阵弹雨，终于把红旗插上了203高地。

处于主攻方向上的另一支部队178团1营，在黄岩礁、海门礁、山嘴村地段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奋勇冲向190高地。战士们龙腾虎跃，猛冲猛打。几经奋战，也将另一面红旗插上了190高地。随后，1营以一部向203高地发展，其余部队转入防御。

不久，在南一江岛的180高地上也升起了红旗。某团2营第2梯队的6连、8连接替第1梯队的5连和7连的任务，在营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冲击，很快登上180高地，接着向安全坡、胜利坡发展。

我军占领一江山岛主峰后，立即开始肃清残敌，组织防御。

肃清残敌，这在一般陆上作战中并不是很困难的，但在岛屿

第二章　21军（2纵）

有资历、有战功、有文化

21军崛起于革命力量下降之时，壮大于敌人重重包围之地，可以说，这支队伍来之不易，发展更是不易。回顾21军的历史，令人回味，令人深思，更令人兴奋和激动。

21军发祥于大别山区，先是与日军拼杀于江淮，继而与“国军”鏖战于齐鲁、淮海、江浙、华南，每至一地，即播威名于一地；每战一城，即铸辉煌于一城。21军的番号是与一连串的赫赫战绩联系在一起的。

军史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

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4支队、第5支队；
新四军第2师第4旅、第5旅；

解放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2纵队；
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
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9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

1. 罗司令摆下“梅花桩”，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副师长罗炳辉亲临11团：“打蛇要打七寸，要抓住敌人的致命点，狠狠地打，敲碎它！”

1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按中共鄂豫皖省委指示，1935年2月3日夜，留下的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两支红军队伍在太湖县凉坳召开干部会议，重建了红28军。军政委高敬亭（当时不设军长）在教育部队时说：“不要怕咱们现在势力小，我们铁了心革命，一定能打赢。”

红28军再次诞生了，全军共1500人，这支部队就是以后21军的老班底。红28军成立后，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起，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开始改编为新四军，2月，高敬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正式将红28军和鄂豫皖边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7团、8团、9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共3100余人。

3月初，中共中央电令：“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到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新四军军部亦令第4支队东进皖中、皖东。

3月8日，高敬亭率4支队7团、9团和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

8团从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皖中、皖东地区，开赴抗日前线。

2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4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第4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下辖10团、11团、12团。4支队改编后，即奉命进至津浦路东地区。

1941年4月初，新四军2师发起“天（长）仪（征）扬（州）”破袭战，4旅12团受命参加这次战役。

4月10日，12团在团长杜国平、政委徐海珊的率领下向谢家集日伪军发起攻击。经过持续15小时的激烈战斗，歼伪军30余人。由于敌人龟缩于据点内凭借坚固工事顽抗，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在通向据点的路口，无法接近，12团首长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经过简短整训，于14日夜至16日，12团在2师副师长罗炳辉指挥下，协同友邻部队，对“天仪扬”地区敌据点、交通线展开破袭战。12团1营再次袭击谢家集。2营在甘泉山附近破坏大桥一座，切断了天扬公路北段交通和电话联系，并在陈家集与由甘泉山追来之敌百余人激战2小时，将其全部击溃。3营夜袭铁牌店、蚂蚁山，并破击大义集以南、甘泉山以北的天扬公路，伏击由扬州来援的日军车队，击毁鬼子军车3辆，毙伤日军10人。同时，友邻部队也给日伪军以重击。

遭我2师连续打击后，日伪军一面抢修工事，严密警戒，一面调集兵力，伺机分进合击2师，妄图报复。

12团经过数日连续6次作战，完成了袭击伪军的任务后，奉命于16日晚撤至金牛山以南地区，盘马弯弓，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在夜幕降临之前，罗炳辉指示12团按“梅花桩”（即支撑

点式的部署，呈现梅花瓣状）式部署宿营，这种宿营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有变，便于各部相互照应。

17日拂晓，日军独立第12旅团兼警备司令南部襄吉纠集日伪军700余人，携带火炮数门，轻重机枪30余挺，从扬州出发，通过安乐桥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扑12团团部驻地大陈庄，一路进逼3营驻地。

大陈庄被包围后，团领导安全撤出，团参谋长谭知耕也冲出来，同3营营长徐万炳会合。谭知耕与徐万炳商量后，认为五里墩高地的得失是这一仗胜负的关键，待部队集结休整后，即进行反击。敌人来势凶猛，与3营展开了一场火力战、肉搏战，经反复3次争夺，日军伤亡惨重，伪军大部溃散。

占领五里墩高地后，12团已牢牢地控制了战斗的主动权。谭知耕又调整队伍，一鼓作气，夺回了丁岗和大陈庄，并将残敌压在陆家洼一带坟地。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大部被歼，少数残敌经月塘集逃向仪征。

17日，仪征日军胁迫伪政权出面同我抗日民主政府谈判，要求4旅12团准其收回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12团从革命人道主义、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的原则出发，当即允诺，并指定地点，不准越界，不准携带武器。但是，残暴的日本鬼子言面无信，在撤离途中恣意抢掠民财，并焚毁房屋100余间，犯下了新的罪行。

金牛山反击战，是4旅12团成立以来同日伪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生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大胜利，在政治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新四军2师首长发了嘉奖令，罗炳辉副师长代表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专门到12团慰问，称金牛山反击战是

“2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

金牛山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华中根据地人民抗战的信心，战后不久，一首《金牛山上打胜仗》的歌就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开来：

新四军，真正强，
抗日救国的好榜样。
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
布下了天罗和地网，
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
罗司令摆下“梅花桩”，
杀伤他四五百，
活捉他几十双，
胜利品也挑它几十筐。
扬州的鬼子泪汪汪，
汪精卫也大着慌。
……

3

1941年10月11日，桂顽511团1营、定远县常备大队约1000人，进占我路西中心地区的大桥镇。2师奉军部命令，决定发起大桥战役，击破桂顽对路西的进攻，并命令当时尚驻在路东中心区古城镇的4旅11团“立刻去路西参战，准备打大桥”。

4旅11团接到命令后，于11月13日由路东驻地出发。出发前，副师长罗炳辉亲临11团指示说：“你们面对的敌人，战斗力较强，是一颗钉子，很难对付。打蛇要打七寸，要抓住敌人的致命点，狠狠地打，敲碎它！”

11团向路西开进途中，边行军边动员，边行军边组织战斗。长途行军200里，于11月15日中午进到大桥镇东北20里的永宁集、泗州庙一带宿营。

当晚8时，在旅部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由11团攻坚，战役发起时间为16日夜。

由于我各部行动隐蔽，桂顽在大桥战役即将发起之前，还一直蒙在鼓里，一点情况也没有得到。

16日夜，11团悄悄出发，晚11时前包围了大桥。

11时30分，11团从三面同时发起攻击。直到这时，顽军才省悟到新四军来头不小，当即北守南攻，实施反击。敌人的反击显示出桂顽夜战的非凡战斗能力。在国民党军队中，桂军训练比较严格，战斗力最强，他们很能打仗，敢于孤胆作战，打起仗来，动作勇猛，近乎野人桥命。我指战员明显感到，攻打有严密防守体系的桂顽，要比攻打同等条件下的日军还要困难。

战斗持续到17日午前11点，南、西、北三面均无突破性进展，战斗呈胶着状态。团长吴华夺令三个营都停止攻击，召开战场"献计会"，调整组织，重新动员。

午后1时30分，11团再次发起猛攻，这次他们采取"声东击西"之策，仍以南面为主要突击方向。团突击队和1连、3连，以原态势攻击前进，诱使顽军全力应付他们；2营展开正面攻击，牵制和分散敌人力量；3营主力调整了战斗组织，向敌发起冲击。激战约半小时，11团已多处攻入土城。

至此，敌人已是四面受攻，但他们自恃弹药充足、能打，还用大量小群兵力动作，分头反扑，作困兽之斗。

下午2时，西南风起，我3营又巧借大风，摆起了火阵。风借火势，火借风威，眨眼间大火烈焰熊熊而起，桂顽士兵被烧得哇哇乱叫，锐气顿挫，狂奔乱跑。

11团各部大胆穿插，将敌人分割成许多块，以大刀砍杀，残敌纷纷向营部退缩。

最后，敌人仅剩200余人，向北方突围。刚突出街外，即为11团7连切断围歼。但桂军委实顽强，已到绝望时刻，仍能人自为战，死拼不降，直到打光为止。

战斗于下午3时10分结束。

大桥战役的胜利，使桂顽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与恐慌。桂顽一线阵地遂成动摇之势，桂顽被迫全线收缩，新四军路西根据地基本上恢复了原态势。

大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及2师首长都发来了嘉奖电。2师副师长罗炳辉亲自主持了大桥战役祝捷大会，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并代表师部宣布授予11团“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授锦旗一面。

2. 陈毅下了死命令：旅、团、营长不执行命令者，就地枪决！战士耿文山望着戴之奇的尸体风趣地说：“戴之奇呀戴之奇，我们司令员请你呢，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呀！”

1

1945年9月，新四军第2师第4、第5旅北上山东，纵横驰骋于齐鲁大地，先后成长壮大为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

1946年11月15日是伪“国民大会”的召开日，蒋介石为在军事上配合，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别

由鲁南、苏北和两淮地区向北同时并进，企图打通陇海路，占领苏北，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迫使华东解放军北撤山东，并切断我山东与苏北的联系。

我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对进犯之敌的态势进行了分析。粟裕说："此次敌从多路北犯，间隙较大，应援不便，而其中宿迁一路孤立突出，且对苏北解放区威胁最大，我应首先予以歼灭。"

陈毅右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好！就这么打！"

华野9纵张震部的任务是就地于宿沭、宿新公路一带正面阻击敌人，迟滞与消耗敌人，为我主力开进、展开争取时间；山野2纵韦国清部和山野7师为右翼，从沭阳方向直插敌侧后，由东向西发起攻击。

张震12月10日赴野指领命后，当日即回9纵，召集各团团长研究防御部署。令79团担任沭阳城守备，令81团于宿新公路组织防御，令73团坚守五花顶阵地，令75团于来龙庵构筑工事，张震亲率纵队主力位于叶海子机动。

12月13日8时，胡琏指挥整编11师共约7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向9纵75团来龙庵阵地进犯。胡琏凭借美式机械化装备，在飞机轰炸、炮火掩护下向75团阵地疯狂扑来。当敌进至前沿鹿砦时，75团各连适时拉响地雷、炸药包，然后向敌投掷集束手榴弹，毙敌100余人，击退了琏胡部的第一次进攻。

11点，胡部发起第二次进攻。先是炮击，75团多数工事被敌炮弹炸塌，部分战士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在工事里面。但敌炮击一停，战士们即从泥土中爬出来，猛烈反击。7连连续投出5排手榴弹后，趁烟雾弥漫，跃出战壕，与敌展开肉搏。战至14时，敌全线溃退。

14日拂晓，敌11师之18旅以猛烈炮火射击后，即向来龙

卢参谋长问："你们是11师哪个旅的？"

俘虏答："92旅的。"

国民党92旅在朝阳集战役中，已被全歼，怎么又冒出个92旅？卢学正判断，这个92旅是重建的，其战斗力必定不行。于是向旅部要求，由10团单独攻歼蔡圩之92旅。4旅同意了10团的要求。

当晚12时，10团向蔡圩展开攻击。因为天黑，信号看不清，攻击部队配合不甚密切。第一次进攻受挫。调整部署后，10团加强攻击力量，发起第二次攻击，一度攻进圩内5个连，后因伤亡太大，后续力量不足，在敌人的疯狂反击中，大部分被迫撤出。

从战斗力判断，蔡圩内的敌人不像92旅，经进一步侦察，得知圩内之敌是18旅。但10团并没有畏惧。接着又发起第三次攻击。

这次，1营和3营同时突入圩内，战士们与敌短兵相接，面对面拼刺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一时间，喊杀声、痛苦的嚎叫声响成一片。10团的一位老战士回忆说："蔡圩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走到圩内，看到墙上涂满了脑浆，有敌人的，也有我们战友的。"

战至次日拂晓时，1营、3营伤亡已达500人，而敌主力还不断增援而来。于是4旅命10团撤出战斗。此时，10团已毙、伤、俘敌18旅600余人。

18旅受此重击，非常恐慌，害怕被全歼，顾不得整编69师了，急电胡琏要求撤退。胡琏也怕18旅被全歼，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当新四军10团停止攻击后，他们当即向南撤退。4旅乘胜前进，在曹集以东地区与1纵会师，切断了69师的退路。

这样，戴之奇的整69师师部所在地人和圩，便完全陷入了山野、华野的重重包围之中。为解放军围歼整编第69师师部提

供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战后评述："此次整编11师撤退，未能适时通报，以致影响整编第69师蒙受到重大损失。"

3

12月16日4旅攻击蔡圩的同时，9旅按纵队部署，包围了高圩。17日下午2时，陈毅电令韦国清："决定9纵统归2纵指挥，务于当日集中全力解决人和圩之敌。"

当夜，2纵、9纵各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扫清了人和圩外围据点。但是，由于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地形不熟，搞错了方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18日零时，陈毅打电话给韦国清："韦国清同志，18日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没有攻下人和圩？"

韦国清听出陈毅口气严肃，已体味出了批评的味道，于是小声说："报告陈总，人和圩敌工事坚固，外围据点甚多，刚肃清，正积极准备攻圩。"

陈毅："现在我命令：9旅配合9纵，务限18日拂晓前坚决攻下人和圩，不然受处分。旅、团、营长不执行命令者，就地枪决！"

韦国清："是，陈总，拂晓前我们坚决攻下人和圩。"

韦国清放下电话，即匆匆召来各部军政首长，传达了陈毅的电话命令，紧急研究总攻人和圩的作战方案。经充分研究，韦国清当即部署：令9纵从东北角，73团从西北角，9旅27团从正南，25团从西南，四面同时对人和圩之敌发起总攻。

18日凌晨4时，在司令员韦国清的统一指挥下，向人和圩之敌的总攻开始了。南北两翼部队同时开始炮击，复仇的炮弹打破了战场上黎明前的沉寂。

在南北炮火的同时轰击下，陷入绝境的人和圩守敌开始动摇，16 时许，敌特务营、炮兵营向西突围。韦国清令南北攻击部队迅速组织兵力截击，歼灭其一部，大部仍被堵回圩内。

戴之奇突围不成，更加恐慌了。

22 时 30 分，韦国清向 2 纵、9 纵下达了总攻命令，四支突击部队像四把钢钎，直插戴之奇的囚笼，对戴之奇的毁灭性打击开始了！

9 旅 27 团从人和圩正南面向里突击，迅速越过鹿砦、铁丝网、外壕，登上圩墙，并打退了从东北方向反冲击的敌人，巩固了突破口。部队迅速沿圩墙向西发展，策应 25 团攻击。向纵深发展的部队，迅速占领了戴之奇的指挥部。

9 旅 25 团担任西南方向的突击任务，完成突破后，向东发展，与 27 团向西攻击的部队会合了，然后，两团密切协同向北攻击前进，将残敌压缩在人和圩的东北角。在 9 纵部队的协同下，19 日凌晨 2 点，人和圩守敌被全歼。

4

人和圩战斗是一次干净彻底的歼灭战，政治部门的同志清点俘虏一直忙了两天多。到了 12 月 21 日中午，查出了数百名整编 69 师的各级军官。然而，却没有找到编 69 师中将师长戴之奇。2 纵司令员韦国清正准备向陈毅报告，陈毅的电话却先打过来了：

“韦国清吗？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俘虏查清了没有？戴之奇有没有抓住？”

已经几个通宵没有睡觉的韦国清毫无倦意，他兴奋地说：

“报告司令员，戴之奇的全部人马无一漏网，打死打伤的正在清点统计，可戴之奇……”

“戴之奇怎么了?”陈毅问。

“我们已经反复查过了，俘虏中没有戴之奇，只抓住了中将副师长饶守伟和少将参谋长张东彝。”

“戴之奇是不是被打死了?”

“死人堆里也找过了，没有找着。”

“会不会让他逃跑了?”

“不会的，包围圈水泄不通，无一漏网。”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飞了不成?再仔细找找。找到了，活的，就派车送我这里来；死了，就埋了，立个碑。人家是中将，以礼相待嘛!”

放下电话后，韦国清从俘虏营里找到了戴之奇的副官庞白林，可他对戴之奇的下落也说不清楚。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大家为找不到戴之奇而发愁的时候，巧合就出现了。当时，随军记者胡奇坤前来采访。戴之奇的副官一见胡奇坤，眼睛一亮，却欲言又止。

这一微小的动作让韦国清看到了，他对庞副官说：“看来，你还有话要说。要说就说嘛，错了也没关系。你如果提供线索，查到了戴之奇还可以受到奖励呢!”

庞副官点点头，指着胡奇坤的脚，结结巴巴地说：“长官，这位长官脚上的棉鞋就是……”

韦国清问胡奇坤：“你脚上的棉鞋是怎么回事?”

胡奇坤说：“报告司令员，我随突击队越过圩壕时，一双鞋全陷进冰窟窿里去了。打进戴之奇师部后，保卫科高干事从死尸脚上脱下了这双棉鞋给我，我就穿上了。如果要上缴，我现在就脱掉。”

韦国清笑了笑说：“忙什么，我要查的是戴之奇的下落，又不是查他的棉鞋。天气这么冷，你就穿着吧。”

庞副官听了胡奇坤的话，说："报告长官，我再补充一点，胡长官脚上的这双棉鞋，是人和圩区长吴飞天送给戴之奇的。据我所知，全师只有他一个人穿这种金丝绒棉鞋。"

韦国清便叫胡奇坤带上庞白林，去戴之奇师部认尸。

戴之奇的师部设在人和圩一家地主的客厅里，被战士看守着。地上仰卧着一具尸体，尸体胸部有几个枪洞，头上戴着国民党士兵的棉军帽，身上穿的是士兵棉衣，脚上没有穿鞋。

庞白林走到尸体前，扯开尸体上的棉衣，里面露出了黄呢子的中将军官服。

"是他，就是他。"庞白林说。

一同进屋的战士耿文山望着戴之奇的尸体风趣而幽默地说："戴之奇呀戴之奇，我们司令员请你呢。你叫我们找得好苦呀！"

韦国清便叫人把戴之奇埋在了人和圩外边的荒地里，并在坟前立了一个碑。碑文写着："为执行反动军令而死的整编69师中将师长戴之奇之墓"。

宿北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陈毅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当即在马背上赋诗一首：

敌到运河曲，
聚歼夫何疑？
试看峰山下，
埋了戴之奇。

3.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再度"反水"，陈毅令2纵讨逆，要求活捉郝贼。陈毅怒斥只过了10天"司令"瘾的郝鹏举："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

路旁边路灯的微弱灯光仔细一看，敌人一个班的巡逻哨呈一路纵队，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朝7连迎面走来。连长立即命令2排长："快速前进，抓住敌人。"

2排长迅速带领全排冲向敌人。

敌人听到脚步声，看到黑压压冲来的人群，慌忙调头向回逃窜。

2排飞速追赶，抓住了两个敌人。随后让俘虏带路，来到镇东南一独立房屋，只见土墙洞内露出一点灯光。

7连长华林春立即命令包围独立房屋。4班长一脚踢开了大门，"不许动，缴枪不杀!"顿时，屋内敌人慌作一团，只有敌班长一人负隅顽抗，结果被击毙，其余十人全部被俘。

枪声划破夜空，也惊醒了镇内敌人。敌人闻声惊起，向12团赶来。2排长机智勇敢，迅速带领队伍前去迎击，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辨敌我。敌人怕误伤自己人，老远就询问口令，2排长便用刚从俘虏那里问得的口令作了回答，混人敌群，从南面大门大摇大摆进人白塔埠。

白塔埠南大门守敌是敌4师11团，他们听到枪声后，如惊弓之鸟，群立在埠内和土围堤坝上，乱纷纷黑压压一大片，2排长见寡不敌众，不易下手，又乘敌混乱之机，冒充敌巡逻队大摇大摆地从东门撤出。

3营在团炮兵及1营火力掩护下，又向白塔埠之敌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利用土围墙居高临下，火力较猛，3营处于开阔地的不利地形，两次冲击未成，只得在独立房屋一线占领阵地，与敌形成交织状态。12团领导见此情况迅速调整部署，令1营在3营的火力策应下，向敌发起冲击。由于敌依托村庄，顽抗固守，1营几次冲击受阻，与敌形成对峙，但是，12团指战员个个斗志旺盛，始终坚持战斗，为最后围歼该敌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9时，10团在进一步查明敌情、地形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对东小埠子守敌发起攻击。炮兵以准确火力将敌炮楼摧毁，1营从北向南攻，2营从东南侧攻击。至10时，东小埠子之敌被全歼，10团俘敌700余人。

在10团与敌人激战的同时，10团1营、4师炮兵营在前张井、商庄地区，截歼了由王小埠子东逃之敌500余人。

此时，5师13团1营1连跟踪追击，在14团、15团各一部的配合下，将由上林突围逃跑之敌300余人全歼，在6师猛烈攻击下，敌2师师部慑于被歼，仓皇突围，被6师全歼。

2

下午4时半，野指电令2纵：速战速决，撤出战斗参加莱芜战役。纵指遂将野指电令传达各师。4师决心于黄昏对白塔埠之敌总部发起总攻。

下午6时，敌在2纵猛烈攻击下，仓促组织突围。4师在6师的密切配合下，趁敌动摇，发起总攻。霎时，4师炮兵以猛烈的火力实施压制射击。敌200余骑兵及大量步兵从白塔埠东大门出来，仓皇向东逃窜。

这时4师的冲锋号响了，冲杀声响成一片。12团1营、3营以突然迅猛的动作，首先突破了敌防御阵地，冲入镇内，边打边俘，直向郝总部进击。7连冲进敌指挥机关，正遇着一个瘦老头，乔装打扮，妄想出逃，7连将其抓住一问，原来是敌参谋长刘伯扬。7连指导员立刻逼他下令让其部下缴枪。他失魂落魄，慢慢腾腾地走到电话机旁，颤抖地抓起电话，向其警卫分队下达了投降命令。警卫分队惧于被歼，早有降意，一听到参谋长大人的这一道命令，群呼响应，连声叫好，一枪未放，乖乖地缴了

械。

10团1营、2营也随之攻入白塔埠，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

12团3营教导员王家齐带领7连直奔镇东地主大院。这里是郝鹏举的老巢，7连一到那里，连长便命令部队包围大院，樊华林、段士成两个机枪手封锁大门，3排战士迅速向院子内投了手榴弹。

郝鹏举困兽犹斗，拼命挣扎，企图靠他最后一张王牌——警卫排掩护出逃。郝鹏举的这个警卫排有30多人，经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每人身上有冲锋枪、手枪和匕首三大件。为保其主子逃命，警卫排极力抵抗。

7连战士一边往院内扔手榴弹，一边喊话："蒋军弟兄们，赶快投降吧！缴枪不杀，顽抗就消灭你们。"

妄想化装出逃的郝鹏举，见势头不对，正要举枪反抗，被王家齐教导员带领的通信员和7连的沈家耀、连克贵等战士猛地上去按倒在地。大家七手八脚地夺下了他的手枪，迅速把他绑了起来，并迫其令所属缴械投降。白塔埠战斗胜利结束。

3

郝鹏举被俘的第二天早晨，韦国清司令员立即召见了他。郝鹏举一见韦国清，就奸诈地说："我要立功赎罪。我还有4个师，韦司令员你下命令，我叫卫士送信，让4师回来。"

韦国清早知此人狡猾无比，懒得搭理他："郝大司令，你别急。过两天再说。"

2月13日，郝鹏举被押至临沂附近一个村庄，要求谒见陈毅司令员。陈毅仍以宽大态度予以接见。

4. 敌军长孙良诚说："我是来洽谈起义的……"我师政委方中铎说："已经晚了，你现在只有缴械投降！"淮海战场，再现"四面楚歌"之场景

1

时间进入了1948年的秋天，中国革命进入了高潮。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重镇济南，同时，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和其他野战军的攻势都在迅猛发展中。情况表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处于最后覆灭的前夜。这时，我人民解放军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主力，发起淮海大决战。

10月23日，华野发出"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1月6日晚，粟裕下令，华东野战军各纵发起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拉开序幕。2纵在苏北兵团序列中，由蛟龙湾地区南下，如出海蛟龙，直扑阿湖地区。

11月9日，粟裕令苏北兵团日夜兼程前进，越陇海路，向睢宁与徐州之间的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逃敌。韦国清接到命令后，立即命大军转向西南，从黄百韬兵团南侧向前赶超。

此时，韦国清非常担心黄百韬在华野各纵的分割包围逼近下，率部转向运河南逃。因此，命令下达后，他立即赶到在后跟进的2纵，交给滕海清两项任务：（一）要2纵取弓形前进路线，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抢渡沭河；（二）要抢占宿迁，控制城东一公里处的顺河集大船桥，堵击黄百韬兵团南逃，并抓住孙良诚的

107军。

11月11日，华野的北线各纵队已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并于大许家以西的侯集、林佟山一带建立起坚强的阻援防线，随时准备阻击徐州之敌东援。

粟裕判定敌救援心切和邱清泉惯于使用迂回战术，当晚令苏北兵团迅速沿海郑公路向大王集、双沟镇攻击前进，歼灭正从睢宁向徐州撤退的107军，并准备从侧翼突击徐州东援之敌，粉碎邱清泉迂回攻击我军侧背的企图。

2

国民党的107军孙良诚部，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冯蒋大战时，孙良诚倒戈，投向蒋介石的怀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抛弃蒋介石投靠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为25师，1948年11月改编为107军，下辖260、261两个师。但因他不是黄埔出身，经常受到蒋介石的猜疑和国民党嫡系们的排挤。孙良诚曾无可奈何地叹息说："老头子指挥我孙某多年，无役不从，如此卖命，现在还把我当杂牌对待，怎不令人灰心。"

淮海战役前夕，我党分析了孙良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曾派人到107军做工作。孙良诚见到解放军大军南下，决战在即，恐难逃被歼命运，曾表示愿意在睢宁举行战场起义。但11月10日晚，当刘峙要他开往徐州时，他又改变了起义的决心，并于12日上午9时率军部及260师从睢宁撤退，向徐州开去。

12日下午4时，2纵4师先头12团与孙良诚部107军261师遭遇，歼敌2个连，261师主力向西逃窜，2纵司令员滕海清令4师跟踪追击。

个军官，恭敬地对哨兵说："我是107军军长孙良诚，来接洽起义的，要求见贵纵队首长。"此人正是孙良诚。

3

孙良诚被带到了5师师部。5师师长一面向纵队报告，一面让作战科长陪着他，不许其离开师部。

滕海清接到5师报告后，与政委康志强等研究，康志强说："孙良诚此人反复无常，毫无起义诚意，此时的要求明显是缓兵之计。"滕海清同意康政委的分析，决定不见孙良诚。于是，打电话令5师政委方中铎找孙良诚谈话，令其无条件投降。

方中铎一走进孙良诚呆的屋子，孙良诚就先声夺人："我是来洽谈起义的，请贵军给我番号，让我率部到朝阳集起义。"

方中铎轻蔑地说："现在你来谈起义已经迟了。我们过去相信你，曾几次给你机会，你都没有行动，如今兵临城下，你才来接洽起义，时机已经错过了。我们不再相信你了。现在你只有缴械投降。"

孙良诚死硬坚持："投诚我不干。"又说："这是你们纵队首长的意思吗？你再打电话问问纵队首长，看首长能不能让我起义。"

方中铎当着孙良诚的面打电话给纵队司令部，滕海清故意大声地说："要孙良诚立即缴械投降，要不然就用武力解决他。你别再与他多啰嗦了。"

孙良诚要求与滕海清讲话，然而滕海清已将电话挂断了。

方中铎说："你不愿意投降是可以的，我现在也可以把你放回去。但我们马上可以打进去，把你捉住，到时候，我们把你交给人民来处理。你在那里做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事，人民会怎样

处理你，这难道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

孙良诚仍不肯投降。

过了一会儿，方中铎说：“再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若再不投诚，我们就要打进去了。”一看情况不妙，孙良诚连忙说：“我向人民投诚，我向人民投诚。”

方中铎说：“好呀，我们欢迎你向人民投诚。”

孙良诚又问：“要我投诚，能答应我几个条件吗?”

方中铎说：“投诚是没有条件的，投诚不是起义。”

孙良诚说：“我在北京西直门外还有房产，还经营一些企业，我投诚后是不是会被没收？另外，我有两匹马，两名卫士，我想带他们走，你们是否给我开个证明，以免沿途出现麻烦?”

方中铎说：“至于你们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保证不受侵害。这是我党的政策。我们连俘虏的腰包都不搜，何况你愿意向人民投诚。你留在这里，赶快给你的部队下命令吧。”

孙良诚只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14日上午8时，孙良诚率107军军部和260师近6000人，放下了武器。

14日黄昏，4师于双沟镇西北20公里处之郭集、观音堂追上了107军261师主力。激战一夜，敌不支，于15日晨向西突围。4师立即组织部队穷追猛打，261师溃不成军。有的敌人一群群地向徐州方向奔逃。

冲进敌群的4师战士只好见敌军官就抓，然后令他们把队伍叫回，这样收拢了几个连的俘虏。但此时敌大都不听指挥，继续拼命向西北涌去，武器、弹药丢得满地都是。直到被我12团的1营和3营追上截住，敌才纷纷缴械投降。至此，261师除师长孙玉田带一个排逃脱外，其余被全歼。4师俘敌2000余人。

107军被歼，打开了徐州的东南门户，为我军进逼徐州，侧

击邱、李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2纵共俘敌8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30多辆大卡车。

4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中央军委决定将战役的重点转移到南线，以中野全力歼灭黄维兵团，以华野一部求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粟裕接中央军委指示后，遂把华野全部兵力分为南北两个集团。2纵奉命南下参战，求歼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11月22日，2纵到达水池铺、西寺坡，接替中野9纵的防务。

24日夜，中野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双堆集地区。

25日，黄维兵团向东突围，未果。2纵受命隔断任桥李延年兵团与双堆集黄维兵团的联系。滕海清即令4师、6师进占湖沟集、高口集，切断了黄维兵团与李延年兵团的联系。

刘峙见华野主力南下，根据解放军历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特点，判断我军歼灭的目标是李、刘两兵团。尽管黄维已经被围，刘峙认为黄维兵团未受重创，不会被歼，遂令李、刘两兵团星夜南撤。粟裕乃令苏北兵团堵截追歼，2纵受命沿津浦路向南追歼。滕海清即令4师火速追敌，令5师、6师跟进。

28日，2纵迫近固镇，刘汝明不敢迎战，令第68军143师和第119师全部撤退浍河南岸，沿津浦线曹老集方向布防，留第81师张明轩团守固镇及车站，其余主力亦撤退浍河南岸。4师勇猛攻击，歼灭敌2个连，占领固镇。

第68军81师张明轩团逃至浍河南岸后，破坏了大铁桥，以少数兵力控制南岸桥头堡，阻挡4师前进。12团集中强大火力，一举夺下桥头堡，敌又向新马桥撤退。

29日，滕海清令4师主力向新马桥追击，11团从解河上游之张店过河，迂回截敌，敌仓皇向蚌埠方向奔逃。4师跟踪追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并俘敌一部。

至此，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与黄维兵团之间的距离，由原来的50里拉开到150里，使黄维兵团完全陷入孤立待歼的境地。

11月30日晚，粟裕得知敌人已撤离徐州，遂令北线各纵队展开追击，令南线集团各纵队准备北上。12月1日上午，2纵受命"限两日进到濉溪口"，下午因野指查明敌人向西南逃窜，又改令2纵"急赶亳州担任二线截击"。2纵于当晚由固镇挥戈北上。

12月5日，2纵进至永城东北的大茴村时，华野数个纵队已将杜聿明3个兵团包围在青龙集西南之陈官庄附近地区。2纵受命，于当晚在10纵和8纵之间加入战斗。

2纵进入阵地后，采用两线配置，令4师附13团在左，一线阵地位于董窑、黄沟涯。6师附14团在右，守郭楼。5师率15团为预备队。

从7日至13日，杜聿明、李弥和邱清泉在空、步、炮及战车的配合下，用"滚筒战术"向濉溪口方向强行突进，以伤亡几千人的代价，仅攻下了鲁楼、李楼等几个村庄。

由于右邻李楼失守，2纵右翼6师据守的阵地郭楼，就形成了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郭楼距杜聿明指挥部所在地陈官庄仅4华里，是杜聿明南逃的要冲，位置关键。粟裕非常关心郭楼的得失。12日上午，粟裕将电话直接打到了6师师长吴华夺的指挥部里，命令吴华夺："你们的阵地一定要寸土必争，不准后退一步。"

其实敌人已插翅难逃。2纵5日进入阵地，至12日，已经从前沿到纵深，构筑了堑壕和支撑点相结合的绵密阵地。郭楼的

工事更加完善，在主要方向上的副防御设施设置了三道鹿砦，还构筑了防坦克壕。

5

13日下午，敌第70军第96师第288团依托王庄向郭楼西北角展开攻击。该敌在浓密的炮火和七辆坦克的支援下，攻击前进。刹那间枪声如暴风骤雨，炮声似巨雷轰鸣，把喊杀声完全淹没了。郭楼周围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远远看去像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巨大火堆。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6师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阵地前，敌尸成堆，被丢弃的武器遍地都是。经半日激战，郭楼的房屋全部被毁，只剩下断壁残垣，6师的阵地工事也大部被炸毁。为了次日粉碎敌人更猛烈的攻击，2纵令6师连夜抢修郭楼阵地，又令4师12团进至郭楼后，5师14团仍坚守原地，准备反击。

杜聿明深知黄维兵团危在旦夕，深恐失去南逃的跳板，不惜一切代价拼命挣扎，集中精锐妄图夺取郭楼，14日，倾96师全部和32师一部对郭楼实施更猛烈的攻击。

战斗于上午11时展开。双方炮火的密度，战斗的激烈程度均超过13日。

敌人有一个营刚展开，就被我炮火杀伤大半。敌70军军长邓军林亲乘坦克进至郭楼阵地的鹿砦内，强令部队连续冲击，均被6师顽强击退。

午后，郭楼东北角阵地吃紧，12团1营适时加入战斗，稳定了阵地。黄昏敌被击退，但仍留一部于郭楼北挖掘壕沟，妄图借壕沟接近6师阵地。

楚汉之战时，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故事就发生在徐州地区，淮海战役中我军的政治攻势所取得的瓦解敌人军心斗志的作用，远比“四面楚歌”的作用要大。政治攻势开展没几天，对面敌70军的士兵就纷纷向2纵跑来。29日，32师9团1营营长晏子良率全营投降。96师287团代理团长李振龙日记中写道：“对面2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上面做到杜司令，下面做到每个士兵。给营以上军官都有一封信……连他们的姓名、家世都很清楚。这样单刀直入的战法，的确令人害怕。”

20天休整期间，2纵共收降敌人1000余人。

1949年1月2日，粟裕发布命令，令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总攻。

6日17时，2纵令4师首先对李明庄发起攻击，仅用70分钟就全歼敌287团。12团7连突进96师指挥所，迫使敌副师长田瑞生率286团1个营投降，随后又全歼286团。

7日16时30分，6师对王庄发起攻击，10分钟火力急袭后，一举突入敌阵，17时30分，全歼敌288团。至此，敌王牌中的王牌96师被2纵全歼。

9日至10日，2纵又歼敌两个团。当10日4时30分，2纵发出全线出击的命令时，先头各团已自动出击了。5师、6师歼灭了当面之敌后，分别冲向陈官庄和刘寨。

天明，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5. 战士们嘲笑敌人跑得太快，“我们真倒霉，又碰上55军刘汝明这家伙，既多跑了路，又打不上大仗！”

1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第 2 纵队奉命进到徐州以北，以韩庄为中心集结整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1949 年元月 22 日，华野召开了贾汪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为统一全国野战军编制，便于作战指挥，部队进行了整编。2 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军，隶属于第 3 野战军（由华东野战军改编）第 7 兵团序列，辖 61 师、62 师、63 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

2 月 15 日，21 军奉命由韩庄地区出发，乘火车沿津浦铁路经徐州、蚌埠，继转淮南铁路进至合肥。

2 月 22 日，21 军团全部到达烔墩集、中派河地区集结。3 月 14 日，21 军继续分路南进，各部均追近江岸。接下来，全军如所有渡江部队一样，开展了一个多月的渡江准备工作。

4 月 20 日晚，总前委向 2、3 野战军各兵团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7 兵团以 21 军（并指挥 22 军之 66 师）、24 军为渡江先头突击军，以 22 军（欠 66 师）为总预备队。以 3 个军的炮兵团及特纵炮兵团，在北岸掩护渡江。

21 军奉命于右起扫帚沟、左至下八甲一线渡江。

晚 19 时开始，21 军 63 师登陆船只陆续从江沿开出或从江堤上推移到江中，在江边一字儿摆开。

20 时 15 分，一发榴弹炮的照明弹，穿过了辽阔的江天，在长江上空发出令人目眩的强光。霎时，在本军炮兵团、22 军炮兵团及特纵炮兵团、63 师炮兵猛烈炮火的掩护下，63 师成百只木帆船扬帆起渡，如离弦之箭，向对岸预定登陆地区急驶而去。

渡江船只靠岸时，21 军炮火向敌纵深转移，江心洲守敌一

度乘隙反扑，疯狂向63师渡江部队射击，使63师所有突击船，几乎都中了枪弹。63师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部队登陆，炮声轰鸣、机枪怒吼，无数曳光弹划掠长空，一发发红色信号弹从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升起。

21点，189团2营5连3排全体战士奋勇当先，直冲敌岸，登陆后勇猛攻击，迅速夺占滩头阵地，战后被授予“渡江第一船”光荣称号，并荣立集体一等功。

由于63师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所以进展迅速。从攻击到全部占领长生洲、余水洲仅用一个多小时。63师原以为敌人要据险顽抗，哪知在21军炮兵炮击时，洲上守军即大部向南岸逃跑。所以63师登陆时所遇抵抗甚微，登陆后只抓到少数未逃脱的敌人。很多战士由于没抓到更多的俘虏，都骂国民党军是“孬种”。

当晚，63师主力全部移至长生洲、余水洲两个江心洲集结。

63师发起攻击时，61师和62师186团向江内运动船只，至江堤下隐蔽集结，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2

21日18时，在强大炮火掩护下，61师、63师第一梯队船队起渡。63师由江心洲（长生洲、余水洲）登船，起渡向南岸攻击。至21日23时，63师除辎重和骡马外，全部渡过长江。

61师第一梯队181团、183团数百条战船，于20日从前江沿、王家套扬帆起锚，向江南岸突击地段疾驶。刚到江心，敌人就接连发出照明弹，顿时江面被照得通明，借着照明弹的光亮望去，江面上帆樯如林，好一派渡江的壮观景象。就在这瞬间，我军炮火加大密度掩护61师，炮弹准确地在敌阵地上爆炸。敌人

也开火了，无数炮弹在61师船队周围爆炸，掀起冲天水柱和阵阵恶浪，战船剧烈地摇晃着，枪弹打在船帮上“啪啪”直响。

61师船上的炮、机枪等各种火器也开始还击，如雨似的枪弹带着仇恨射向敌人。183团2营有两只船的桅杆被打断了，战士们就用铁锹划水加速，保持战斗队形，奋勇向前。指战员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边打边划，乘风破浪，直扑敌岸。

6连9班的两台机器发动了，两只战船，好似雄鹰展翅一般，向预定突击点猛扑过去，但战船在离岸约80米处搁浅了，无法靠岸。这时，183团主力也陆续到达，战船也都搁浅了，一时战船挤在一起，队形比较密集，如稍有迟疑，就会造成很大伤亡。在这关键时刻，船工们毫不畏惧，一面用竹篙抵住船身，一面鼓励战士们：“水已不深了，同志们冲吧！”

“冲呀！”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跳下齐胸深的水中。江水冰凉，冻得人直打哆嗦，脚底污泥又粘又滑，江涛涌来，战士们的身子在江水中摇晃不定，随时都有被江水卷走的危险，可战士们毫不犹豫，奋力向江岸冲去。

6连9班的同志冲在了最前头。

这时，滩头上冲锋号声、哨子声、喊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冲在最前面的183团2营突然触上了敌人的水雷，伤亡了50多人，但他们仍然没有后退一步。当他们冲上滩头，军、师炮火延伸时，敌人有的火力点又复活了，致使他们又伤亡了一些同志。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面的同志又冲了上去，同志们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过硬本领，前仆后继，勇猛冲杀，很快就攻占了滩头阵地。

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不少同志冲上江堤就牺牲了。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经反复冲杀，终于抢占了江

堤，随后，又打退了敌人两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紧接着，他们乘胜追击，夺取了隔港一线。

接着，181团和183团一部并肩攻占了馒头又以东高地、虎形山等地。此时，182团亦进至麻埠寮集结，积极准备向纵深发展进攻。

3个团均过江后，61师指挥所亦随即过江进至南岸。

部队继续向南追击前进。敌人狼狈逃窜，沿途丢盔弃甲，帽子扔在田沟里，棉絮扯得沿途都是，伤病员也丢下不要了，可是逃跑之中，对老百姓却大肆抢掠、拉夫。

“我们真倒霉，又碰到55军刘汝明这家伙，路有跑的！”战士们想起了淮海战役，我师追击刘汝明部直到固镇以南时的情景。战士们嘲笑敌人跑得太快，打不上仗。

22日12时，21军全军进至长江南岸。

3

22日，61师183团5连奉命到大通镇，担负警戒、掩护后续部队渡江的任务。

大通镇紧靠长江南岸，国民党军在这儿设有码头和军械、军需仓库，但在我军渡江之前，敌人已将绝大多数东西搬走，码头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4月23日上午9时，江面上的雾还没有散尽，担任警戒任务的3班，隐约听到上游不远处有“嘟嘟、嘟嘟”的声音。紧接着，便见江面上有一条国民党军舰正从上游急速开来，还不时拉响汽笛。这时，正在查哨的指导员孙洪贵一面命令通信员向连长报告，一面向江面上的敌舰高喊：“开过来吧！投降吧！你们跑不掉了！解放军宽待俘虏！”

至少在60斤左右，走的又是山间崎岖的小路，体力消耗很大，许多同志的鞋底磨穿了，脚上打了泡，走起来一瘸一拐的。

但4月的江南春色正浓，茂林染翠，山花竞放。战士们行进于山间，到处是云雾缭绕，峰峦叠峙，飞瀑悬练，溪流淙淙。21军长期战斗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到了江南，简直像进入了仙境，大家陶醉于这美丽的自然景色之中，行军的艰辛和疲劳一扫而光。有的同志还编了个顺口溜风趣地念起来：

你有炮（泡），
我有炮（泡），
追得敌人跑不了；
炮（泡）连炮（泡），
连环炮（泡），
打得敌人吃不消。

听了这风趣的顺口溜，脚上打的泡仿佛也不怎么疼了。

渴望解放的江南人民，一听说解放大军来了，立即纷纷给部队送茶送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时的国民党军已成为惊弓之鸟。21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国民党军像样的抵抗，碰到的只是三五成群的残兵游勇。他们大都面黄肌瘦，军装又破又脏。伤病员缠着绷带，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狼狈不堪。他们边走边骂，都说："国民党完了，散了，连个集合地点都没有，大官乘飞机逃命，小官也溜得不见影子，只有受苦受难的穷兵没人管。无路可走，老子就投奔解放军。"这些残、散兵们，发誓不再为国民党当"炮灰"。一路上，21军收容了数百名这样的国民党士兵。

在城镇、要道口的墙壁上、桥梁上、大树上，到处可见这样的留言：

"45军、青年军、交警9纵队到杭州集合"。

“李军长、张军长、周司令等到杭州山西会馆会合”。

“318师到金华集合”。

为了逃命，保密也不顾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狼狈状到处可见。

2

5月1日，21军进至孝丰地区。当晚，滕海清军长接到情报：防守杭州市的国民党45军残部、交警总队及新组建的85军，已开始撤逃。

为歼灭这几股残敌，特别是交警总队，滕海清当晚即召集61师、62师首长开会研究，为迅速抢占杭州，追歼残敌，令61师于5月2日占领余杭东关，令62师于5月2日占领余杭城。

5月2日，部队强行军120里，当晚11时，62师攻占余杭城，歼灭余杭保安队一个排，缴获机枪3挺，步枪17支；61师在62师的配合下，急速奔袭进入余杭东关，余杭伪县长白仲涛率保安队200余人投降。

5月3日，21军令61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62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63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队从62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5月3日晨，61师向杭州进发，181团于古荡、董家地区展开，182团于灵隐寺南北山地展开，向市区攻击前进。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胜利渡江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如落潮般地向南退去。

61师未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市区。得知解放军进城了，工人、学生、市民立即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欢迎自己的队伍。

就在61师向杭州市区攻击的同时，62师185团正作为第一梯队，向钱塘江大桥飞奔而去。

钱塘江潮气势恢宏，名扬天下，古人形容它："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联接着沪杭、浙赣两铁路。它全长1322米，连引桥长1453米，16孔，于1937年9月建成，是我国最早自行设计（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是华东南北交通的战略枢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自飞到杭州，召集了一次由浙江和杭州各头头脑脑参加的秘密紧急会议。何应钦在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为了万无一失，他还专门把浙赣铁路局局长叫到玉皇山，研究炸桥问题。

5月3日凌晨3时，185团根据师里部署，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长宣布："师里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午12点以前一定要拿下大桥！而后向杭州市区发展。"由于任务紧急，部队立即出发，战斗动员就在行军途中进行。

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是2营。在营长蔚锦茂的指挥下，很快就攻下了六和塔，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接着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然后，部队冒着弹雨向南桥头堡进攻。桥南敌人一看守不住了，便把一捆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点着了。随后，桥上便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大团的烟尘笼罩了桥面。

2营指战员以为大桥要被炸断了，一个个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然而烟尘散去后，他们发现大桥仍巍然屹立着，只有一小段铁路和公路桥上的木板桥面稍有损坏。大家不禁喜出望外，迅

速冲上去，抢占了钱塘江大桥。

下午3时，21军将士在数万群众热烈隆重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市，杭州宣告解放。

3

21军进入杭州后，军长滕海清即令61师迅速占领和接管国民党的电台和报社，把胜利的消息传播出去。

5月3日下午3时许，61师胡炜师长向宣传科长鲁曼交代了任务，鲁科长便带了两个干事和一个排的兵力急速赶到位于众安桥的国民党省政府的主要喉舌——《东南日报》社，将其接管，并开始执行巡逻守卫任务。

第二天凌晨，军部送来一份重要公告，内容是正告那些以各种名义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缴械投降，否则必严惩不贷，要求报社在上午10时前印出5000份来。

报社职工们热情很高，马上开始工作，不到10时就完成了任务，还印了不少21军解放杭州的消息和口号。

3日下午接收完报社后，鲁科长和汤化达又去接管国民党浙江省广播电台。他们到达时，所有的电台都完好无损。

鲁科长对台长说："杭州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想很快地向外发布一条杭州解放的消息。"

台长连忙答应了。

鲁科长很快起草了一则21军胜利解放杭州的报道，交给了台长，要他们试播后即刻向全市、全国广播。

当天傍晚的新闻节目里，传出了关于杭州解放的消息。许多杭州市民连饭也顾不上吃了，纷纷拥上街头，聆听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

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重播了这一消息。随后，新华社也发了消息和社论，并发表了一篇介绍杭州解放的署名文章。

杭州解放，盘踞上海的汤恩伯一点也不知道，还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政府官员和军政要员及其家属。5月3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的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艮山车站。

国民党兵刚下车，就被警备车站的61师181团2营缴了械。敌连长尚不知杭州已解放，高叫："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

2营战士风趣地说："连长先生，国民党部队必须投降缴械，我们是不会误会的。"

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离杭州不远的地方，听说杭州解放了，就停在那儿不走了，"乘客"们作鸟兽散，大多窜入杭州。一时间，杭州市内的国民党散兵达万余人。他们趁我21军刚进城，无暇顾及，恣意扰乱，抢劫市民财产。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当时秩序甚是混乱。

5月3日晚，61师181团组织干事薛克扬来到守卫《东南日报》社的1连驻地，1连干部报告说："薛队长，报社社长让省委来的人抓走了。"

薛克扬一听，吓得头上冷汗直冒。他知道，自打"皖南事变"后，浙江省委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壮烈牺牲，此后再没重建省委。只有各游击区党组织派少数党员在杭州隐蔽活动，且大多是单线联系，并无党的统一组织。

他将这一情况一讲，1连的干部才知道上当了，连长和指导员立即带了一个排，出去找社长。直到晚上8时左右，才把《东南日报》社社长找回来。经查，原来所谓的"省委"是一伙地痞流氓。他们劫持社长，是想从报社捞一笔钱。后来，61师把几

入城之始，币值没有明确，部队不到市场上买东西，吃饭时仅有一点咸菜，有的单位甚至以盐水拌饭。币值明确后，战士们用渡江后发的几块钱，两个三个一组地到商店买东西。他们选购的几乎全是钢笔、铅笔、小本子和书籍。有的干部为准备解放全浙江，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浙江省的地图。当时一些商店职工中传出了这样的话："国民党军队抢购吃、穿、用，解放军战士买纸、笔、书。"

5月5日，7兵团政委谭启龙收到23军军长陶勇的一份电报。陶勇电告说，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3000人。谭启龙想，一个军伤亡13000人，那么这个军的步兵就算基本打光了。于是谭启龙调23军进驻杭州休整，命令21军将杭州市的警备任务移交给23军，于5月6日撤出杭州，继续向浙南进军，解放全浙江。

21军撤出杭州后一周，得知23军在郎广战役中的伤亡数字实际为1300人（扣除轻伤，战斗减员不足千人)。谭启龙的译电员译电报时，由于笔误，多写了一个"0"，1300变成了13000。

许多年后，21军的老战士们一想起这个笔误而多出来的"0"，还甚感遗憾。因为本来7兵团是要让21军在杭州休整后，参加解放大上海战役的，由于多了一个"0"，上级认为23军兵员损失太大，所以就让21军与23军换了任务，21军未能参加上海战役。

历史跟21军的将士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第三章 22军（3纵）

军事政治样样好，攻城登岛件件行

在三野的各大主力当中，22军的“名气”似乎不太响亮，这大概与这支军队建成较晚有关。可22军的战功却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22军建军后，前期多被用于担任阻击、打援任务，因而不易“扬名”。但到解放战争的后期，特别是洛阳一战，22军名声大噪。全军将士政治素质之高、作风之优良，堪称我军之典范，无怪乎洛阳市民佳评如潮，友军连连称赞。

军史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第3、第5团和第2军分区主力团；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区第8师；
山东野战军第8师；
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

1. 三天内击溃敌快速纵队数万精锐，气得蒋介石大骂："马励武恶习不改，该杀!"陈老总幽老蒋一默："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第3纵队又是由山东军区所属鲁南军区和滨海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5年9月14日，山东军区第3、第5团和第2军分区主力团，在山东峄县组成山东军区第8师。1946年1月，进驻山东的新四军部队与原八路军山东军区留驻部队合编为山东野战军。第8师番号不变，归山东野战军直属。

1946年12月中旬，山野和华野首次联手，在宿北战役中取得歼敌2万余人，迫使敌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的辉煌战绩。

1946年12月下旬，在宿北战役受到严重打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退守宿迁、曹家集地区。进犯鲁南之敌第77师、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和整编第51、第20师等部兵骄气盛，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西南及临城至枣庄一线进攻，企图把山东和华中野战军逼到陇海路以北，而后集中全力会攻临沂。其中由峄县向临沂进犯的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位于向城、苍山一线，他们自恃为蒋介石嫡系，盛气凌人，与友邻关系不好，当时所处的位置又比较突出，与左右翼空隙较大，有利于分割寻歼。

大敌来犯，陈、粟谨慎地衡量了敌我力量对比，敌人进攻的态势，决定以先寻歼敌整编第26师来巩固后方。报告送交军委后，军委完全同意这一方案。

1946年的最后一天，山东、华中野战军左、右集团，由南北隐蔽而迅速地向敌26师及第1快速纵队驻地逼近。

敌26师师长马励武对我军行动一无所知，这时竟在马家庄指挥部与几个同僚饮酒作乐。

酒过三巡，马励武舌头打卷，说话语无伦次，派人把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郑辅增找来，醉醺醺地说："嗯……曹兄、郑兄，今晚我有要事，部队指挥权就交给你们二位了。"说完就跌跌撞撞地爬上美国吉普车，连夜赶至峄县城内，与唱红当地、年轻美貌的京戏女旦鬼混。

马大师长在女人身上花钱慷慨大方，不惜重金，可对部下却非常苛刻。士兵们怨声载道，私下编了首顺口溜："要吃苦，跟着马励武，三天不吃饭，还要去挖土；要吃苦，跟着马励武，三月不发饷，还扣二百五。"

1947年的第一天，这位师长正在城内寻欢作乐，陶醉在温柔乡中的时候，解放军左右两集团像两把铁钳一样，将他的26师和第1快速纵队，紧紧地包围起来，准备各个歼灭。

按照山东、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作战计划，1947年1月2日22时，我左集团由南向北，右集团由北向南发起攻击，拉开了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的序幕。

2

根据战役部署，山东野战军第8师首先攻歼尚岩、凤凰山据点之敌，而后视情况攻击马家庄敌26师师部。

8师师长何以祥和政委丁秋生是一对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的军政搭档。他们都喜欢打硬仗，善于打恶仗，遇到难打的敌人劲头更足。

他俩受令后，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何以祥说道："打蛇先打头，现在王（建安）司令把打26师这个'头'交给我们师，应该感到光荣。"

丁政委接着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打败了劲敌，才能显出本领。这次我们来个歼敌竞赛。"

随后，参谋长马冠三就各团任务作了部署，并规定2日晚上发起攻击。

尚岩守敌为一个加强营，武器精良，修有坚固工事。22团为攻取这一点，命令3营从西和西北，1营从南和西南，于1月2日21时发起攻击。

3营第一次进攻受挫，又发起第二次突击，因爆破连获成功，很快突入庄内；而此时由南面突击的1营，因炸药失效，连爆未成，几次攻击受阻，改从3营突破口入村。两个营在庄里与敌展开巷战，迫使敌人退至村东头小围子里固守。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1营、3营并肩作战，携手向围子里的敌人发起攻击，次日天明，尽歼该敌，占领尚岩据点。

此间，特务营向凤凰山发起攻击。连冲数次未能得手。重新选择突破口后，全歼守敌1个连，终于得以攻下凤凰山。

夺占尚岩、凤凰山后，何师长令23团快速向马家庄发起攻击。

马家庄除驻有敌26师师部及3个直属营之外，还有敌505团残部。庄内分3个小围子，筑有地堡、战壕，设有鹿砦、铁丝网，另备有4辆坦克绕村巡逻，以应付急需。

23团侦知马家庄守敌分布和工事构筑情况，于3日22时发

起攻击。1营从西北角先行爆破，很快就炸开鹿砦、地堡，只经30分钟激战，即尽歼西北小围子的敌人；2营从西南角突进，因爆破不彻底和进攻犹豫，遭敌杀伤较大，战至4日拂晓才突进西南角小围子。

位于制高点岳家楼的敌26师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郑铺增见势不妙，慌忙命令开炮配合，并派出坦克增援。

向南推进的23团3营，对付敌坦克掩护步兵反扑办法不多，一度引起惊慌。后来24团一部突进村西，制服岳家楼之敌，23团3营才乘势突进东南小围子。

守敌见势慌作一团，稍战即溃，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南突围。

3营紧追不舍，歼敌大部，击毁敌坦克两辆，占领马家庄，捣毁敌指挥机关。

左右集团相互配合，战至4日早晨，歼敌26师大部，蒋介石二公子苦心经营多年的第1快速纵队彻底被歼。

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官邸，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蒋介石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声音：

“我是陈诚，报告总裁，国军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将士们辛苦征战，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

蒋介石听后大发脾气，厉声骂道：“娘希匹，马励武恶习不改，为寻花问柳而放弃指挥，导致几万人的队伍三天瓦解，该杀！”

陈毅司令员得悉这一战果，则连声叫好，即兴吟诗一首：

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
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
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第一阶段战役胜利之后，根据敌情变化，我军调整了部署，以右集团山野第8师等部队围攻峄县之敌。

峄县是枣庄和台儿庄之间一个重要城镇。国民党军自 1946 年 9 至 10 月间强占峄县之后，辟为进犯鲁南解放区的一个兵站。城内驻有国民党军整编 57 师 114 旅一部、52 师 98 团、26 师后方机关和保安团，共 7000 余人。由整编 26 师师长马励武统一指挥守城。

该城工事坚固，城墙高 6 米多，沿墙修有地堡及个人掩体，墙外有护城壕、鹿砦；城郊有檀山、邵家楼据点。

担任攻围峄县的山野、华野各部队进行分工，8 师负责肃清南关之敌后，一部由南门攻城，一部则进至西门堵截。

1 月 10 日 19 时，各部发起攻击。

主攻南门的 8 师于 11 日 16 时许以各种火炮按预定顺序先后开火，摧毁敌前沿阵地后，迅速向纵深延伸。

守敌为阻止 8 师 22 团 1 营突进，遂从坦克上发射火炮和枪弹，封锁南门大桥。该营利用敌人射击间隙，连续组织爆破，炸开城门。突击队以飞快的动作突入城内，攀上城楼，架起机枪，控制了南门制高点。

该团其他营、连相继跟进，多次打退敌人反扑，于 20 时左右全部进入城内。未几，由东门突击的 9 师和 4 师 10 团进攻也都相继奏效。各路部队乘敌斗志锐减，一片混乱之机，分别沿东、西城墙和南、北大街平行推进，至 12 日 1 时，歼灭城内大部守敌，其余敌人冲出城垣外逃，刚窜至近郊，旋被歼灭。

此战，仅 8 师就歼敌 5000 余人，其中生俘 4700 余人。

峄县城内硝烟尚未散尽，《大众日报》记者就徒步进入城内，目睹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平民百姓，有的愤怒地向解放军战士诉说蒋军罪行，有的把子弟兵拉到家里喝茶暖身，到处洋溢着军民之间深厚的情谊。

随后，记者走到北门的天主教堂。美籍基督教牧师瓦格耐女

中央军委为了迅速巩固中原解放区并打开新的局面，于1月底和2月初对中原三军进行了调整：陈毅、粟裕率领的大军分编为两个兵团，其中，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统领的华野3纵、8纵、10纵，组成陈唐兵团，转隶刘邓指挥。同时指示：在刘邓大军主力尚未完成整补之前，陈唐兵团主力（3纵、8纵）进至平汉路以西，与陈（赓）谢（富治）主力组成一个作战集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独立作战一个月，以掩护刘邓主力休整。

1948年3月初，在中原战场敌对双方调整部署，相互制约之际，我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局，也直接引起中原战局的变化。特别是洛阳周围的情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原据守中原潼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兵团，因关中告急，奉令调其全部人马增援西安，短时已无力东顾，其他的如孙元良兵团、胡琏兵团、邱清泉兵团和张轸兵团等都距洛阳较远。这样，敌在西起潼关，东至郑州的800里防线上，仅剩下据守洛阳的国民党青年军206师，其余均为地方土顽和保安团防守。这就为我攻打洛阳创造了极好的战机。

机不可失！

中央军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机，令进至郑、潼以南的陈唐、陈谢集团与地方部队配合，迅速组织洛阳战役。为便于协调两军行动，军委明确指示由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此次战役。

3月6日，陈唐在临汝东南的襄城县，召集参战各纵的司令员和政委，以紧急作战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研究作战方案。经权衡利弊，他们最后决定，集中主力以速决手段争取在援敌赶到之前，攻克洛阳，面后视情况歼灭东面或西南来援之敌一部，并

继续向东或向西扩大战果。

打洛阳的命令正式下达后，战士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一张张兴奋的脸上，看不出一点连续行军的疲劳神色。有的战士，走起路来一溜小跑，如脚板抹油一般。有的战士，途中休息也闲不住，三三两两练起投弹、刺杀、捆炸药包。面对战士们这样饱满的战斗热情，指挥员们打心眼里高兴。

陈唐、陈谢集团投入洛阳战役的部队共有 28 个团，其进逼洛阳之势，无论从战役的规模，还是对中原战局的影响来说，都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进军。

遂行主攻洛阳东关和北关任务的陈唐部 3 纵，在孙继先司令和丁秋生政委指挥下，3 月 9 日下午顺利渡过伊河、洛河，然后分多路加速推进。

先头 8 师师长王吉文，以 22 团为前卫，该团 2 营由唐湾以南直逼洛阳城关，秘密捕获敌军士哨一个组；3 营由下园东街迂回到下园西街，一举抢占石桥以东阵地，俘敌电话兵两名及军士哨一组。由于该团动作勇猛，迅速摧毁敌人守城计划。东关大桥和大部分房舍成了我攻城部队的依托。

8 师 21 团，由洛阳东车站以北，占领了桥头堡。该团 4 连快速向西扩张，10 日拂晓，将镇守之敌全歼。5 连沿佑依街西进，与反击之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了敌人 6 次冲锋，迫敌于下午退却。黄昏时，8 连、9 连架梯攻击九龙台，接连爆破敌数道铁丝网，冲入外壕，可架梯攀登时，因台高上不去，敌人居高临下猛投手榴弹，突进去的连队受到重大伤亡，两攻不下，暂将此敌监视起来。晚上，23 团攻入闸口街；22 团占领福音堂，歼敌一个连。

与此同时，其他参加攻洛战役的部队也对洛阳外围之敌发起全面进攻，从 8 日晚开始，连克新安、龙门等重要村镇数十余

处，扫清洛阳外围纵横百余里内之敌，对洛阳形成了全面包围的态势。

2

洛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更是中原重镇，它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地势雄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2 年“1·28”上海抗战时，蒋介石还曾定洛阳为“陪都”，准备把这里作为避难之处。

蒋介石非常迷信古人所言：“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一听说我军可能打洛阳，他马上就紧张起来。为确保洛阳，他不惜临阵换将，以 94 军第 5 师中将师长邱行湘取代了整编 206 师师长肖劲，并在短时间内三次召见邱行湘，向他面授机宜，惟恐洛阳备战不力。

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邱行湘的确不是无能之辈。他曾长期担任过陈诚的随从副官，后奉命带兵打仗，表现不俗，既有顽强作战的作风，又有赤膊上阵的勇气，尤其是颇具“效忠党国”的诚心，在东北战场上曾被同僚浑称为“邱老虎”。

邱行湘在蒋介石面前挺胸立誓：“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邱行湘如此自信，既因倍受蒋家父子的器重，又在于洛阳城防的坚固，洛阳原先的防御工事，完全是在美军顾问团的指导下，久经修筑，具有半永久性质，国民党自以为是“金城汤池”。邱行湘又费尽心机，专门研究了一番我军的攻坚战术，在加紧备战中，大力完善军事设施，构成了由三道阵地组成的坚防配系。

为了扫清射界，邱行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拆民房 1500 多间，等于踏平了小半个洛阳城。搞得大批居民无家可归，饥寒

怎么就死了，我估摸着，这是一圈电网。"

张营长打心眼里赞许这个聪明的战士，同时也感激老乡的帮助。

战前调查，不仅摸清了敌情，也进一步了解了邱行湘的暴行，使大家感到敌人的"金城汤池"，实际上是洛阳百姓的"血城泪池"！这更激发了攻城子弟兵的高昂斗志，大家纷纷表示："打进洛阳城，活捉邱行湘。"

敌人的城防情况虽然调查清楚了，但部队怎么展开？这可是破城的关键所在。开始报战斗方案时，张明这个营仍是按惯例布置：1 连突击，2 连跟进，3 连作预备队。师团长马上否定了这个方案，说这个老一套的办法，打县城，打土围子可以，打洛阳不行。

是啊！要攻破洛阳东门，难度非同寻常。从突击营到敌城垣最外一层工事，有 160 米的开阔地，这是一片被毁的居民房基，破碎的砖瓦遍地狼藉，直接暴露在敌立体交叉火力之下。即使突击队冲过开阔地，前面的十多道副防御设施又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伤亡。

东门外的瓮城东口，有个巨大的地堡，堡顶上排着填满沙土的四层汽油桶，把进城的通道严严堵住。瓮城与东门城墙之间是绵密的火袋地域，不但密布地雷，并有"倒打火"，直接威胁着逼近城垣的人员。守军自吹的"固若金汤"、"插翅难进"云云，并非完全是吹牛之谈。

为了找到突破东门的有效办法，张营长召集干部和骨干，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了三个连分段包干实施突击的方法：即 3 连负责打开城外通路；2 连包打瓮城；1 连夺占东门。

张营长向团里汇报这个方案时，团长石一宸高兴地说："邱

行湘说咱们是‘人海战术’一股劲，他想以‘小而坚’战术挡住这一股劲就万事大吉了。你们的方案是变一股劲为三股劲，好极了！不过，这样三个连一下全用上，营里没预备队了吧？这好办，我把团警卫连拨给你们。”

在陈唐部3纵突击部队积极准备攻打东门、东北门和北门的同时，负责突击西门和南门的陈谢部4纵也在紧张地进行突击前的准备。

3

经过紧张而又细致的攻城准备工作，到3月11日，洛阳外围据点已基本扫清。陈士榘与陈赓决定：攻城各部统一于3月11日黄昏发动总攻。

黑色的轻纱终于慢慢罩上了大地。突然，两发红色信号弹拔地而起，划破了茫茫夜空。霎时间，炮声大作，城摇地动，洛阳五个城门同时淹没在炮火之中。

19时整，空中升起3发白色信号弹，这是步兵攻击的信号。攻城部队同时向五个城门发起突击。

张营长一个箭步跑到3连位置上亲自指挥战斗。只见3连爆破手们如同离弦之箭，飕飕地冲了上去。

“小李逵”马景春首先奔向桥西头的梅花堡，举起预先用胶布缠好把子的侧刀猛砍电网，蓝色的火花闪闪飞迸，电网上被砍开了三道大缺口。

爆破手刘焕之不失时机地冲了上去，将35斤重的炸药包送上梅花堡，他们还没跑回阵地，一声巨响，梅花堡飞上了天空，这个东门外最大的工事被打掉了。

紧接着3连爆破手们一组接一组冲上去，对城门外的工事实

们快张大嘴巴，以免震坏耳膜。一声巨响后，城门被崩出20多米远，东门楼上的许多敌人被震得七窍流血。敌人自吹的“铜墙铁壁”一下成了断墙残壁。

随着东门被炸开，1连突击队立即顶着硝烟往里冲。冲进门的勇士们转身向城门楼上猛扔手榴弹，准备强登城楼。可一时没梯子，9班长周学礼当机立断，大声喊：“快搭人梯上！”他们人踩人肩很快爬上城墙，迅速抢占城门上的箭楼。

此时，是12日零时40分。

3颗红色信号弹从洛阳东门升起。陈士榘在指挥部接到3纵孙继先司令员极为兴奋的报告：“张明这个营打得好，东门被轰开，城楼已占领，城里的电灯还亮着呢！”

从开始突击到突破仅用了5个小时，这的确称得上是个奇迹。张明营冒着滂沱大雨连续破除了敌十余道副防御工事障碍，打开了两道坚固的城门，硬是从敌重点设防的东门为全线攻城部队开辟出第一条通路。

4

重点设防的东门梦幻般地被突破，这是邱行湘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慌忙命令副师长兼第1旅旅长赵云飞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东门突破口，同时集中大小火炮向东城门一带猛轰。但他还不放心，坐上吉普车往返于街头巷尾亲自督战。

这样一来，的确给突破东门的张明营造成很大威胁。敌人黑压压地从三面扑来，东门外的通路已被敌倾城炮火切断，电话也已全部中断。

张营长急切地向随1营指挥的参谋长方晓请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东北门的部队均失利，我准备抽调全纵主力迅速由东门进城作战，可否？请指示！”

陈士榘正有集中用兵的考虑，于是很干脆地说：“同意你的意见，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下洛阳的！”

这样，不仅3纵23团和东门二梯队24团相继突进城内，主攻东北门的22团和21团，主攻北门的二梯队25团和纵队预备队27团，也均奉命由东门冲进城内。8师、9师两个师指挥所随即指挥突击部队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我突进城内的部队如同滚滚洪流从东门直向市中心涌去，战至12日中午，其前锋已进到城区中心。

至12日下午2时，4纵也已从西门和南门入城，并迅速地向东北方向扩大战果，与3纵形成两把大钳子，将敌紧紧地夹住。

洛阳城防全面崩溃，火线上残敌纷纷向城西北角逃窜。邱行湘亲自督战，下令核心阵地守军，向畏战败退者射击，打死打伤无数，仍无济于事。激战中，第1旅旅长赵云飞被俘，第2旅旅长盛钟岳丢下部队，化装藏匿民宅，敌主力已基本被歼。

战至13日下午，3纵、4纵攻城各部将城西北角外围的敌人全部肃清。邱行湘和其残部5000余人，龟缩于核心阵地，企图依托坚固的工事，死守待援。此时，“邱老虎”仍向蒋介石狂妄地表示：“即使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以报党国。”为鼓舞士气，他特地命令把一面青天白日大旗悬挂在楼顶上。

洛阳残敌虽被死死地困在长宽不到一百米的核心阵地内，但要彻底歼灭该敌并非易事。邱行湘自恃工事坚固，断定我军即使每次付出2000人的代价，也拿不下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势必撤退。这样，他就创造出了奇迹，反败为胜，成为第二个“东北四平街式”的“防御英雄”。

14日16时半，3纵和4纵的几十门大炮，100多门小口径曲射炮，对敌长宽不到到百米的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击。这样的炮火密度是极为罕见的，但对邱行湘这个“顽固蛋”，不这样干，短时间是难以奏效的。

只听得巨雷滚滚，万条火龙闪耀，大地在身下连续颤抖。敌核心阵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围墙和炮楼纷纷倒塌，楼顶上的青天白日旗，顷刻间被漫天烟火焚毁。

邱行湘一下子被打懵了，傻眼了。他狼狈地从东面大楼飞奔而下，到处乱钻。一发炮弹从树梢上飞来，落地爆炸，弹片从他的前额划过，鲜血直流。

17时20分，3发总攻信号弹腾空而起。2连飞速冲进了突破口。这时，敌用重金收买的敢死队，黑压压一片正好反扑过来。2连勇士奋不顾身冲向敌群，与敌展开肉搏。敌“敢死队”成堆倒下，没死的又像老鼠一样逃回地洞。王继禹抓过一挺机枪，对着洞口猛烈扫射。守敌像惊散的羊群，到处乱窜。

邱行湘气得又跳又叫，接连枪毙好几个部属，还是控制不了混乱的局面。

晚上8时，穿着士兵服装的邱行湘被我军士兵从地堡里捉了出来。他低着头，当刚出地堡时，猛听得偃师和洛河方向传来阵阵密集的炮声。他断定援军已到，一阵惊喜，趁着没被认出的混乱之机，转身跳进外壕，钻人坑道，指挥里面的残敌堵住东西两头。

他举着手枪红着眼大吼：“顶住！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并向坑道守敌悬赏1000万元，声言先发一半，援军解围后再发一半，诱逼残敌进行垂死挣扎。

然而大势去矣。深夜12时，坑道东口被4纵部队突破。战士在押俘虏时，发现一个身穿士兵服装，歪戴帽子，浑身泥土，头缠绷带，满脸血迹的人，从坑道口刚出来，就发疯似地东跑西

窜。几个战士上去，有的扭胳膊，有的推脊背，硬把他治服了。此“疯子”不是别人，正是因遭惨败而一时心理变态的邱行湘。

洛阳城内守敌就这样全军覆没。经过7昼夜激烈的战斗，陈唐、陈谢集团齐心协力，取得歼敌2万余人的辉煌战果。

3纵第8师第23团第1营率先突破东门，战后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

5

洛阳战役，既是我军一次军事上的大胜仗，也是新式整军运动后政治思想上的一次胜仗。

我3纵官兵在攻城过程中，高度自觉地执行城市政策和战场纪律，提出“光荣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该团“洛阳营”冒雨激战，全营有30多名战士在泥泞中蹬掉了鞋子，赤脚破城，赤脚站岗，赤脚押送俘虏，战场上到处散弃着各种鞋子，只需弯下腰就可以捡到，但大家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顺手牵羊。平日战士们迫切需要的日用品，如军毯、毛巾、肥皂、牙膏、手电筒、香烟、茶缸等，随时随地都能捡得到，但谁也不愿沾一点光。

严格的战场纪律与顽强的战斗作风，增强了攻城部队的战斗力，为我勇士的威风所慑，敌军纷纷不战而降。

在攻克敌核心阵地的激战中，战士邓军辉只身一人一次就抓了170多名俘虏。

攻城部队对于城内居民，更是一尘不染，秋毫无犯，在蒋管区人民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华社为了宣扬洛阳战役中攻城部队严格遵守城市纪律的事迹，特别转发了一篇通讯，题为《桌上的表》。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连声赞扬：“我们的战士，打起

枪能打仗，拿起笔能写文章。"现将该文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洛阳东城门里靠路南楼房上，当我们部队突进城后，少数敌人仍凭楼顽抗着。最后两个突击队的战士首先冲上了楼，敌人已逃走了，房主人也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房内放着漂亮的花被、崭新的皮包和许多衣服，在一张方桌上，还放着一只钢壳怀表。雪白的表面，漆黑的表针，在灯光下看去，还不到12点钟，细小的秒针正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战士们在楼上搜寻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一类的东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后，这个楼上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楼上的东西仍旧原封不动地摆着。

巩固突破口的任务完成后，三连被命令停在这个楼上休息，只有那一只滴滴答答的表吸引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怀说："打仗就是需要表，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装起来了。"但是说了后，却没有动一动那只表；其余的同志也纷纷议论说："纪律是自觉的，楼上的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正议论时，副指导员庄建礼同志来了，战士们问："副指导员，你看这表好吗？"庄副指导员拿出小刀剥开表壳一看，崭新的表芯镶着4颗宝石，的确是瑞士的好表，看完后，表又原样地摆到桌子上。

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丝毫未动，那只钢壳表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的"洛阳营"营长张明，这篇通讯是他对营里的真事照实而录的。

后来他追述这件事时说：当时，楼主人就藏在房间内，战士们议论中透露出来的爱表心情，他都听到了。当部队开拔后，房主人出来，看到房内一切财物原封未动，怀表仍在桌上摆着，不禁大为感动，抓起表就追下楼来，一定要将那块表赠送给我们。他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你们真是仁

义之师，请长官收下这块表留个纪念吧!”我们当然婉言谢绝了。

解放后，楼房主人还是把表交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现在，这块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怀表，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陈列柜里，成了我军历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

3.22军势不可当，席卷浙东；杀鸡何须宰牛刀，我军一举拿下大榭岛；关键时刻，大雨停了，风向也变了，老天爷的一番美意，给我军炮火准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1

1949年5月6日，我军第7兵团第22军在杭州西北的三墩镇一带进行短期休整。中旬，兵团指示该军向浙东挺进，解放宁波和浙东全境。

5月19日拂晓，22军抵达曹娥江西岸，65师在东关、曹娥地区，军直属队和66师在道墟镇一带，64师在樊江市。

20日20时，我65师195团在侦察中发现，杜浦至黄山间为空隙地带，无敌防守。该团3营即刻上船，战士们用铁锹、钢盔和双手当桨，快速划向对岸，巧渡成功。当敌人发觉时，我军已占领了有利地形，与敌短兵相接，俘敌50余名。随即沿江岸发展，横扫逃敌。

从馒头山渡江后搜索前进的侦察连，进至横山以南的甲伏村附近，发现该村驻有敌浙江保安司令部第1团的1个营。连长徐发启立即指挥各排用猛插巧袭的小群动作，打下了甲伏等三个村

庄，歼敌一部，余敌东逃。战士们乘胜追击，又连夺五个山头。

21日拂晓，65师的后续部队全部渡过了曹娥江。

66师也于21日晨3时渡过曹娥江，经短时间战斗，俘敌170余名。该师进至方桥口等地集结后，继续东进。

65师全部渡江后，立即向上虞县城进发。已是四面楚歌的县城守敌，得知我军已渡过曹娥江的消息，像兔子见到了猎人似的，马上弃城东逃了。

我先头部队193团忍饥寒冒风雨，猛追猛打，该团3营一鼓作气攻下了风山，全歼守敌663团一个连。194团1营追至仙神山，追上了逃敌，仅仅经10分钟的战斗，就俘国民党上虞县长以下200余人。接着，我22军各师部队又向余姚县进击。

5月24日凌晨，在雄鸡的高啼声中，我66师迎着朝阳，从余姚出发，沿杭甬路北侧向宁波东北方向挺进，打算切断甬江航路。先头部队197团及师侦察连进至慈溪以北的山地时，歼敌一部。接近镇海骆驼桥时，师侦察连猛插到敌661团特务连背后，经15分钟的战斗，全歼该敌，我军无一伤亡。

同日凌晨，我65师也从余姚出发，沿杭甬路南侧向东急进，于9时许占领慈溪县城。此时，敌663团1个营和杂牌部队仍然据守着县城东面的两座山，我65师195团猛冲猛追，迫敌一个连缴枪投降，余敌仓皇逃跑。

65师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于下午5时抵达宁波市北区。此时，灵桥有敌一个军官队驻守，师首长令195团抢占灵桥。该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许昌连”。“许昌连”是一个英雄的连队，受领任务后，干部们研究了灵桥外围的地形及敌据守情况，令8班巧取灵桥。8班以奇袭动作通过和排除了木桩、铁丝网等障碍，出其不意地迅速接近桥面守敌及敌军所驻的三座楼房，全歼了军官队。

64 师 191 团在宁波西门石碶附近截住溃逃之敌，经 90 分钟激战，全歼敌余姚保安部队及县自卫总队，俘伪县长以下 200 余人。66 师于 24 日黄昏抵达宁波西关。64 师 190 团于同日晚 22 时攻入市区。守敌 221 师残部向镇海县穿山方向逃窜，市区仅有少数掩护部队继续顽抗，被我歼灭。5 月 22 日拂晓，宁波市全部解放。

驻宁波的敌 87 军 221 师等残部，逃至镇海县穿山等地，抢夺商船民船，妄图逃往舟山群岛。为了将敌人消灭在浙东大陆，我 22 军日夜兼程，追歼逃敌。66 师由甬江两岸向镇海攻击。当 198 团 3 连进至镇海城中官路一带时，与敌 661 团两个营遭遇，歼敌一部。64 师沿宁穿公路向东追击，先头部队在郭巨、昆亭歼敌百余。

在东进宁波的途中，22 军广大指战员风雨无阻，通过数道河流，越过连绵群山，抢修架设多座桥梁，粉碎敌军的节节抵抗，历时 8 天，解放了上虞、余姚、慈溪和宁波等广大地区，并歼敌 2900 余名。

宁波解放后，成立了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2 军政委丁秋生任主任。各师抽调了 292 名干部和大部分军机关干部，参加军管工作。65 师 194 团担负城防警备任务。

2

宁波解放后，浙东大地还剩下象山半岛尚未解放。

1949 年 6 月 30 日，第 7 兵团和中共浙江省委向 22 军、浙江第 2 军分区和第 6 军分区下达了宁象战役命令："发动宁象战役，向象山半岛进军，解放浙江最后一块陆地，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在浙境的残敌和解放舟山群岛创造条件。"同日，21 军 61 师

也收到了第7兵团关于该师“归22军指挥，由西向东配合22军对宁象地区发动攻击”的命令。

22军党委接到兵团和省委的命令，立即开会讨论，决定部队7月、8月、9月三个月的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全力歼灭象山半岛之敌，解放浙东全境。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南京、杭州、上海、宁波相继解放，南面的闽粤通道被我军切断。国民党溃退的军政要员纷纷率残部麇集于浙东沿海，使象山半岛的国民党驻军除已有的两浙税警总队1000余人外，又增加了交警第9总队，江浙两省残余的绥靖总队和浙江省19个市县流亡政府的自卫队、警察等，总兵力达2万余人。蒋介石“引退”溪口时，又命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调他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的陆军第87军前来象山半岛。

4月25日下午2时，蒋介石乘“太康”号舰去台湾时，还专门召见军长段云，亲授机宜，要他坚守象山半岛兼管穿山半岛沿海岛屿的防御，确保舟山基地的安全。同时，擢升他为中将。

段云对蒋介石给予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重任，受宠若惊。他到象山后，对象山半岛和穿山半岛沿海诸岛的设防作了全面的部署。

段云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石浦，派军直机关和特务营布防于南田岛，企图阻止三门方向的解放军渡江北进。同时，他召开应急会议，鼓吹一定要按照总统亲谕，死守象山半岛，确保舟山群岛。

为了加强宁海、象山两县的城防，段云集中各地的散兵游勇，扩充87军，组织便衣队，拉夫、抢粮、抓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并在通道口掘壕设防，在各个制高点上和险要隘口，构筑工事暗堡。国民党象山、宁海县党部的人员，则到处实行白色恐怖，每保派一指导员进行监视，实行5户连保连坐法；街道路

口，岗哨林立，宪兵、特务到处横行，搞得人心惶惶。反动派破坏我地下党的联络站，杀害我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还到处派款抢粮，扣船拉夫，敲诈勒索，奸淫抢掠……生活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象山半岛人民，如久旱盼甘霖，日夜期望着解放大军的到来。

为配合部队作战，中共浙江省第2、第6地委及有关县的党政领导做了大量工作。7月1日，第2地委和第2军分区分别在宁波、余姚抽调干部，配备武装骨干，组建宁波军管会象山县工作大队和人民解放军浙江第2军分区象山县大队，随大军行动，替部队筹集粮草，征集船只。中共宁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组织两套工作班子：一套为部队作向导，配合作战；另一套组织200多个民兵，连夜做好50多副担架、80多张扶梯和一批攻坚用的铁钩、绳索，随大军一起行动。

临战前，我军侦察人员深入敌区，侦察敌情。22军65师侦察分队从奉化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宁海大蔡等地，侦察象山港沿线敌人的动向。

7月3日，我22军命令各参战部队由驻地出发，5日夜向象山半岛守敌发起攻击。61师自天台山向宁海县进发。该师181团和183团于7月5日夜21时包围宁海城守敌661团，经短时间战斗，俘敌200余人。由于包围不够严密，加上我初来乍到，在夜间战斗中难辨地形，守敌大部乘隙由稻田向东北逃窜。

65师从奉化下陈村一带进入宁海县境。195团翻山越岭强行军35公里，插至桥头胡守敌660团背后，截断其退路，俘敌500余人。193团由崔家村一带出发，进至凫溪街时，得知敌交警一个中队和第2大队逃向长盼岭，似欲经恭岙从海上逃窜。该团1营和3营立刻分头追击。1营到达长盼岭下时与敌遭遇，各连马上以小群动作，多路迂回，迅猛追击，共歼敌240余人。接着，193团和195团联合发起对桥头胡守敌的攻击，全歼敌700余人。

宁海城、桥头胡等地被我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全线溃乱，向东撤退。

6日，从东面追入象山县的22军指战员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顾劳累，以顽强的毅力，牵着马，推着炮，继续前进。

193团的前锋部队翻过石门岭时，发现大溪坑边有一股敌军正在休息。他们马上跑步紧追，在拂晓前将敌全歼，俘敌300余人。

当天，我侦察连得知象山县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已向仓岙方向逃跑，县城空虚，马上向县城进发。8日早晨，大军未发一弹就进入县城。象山解放了！

8日，县城东面的我64师191团从金岙等渡口下海，强渡高泥湾，在龙岭、岬屿等地登陆，沿黄皮岙、西泽、歼溪追击残敌，扫荡了盘踞在象山萧家一带的江浙绥靖总队和警察等杂牌部队。

担任右翼攻击任务的21军61师，在解放宁海县城后，以182团为先锋，沿白峤岭、胡陈港一线追击敌军。至8日8时，前锋追到泗洲头至蟹钳渡一线，敌人在这里利用复杂地形和防御工事，负隅顽抗。

突破象山半岛守敌第二道防线的恶战，在这里展开了！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82团3营，指战员如猛虎蛟龙，一路猛打猛冲，向文山、白岸下攻击前进，欲歼李家弄至杨岙山一带的敌军。至花洋时，遭到尖峰山敌炮火的封锁。这时，我机炮部队赶到，配合攻击部队猛轰对方阵地。顿时，硝烟四起，声震原野。

敌人不甘心失败，拼命顽抗。1营3连突击排乘敌炮火被压住的间隙，从桥上猛扑过去，突遭敌桥头堡内重机枪猛烈射击，排长英勇牺牲，突击未能成功。随后，我军又组织第2梯队从桥两边海滩上发动进攻，但适逢涨潮，许多战士陷进海滩，无法前进，进攻又受阻。

正在这时，师部和181团、183团先后赶到。师首长重新研

27日，建立战勤指挥部，全面展开各项战备工作。参战部队相继进抵镇海至穿山半岛沿海地区。

22军发展壮大于鲁南山区，绝大多数指战员没有见过大海，没有在海上生活、作战的经验，面对海岛上筑有坚固复杂防御工事和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急需学习新的杀敌本领，进行渡海作战训练。为此，部队请来了大批富有海上经验的渔民作老师，练摇橹，学掌舵，识风向，习水性，明朝汐，手上磨起了血泡，没关系，继续练；海蛎子划破了脚，没关系，继续练；被风浪掀下了海，没关系，继续练！

白天有敌机轰炸扫射，战士们就在隐蔽的地方摆沙盘研究战术，或开展思想互助活动。夜晚，一队队战船排着各种战斗队形，闪烁着暗红色的灯火，穿插行进在广阔的海面上。

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刻苦练习，大批指战员终于成为合格的水手和船老大。随着战前准备的不断深入，指战员们的求战情绪越来越高，以争上第一船、打响第一炮为内容的挑应战、擂台赛遍及全军，伤病员也纷纷要求回到连队参战。

大榭岛位于穿山半岛北侧，南距大陆不到半海里，北与金塘、定海相望，是穿山港的天然屏障。夺取该岛，对于控制穿山港东西出入口，支持金塘、定海诸岛屿作战具有重要作用。第7兵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攻占大榭岛作为舟山战役的第一仗。

军首长周密地研究了敌我情况，并向兵团领导请求之后，决定由第64师、第66师196团、军直属山炮团攻占大榭岛及穿鼻山、外神马山等岛屿。其中，64师190团与66师196团2营共四个营为第一梯队，196团两个营为第二梯队，山炮团担负支援任务；191团以一部监视梅山敌军，大部攻打外神马山和穿鼻山。

这样，就对敌形成了绝对优势。牛刀杀鸡，焉能不胜！

军部命令各参战部队在8月18日傍晚发起攻击，达成偷渡突击登陆的目的。

18日下午，白鸭洋上的波涛逐渐平缓下来。18时30分，指挥所发出进攻命令，攻占大榭岛的战斗打响了。

刹那间，一串串的炮弹呼啸着向敌阵倾泻而去，敌人的碉堡工事有的被穿心而过，有的被凌空掀起。洋面上平时横行无忌的两艘敌舰，听到炮声一响，掉头就溜。

美丽的夕阳斜照在海面上，碧蓝的海水被染成了耀眼的金黄，好一个迷人的黄昏！

突然，三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我攻击第一梯队分乘130多条船，呈16个突击箭头，在五海里宽的正面上急速横渡，直取大榭。

随着我军炮火的延伸，突击船队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一面划船，一面射击，勇往直前。在这支船队中，有两只小船始终冲在最前面，一只是“郭继胜连”2班所乘的“胜利”第5号，另一只是2营4连4班所乘的“英雄”第3号。这两只船的水手，个个都如出海蛟龙，他们奋勇划船，仅用了20分钟时间，就抢渡过1500米宽的海面，并肩抵达了对岸，给全团打开了大榭岛登陆的大门。

部队一登陆，就采用“中心插入、断敌退路，回首歼敌”的战术，向敌纵深猛插。敌仓皇撤至团指挥所七顶山一带。我军随即包围七顶山。七顶山是大榭岛的主峰，海拔1000多米，地势险峻。敌人据险顽抗，等待救援。

为了不待敌援军赶到就攻占七顶山，我190团团长周志诚果断地决定集中全团火力，对山上守敌实施南北夹击。7连率先攀着尖利的山石，迎着敌人的火力，从陡壁爬上山顶。1连2排从正面强攻敌军干训队时，三次突击，均未奏效。

要渡过这2.6海里的海峡，全歼守敌，最关键的是攻击一开始，就应立时抢渡登陆，如果动作稍有迟缓，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了达到多点快速登陆的目的，我军不仅从浙江省，还从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共征集了600多艘船只，但很多船只运抵海岸时已损坏，经过整修、改装，能用的只有300多艘，仅可载下一个加强步兵师。同时，吸取大榭岛作战的经验，强化航海训练，举行步兵抢滩登陆和步炮协同作战等综合演习，基本上达到了船自为战、组自为战、密切协同、主动歼敌的要求。

万事俱备之后，军首长适时下达了作战命令：10月2日至5日攻取金塘。具体部署是：66师及64师190团共4个团为登陆突击梯队，65师194团为预备队。

10月1日，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发布命令，号召全军将士顽强作战，英勇突击，全歼金塘守敌，用新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10月2日，是预定发起战斗之日，按常规，中秋时节浙东沿海西南风最多，对我军正是顺风，又是大潮期，发起战斗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但天公不作美，这天却下起了绵绵秋雨。金塘洋海峡浓雾笼罩，白茫茫一片，看不见对岸目标，且逆风大浪，不得不推迟战斗。

10月3日，天气仍未好转，指战员们焦急万分，如果过了4日前的潮汐高潮期，战斗就要推迟半个月，就要影响整个舟山战役的进行。

下午，风雨仍不停息，大雾依然弥漫，炮兵试射时间已在眼前，各个炮阵地陆续传来告急声：雨太大，海水倒灌，已没有干燥的地方存放炮弹了。工事积水已淹到半个炮轮，时间长了，工事就会塌掉！今天这个仗还能不能打？

或许是老天爷有意帮忙，成全我军消灭敌人，正在这紧急关头，16时10分，奇迹出现了：雨突然停了，雾也慢慢散了，风向也转了，缕缕阳光透出云缝，金塘岛清晰地呈现在指战员眼前。

17时，由副军长张秀龙、政治部主任王六生等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看到雨忽然停了，喜出望外，立即下达战斗命令："打!"

一声令下，大炮怒放，火光闪闪，霎时敌阵地硝烟弥漫，敌炮兵匆忙还击，很快就被我军的猛烈炮火压了下去。敌舰也慑于我军炮火，加上潮水涨得高，明礁变成暗礁，水道奇险，不敢增援。

我军炮击持续了两个小时，射击效果很好。敌人的工事被炸塌了，一个个明碉暗堡飞上了天。

18点30分，天色已黑，潮水也很快涨平了，风向也从东风转为东南风，虽然又下起毛毛细雨，但风浪逐渐平静下来。我军得天时之利，4个团300多条战船同时起渡。

行进途中，一时好转的天气又风雨交加，战船在颠簸中破浪前进，仅用了75分钟就靠近海滩。我军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滩登陆。

上陆后，198团首先突破610高地，190团接着突破大小泥湾，196团连续突破东岙、横岭等阵地。当我军向敌阵地纵深发展时，天空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继而下起瓢泼大雨。

夜黑雨大，给我军的攻击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另一方面，也利于我军充分发扬夜战的优势，扩大战果。

我198团登陆后，迅速夺取了双山一线敌山炮阵地，控制和占领了老契头、大象地，乘胜追歼仓皇后缩的敌304团残部。4日晨占领大浦口，全歼溃退之敌。

在此前后，第三野战军确定23军参战，攻击方向为大榭岛至外洋螺以北一线，21军抽调一个团加强61师。

在我军强大的攻击态势面前，蒋介石不敢再固守舟山，于1950年5月初亲飞定海，秘密布置撤退。

1950年5月15日，22军军长孙继先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舟山守敌有逃窜的可能，须立即摸清虚实，采取行动。

16日清晨，据侦察员报告，舟山本岛之敌，从拂晓开始，陆续向西码头和岑港撤退。

当晚，我军总攻舟山开始。第21军、第23军和第22军分别从东、中、西三路向舟山进军。近千只战船扬帆横渡，东路21军，于16日夜经登步岛，17日进占朱家尖和舟山本岛沈家门；中路23军，于16日晚进占大猫山，17日进占定海城；西路22军，于17日进占册子山，并于岑港登陆舟山本岛，18日进占岱山岛，19日进占长途岛。

至此，舟山岛全部解放，舟山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舟山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妄想将舟山变成第二个台湾的美梦，粉碎了蒋军对我长江口的封锁，打通了南北海上的交通，为浙江沿海其他岛屿的解放和保卫我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宁波人民的安居乐业创造了条件。

7至8月间，宁波至定海、上海至宁波间的商船和客轮恢复了通航，渔民能够出海捕鱼。从此，宁波经济开始进人了一个恢复和发晨的新阶段。

第四章　23 军（4 纵）

打得、饿得、跑得

在三野主力当中，23 军资格最老，所经历的战事也最多。三野打过的著名大仗，23 军几乎都没有拉过。

23 军又是一支孕育名将、名人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著名将领陶勇、卢胜，兵法专家郭化若，外交家姬鹏飞、韩念龙。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全、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都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

军史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　红军闽浙军区挺进师；
红军闽南独立第 3 团；

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 2 支队；
新四军苏皖支队；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 8 纵队；

解放战争时期：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 1 师；
华东野战军第 4 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3 军。

陈毅不愧是“一柱南天百战身”，他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了苏北敌、我、顽的各种矛盾，以其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高超斗争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击敌、反韩、联李”的策略。依据这个正确的策略，苏皖支队不但打击了日军，发展了自己，而且还与二李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但是在韩德勤看来，新四军不断向苏北发展，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他首先挑唆二李与新四军“鹬蚌相争”，妄想坐收渔翁之利。他利用二李一方面对蒋介石心存畏惧，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四军在江北发展势力过大的心理，对二李又打又拉，表示要“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这一招奏效了。1940 年 6 月，二李掉转了枪口，向挺进纵队进攻了。他们调集了 13 个团的兵力和保安第 3 旅，对在郭村休整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搞了个南北合围。

战云突起，剑拔弩张，苏北的气氛突然间紧张起来。陈毅、粟裕一面呼吁团结抗战，要求二李停止进攻，一面命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苏皖支队星夜驰援郭村。

陶勇、卢胜接到电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6 月 24 日，部队全部到达郭村以西的麻村、杨家桥一带集结。

泰州二李中的李明扬老奸巨猾，李长江则是有勇无谋的莽汉。这次进攻挺进纵队，李明扬借口开会，躲到兴化，把李长江推到了前台。

6 月 28 日，李长江向郭村攻击开始。他狂妄地叫嚣：“4 天之内打下郭村”。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不畏强敌，奋起自卫。

6 月 29 日，李长江令其嫡系第 4 纵队陈中柱部当天拿下郭村，并以保安第 3 旅张星炳配合行动。李长江亲自督阵，并大喊大叫：“陈中柱，你今天露两手。告诉兄弟们，拿下郭村，放假 3 天！”

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坚守阵地，寸步不让。

中午，保安第 3 旅利用庄稼作掩护，以密集队形猛烈冲击苏

皖支队阵地。我指战员沉着应战，而且愈战愈勇。从拂晓一直到天黑，尽管顽军一次次地发起猛攻，我郭村阵地始终稳如泰山。

6月30日，战斗进入第三天。顽军继续从南北两面猛攻郭村阵地。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相互鼓励，密切协同，数次击退顽军进攻，牢牢地守住阵地。当晚，根据战斗形势的发展，调整了部署，从防守郭村南面的挺进纵队1团抽出两个营，向扬泰公路顽军后方宜陵出击，苏皖支队以两个营接替其防务，以一个营继续坚守北面阵地。

战斗到第四天，迎来了“七一”党的生日，这一天，激动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

埋伏在李军内部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领一个团起义！这个团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公开用李军第8支队的番号。

共产党员王澄率领一个营起义！这个营原为李军的第2纵队第5支队第4大队，亦由我地下党所控制。

这样，战场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里应外合，反守为攻，对李军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

此时，陈毅从江南赶到郭村指挥作战。他说：“对待二李，我们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教训他一顿，还要争取他抗日。”

7月4日，在陈毅的指挥下，挺纵和苏皖支队勇猛出击，塘头一仗，一举击溃李军主力，俘虏官兵共达2000余人，我军乘胜前进，直逼泰州城下。

这时，躲在兴化的总指挥部里的李明扬再也呆不住了，急忙赶回泰州。

陈毅为争取二李，命令部队停止追击，不准打进泰州城，再次派代表同李明扬、李长江二人谈判。

二李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完全接受了新四军的条件，并一再表示愿同新四军和好，以后一定保持中立。

郭村一役，我军以两个团的兵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李长江部 13 个团的进攻，保卫了郭村，创造了华中地区反磨擦战斗以少胜多的范例。

不久，苏皖支队于江都县塘头镇扩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 3 纵队。

2

1944 年 3 月，新四军第 1 师为贯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彻底粉碎日伪“清乡”计划，进一步巩固扩大苏中解放区，发动了车桥战役。

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 3 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 1 师第 3 旅。

1944 年 3 月 5 日凌晨，往日死气沉沉的车桥突然变得喧嚣起来。无数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冲杀声、枪炮声骤然响起，雷鸣般的爆炸声将这个弹丸小镇震得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轰然倒塌。

我新四军 1 师 3 旅 7 团的指战员们，从南到北组成多路突击队，向车桥发起攻击。

这次战役是粟裕精心策划和安排的。他调集了 5 个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

7 团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就跟随粟裕打游击，两位团领导当然明白老首长的心思。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接受任务后，他们便派出得力的干部，化装到车桥作实地侦察，依据实地

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战前训练。

反攻的序幕终于拉开了！在英雄的7团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天快亮了，战斗更加激烈，靠车桥东北角的一座三层碉堡里窜出的条条火舌，阻住了3连前进的道路。

固守这座碉堡的是伪军的一个特工队，这些家伙枪打得很准，他们躲在碉堡里拼死顽抗。要拿下这个碉堡，可不那么容易。3连发起攻击的地点虽然距敌碉堡只有100多米，但是，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还有一条内壕，敌人用机枪严密地封锁着。难度更大的是，碉堡紧挨着围墙，高出围墙八九尺，从地面到最上层那一排枪眼，足有3丈多高。

3连好不容易冲到了内墙边，已有好几个同志挂了花。如果再硬往前冲，势必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得大家抬不起头来。

5班战士陈福田早就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了。只见他陡地转过头来，坚决地向连长请求："连长，让我上去吧，我有办法制伏它！"

连长点了点头，陈福田夹起一支短梯，冒着烟雾，直向敌碉堡扑去。在离碉堡几步远的地方，他摔倒了。同志们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不一会儿，陈福田又爬了起来，几步跃到碉堡与围墙的结合部。这里是敌人火力的死角。陈福田扶直梯子，"噌噌噌"向上攀去。待他爬到梯子最后一阶，举起手，离碉堡顶还有一丈多高时，大家又紧张起来：那碉堡和围墙都陡立如削，怎么能爬得上去呢？只见陈福田不慌不忙地从身上解下十字镐，先向碉堡猛刨，刨出一个坑，迈上一只脚，然后用镐刨围墙，刨出一个坑，再迈上一只脚，就这样一步步向上攀去。

他成功了！共产党员陈福田终于攀上了敌人陡立的碉堡！

在碉堡顶上，陈福田双手抡起十字镐猛刨，只刨得火花四溅，碎石横飞。不一会儿，刨出一个小洞，陈福田侧身塞进一枚手榴弹，只听轰隆一声，里边的敌人叫成一团。

“伪军弟兄们，别为鬼子卖命了，投降吧，我们新四军宽待俘虏……”陈福田向里边喊话。“砰——”一颗子弹从洞口飞出，从陈福田的耳边飞过，好险哪！敌人顽固抵抗，惹火了陈福田。他把手榴弹一枚接一枚塞进碉堡，浓烟一股一股往外冒。敌人嗷嗷直叫：“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这座碉堡终于被攻了下来。

陈福田站在碉堡门口，憨厚的脸上露出了胜利后喜悦的笑容。

陈福田的事迹受到了战友们的赞扬。有的说：“陈福田，真勇敢，攀上碉堡甩手榴弹，够英雄！”有的说：“敌人只注意地面了，哪知道飞将军从天而降，真神了！”有的说：“陈福田就是飞将军嘛，不是飞将军谁能爬得那么高！”

从此，“飞将军”陈福田的名字便四处传开了，传遍了7团，传遍了3旅，传遍了1师，传遍了苏中的千家万户。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以《车桥战斗的勇士“飞将军”陈福田》为题，刊登了他的事迹。1师授予他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在陈福田杀开的血路上，3连迅速前进。战斗迅猛地向敌纵深发展。外围的伪军大部被解决，我军进入敌核心阵地，向日军守卫的碉堡攻击。到7日，车桥少量残敌见求援无望，支持不住，狼狈逃窜，我军完全占领车桥。

粟裕命令部队扩大战果，向车桥周围敌人据点攻击。战至13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12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获解放。

对于这次战役，新华社作为重要消息，以“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为题，向全国播发，赞扬道：“……我粟师以雄厚兵

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2. 高邮战役，8纵勇克名城，斩获甚丰；出奇兵袭击宣家堡，少将团长钟雄飞折翅；巧思量，粟裕舍近求远；战如南，“铁汉”变成屎蛋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侵华日军中还有一部分拒绝投降。盘踞在高邮、盐城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为了拔掉这些“钉子”，粟裕决心发起高邮战役。这时，新四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已成立，陶勇的部队已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粟裕命8纵在6天之内攻克高邮城。

古城高邮，位于江苏省扬州以北、宝应以南，南、北、东三面都是水网地带，西濒运河、高邮湖，仅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南北贯通，被称为“运河大门的铁锁”。城内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伪军7个团，共5000余人。

陶勇、彭德清、伍洪祥等领导，根据敌情、任务和地形条件，决心向高邮北门实施突击，确定以第64团沿运河大堤攻击高邮北门；第66团及高邮独立团攻击城东北重要据点泰山庙，之后，向城内攻击；第68团攻击高邮南门；第70团攻击高邮东门；第72团主力与兄弟团一起攻城，并以一部兵力向高邮湖方向警戒。

12月19日深夜，战斗打响了!

各团按预定部署很快扫清了五里坝、双庙、泰山庙、关帝庙等外围据点，步步逼近城郊。

接近城内时，我军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请“日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同志给敌喊话，还用风筝、弓箭、迫击炮向城内散发大量传单，以瓦解日伪军的斗志。

“轰隆隆！”“轰隆隆！”惊天动地的炮声猛然响起，一排排炮弹呼啸着砸向高邮城。

12月25日夜，我军发起总攻。第68团第1营用云梯登城从南门突破。从西北角攻上城的第64团3连突击班，在班长袁金生的率领下，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巩固扩大了突破口，保障了主力投入战斗。

我军广大指战员冒着密集的枪弹，前仆后继，奋勇当先。第68团第1营突进城后，遭到敌人子母堡群火力阻拦，1连战士戴文祥匍匐迂回到敌堡侧后，利用死角，接连打下7个地堡，扫清了前进道路。与此同时，第66团和高邮独立团也从东门攻进城里；第70团、第72团一部也相继投入巷战。

26日上午，第64团、第66团攻进日寇旅团司令部，迫使日军高邮城最高司令官岩奇大佐率部投降，高邮城宣告解放！

高邮战役，第8纵队生俘日军独立第90旅岩奇大佐以下891人，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93人。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000余支。战后，8纵获得华中军区首长的嘉奖。第64团3连1班长袁金生被华中军区授予“特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2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8纵在大兵团作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1946年5月，第8纵队在苏中地区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师长兼政委粟裕，副师长陶勇，副政委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下辖第1、第2、第3旅，共1.6万余人。

1946年7至8月，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又称苏中七战七捷，在这次战役中粟裕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6年6月，数十万国民党军大举进犯中原地区我李先念和王震部队，正式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当时，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为此，他作出如下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蚌间；粟裕、谭震林率主力15个团出淮海，与陈、舒配合占领蚌浦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

接到这个命令后，粟裕认真分析研究了淮南和苏中的情况，于1946年6月2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军长，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的意见得到了华中分局各领导的赞同。两天后，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军长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暂留苏中作战。

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同志对粟裕等人的建议非常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中央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人民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中战役在战争初期起到了战略侦察的作用，并对中央军委战略计划的确定和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国民党军队在向中原我军发起进攻后，紧接着，又向苏中解放区发起了进攻。敌人进攻苏中的主将是李默庵。

李默庵，字霜生，190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李默庵这个人颇有才气，当时在黄埔军校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

14 日，陶勇、彭德清等到阵地亲自侦察地形，选择了进攻宣家堡的主攻方向，确定由第 7 团实施主攻。

当日黄昏，第二次攻击开始。7 团第 2 营由宣家堡西北侧迅速接敌，第 4 连突击队接近敌堡时，遭敌火力阻击。战士刘正刚迅速从侧翼迂回接近敌堡，双手抓住敌人正在发射的轻机枪枪管，不顾灼痛，使劲摇晃以破坏其射击效果。接着，另一个战士也冲了上去，用手榴弹消灭了堡内之敌。部队乘机发起冲击，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其他各部此时也相继突破了敌人的前沿。经短时间的组织后，于翌日凌晨 3 时发起总攻。各部相继攻人街内，敌人顿时陷人一片混乱，仓皇向西南突围，被我全歼于运动之中。

至此，宣家堡守敌一个团被我彻底全歼，生俘敌少将团长钟雄飞以下 3200 余人，缴获山炮 7 门、步兵炮 2 门、迫击炮 7 门，打响了第一师参加解放战争的“第一炮”，胜利地揭开了苏中战役的序幕。

钟雄飞被俘以后，开始时，气焰十分嚣张。为了防止意外，战士只好把他的双手反捆。这下子谁也没想到，钟大团长竟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起来。这个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少将从此折断了翅膀，再也飞不起来了。

宣泰之战，是苏中战役的第一仗，也是华中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初战胜利。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斗志。中央军委、毛泽东在战斗结束当天就来电指示：乘胜打下去，准备连续作战。

3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对于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战斗甚为关切。宣泰战役结束后，他召李默庵到南京报告战况。李默庵怎么

敢如实说来，他只是说，共军狂妄蠢动，正好暴露了他们的主力，国军正对宣泰共军全面围攻。

我军虽然冷不防攻击敌军进攻出发阵地得手，歼敌3000多人，使李默庵吃了不大不小的一个亏，但是，对于拥有12万大军的李默庵来说，这点儿损失并未伤到他的筋骨。他自恃兵力雄厚，向我军进攻的势头更加猛烈。

接下来，李默庵连续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急令江南沿岸的整编第65师，迅速渡江北上，会同靖江的第99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把我军主力拖住；第二步是命南通的第49师速进，妄图乘虚夺占如皋。如果这两步棋得手，就形成了第65师从黄桥，第49师从如皋，第83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的态势。

对于李默庵的这两手，粟裕只还了一手，命令部队不洗征尘，飞跑疾进70多公里，奔袭敌整编第49师。

按说，增援泰兴的65师距我军较近，打它便于转用兵力，为什么舍近求远去打49师呢？粟裕的谋略高就高在这儿。粟裕认为，打就近增援的65师和99旅，虽易于调动兵力，但不易得手。因为这部敌人是来增援的，必然有很高的警觉性，很可能一打即退，我军无法合围，会出现僵持局面。如果这一部分敌人解决不了，如皋再被敌攻占，我军势必陷入被动。相反，敌49师距我较远，不会想到我军奔袭它，必然麻痹松懈，我反而易于得手。

人们在说到23军的传统作风的时候，很多老同志会告诉你“打得、饿得、跑得”的“三得”作风。这个“三得”不怎么合乎语法，外人听起来也有点儿不得要领，但在23军里，大家却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概括简明扼要，内涵丰富。意思就是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打；几天不吃饭，怎么饥饿也能打；为了消灭敌人，跑多少路也能打！这“三得作风”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的。

陶勇接到攻打敌49师的命令后，急速转兵，带领部队连夜出发。

拂晓，1师1旅2团插到了通如公路上的三里楼，把敌49师的退路截断了。此时，公路上尘土滚滚，敌人的山炮营正大摇大摆地向北开去。2团迅速将其包围。与此同时，1团也包围了丁堰，解除了敌人的右翼屏障。这时，敌49师师长王铁汉，还在做着“乘虚而入”的美梦，还在命令“多派小部队，尽可能向如皋城挺进而占领之”，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师部、26旅，竟被华中野战军的第1师、第7纵队紧紧地夹住了。

“我们现在到了哪里?”人高马大的王铁汉急令参谋人员看地图。

“到了鬼头街一带。”参谋报告。

“鬼头街，鬼头街！我们可真遇上了鬼！“王铁汉气急败坏地说，“共军主力不是在宣家堡泰兴吗？怎么一下子飞到了鬼头街？活见鬼！活见鬼!”

哪里有什么鬼！我军围住敌人以后，立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陶勇等指挥1旅3团、3旅9团，顺着鬼头街、高家庵，一段一段地消灭敌人。

更使王铁汉感到见鬼的是，共军好像钻进了他的肚子，把他的五脏六腑全看透了。他调东面的部队，我军就打东面，他调西面的部队，我军就打西面。神出鬼没，使他处处被动。原来，一师缴获了一台敌报话机，陶勇派秘书随时收听王铁汉的指挥情况，这样一来，王铁汉的动向就被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战至黄昏，第1师主力7团逼近王铁汉的指挥部，王铁汉还想收缩兵力，作垂死挣扎，呼叫左路的79旅向他靠拢，但并不知道，此时的79旅已被王必成指挥的华中野战军第6师打得所剩无几了。

7月19日，敌整编第49师大部被歼。

如南战斗，华中野战军共歼敌1万多人。7月2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来电祝贺："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4

军功章，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战士杀敌立功的光荣标识。佩戴军功章的功臣们，受到亿万人民的崇敬。立功活动，作为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几十年来，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立功活动是**23**军所首创的。

1946年11月25日，延安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的一篇消息——《海丰大队热烈开展功劳运动》。文章称：

> 海丰大队目前在部队里，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个群众性的"功劳运动"。
>
> 这是一个生动、活泼、有力的政治教育，这是政治教育一个新的尝试和创造。

海丰大队是23军所辖的一个团的代号，对外称海丰大队，实际上是第1旅第2团。

开展立功运动，当时在人民军队中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可以想象这一消息的播出是多么振奋人心！

2团，作为功劳运动的发祥地并非偶然。

1946年8月初，在李堡战斗之前，2团的一些连队，就自发地订了个小本子，叫"功劳簿"。战前动员时，连队干部提出，希望大家作战时英勇顽强、多杀伤敌人，多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战后一定把同志们的功劳记在连队功劳簿上。

2团在李堡战斗中确实打得不错。该团虽为预备队，但在敌人溃逃时，他们英勇出击，俘虏1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这下子，各连队就热闹开了。连长、指导员、文书，翻动着功劳簿，一笔一笔为大家记功。

一个战士抱着4支枪，来到指导员面前："指导员，我缴了4支枪！"

指导员说："好，好，兑现，记下来！"拿出功劳簿，工工整整记上去。

一个战士来到连长跟前："连长，我抓了3个俘虏，有班长作证！"

连长："勇敢可嘉，要登记入册！"说着取出功劳簿，把战士姓名和捉到的俘虏数记上去。

一个战士拉住排长的衣服："排长，我打死了两个敌人，你是亲眼看到的，该有个功吧！"

排长："走，我领你上连部，这个功得记上！"

小小功劳簿，在战士们心目中成了沉甸甸的东西。

老战士说："我们入伍时间长，受党的培训教育时间长，应该创造更多的成绩，为人民多立功！"

新战士说："参军到了主力部队，得争取早日立功。"

那些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战士说："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当官的升官发财，小兵啥也得不到。还是人民军队好，赏罚分明。"

当时，2团团长是刘春山，政委是赵荣，他们看到部队开展功劳运动以来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专门召集领导班子开会，以团党委的名义，作出了一个《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根据团党委的要求，政治处发出了一个《功劳运动的指示》的文件，向广大指战员清楚地说明了开展功劳运动的目的与要求，功劳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工作的方式方法。

正在这时，2团来了个秀才，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的

部队深入调查研究，写成了一本6万多字的《华东野战军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印制成册，他亲自题写了书名，发到华野所属各部队，高度评价了立功运动这一新生事物。

3. 兵无常势，打费县我军夜里不打白天打，敌人措手不及；10师打掩护，以局部损失换来了全局胜利，尽显我军高风亮节

1

1946年年底，华中野战军奉命北上山东，与山东野战军会合。1947年1月初，陈毅、粟裕指挥部队对集结在枣庄以东，伺机进犯临沂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展开进攻。至当月4日下午，将上述两股敌人全歼。此时，枣庄、峄县之敌呈孤立状态，陈、粟首长决定乘胜攻击，拿下枣庄和峄县。

1月11日早上，第1师进攻枣庄外围的战斗打响。至晚间，外围据点全部被我军肃清，部队直抵城下。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1旅3团，团长康林、政委谭成章。

13日晚9时，攻城的号角吹响了！

英勇的战士们穿过密集的弹雨，飞快地爬上了城墙。但是，敌人倚仗坚固的工事，集中火力压制我冲击部队。战士们虽然冲上了墙头，但大部分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下。第一次攻城受挫。

14日晚，3团对火力部署作了调整，再次发起进攻，战士们几次爬上墙头，仍未能站住脚。第二次攻城又告失利。枣庄这颗大枣硌牙，不好吃。

没有拿下枣庄，上上下下都很着急。

粟裕命令暂停攻城，要3团团长马上到师指挥所。

当康林飞马赶到时，粟裕已等候多时了。

“康林同志，你们3团历来是打硬仗的，可是啃枣庄却啃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粟裕问道。

“我们3团长于打野战，而眼下是攻坚。”康林如实报告，“缺乏攻城的经验，所以受挫。”

“说得对！”粟裕点点头，“原因找到了，但还要想出办法才行。”

康林报告说，已经召开过干部会，大家一致认为要完成攻克枣庄的任务，必须进行火线练兵。办法是挑选出精干的战斗骨干，组成一个五六十人的攻城突击分队，分成火力、爆破、突击3个组，火力组掩护，爆破组炸开城墙，突击组突入城内为大部队作先锋。这样，既能减少伤亡，又能保证成功。

“咱们是不谋而合啊！”粟裕说，“火线练兵需要多长时间？”

康林说：“3天时间。”

粟裕考虑了一下，说道：“敌人的城墙有1丈多宽，可不像炸个小炮楼子，炸药包不能太小。”

康林说：“我准备一包来它三四十斤，连续爆破。”

“还应该再大点，”粟裕站起来，用手比划着，“每包来它五六十斤，让敌人好好坐坐咱们的‘土飞机’，这一次我们不攻则已，攻则必破！”

康林走时，粟裕又叮嘱他：“你回去马上组织进行火线练兵，让广大指战员都懂得爆破技术的重要性，多多培养出一些爆破能手，要学会用爆破来消灭敌人。”

康林回到3团，立即传达了粟裕的指示，广大指战员群情振奋，增强了胜利的信心，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学习爆破，半天的功夫，就组织起70多人的骨干队伍。

在枣庄周围1师各驻地，到处都是火线练兵的热闹场面。

1月19日晚21时，攻取枣庄的战斗又打响了。炮火袭击

后，一个个爆破组迅速冲了上去，七八十斤重的大炸药包，在城墙上一处处爆炸，轰隆隆的巨响声，如同山崩地裂一般。

康林见城墙已被炸开，立即命令突击组发起冲击，占领突破口，掩护主力部队进城。3团的三个营不到20分钟就全部冲进城内。

与此同时，第1纵队的第2、第4团，第8师的第23团，也已突入城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混乱不堪。激战至20日中午，敌整编第51师被我军全部歼灭。

硌牙的大枣，硬是被一口一口地啃碎了！

枣庄之战，第1师共歼敌1.1万余人，生俘敌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77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2

1947年1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2月7日，第1师于山东临沂县大官庄地区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所属第1、第2、第3旅分别编为第10、第11、第12师，共3万余人。

7月，华东野战军开始进行外线作战，4纵作为华野的主力部队，首当其冲，迅速向敌占区插去，为战略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拂晓，费县城国民党整编第59师第38旅指挥部。

少将旅长翟紫封打了个哈欠，看了看表，对参谋人员说："天快亮了，共军今天不会攻城了。告诉兄弟们，开过饭好好睡一觉，到晚上精神头提得足足的。共军一向善于夜战，夜里是关键！"

话音还没落，"轰隆！轰隆！"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声已震天动地地砸了过来。

起。在城墙的豁口上，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喊杀声震天动地。

这时，敌第38旅的指挥所已乱成一团，翟紫封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又是打电话求救，又是让电台呼救。可电话线已被炸断，无线电话员喊哑了嗓子也叫不通。

翟紫封气得踢桌子摔板凳："顶住，传我的命令给各团、营、连、排，要坚决顶住，城墙破了守巷子，巷子丢了守房屋，费县不能丢，不能丢啊！……"

但此时，我军已攻入城内纵深，敌人再也顶不住了。经过激烈的巷战和逐屋争夺，太阳偏西时，国民党军整编第59师第38旅的5200余人，全部被歼，其中俘3100余人，连少将旅长翟紫封也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时，天空"嗡嗡"地响起马达声，国民党空军的10多架飞机在头上盘旋。有的连队举起机枪要射击，有的组织战士隐蔽。不料，飞机上投下来的不是炸弹，却是粮食、弹药、罐头、饼干。原来，因第38旅的电台被我军炸坏，空军不知费县已落入我手，按翟紫封昨天的请求，投下了大批的物资。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当得不坏，我们刚打了胜仗，就给我们送慰劳品了！"华野战士风趣地说，逗得俘虏兵也忍不住笑了。

3

华野分兵向敌后出击的行动，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敌人侦察到华野外线出击的南路叶飞、陶勇所率1纵、4纵势单力薄，便调集了7个整编师，妄图合围1纵、4纵，吃掉华野的这两个主力纵队。

形势非常严峻，叶、陶二人研究决定，把4纵10师（不含30团）和1纵3团留下来，担任掩护，主力转兵向西，突出敌

人合围，进至济宁地区与3纵、8纵、10纵会合。

天幕低垂，乱云飞渡。不远处的山头上，传来双方接火的枪炮声。4纵10师指挥所前，师长卢胜在39团阵地观察战况。

韩念龙："老卢，陶司令再三交待这次任务非常重要，为了大局，10师要准备多流血多牺牲！我在纵队首长那里是表了态的，千难万难也要完成任务！"

"这是我们10师的老作风。"卢胜赞同地说，"上级把千钧重担交给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次我们不但掩护4纵，还有兄弟部队1纵，任务就更加光荣，意义也就更加重大了。"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参谋跑进来："师长、政委，刚才纵队通知，陶司令决定，纵队警卫营也调归10师指挥，随我们一起行动！"

卢胜、韩念龙听了，心中升起一股暖流。纵队警卫营是随纵队首长左右作护卫的，陶勇把警卫营派给10师指挥，可以看出他对10师多么关心！

陶勇深知留下10师意味着什么，在部队出发前，他又把10师几个领导找到纵队队部，弄了几盘菜和一瓶老酒。陶勇端起酒杯，手都有点颤抖了："老卢，老韩，这次留下你们孤军与几十倍的敌人周旋，说实在的，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局，咱们只能这样做。你们可要多保重呀！"

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卢胜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坚定地说："请陶司令放心，10师坚决完成任务！不论牺牲多大，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

当晚，叶、陶主力按预定方案行动，迅速西移，而10师却掉头向东去牵制敌人。

十里长的鼻子山，逶迤着由东北伸向西南，山上草木稀少，怪石嶙峋。10师与合围我军的敌人整编第7师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受到华东军区的表彰。

4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进驻河南濮阳地区进行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夏季，与兄弟部队一起逐鹿中原，参加了著名的豫东战役。

根据中原战场的敌我态势，粟裕确定豫东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6月17日，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对古城开封发起攻击。22日，全部占领开封城。

在这个阶段，华野4纵的主要任务是打阻击，奉命进至开封以东的焦兰、三义寨、曲星集、大白邱一带占领阵地，以运动防御阻击国民党第5军西援开封。

4纵12师于孟皎集以南、孙府寨以北构筑第一线防御阵地，23日中午，与敌展开激战。

前不久，12师师长彭德清调出，由贺敏学接任师长。贺敏学果断地把抗日时期曾被新四军军部授予“老虎团”的34团放在前沿的清凉寺、马道符、羊皮寨一线。他对团长陈桂昌、政委匡志明说：“拿出你们老虎团的本事，坚决阻住第5军！”

贺敏学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哥哥，比陶勇年长好几岁，参加革命又早，在陶勇手下当师长，陶勇处处对他特别尊重。贺敏学说：“陶司令你大胆指挥，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革命队伍，这是很正常的事。”

6月24日下午2时，敌人集中3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倾全力向12师34团阵地和10师30团右翼阵地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战斗最紧张时，贺敏学亲自跑到前沿指挥，鼓励战士们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能征惯战的34团，在严峻考验面前，他们没有后退一步。12师像一面铜墙铁壁，牢牢地把援敌挡在了开封城外。

4．4纵郝汉楼逞好汉，一把小刀杀死了一头大牛；陶勇怒轰英舰“伦敦号”；丁字山一战，23军给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头一棒；范佛里特的牛皮吹破了

1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后，蒋介石为保住主力，挽救其全军覆没的命运，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绕道萧县、永城南逃。

4纵奉命追击。全体指战员不顾敌机袭扰，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兼程，对敌人穷追猛打。

12月3日晚，4纵10师30团从俘虏口中得知前面郝汉楼为敌第8军据守，但数量不详。团长刘春山命3营拿下该地，以保障主力继续前进。3营发起进攻后，才弄清郝汉楼有一个师指挥所和两个团建制的三个步兵营，还有一个炮兵营，敌我力量相比，相差太大了！

但3营并没有放弃攻击。他们决定趁敌仓促转入防御，惊魂未定，士气低落，工事不坚，建制混乱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予以痛击。

已突进去的 7 连、8 连受命继续扩大战果，9 连也跑步投入战斗，后来团警卫连也赶来了，四个连队经一夜激战，全歼敌一个师指挥所及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俘敌师长以下 1800 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战士们把这次战斗形象地比喻为“一把小刀杀死了一头大牛”。

12 月 4 日拂晓，4 纵和友邻纵队把杜聿明率领的 3 个兵团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被围之敌主力转入野战防御。从 12 月 6 日起，我军逐渐向里围攻。

当东北野战军进了关，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的道路以后，淮海战场的最后歼灭战就开始了。

1949 年 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包围圈内的敌人猛烈攻击。

第 4 纵队尾追敌人至竹安楼西南的飞机场。10 师 29 团 1 营以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迫敌第 42 师残部 2000 余人投降。10 日，敌第 5 军被歼。国民党军有“五大主力”，也称五个“王牌军”，即新 1 军、新 6 军、第 5 军、第 8 军、整编第 74 师。在 1947 年 5 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 74 师全军覆灭，1948 年 10 月，新 1 军和新 6 军随同廖耀湘兵团魂断辽西。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第 8 军被歼于双堆集。现在，第 5 军的被歼，是国民党最后一个“王牌军”的覆灭。

随着第 5 军被歼，邱清泉的兵团指挥部、杜聿明的前进指挥部，全都土崩瓦解。李弥侥幸逃跑，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则成了 4 纵的俘虏。

杜聿明被带过来了。他低着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往昔那个英武干练的名将，如今成了阶下囚。

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的领导人都在场：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副司令员卢胜，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

杜聿明不知道，在他面前还有一位他的黄埔校友，这就是4纵政治委员郭化若。杜聿明是黄埔一期，郭化若是黄埔四期。

“杜聿明，你谈谈对这次战役和东北战场的看法吧。”郭化若客气地说。

“我们这次数十万人马的覆灭，是因为蒋介石听信了蠢猪刘峙的话，而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们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应归咎于陈诚、卫立煌的无能……”

“这不是蠢不蠢的问题，也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你们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本质决定了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你杜聿明被俘，也决非偶然。”郭化若的驳斥则更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号外！号外！”纵队的《战地》报发出了号外。

“号外！号外！”师团的油印小报发出了号外。活捉杜聿明的捷报，雪片般飞向各个角落。耳闻不如一见，人们纷纷跑来看这个特殊的俘虏。看守所前，人潮涌动，川流不息。但是，能看到杜聿明的人并不多，因为这位俘虏很快就上送野司去了。后来的人，只见到一张收条；上面写道：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是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的简称，当时负责收容国民党重要战俘。

这张纸条轻如柳叶，但在指战员们的手中传递时，却重如千斤！它意味着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拼杀！它凝聚着多少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啊！

2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番号的命令，第4纵队在山东省峄县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7兵团，原第10、第11、第12师分别改称为第67、第68、第69师。全军共3.5万余人。全军统一编制，意味着人民解放军已打破了地域的区分，要承担起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了。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23军奉命在泰兴以南地区展开了紧张的渡江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

23军军指挥所。陶勇正在研究国民党军长江岸防图。

这时，参谋进来报告，江面上又发现两艘溯水而上的军舰。陶勇接过望远镜一看，两座小山一样的怪物，正从下游驶来。他忍不住骂了一句："又是狗日的英国佬在挑衅！"

昨天，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游弋到江都县三江营附近江面挑衅，竟公然向我特种兵纵队炮兵第3团开炮射击，造成我指战员伤亡。我军炮兵予以还击，"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在镇江附近江面，"伴侣"号向下游逃跑。

英国佬不甘心被打，今天，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乘坐"伦敦"号旗舰，会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又来挑衅。

见英舰渐渐驶近，陶勇对参谋说："命令炮兵向英舰予以警告射击！"

"轰！轰！"两发炮弹在英舰前面200米处溅起水花。

但英舰对于我军的警告置若罔闻，继续前行。

"再警告！"陶勇命令。

又是两声炮响。

英舰不但没有掉头，反而公然向我军阵地开起炮来。一发炮弹在我202团阵地炸响，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政委陈坚等40余人受伤。

“狗日的英国佬也太猖狂了！”陶勇气得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还击！还击！所有的炮口对准英舰，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23军阵地上各种口径的火炮一齐怒吼，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敌舰。

一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英国佬不相信，在这片土地上有人敢真打他们。所以昨天“紫石英”号和“伴侣”号被打后，今天梅登再一次来示威。当遭到我万炮齐轰的时候，才慌了手脚。尽管他们拼命用舰炮压制我军火力，但无济于事。我军猛烈的炮火将“伦敦”号的指挥塔击穿，舰长卡勒海军上校受伤，梅登海军中将的军服也被弹片撕破。旗舰上亡15人，伤13人，主桅上的米字旗被击落江中。

“黑天鹅”号也遭到重创！

多少年来，在中国水域横行霸道的的海盗船，此时威风扫地，落荒而逃。

这件事发生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表明了我党我军的立场，严正地驳斥了英国当局的无耻澜言。

英国佬这时才发觉，长江，已非昔日的长江；中国人民，已非昔日他们可以任意欺侮的“东亚病夫”了！

3

渡江战役胜利之后，5月3日，我军解放杭州。23军奉命负责杭州市的警备治安。第3野战军于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

上海打响了，23军还在杭州警备。一向爱打头阵的陶勇这下可急了，他一会儿打听战况，一会儿请求任务，坐不稳，睡不安。

5月20日，粟裕、张震根据战况的发展，确定23军和25军参加上海战役。

接到命令后，陶勇立即率部向上海前进。

5月23日，23军赶到了上海。任务：接替27军虹桥、七宝镇到莘庄一线防务；继而沿沪杭铁路两侧向北攻击前进，扫清沪郊之敌；而后向市区攻击，夺取核心阵地。

部队马不停蹄，当晚便投入战斗。24日晨，第67师、68师先后前进到莘庄镇一线，接着迅猛发起攻击。次日，推进至苏州河边。

只有三四十米宽的苏州河，算不上什么大江大河，只是一条大一点的脏水沟，但堤岸很陡，水深没人。敌人为了阻止我军渡河，在河的北岸进行了严密布防，铁丝网一层连着一层，岸边的沙袋工事密密麻麻，桥头堡的射击孔喷出一条条火舌。

当时，我军没有什么像样的渡河器材。战士们找来几只小船，绑了几个木排，冒着敌人的枪弹，勇猛地向前冲击。

为了解放上海，为了尽快地消灭敌人，指战员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67师终于从曹家渡一举强渡成功。离苏州河不远，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造币厂。67师过河后，两面夹击，不到一个小时便攻占该厂，俘敌交警1000余人。

25岁的沈明章是199团7连指导员。他率1排战斗到东大名路的转弯处。敌一个警戒班被歼后，大部逃进一幢四层楼房。楼房周围筑有3米多高的围墙，铁栅门有火力封锁。原来这里是敌人一个交通仓库，守敌有6个连500多人。里面有一个副团长指挥。

虽然敌人比我多十几倍，沈明章却沉着冷静，决定利用敌人

不了解我内情的有利条件，用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的两手，迫敌投降。

他命令一排用火力封锁大门和窗户，然后向里面高声喊话："国民党军队的弟兄们，现在解放军把上海四面包围了。北平、南京都解放了，上海这座孤城还能挺几天？大家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快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在军事和政治的攻势下，敌人动摇了，要求我军去一名团长进行谈判。沈明章说："我就是团长。"带领文教、卫生员进入大楼，面对敌人枪口，不慌不忙，向敌人讲明形势和前途。敌人动摇了，但并没有马上投降，而是拖延起了时间。

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还没有缴械。这时，我副营长带着几个战士过来了。沈明章随机应变，高声喊道："副师长，副师长，您来了！"

副营长也听出了话音，机警地高声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敌人解决了没有？"

沈明章说："报告副师长，这里的敌人愿意投降，请您通知第199团和200团暂停前进，炮兵暂不要射击。我再进楼与敌人联系。"

"副师长"说："时间不多了，敌人若再拖延时间，说明他们没有诚意。"

这一来，果真把敌人镇住了。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举起双手走出来，乖乖成了我军的俘虏。

这次战斗，我以一个排的兵力俘敌副团长以下500多人，缴获了迫击炮、轻重机枪、长短枪等大批武器弹药。

汤恩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敌人在上海的军事大本营。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外围阵地层层土崩瓦解，他的大本营也岌岌可危。27日拂晓，67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攻进这座最高

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向23军67师201团1连3排阵地发起突然袭击。3排战士沉着应战，连续打垮敌人4次冲锋，毙伤美军50多人。

美军试探性进攻受挫，但并不甘心。从1月20日起，连续4天，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发射大量炮弹，对205高地进行狂轰滥炸。

1月25日上午，敌人先后出动了飞机196架次，集中了5个炮兵营100多门火炮，向205高地及我城山、芝山阵地进行疯狂的火力袭击。4小时内，落弹约40多吨。12时许，美7师第32团第2营，在33辆坦克、4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205高地及其两翼阵地，展开最猛烈的进攻。

为了显示力量，扩大影响，侵朝美军总部还邀请了大批西方记者到现场观战采访，范佛里特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高超指挥才能。

对于敌人大规模进攻的阴谋，我军早就有所觉察。负责守卫205高地任务的201团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副团长黄浩亲自到前沿1营掌握情况，指挥部队利用坑道，巧妙地打击敌人。敌人大量使用火力袭击时，我军隐蔽于坑道，在敌火力间歇时，迅速跃出坑道，利用野战工事抗击敌人的冲锋。

激战至下午3时半，敌人进攻的锐气已尽，观战的记者们也没了兴趣，美军只好撤退。

美军在T字山的惨败，使其国会内部争吵不休，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嘲讽。

这是23军给刚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的当头一棒！范佛里特的牛皮也吹破了。他献礼不成，反而召来了麻烦。不久，艾森豪威尔下令由泰勒取代范佛里特的职务，任第8集团军司令。

5

电影《英雄儿女》中有一个战士叫王成，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在23军抗美援朝牺牲的烈士中，也有一位王成式的英雄。他就是73师218团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

1953年6月，板门店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已基本达成，但南朝鲜政府在战俘问题上横出一杠，破坏停战协议。志愿军总部为密切配合停战谈判，争取尔后斗争的有利形势，决定在夏季进攻战役的第三阶段，集中力量痛打伪军。

23军首长确定以67师对石砚洞北山，73师对281.2高地西北及北无名高地，同时开展反击作战。

于树昌所在团是73师218团。反击281.2高地和无名高地时，作为团通信连1班步话机员，于树昌是配属步兵分队到前线增援的。

6月29日，218团对敌发起反击，歼其两个排。30日，又先后打退敌14次反扑，毙伤伪军400余人，俘敌29人。

当于树昌随支援分队进入阵地后，战斗更加激烈了。敌人扑上来，战士们把他们反击下去，再扑上来，再反击下去，如此反复多次，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于树昌一个人。他仍坚持用步话机与指挥所联系，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注意，注意，快打2号、4号目标!”

“注意，右侧洼部也有敌人，请炮火急袭!”

“敌人离我70米，要猛打!”

“快打我地堡周围50米，快！快!”

“敌人在我前面30米，打!”

“敌人20米，狠狠打!”

最后，当成群的敌人拥上阵地时，于树昌对着步话机大声喊："炮兵同志，开炮呀！别顾我，向我开炮！"

从耳机里听出指挥所一片沉默，他知道首长和同志们为他担心，又大声呼喊："向我开炮！首长，炮兵同志，为了胜利，对准我的地堡，开炮！向我开炮！"

然后，他砸碎了步话机和枪支，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

于树昌——这个英雄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朝人民的心中。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劲旅。73 师出了个王成式的英雄，67 师出了一个黄继光式的英雄。

石砚洞，是朝鲜三八线北部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在这个方圆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北山小高地上，敌我双方却展开了反复的争夺。这个小山早已被美军第八集团军第 7 师侵占。为大量消耗敌人，67 师进行了出其不意地反击。

在经过三次反击之后，敌人的警觉性已非常高，又增加了守卫的兵力，设置了大量障碍物。

这时，67 师决定以 13 个连，配以炮兵和坦克，进行大规模反击。任务区分：200 团 6 连担任主攻，其余部队打敌反扑。

7 月 6 日深夜，在滂沱大雨中，我军又一次发起了反击。炮兵以每平方米落弹一发的密度，向敌阵地急袭 3 分钟。紧接着，200 团 6 连分 3 路发起冲击。这场战斗极其残酷，战士们由一个个泥人，变成了血人。

1 排在向主峰冲击中，被敌人火力阻住了。4 班战士许家朋挺身而出，抱起炸药包冲向敌堡。前进途中，他右腿被打断，左腿负伤。他咬紧牙关，忍着巨痛，硬是爬到敌堡跟前。由于炸药受潮，炸药包未能爆炸。此时，敌人机枪疯狂地扫射着，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倒了下去。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许家朋奋不顾身地

扑向敌堡枪眼，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枪口，敌人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战士们沿着许家朋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道路，迅速占领主峰和次峰。虽然敌人拼死多次反扑，都被我军打退。从此以后，我军彻底占领了石砚洞北山，敌人再也无力争夺了。

战后，许家朋被追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第五章　24军（6纵）

能打、敢打、会打

24军以敢打敢拼、善于打硬仗著称。上至纵队司令员和军长、政委，下到普通士兵，打起仗来个个不要命，那股子猛劲儿和冲劲儿正是一支军队所必需的精神气质，这也正是24军百战不殆的法宝。

在历经的无数次恶战、硬战中，24军不但敢打敢拼，而且打得巧妙，打得聪明，打得艺术，这才是这支军队的骄人之处。

军史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2支队；
新四军第6师第16旅；
苏浙军区第1纵队；

解放战争时期：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
华中野战军第6师；
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

1. 我军健儿神出鬼没出没于南京城内外，吓得伪政府官员六神无主；48团勇夺日军92炮，首次有了“重装备”

1

1938年2月，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并决定以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第3、第4团。这支部队在硝烟与战火中不断锻炼壮大，后来成长为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

1938年4至5月间，新四军先遣支队首先进入江南，接着1支队、2支队也先后挺进到江南敌后。其中，2支队活动在高淳、溧水、江宁、当涂地区，以游击战与日伪军周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新四军对日军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威胁着京沪线、京杭线。南京、镇江是敌人在南方的战略据点，京沪线、京杭线又是交通命脉。这样一来，就迫使敌人不得不开始反攻，企图消灭或者驱逐在京沪线、京杭线上的新四军，以保证他们的后方安全。

从1938年8月开始，敌人连续向新四军发起进攻。在敌人疯狂进攻的时候，新四军采取了迅速行动，深入敌后，与敌纠缠，并且不断出击，消灭敌人。

苏南的敌人在卫岗、新丰、句容等地遭到新四军的严重打击后，为了报复，并配合主力大举进攻武汉的行动，制订了一个分

内，紧闭城门，拉响警报，并以城楼及墙垛为依托，到处放枪，向雨花台上盲目射击。

这时，1支队也动员了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对京沪、京杭、句丹、溧武等公路进行大规模破坏，许多涵洞桥梁在一阵一阵的爆炸声中飞上了天。并且还派了一支部队突然袭击了麒麟门，威逼南京东南一角。南京的敌伪胆战心惊，连连告急。

这时，合击小丹阳的敌人耗费了190颗炸弹，300余发炮弹，5万余发枪弹……待石井的八路大军到达小丹阳时，却不见了新四军的踪影，得到的却是后方到处挨打的消息。敌指挥官深感处境险恶，便仓皇逃窜了。

3团指挥所发现敌人慌乱撤退，即乘胜追击，连克小丹阳、薛镇、护驾桥等村镇，毙伤敌50余人，缴烟幕弹60余发，作战命令及地图一份，还有日记本及其他军用品一大批。激战3日夜，新四军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而本身无一伤亡。

2

皖南事变后，我党重建了新四军。1941年3月，第2支队改编组成新四军第16旅，归新四军第6师建制。

1941年11月27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茅山山顶仿佛戴上了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就在这个美丽深秋的早晨，一场壮烈的血战正在临近……

这一天，16旅旅部、政府机关、教导大队和48团的四个连都驻在塘马周围的村庄里。48团的6连和4连正在赵笪里场地上出操，小战士尹保生在庄西头的一个坟包上放哨。突然，他发现正前方不远的小山坡上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向这里移动。他一眼看出这是日本兵，不慌不忙地举起79小马枪，对准他们连打

了3枪，走在前面的一个日本兵应声栽倒了。其他的日本兵慌不迭地滚倒在地，一面乱放枪壮胆，一面向前爬行。

部队听到枪声，迅速地拉了出来，占领了阵地，和鬼子展开了激战。

天色已明，远处的土岗子上扬起了滚滚尘埃，敌人的一路骑兵向西南方向飞也似地奔去。与此同时，南面教导大队防守的方向也响起了枪声。

为了摆脱敌人的合击，旅首长下令转移。罗忠毅旅长亲自站在塘马村口指挥机关、部队后撤。他像往常一样对战士们大声地说："同志们，沉着一点，我指挥警卫连来掩护你们！"话音刚落，一发炮弹落在他身后不远的房子上爆炸，墙角哗啦啦地坍了下来，瓦片乱飞，旅长连头也不回。16旅的同志们都知道，越是在枪林弹雨下，旅长越是稳如泰山，雷打不动。一谈起旅长的战斗作风，同志们都会说："你讲的是一担箩吗？炮弹落在他跟前，他也不会变色呢！"

警卫连顽强地节节抵抗，步步阻击，掩护机关、部队转移。后来，全连只剩下几十人了。好几百敌人又从三面围了上来。战士们的子弹打完了，他们上了刺刀，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场上只听见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枪托的碎裂声和日本兵的惨叫声……

在这一次壮烈的肉搏战中，警卫连的勇士们几乎全部牺牲了，只有负了重伤的指导员雷应清和两个战士后来被群众抢救了出来。

机关部队在警卫连掩护下，迅速向长荡湖边转移。廖海涛政委带了两名警卫员走在48团后面，当他走过一个坟包时，看见两个烈士身边遗留着一挺轻机枪，他立刻取来扛在自己肩上。没走多远，他又拣起了3个烈士的3支步枪。

个大队，正沿广（德）宜（兴）公路前进。48团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各连都奉命在一小时内开饭完毕，整装出发，在丘陵起伏、竹林丛生的杭村一带设下了伏击圈。

当敌人全部进入了天罗地网，勇士们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扑向敌人。

敌人的队伍顿时混乱了，步兵像一群受惊的鸭子，拥向西南的一个小山包。大炮被丢在公路上，六七个敌炮手在死命地用鞭子和枪托抽打牲口，想把牲口拢在一起，可是敌炮手愈急，打得愈重，三匹洋马越是昂头长嘶，四蹄乱踢，有的向东、有的向西，不听指挥。敌炮手好不容易把洋马拢在一起，走不多远，炮轮子又陷在水沟里了。一个敌炮手埋头在马屁股后边，用手使劲推着炮轮。

正在这时，3营教导员郑大方挥动着驳壳枪，大声高呼："同志们，要缴大炮的冲啊！"9连2排的战士们一听喊声，飞也似地向大炮冲了过去。

敌炮手一见这阵势，吓得慌忙丢掉鞭子，正想举枪顽抗，被战士们一阵乱枪打得人仰马翻。那门92步兵炮从此落入了新四军的手里，成为江南敌后轰动一时的战利品。

经过激烈的厮杀，南浦旅团的小林中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伪军也大部被歼。

日本军队出发"扫荡"新四军，反而遭到新四军的伏击，落得个全军覆没，并且在江南第一次丢了大炮，顿觉又恼又羞。于是纠集了郎溪、广德、周城、天王寺等据点的4000余名伪军，对郎广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扬言不找回大炮誓不收兵。

为了找到大炮，鬼子们想尽了办法，但都没有结果。最后，他们像疯狗似地到处咬人，到处吊打威逼群众，到处点火烧房，但是人民决不屈服。群众讽刺得好："谁缴你们的炮，你们有本

事找他们要，打我们老百姓有屁用！”

敌人大动干戈一个多月，丢失的大炮仍如石沉大海，只好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派了特务来探问：“新四军缴到大炮是真的吗？这门炮口径有多大？有多少炮弹？”

群众知道他们不怀好意，回答说：“这门炮可大哩，30匹马拖不动，炮口有水缸粗，好几个晚上才把炮弹运完！”

群众又反问：“新四军缴到了大炮，你们缴到了什么啊？”问得特务们哭笑不得。

2．李默庵12万虎狼之兵恶狠狠地扑向苏中，6师决定先拣“软柿子”捏一捏；6师为民除害，全歼敌“袖珍王牌军”

1

1945年2月5日，第16旅改编为苏浙军区第1纵队。11月，奉命从苏浙皖边北撤至江苏省东台县，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1946年5月，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与苏中军区独立旅合编，组成华中野战军第6师。

1946年7月至8月，第6师参加了苏中战役（又称七战七捷）。

以七战七捷闻名遐迩的苏中战役，是华中野战军及苏中人民，在粟裕、谭震林同志的直接领导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进行的。

这次战役，我军在内线歼敌、慎重初战的思想指导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和集中优势

2

苏中战役的第一仗是宣（家堡）泰（兴）战斗。第6师的任务是攻歼泰兴之敌。

这一战斗的分量很重，我们所打的敌人不是一块豆腐，而是一块较硬的骨头。泰兴守敌是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经出国到缅甸远征作战，战斗力较强。它的武器装备比较好，有美国援助的，也有日军投降时接收的。这个师的兵员资格比较老，新的2年，老的4年以上，而且受过几个月的专门训练，下级军官多为军校生。由于政治上长期受欺骗宣传，认为新四军是游击队搞起来的，是“土共”，兵力弱，装备差，还听信什么“被新四军抓了要剥皮”的反动宣传，受蒙蔽很深，因而骄横不可一世。这次苏中战役，首战就在这样的“太岁”头上“动土”，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他们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的确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英明之举。

战后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真有点喜出望外，他不太相信被歼灭的是83师部队，亲自写电报给粟裕。他读了粟裕的回电，确知被消灭的是整编83师一个整旅时，高兴极了，飞电嘉奖。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第6师是一支久经战斗锻炼的部队，具有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战斗动员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纷纷递交请战书，全师上下提出响亮的口号：“打下泰州城，消灭反动派！”

这是1946年7月13日的下午，谭震林率6师沿泰(兴)黄(桥)路北侧向泰兴开进，黄昏后进抵近郊。当晚21时，进攻泰兴的战斗打响了。谭震林令钟国楚旅长率第16旅打南门，饶守坤旅

长率第18旅打小西门。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十分惊慌。战至14日晨，扫清了外围，逼近城垣。城内的敌人依靠城墙进行顽抗，大炮、机枪从城头上向我军猛烈轰击、扫射。

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各团都进入了攻击出发阵地。6师首长下达了当日18时开始攻城的命令。

傍晚时分，泰兴城显得异常平静。17时30分，我军炮兵突然开火，一排排怒吼着的炮弹倾泄到敌人阵地上。

此时，敌人发现我炮兵向前推进，就用机枪火力疯狂地射击，并连续投掷手榴弹。我有两名炮手中弹牺牲。

同志们高喊着"坚决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复仇"的口号，以更准确更猛烈的炮火打击敌人。首先摧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接着集中更猛烈的火力炮击城墙，打开缺口，扫清了步兵前进的障碍。

18时，第48团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怒火燃烧着战士们的心，勇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过城墙。1连以勇猛迅速的动作强渡护城河，仅20分钟就打开并占领了突破口，荣获"泰兴登城英雄连"称号。1机连班长、战斗英雄胡忠林带病参战，用重机枪掩护步兵冲击，并随突击班登上城垣，击退反击之敌，掩护连营向敌纵深发展进攻。该团3营几乎同时突破城墙，迅速向敌纵深穿插。团二梯队第2营由突破口进城，向东门攻击前进，以打乱敌人的战斗部署。

夜幕降临了，枪炮声震撼着泰兴，硝烟笼罩着全城，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我第16旅第48团进展顺利，但第18旅进攻受挫，被阻于护城河外。王必成立即下达命令：第48团向纵深猛烈发展，策应第18旅攻城；第18旅继续组织攻城。

这时，52团攻小西门不太顺利。到52团代理参谋长的师作战科长于大毛和政委郝光立即召开营连干部会，总结了两次攻城

失利的经验教训，确定了“火力掩护、爆炸城墙、架梯登城”等攻城方案，并组织了突击队。

经过紧张的准备，再次发动攻击。首先用迫击炮将炸药包射向城楼，只见城墙上火光闪闪，碎石飞扬，打得敌人鸣哇乱叫。高大坚固的城墙，被打开五米宽的缺口。于大毛指挥主攻营的突击队开始登城。突击队在“豹子头”徐长元队长带领下，个个临危不惧，人人顽强奋战，争先恐后奋力攀登。

忽然，城垛子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只见“豹子头”徐长元端起机枪一阵横扫，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接着，全团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城内。

与此同时，第 53 团也乘机突破北门，并立即向纵深发展。战至午夜，第 18 旅全部占领东西大街及其以北地区。

15 日凌晨 4 时，第 16 旅第 47 团入城参战。

经过激烈战斗，至 15 日下午，泰兴之敌一个团基本上被我歼灭，只剩下团部一二百名残敌退守庆云寺负隅顽抗。此时，敌已判明我主力在泰兴、宣家堡一带，即令其主力向泰兴、如皋进攻。

华中野战军首长在获悉这一情况后，鉴于泰兴守敌基本被歼，宣家堡敌 56 团及一个山炮营已被我第 1 师全歼，果断地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残敌，以造成敌人错觉，使其误认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外，第 6 师主力则立即挥师东进，另选歼敌战机。宣泰战斗遂告结束。

第 18 旅在泰兴战斗中，歼敌两个营，除打死打伤的外，俘敌 650 余人，缴获山炮两门，步枪和轻重机枪 450 余支，受到师部嘉奖。战斗结束后，粟裕司令员给 18 旅旅长饶守坤打电话说：“祝贺你们泰兴首战获胜。但是，我对泰兴一仗，又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你们终于攻破了泰兴城，消灭了敌人两个营；不满

足的是，庆云寺的200多名敌人漏掉了。”

粟司令员提到的这200多名敌人，以后不久也被我歼灭了。正像战士们说的：“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

泰兴、宣家堡战斗，是我军乘敌处于进攻前夕，疏于戒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打掉了敌人的中路，扩大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转移兵力、连续作战创造了条件。

3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在进攻出发地域遭我意外打击后，急令整编第49师、第65师和第83师从南通、黄桥、泰州同时发起进攻，企图三面夹击我华野主力。

华中野战军首长决心避开正面之敌，迅速转移主力，乘敌不备，从其进攻战斗队形的侧后发起攻击，在运动中歼灭北犯如皋之敌。

第6师受命于15日晚向东转移，主力在杨花桥、宋家桥地区迎击敌整编第49师左路之第79旅，以足够的兵力阻击沿如黄公路东援之敌整编第65师及第99旅。据此，师部决定以第18旅并指挥第16旅第46团沿黄桥、伴令方向前进，由贺家坝向东北方向攻击，分割歼灭敌第79旅；第16旅（欠第46团）沿黄桥及其以东一线阻击敌整编第49师。

时间紧迫，王必成召集各旅、团首长下达了命令后，不待各旅、团传达任务，即整装出发。在行军路上，备旅团边走边布置作战任备，边进行宣传鼓动。经过两夜的急行军，于18日拂晓前抵达预定作战地区。

敌整编第49师沿林梓、丁堰方向进犯如皋。17日，敌师部率第26旅进至鬼头街、田肚里地区；敌第79旅进至宋家桥、杨

花桥地区。敌整编第65师及第99旅分别自泰兴、靖江向黄桥进犯；驻泰州的敌第148旅东犯姜堰。

由于我第6师一部在泰兴伪装主力继续攻击守敌，以及我军主力转移的秘密神速，敌对我军东进的行动毫无察觉。

18日，在友邻第1师将敌整编第49师师部及第26旅包围在鬼头街、田肚里地区的同时，第6师第18旅第54团和第16旅第46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将敌第79旅包围在杨花桥、宋家桥地区。当晚，我第54团攻击杨花桥之敌未成。19日晚，增调第52团、第53团参战，攻击仍未奏效。

此时，我友邻第1师在第7纵队主力的配合下，已全歼鬼头街、田肚里之敌。

20日晚，华中野战军首长令第1师一个团配合第18旅再次强攻杨花桥、宋家桥，给敌以毁灭性打击。这时，东援之敌65师及79旅已逼近作战地区，我第6师乃奉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在我第18旅攻击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的同时，担任阻援的第16旅则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17日下午5时，我第47团在运动防御中，以两个营出击阵桥，全歼敌第99旅一个营，而自己无一伤亡。18日、19日该团顶住了敌两个旅的轮番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进行阵前出击，俘敌十余名。21日在伴今、马家庄、严家巷防御时，又以部分兵力向东西鲍塔寺出击，将敌击退。

如南战斗，是苏中战役的第二仗，全歼了敌整编第49师师部、第26旅全部和第79旅大部，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10天，已相当疲劳，加之敌援兵靠近，为保持主动，华中野战军首长决定此次战斗到此结束。

第6师在对敌进行佯攻后，秘密撤离战场，8月1日到达富安、安丰地区进行休整，准备再战。

4

西场伏击，是李堡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之后，我华野主力乘敌占领海安鼓噪“胜利”，疏于戒备时，奇袭李堡地区之敌的一次战斗。此乃苏中战役的第四仗。

如南战斗结束后，第6师和第1师转移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待机。第7纵队在海安及其以南、以西地区组织运动防御，以消耗敌人，赢得时间，寻求战机，并保证我第6师和第1师休整。从7月30日至8月3日，我第7纵队英勇奋战，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优秀战例，任务完成后，主动撤离海安。

敌整编第65师、第105旅、第7旅先后占领海安，并纷纷报“捷”，吹嘘所谓“胜利”，把我军的主动转移看成是“不堪再战”。于是调整部署，进行“清剿”。8月9日，敌第65师奉命西开泰州、黄桥。10日，新7旅准备东进李堡接替第105旅的防务。

敌人的错误判断和频繁调动，给我军以奇袭歼敌的大好时机。华中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心以第1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第105旅主力；以第6师第16旅攻歼丁家所第105旅一部，第18旅位于西场南北地区，配合在贲家巷东南地区的第7纵队合力歼击海安东进之敌，并阻击如皋可能出援之敌。

第6师受领任务后，迅速向作战地区开进。以第18旅第54团一个营扼守陆家尖，担任正面阻击；以两个营和第52团埋伏在陆家尖以西、公路以北，与公路以南的串场河构成袋形阵地；以第53团为预备队，配置于西场东北、顾家庄以东地区。部队全部隐蔽在民房和青纱帐内，对外封锁消息。至此，一切准备完毕，只等敌人往口袋里钻了。

8月10日20时，友邻第1师趁敌换防混乱之机发起攻击，至11日中午全歼敌新7旅、第105旅两个旅部和各率的一个团。由于我军攻势迅猛，敌顿时乱作一团，通信联系瘫痪，海安的敌人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

11日上午9时，敌新7旅旅长率领第21团按预定计划，大摇大摆地向李堡开进，中午进入我伏击阵地。

我第54团当即迎头痛击，友邻第7纵队第57团抢占发桥断其退路。

敌遭我突然打击，混乱异常。

此时，我第52团和第54团两个营猛烈出击，一举将敌包围并分割成数段，使其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17时，第6师对敌发起最后攻击，仅半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敌第21团。仅旅长黄伯光率残部几百人向南渡过一条小河脱离包围圈。

李堡一战，出乎李默庵意料之外，他感到不好交代，在向国防部汇报战况时，把失败责任全部归在新编第7旅身上。但要想惩办新7旅旅长，牵连的人事关系较大，弄不好会得罪一些大人物，到头来自己下不了台。不处理吧，又不能立威，以后自己再发号施令谁还听？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决定撤办第19团团长介景和。

后来李默庵找新7旅旅长和第19团团长个别谈话。先找到新7旅旅长黄伯光，问了问战斗情况，然后透露口气说：

“介景和不听旅长指示，警戒搜索，也很疏忽，以致部队吃亏，我想把他的团长职务撤掉，送国防部军法处惩办，你看怎么样？”

黄伯光原来深怕惩办他自己，听李口气只想办他的团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满口赞成：

"忠"，又不"义"，更不"救国"抗日，专门对付我解放区人民。日本投降后，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名义上属交通部，负责"维护交通"，实际上归"军统"指挥，专门对公路沿线解放区进行"清剿"。

这支队伍虽然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但它是美国特务梅乐斯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一支特务武装，号称是国民党的"袖珍王牌军"，是国民党专门用来镇压人民的一支特务武装，全部美械装备，轻机枪、卡宾枪、火箭筒等火器较多。

8月16日，王必成和江渭清受领华中野战军首长赋予的战斗任务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了上级意图，研究第6师的作战方案。决心在友邻第1师攻歼丁堰守敌的同时，以第18旅一部攻歼林梓守敌以及附近敌"清剿"机构和地方武装；以第16旅主力进入林梓西场地区，准备阻击南通出援之敌，并相机夺取白蒲；另以一个团配合第1军分区武装围攻黄桥。预定21日晚发起攻击。

21日下午，全师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指战员十分高兴，都希望多缴美国枪，换换自己的装备。战士们互相鼓励："这一次我们的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不能麻痹大意。"17时，部队按计划向林梓开进。

当晚9点半，我第54团由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林梓发起攻击。

当我攻击部队接近敌约40米时，突遭敌短兵器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54团于22日1时和3时又连续组织两次攻击，仅夺占镇北边一个大碉堡。东、南面仍无进展，与敌形成对峙状态。拂晓，经审问俘虏和询问从林梓逃出来的群众，查明：守敌原来是两个交警大队。21日下午，交警第7总队第3大队由如皋到达林梓，准备与第11总队第1大队换防，因而增加了一个大队

的兵力。同时还了解到，敌人防御工事是外面强、中间弱，最强点是东南三个大碉堡群；保安团与交警矛盾多，指挥不统一。

我第18旅根据新的情况，当即停止进攻，决定增加兵力，调整部署，集中全旅的兵力兵器，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的战术，攻取林梓。

为达到速决全歼的目的，王必成又调第16旅第47团和两个炮兵连加强第18旅，并和该旅及主攻部队的指挥员到现场进行勘察，改变了原来的主攻点，集中兵力在粮行和东南方向上实施突破。攻击前，在通扬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并准备了各种攻击器材。

22日14时再次发起攻击。

首先集中炮兵实施火力急袭，并用抵近平射的方法，摧毁了敌人依托的几个大碉堡和对我威胁最大的土木质发射点。接着，各突破地段上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直接掩护第一梯队向敌人发起进攻。

我第53团、第54团、第52团、第47团先后突破了敌人防御，攻歼了粮行、沈景芝大院、沈树勋大院和观音堂等处之敌。最后，集中兵力围攻三元宫和石板桥之敌。

这时，敌人已经是防守不成，逃跑无路，求救无门，成了瓮中之鳖。我攻击部队立即展开战场喊话，进行政治攻势，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少数残敌跳河逃跑，均被我军击毙在河里。

战至16时，敌交警两个大队和一个保安团共2200余人，被六师全歼。与此同时，丁堰之敌被我友邻第1师歼灭，战斗胜利结束。

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五仗。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华中野战军不仅缴获了大批美式自动火器武装了自己，而且打开了西进的大门，为下一步插入敌人心脏作战创造了条件。

6

丁堰、林梓战斗即将结束时，宿县东进之敌已占领睢宁，正准备向淮阴进攻。8月25日，扬州之敌整编第25师进攻邵伯，以配合进攻淮阴之敌的行动。

华中野战军为保障邵伯、高邮和淮阴的安全，决定采用"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为实现这一决定，即令第1师、第5旅、特务团和第6师迅速西进。

敌见我西进，判断我军要乘势夺取如皋，为了加强如皋城的防务，急令第99旅从黄桥东进增防该城，并出动飞机助战。

华中野战军首长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决心在如黄路与敌第99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歼敌于运动之中，而后西进。

第6师在行军途中受领了与敌打遭遇战的任务后，迅即定下决心。部署：第16旅在左，第18旅在右，沿如黄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秘密迅速地向黄桥开进；第16旅以第46团为前卫团，一旦与敌遭遇，即拖住敌人，掩护全师展开；第47团、第48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并由侧后攻击敌人；第18旅则将敌人迎头截住，主力迅速向敌两翼展开，拦腰攻击，边割边歼。

第6师根据遭遇战斗情况变化快，不易掌握的特点，为了争取主动，先机制敌，在战前采取了边行军、边动员、边布置的方法，完成了战斗准备。要求部队战前要隐蔽我军企图，战斗触发后要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先敌冲击，以"堵头"、"断腰"和"击尾阻援"的战法，全歼敌人。

由于解放区人民封锁消息，汤恩伯根本不知道粟裕主力此时已经西移，以为粟裕会就近北攻如皋，便令守黄桥的99旅东援如皋。但苏中解放军的神勇威名，吓得敌人一个旅不敢单独行

于卢家庄以北地区。至此，敌第99旅和一个炮兵营被我全歼，战斗胜利结束。

分界战斗，第6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发起总攻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敌第99旅的两个团，活捉敌旅长朱志席、副旅长刘光国以下3000人。

分界战斗刚结束，饿了一天的指战员们正在吃饭，王必成副师长又打电话给19旅旅长饶守坤，命该旅立即投入围歼加力守敌的战斗。

接到命令，他们扔下饭碗，紧急集合部队，星夜开拔。指战员们又饿、又累、又困，许多战士行军时边走边打瞌睡。一路上，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经过一夜急行军，于8月27日晨到达何家岱、谢家甸以东地区。此时，正遇被围于加力之敌一个旅向如皋方向突围，如皋守敌一个团出动接应。

18旅54团配合兄弟部队打退了如皋出援之敌。旅部率第53团阻击加力突围之敌，第54团在打退如皋之敌后，也回兵与第53团夹击这股敌人。在加力突围之敌走投无路、如皋出援之敌被我击退的情况下，敌人出动了“野马式”战斗机，妄图以“空中优势”挽救它地面部队失败的命运。

这种“野马式”飞机，红头绿身子，战士们把它叫做“红头苍蝇”，它欺负我军没有对空武器，疯狂地向我俯冲、扫射和投弹，有时低得几乎是擦着树梢飞。这时，一批批敌机又带着刺耳的尖叫声轮番向我俯冲扫射，给我部队带来很大威胁。

为了打击敌机的嚣张气焰，掩护我部队的作战行动，我军组织部队用轻重武器对空射击，在敌机低空飞行扫射时，一齐开火。就在这次对空射击中，第54团第3连第1排副排长徐文秀，用轻机枪击落敌机一架，立了奇功，战后被评为战斗英雄。从

此，敌机再也不敢那样猖獗了，战士们也不再那么怕它了。

战至8月27日17时，18旅配合第1师和第5旅在如皋和谢家甸之间又歼敌一个半旅。其中，第18旅歼敌1300余人。这是苏中战役中的第七仗。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取得了第六仗——邵伯防御作战的胜利。

苏中战役一仗接一仗，战斗很紧张，指战员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个个英勇顽强，杀敌情绪很高。

第6师有许多战士是苏中人，当时部队有“烟筒兵”的说法，即当地战士看到家乡的烟筒冒烟了就放心了，如果烟筒不冒烟就着急了，担心是不是敌人进村了。所以战士们对敌人特别仇恨，都有杀敌立功的决心，都想打胜仗、保家乡。

部队昼夜行军打仗，每人身上负荷四五十斤，天气闷热，汗流浃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家非常疲劳。但是，为了尽快消灭敌人，指战员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丁林、分界、加力战斗，部队在6天时间内，行军150公里，连打三仗，每战皆胜。当时第18旅有个计算，在那6天当中，除去行军、作战、吃饭外，部队只休息了24个小时。我们的军队就是靠这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打败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苏中战役后，第6师与兄弟部队一起，转战苏、鲁、豫、皖，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3. 蔡仁杰问张灵甫：“当今军界中，谁人可与师座相比?”张灵甫脱口而出：“粟裕。”在孟良崮战役的最后关头，王必成使出了他的“撒手锏”

1

1947年1月下旬，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原华中野战军第6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所属部队改称为第16师、17师、18师，共3.5万余人。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东我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华东野战军利用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忽分忽聚，有进有退，用“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寻求和创造战机，逗引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公里以上，歼敌3万余人。

5月8日，野战军前委命令6纵，隐伏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

这时，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孟良崮战役，求歼国民党整编第74师。

国民党整编第74师有“御林军”之称，这一个师的装备与美国“王牌军”第7骑兵师的装备是一样的，两军搞了两次对抗演习，74师均获胜。

作为这样一个师的师长，张灵甫极为张狂。他曾对美军师长说：“你是一名出色的美国将军，和我相比，是将与帅之比。”

美将不服，两军又搞了一次对抗演习。这次74师则以更明显的优势取胜。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竖起大拇指说：“very good!”

蒋介石指着张灵甫得意地说：“这是我的王牌。”

张灵甫曾傲慢地说：“74师在，国民党在。”故74师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师。

但骄狂归骄狂，张灵甫却绝不是一个庸才。而且，他对新四

军的战法也有相当的研究。一次席中闲谈，蔡仁杰问他："师座，当今军界中，谁人可与师座相比?"

也许是酒后吐真言吧，张灵甫脱口而出："粟裕。"

2

5月13日晚，我军在夜幕掩护下，向74师发起攻击。我军进展顺利，战至14日晚，按预定计划，大体形成了对74师的包围态势。

大战一开，有一个小村庄吸引了敌我双方将领的注意，这就是垛庄。它是沂蒙公路上敌人赖以进退的惟一通路，也是影响到全局的关节点。

5月14日上午，张灵甫在了解了我军以五个纵队包围他的动向后，才如梦方醒，意识到我军有围歼他74师的企图，于是，马上下令放弃北进，立即向垛庄方向撤退。显然，这时候，我军能不能在敌赶到之前断敌退路，封闭合围口，关键在于能不能迅速占领垛庄。

粟裕真不愧是料事如神，他早在12日就已给隐伏在鲁南平邑东南山区的6纵下达了命令：在14日早晨以前赶到垛庄，并会同1纵，拿下垛庄后，坚决堵住74师的退路。而且要求保密，只许夜间行军，两个晚上要走117公里山路。

粟裕最后还特地对王必成使用了一下"激将法"，他说："你不是要打74师吗？现在机会来了，人们说你王必成是江南老虎，到底是虎是虫，到时候就明白了。"

在此之前，6纵远离垛庄100余公里，而给6纵的时间是两昼夜，急行军抢占垛庄。时间紧，任务重。但一听说是打敌74师，部队上下精神一振，这下报仇的时机来了，全部队都有一个

决心：一定要让74师消灭在我们手里！

王必成是华野有名的虎将，以敢打硬仗著称，是粟裕当年麾下著名三战将——叶（飞）王（必成）陶（勇）之一。王必成身材瘦小，皮肤白净，沉默寡言，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但一打起仗来，他就像换了一个人，马上变得勇猛异常，威风凛凛，他常常身先士卒，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冲了上去，势同猛虎下山，锐不可当，故得了一个"江南王老虎"的绰号，曾受到刘少奇的高度赞誉。

1938年王必成成为粟裕的部下后，粟裕曾亲自找他谈话，谈了指挥员位置与胜负的关系，谈了指挥员发生意外的话，对部队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谈了党培养一个高级指挥员如何不易。王必成静静地听着，待粟裕讲完后，他却冒出一句："据我所知，你的指挥位置也是相当靠前的。"

"果真如此，那也是错误的。"粟裕认真地说。

从此，王必成十分注意粟裕的指挥艺术和指挥位置。打了几仗之后，他对粟裕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黄桥决战之后，王必成对粟裕的任何命令，都只说一个字："是！"然后千方百计地把任务完成好。

1943年，粟裕调江渭清到王必成部任政委。上任不久，顾祝同见王必成部驻地与其他主力部队有一定距离，想乘其势单力孤，一举全歼，立即调集12个团，数万之众，包围了王必成部，口号是："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妄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

战斗打响后，情况万分紧急。面对四倍于我的敌情，江渭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当参谋长陈铁军刚汇报完敌情，王必成就说："眼下情况紧急，没时间讨论了，就请江政委下决心，我们坚决执行就是了。"

在这刻不容缓之时，江渭清根据粟裕的指示精神，对四个团下达了作战命令，最后说："完不成任务，将执行军纪。"

据江后来回忆，他一生中很少讲"执行军纪"之类的话。谁知当时他的话音刚落，王必成就站起来，十分严肃地说："江政委是粟司令亲自派来的，他的话代表了粟司令的指示，不管是谁，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果然，他们一举突出重围，还顺手牵羊，歼敌1200余人。

宿北战役时，王必成的6纵奉命坚守涟水，进犯涟水的正是敌74师和整编28师，总兵力达6万人，由74师担任主攻。而王必成的6纵不过2万人，兵力处于劣势，更何况敌74师是全副美式甲级装备，火力极为强烈。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6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打了12天，十分艰苦。但守住了城池，争取了时间，不仅掩护了华东领导机关北撤山东，还重创了进攻之敌，歼敌8000余众。

接着就是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当时，别的兄弟部队于涟水城西部狙击牵制敌人，打得极英勇，直到十分危急时，上级才用电话急调6纵从涟水南面的防线赴援。王必成、江渭清率部疾行35公里，离城西尚有2公里半路时，张灵甫已占领了西城区。6纵立即反击，杀得昏天黑地，数次夺城，均被打了回来，损失5000余人，后来不得不撤出战斗。牺牲了这么多人，而涟水城又没有夺回来，6纵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当时有位高级领导十分不冷静地骂了王必成，并说要将其"撤职查办"。

粟裕对此表示自己的意见："此战涟水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个人。当然，作为打了败仗的主要指挥员，无疑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应该好好检查。因此，我的意见：留职检查。"

随后，粟裕又专门找到了江渭清，要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动，长途奔袭成功，当纵队前卫团走出不远，王必成亲自向带队的团参谋长袁捷交待："整个纵队就这么一条行军路线，途中不管遇到什么敌机扫射，土顽骚扰，要不顾一切地快速行进。"自鲁南向鲁中飞兵疾进的6纵队，14日午后抵达孟良崮南、青驼寺以西的观上、白埠地区。

这时，向敌74师实行两翼穿插、截头堵尾、四面包围的各兄弟部队，已经激战两天了，一阵阵排炮的巨响，一颗颗照明弹的飞腾，催发了刚刚临近火线的6纵健儿们的战斗激情。

王必成立即召集各师师长进行战斗部署：18师居中抢占垛庄；16师在左堵击敌人25师；17师在右堵击敌人25师。

王必成用洪亮有力的声音下达命令：

"饶师长，18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把垛庄夺过来，卡住敌人的脖子。"

"张师长，16师迅速先敌抢占黄崖山，控制沂蒙公路!"

"梁师长，17师边走边打，猛打下去，在牛头山、大朝山一线展开。敌25师来，就用火力把它压下去!"

当晚，向敌攻击的三个拳头同时展开。

这种部署的考虑是，从侧面迅速关闭敌74师向南退路，形成合围。6纵就可以协同正面两翼楔人部队向敌74师占据的孟良崮主峰攻击，从鲁南飞兵刺人敌人腹背的6纵队，就可以从敌人屁股打到敌人的脑袋上!

攻击垛庄的任务，下达到18师53团。垛庄能否得手，是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而后将其彻底消灭的关键一着棋，而53团正具有攻坚战斗经验。

4连作为先锋连，12日下午1点到14日凌晨即走完了120公里，比预定时间提前8个小时赶到目的地，迎头正遭遇敌25师一个连，随即展开战斗，激战10分钟，将敌打垮。随即又占

领垛庄西南、岱山东西侧无名高地，为53团进攻垛庄抢占了有利地形。

14日下午5点，18师主力全部到达垛庄以南和长命一线集结。在查明了垛庄及其附近敌情后，连续两昼夜奔走120公里的战士，只作了短暂休息，即开始了夺取垛庄的战斗。

深夜，天空布满乌云，漆黑一团，53团以两个营的兵力，54团以一个营的兵力，会同刚刚迂回到此的1纵，对垛庄守敌发起突然袭击，全歼守敌，提前拿下了垛庄。接着，部队立即构筑工事，直到工事修毕，才开饭、休息片刻。

守敌原以为垛庄是他们的可靠后方，全没料到从他们背后杀出一支奇兵。

汤恩伯发现我围攻74师的企图后，也看出了垛庄这个“点”的重要。他亲令张灵甫以重兵死守垛庄。当敌运输团1000人赶到垛庄加强防务时，我军已在一个小时前拿下了垛庄，运输团长也成了送上门的俘虏。

至此，6纵已胜利完成陈、粟首长下达的合围任务。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必成自打涟水战役之后，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决心日后再和张灵甫斗一斗。这次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身上的那股“虎劲儿”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

他和政委江渭清亲自到前线指挥，打得74师晕头转向。王必成最后果然不负众望，敌后出奇兵，截断了张灵甫的后路。张灵甫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部队一与6纵接触，便知对手是训练有素的共军主力，自己的74师是被包围了。使他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共军是从哪里来的天兵天将，昨夜他还与李旅长通过电话，说垛庄安然无恙，仅仅半天时间，垛庄竟落敌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5日晨，从另一侧迂回包抄的8纵先头部队，也已赶到垛

庄，于是1纵、6纵、8纵会合，标志着对74师的包围已经完成，敌74师完全被围困在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成了“瓮中之鳖”。

毛泽东得知已经完成了对74师的包围，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陈毅同志说这是百万军中取首级，粟裕同志说猛虎掏心，谭震林同志说是虎口拔牙，我看这个粟裕还真有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粟裕带了少量参谋人员，组成前线总指挥部，直接到山沟前线，指挥围歼敌74师的战斗。

陈毅在野战指挥部，拿起电话向各纵队下达了“歼灭74师，活捉张灵甫”的命令。

4

5月16日，我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

一声令下，我军阵地无数门山炮、野炮、迫击炮，铺天盖地向敌人泼去。无数炮弹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孟良崮飞去，在敌阵地上爆出一片黄褐色的弹花。敌人死伤枕藉，到处是绝望的呼号和恐惧的哀鸣。

我军由东坡向上冲击，敌人由西坡向上攀登，双方的较量完全集中在抢时间、争速度上。

16师48团3营在副团长徐超的率领下，又一次发挥“老虎团”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9连连长瞿祖生率领先头部队，不顾连续急行军的劳累，攀陡崖、跨沟坎、越绝壁，冲破一切障碍，终于先敌一步抢占制高点。

这时，一股敌人离山顶只有60米，在督战队“只许进不准退”的逼迫下，正拼命往上爬。9连一看，迅速利用有利地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战斗。60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汤姆枪，所有步兵火器一起朝敌群猛烈开火，敌遇阻击，仓皇退下山去。接着我后续部队赶到，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

在敌74师被我军围困时，蒋介石飞临徐州，他一面令74师严守阵地三天，以吸引我军主力，一面督促十个整编师积极增援，企图给我军来个“内外夹击，中间开花”。

战至中午，敌增援部队第25、第83师已逼近我军包围圈，并与74师相距仅5公里。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这种情况，使我军面临十分严峻的局势：如果不迅速消灭敌74师，就有可能被敌人反包围，那时，我军就会被逼进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粟裕给各纵队指挥员打电话：“……聚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望各纵同心协力，浴血参战，拿下孟良崮。”

华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在我军强大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敌军死伤惨重，陷入一片混乱。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战况紧张的时候，越能显示一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尽管6纵担任着阻击任务，特别是阻击距孟良崮最近、攻势又最猛烈的敌25师的任务，但王必成、江渭清仍然认为，赶紧消灭74师已是保证孟良崮战役的关键。所以，当即决定，拿出攻击垛庄的保持完整战斗力的18师三个团，抽出阻击敌25师的我17师中的两个团，再加上直属纵队的特务团，共六个团的兵力，从西北、正西和西南加入对敌74师的攻击。

“打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6纵担任主攻的部队于15日8时迅速向敌74师展开了猛烈攻势。17师的49团、50团配合友邻8纵队向孟良崮的侧翼发起攻击，18师的53团、54团向敌人的外围阵地横山、官山、大山场一线猛打猛攻。

横山、官山一线，两军在山坡上短兵相接，敌依赖飞机掩护顽强抵抗，但两军已扭成了一团，敌机投弹常落在他们自己的阵地或两军阵地之间，误伤了他们自己的队伍，帮了倒忙。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我53团终于夺下横山、官山高地。随后，54团经激战，也占领了业家沟、杨家庄、大山场。至此，敌核心孟良崮侧背，完全暴露在6纵面前。

而6纵打阻击的部队，与敌白刃战多次，终于挡住了敌25师的数次反复冲击，使敌始终未越雷池一步。

16日拂晓，6纵参加主攻的六个团和预备队，全部进入预定位置，6纵距孟良崮主峰仅4公里。

这时，敌74师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困境。它已被迫全部猬集在很窄的地方，人马拥挤，指挥失灵。

16日凌晨4时，浓雾弥漫，6纵发现芦山、540高地敌人向东移动，有突围的企图，王必成当即下令部队提前实施全线出击。

敌对我各路攻击部队虽然进行了连续反冲击，但均被一一击退。

敌74师也的确是一个劲敌。在我五个纵队全线进入攻击时，仍与我军反复争夺、厮杀，敌我双方都显得十分疲劳。在这战役的最后关头，王必成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动用养精蓄锐、待命已久的纵队预备队——特务团，迅速出击，协同53团和54团拿下540高地，冲上孟良崮，直捣敌巢。

他直接要通了粟裕的电话：请求把他的特务团拉上去，参加最后的总攻。

粟裕说：“对！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正是时候！”

王必成大吼一声：“特务团，给我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

特务团作为预备队，光看着别人打仗，自己没捞到打冲锋，早就憋足了一股子劲儿。特务团战斗力较强，个个是身强体壮的棒小伙子，作战经验丰富。

一接到命令，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像一条条出海的蛟龙，向敌阵猛扑而去。不到两小时，就拿下了540高地两侧的285高地，又与52团、53团密切配合，相继拿下540高地。

这时，完全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国民党“王牌军”，再也承受不住我军沉重的打击。我军每发炮弹，都能炸死许多挤成一团的敌军。孟良崮周围的主要制高点，全在华野各部队的大军占领之下。

王必成，这位平时话不多，表情严肃的战将，看着“冤家”这个必定灭亡的结局，不禁喜上心头。他把望远镜递给身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的纵队宣传部副部长乐时鸣，兴奋地说：“近视眼，来看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两点半，敌74师占据的最后阵地——孟良崮主峰和600高地，整个山崖和人马全部淹没在我军总攻炮火的硝烟之中。我各路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孟良崮压来，一时间，冲锋号声、枪炮声、呐喊声，响成一片。

在最后关键时刻，6纵特务团这支生力军直冲崮顶，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取敌74师指挥部所盘踞的山洞。

快到山顶时，他们立刻遭到山顶1000多名敌人的拼死反扑。这股敌人由74师参谋长率领，妄图把我军赶下山去。

何凤山指挥部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压制住了敌人的反扑。之后，他身先士卒，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这群敌人很快就被全部消灭。

俘虏群中的魏振钺，向我军战士表白他的身份：“我是74师

少将参谋长！”主动束手就擒。

特务团继续前进，在74师指挥部——大崮顶北侧山洞，遇到了张灵甫的最后拼死挣扎。看到我军逼近山洞，张灵甫逼使所有龟缩到崮顶的残兵败将，还有他的配有崭新快慢机枪的卫队，向我军进行绝望地反扑。

我特务团3连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很快冲杀到洞口。张灵甫的卫队长带着人刚从洞内探出头来，就被我军一阵猛烈的扫射，死伤20多人。在向洞内冲杀的一瞬间，我特务团3连指导员邵志汉英勇牺牲。

指导员邵志汉的牺牲，更加激怒了3连的战士。复仇的机枪子弹、手榴弹立即向洞内倾泄而去。张灵甫被我军战士的汤姆子弹击中后脑壳，肥硕、高大的身躯像一根木桩似地倒在地上。

与张灵甫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敌74师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57旅旅长周安义。

王必成走上山去，看着张灵甫的尸体，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撂下一句话：“你也有今天！”

第六章　25军（7纵）

建军早、建功早、建名早

25军是三野建军最早的主力之一，建军后首任最高首长分别是鼎鼎大名的张云逸和谭震林。25军的另一个特点是成名比较早。

可是在后来的战争中，25军一直是"助攻手"，主要担任打援、阻击等任务，因此，名声不太响亮，"知名度"要小一些。

但不管对手如何强大，情况如何复杂，25军将士总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绳，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各种任务。

军史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 闽北、闽东的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3支队；

新四军新编第3支队；

新四军第7师；

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野战军第7师；

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

1. 血战繁昌，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哀鸣："国民党军队乃手下败将，惟共产党军队乃皇军之大敌……"

1

抗日战争爆发后，活跃于闽北和闽东地区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下辖第5、第6团。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9月底，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令新四军第3支队担负坚守青弋江阵地的任务。10月29日，第3支队侦悉敌在凤凰闸、大洋桥一带增兵800余人，企图向我青弋江阵地进犯，以配合其主力对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区的"扫荡"。

我第3支队首长根据上述敌情，决心坚守青弋江阵地，以掩护南陵，策应友军作战。具体部署是：以第6团第3营在夫子决、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担负正面防御；以第5团第7、第9连于跑马山一带侧击进犯马家园之敌，以第8连于三叉河担任警戒；以第5团和第6团各一个营为预备队集结于蒲桥、弋江镇。30日，日军500余人向我红锡镇阵地发起攻击。6时许，敌一部与我第6团第8、第9连各一部于清水潭展开激战。我军在歼敌百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

敌占清水潭后，于11月3日，又增加400余人兵力，并分四路围攻我马家园军队。我第6团第3营等部在予敌以杀伤后，主动撤离，敌遂占领十甲村、马家园。我第3支队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对敌实施反击，敌退至红花铺等地，我即收复马家园。

当日夜，第3支队另组派精干小分队袭击九里山等地敌军据

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军在各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企图巩固它已占领的地区。在华中地区，长江是日军从上海到武汉的惟一水上通道，必须维护长江航线。而华中的主要威胁是我新四军，所以日军在华中抽调大批兵力，增筑据点，夺取繁昌，作为其前进的基地。

繁昌为我皖南前线，对破坏和威胁敌人的长江交通运输，策应青阳、铜陵、南陵、宣城等地友军作战，保卫皖南，意义重大。我军为了保卫皖南，保卫繁昌，决心以谭震林同志指挥的3支队投入战斗，坚决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日军15师团52联队步骑兵五六百人，附迫击炮四五门、重机枪七挺，于11月7日晚由峨桥、三山镇、横山桥出发。8日拂晓，分三路到达新兴街、松林口、三元口。

我军决心打击进犯之敌，谭震林率支队司令部进至铁门闩一带。8日上午8时半，日军分三路开始进攻：第一路，由峨桥、新兴街而来；第二路，由三山、枫林口而来；第三路，由横山、马家坝而来；均扑向繁昌城。第三路敌人到达马家坝，就先与我5团1营接触，遭我军袭击后，就转向枫林口方向，与第二路会合，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逼近繁昌。一部向峨山头进攻。

激战到上午11时，5团1营到繁昌北，2营到繁昌西，将敌包围在繁昌城内。午后3时，我军进城，进行巷战，5时，日军向北门撤退。

天色渐渐昏暗，细雨霏霏，溃败的日军向七里井、松林口逃窜。

日军遭到打击后，并不服输，连日调兵，企图夺取赤滩，威胁我军后方，孤立繁昌。敌石谷联队等步骑五六百人，于13日午夜至孙村附近，向赤滩镇方向前进。

我军估计到敌人的意图后，为争取主动，鉴于汤口坝西北为

战繁昌”。日军伤亡了800多人，有一个叫川岛的指挥官也一命呜呼。当时，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不得不哀鸣：“国民军乃是手下败将，惟共产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3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华中各地新四军及八路军南下部队9万余人编成7个师，继续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抗日斗争，并将皖南突围部队与原在皖中分散活动的几支部队汇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第7师，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曾勉为政治委员。

当时，华中局给曾勉等同志的指示说：指定孙仲德无为纵队、林维先挺进团、现在分布在皖南的部队及已突围过江的皖南部队均归7师建制，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协同曾勉同志商定编制办法，立即开始工作；至于活动地区，暂以孙、林部队为中心，积极整训编制，并派人到铜繁地区去作收容，开辟工作。

这时，许多皖南突围的人员都来到江北了，包括军部新老1团和3团、5团、特务团和皖南特委等许多干部和战士，如黄火星、刘别生、陈仁洪等共达六七百人。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躲过日军的搜捕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赶到了巢无地区。

这时，部队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为）东一块。巢南山区是以董家山为中心的，东到石涧埠，西到大任家山，长约30余里；南到簸箕场，北到巢湖边，宽约10余里。无东一块包括白茆洲、神塘河、临江坝、三官殿、后包、田家桥等附近地区。另外，在皖南繁昌以铁虎咀为中心，铜陵以朱村、洲上为中

心及宁国、绩溪一些地区，在桐城东以三官山为中心和在宿松、望江、太湖间的湖泊区等地，各有小块游击区。

一支皖南北抗日人民子弟兵团，就将在这里立足成长。

根据党的指示，当时首要任务是收容整理部队，曾勉同志主要负责这项工作。黄火星同志到达后不久，就接到了邓子恢主任的信，要他协助曾政委工作。

黄火星原是 3 团团长，在皖南突围北上途中，沿路不断做联络收容工作。在铜山冲时，他就说过，皖南事变之后，到处散失着革命种子，这些经过大风暴考验过的同志，是党的宝贵财产，要做好收容工作，以保证革命力量少受损失。后来，他又从江北派人到铜陵黄浒山一带去把黄序周同志所带的特务团一部接到江北。还派人到泥汊、陈瑶湖一带去把先到那里的零散人员收容起来，把伤员隐蔽起来。

人员的突然增多，地区狭小，加之敌、伪、顽夹击，这一切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

在筹建 7 师的初期，有一部分人对于在皖江地区坚持斗争，就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认识不足，对于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因此，对于在皖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以及怎样才能发展的问题，都是模糊的。在斗争方式上也有分歧，有人说："我看不行，三国时候的曹操，不愧是一代英雄吧，他为了进攻东吴，就曾夺取了这个地方作为横渡长江的跳板。但是，他费尽心机，结果一事无成，他说'前有长江，后有湖泊，进不可攻，退不可守，是乃无为之地矣！'从此，这个地方就被人叫做'无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许多人也有过开辟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对目前的情况，有的同志则认为，地区小，不便回旋；山小，难作依托；交通发达，易遭敌人破坏，群众难以发动。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困难。

但是，军首长早已了解了这种情况，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十分恳切地说："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必须坚持这个阵地，创立根据地。这种光荣任务，就加在皖江诸同志的身上，望各位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英勇和坚决性来担负这种任务。凡能最后坚持的，就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这时，7师的首长一方面根据军首长的指示，先后派了很多干部到皖南、和含各地去开辟工作，恢复工作；另一方面，又在无为、三官殿附近和巢南山区先后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及华中局的指示，并经过各种会议和许多教育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家认识到坚持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1月17日，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坚决斗争和英明领导下，随着新四军各支部队的重新建立，他们所策划的这一次反共高潮被打彻底打退了，反共阴谋家的迷梦也随之破灭了。7师将士从"皖南事变"的血泊中站立起来，继续开始战斗。雄壮的歌声再次响起来了：

我们战斗在大江，
我们战斗在大江！
茂林血战，
七天七夜，
苦难中成长。
英勇坚强奔向敌后方，
千锤百炼愈战愈强。
…………

2．攻莱阳，许世友选出奇兵；将军顶阻击战，7纵在敌人后院放起了大火，彻底粉碎了范汉杰的美梦

1

1945年1月，新四军第7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7师。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7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之后，7纵转战于鲁中山区，先后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等战役。

1947年8月后，7纵划归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指挥。东线兵团的任务是：钳制和逐步消灭山东境内的敌人，保障外线部队对敌进攻，保卫胶东后方，逐步收复山东失地。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国民党军胶东兵团被迫停止全面攻势，这也是蒋介石在全国战场上最后一个攻势的破产。蒋介石要想全面扭转军事上的颓势，已是力不从心。他为了确保重点，应付我军在中原战场上的攻势，只好剜肉补疮，欲调胶东战场上的9师、25师外援。

这时，中央军委电示东线兵团："尽可能以歼敌一部的方法，延阻敌9师他调，以配合兄弟兵团作战"。许、谭首长深刻理解军委的意图，随即把"紧紧拖住敌人，支援其他战场"作为东线兵团这次行动的基本点。

对于敌9师，东线兵团的决心是：它要西进，就坚决顶住，给予迎头痛击，不使其前进一步；它若回头东窜，就猛追猛打。总之，就是要拖住不放，迟滞它的外援时间，并寻机歼敌一部。

于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战场广阔、紧张激烈的胶高追击战，就这样打响了。至11月30日，持续20多天的胶县高密追

（台）青（岛）公路，是连接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从敌调整的部署看，此点已成为敌中心支点，堪称胶东守敌之心脏。攻克莱阳，一可使敌丧失控制胶东腹地的依托；二可消除胶东解放区的心腹之患，进而迫敌“山穷水尽”，放弃胶东。

于是，许、谭首长决意先打莱阳，诱敌倾全力援救。为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攻城打援计划：7纵全力攻城，2纵、9纵打援或相机投入攻城，13纵仍监视海阳之敌。其主力随时准备西进打援。

7纵受领任务后，成钧司令员、赵启民政委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立即动员部队：“高度组织一切力量，坚决完成任务，响亮地回答上级的号召”，并多批次派遣侦察员入城侦察敌情。

据侦察得知：敌占据莱阳3个多月，把这个胶东腹地最大的县城变为其楔入胶东这个“牛角尖”内的主要堡垒。守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设置了大量的鹿砦、外壕、铁丝网等障碍，城之四关、城墙及靠近城垣的房屋均有射击设施，组成了以地堡、子母堡为核心的绵密火力体系。侦察员还奇怪地发现，攻城大战在即，守敌却无多少异常惊慌之举。

这并不是守敌盲目认为莱阳城防“固若金汤”而成竹在胸，而是他们中了兵团的“虚实”之计，麻痹上当所致。

原来，前一段胶高追击战，使莱阳逐渐成为孤城时，我东线兵团利用地方武装化装成主力部队，在城周围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到处号房子，在门板上写9纵的番号，以大部队的名义筹集粮草，打击小股敌人，声言要“打进莱阳城，活捉胡翼煜”，闹得城内守敌整天提心吊胆。

经过一段时间袭扰，守敌见我军不仅没有攻城，连城外的据点都没有碰，逐渐麻痹了，反而认为：“共军只不过虚张声势”。兵法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许世友这一“虚实”之策，颇合

古代兵学之精要。怪不得敌人要一再吃亏上当呢！

许司令判断着守敌此时的心态，决定再施小计，反常用兵，以奇制胜。他指令7纵不要先打外围据点，由外而内地逐次攻城，而应径直往里插，先攻城关，切断城内外敌人的联系，然后再清扫外围，以四面对进的战法攻城。

12月4日夜，莱阳城关之战预期打响。7纵将士们冒着暮冬凛冽的寒风，以勇猛的动作，首先直插莱阳四关。霎时间，枪炮声伴着喊杀声，震撼着整个莱阳城。城内守敌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城外之敌惊恐万状，一时不知要防守何方。

7纵城关争夺战打得非常顺手。当夜，殷绍礼师长指挥20师控制了南关，歼敌106团一个排，毙俘还乡团500余人。谢锐师长指挥21师控制了东关。熊应堂师长指挥19师插入西关，并攻占城外的马山、亭儿山，直逼北关。

5日拂晓，7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对莱阳城的四面合围。战至7日，外围之敌各据点均被扫清。随即攻城各部投入紧张的坑道作业，为突破城垣作稳妥的准备。

莱阳守敌最高长官胡翼煜团长麻痹之中突然挨打，更加晕头转向，把我攻城一个纵队当成两个纵队，急忙向范汉杰报告："共军7纵、9纵将城包围。"

围住莱阳城，确实打到敌要害，就连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急忙电旨范汉杰："莱阳在胶东半岛之中心，其得失关系全局。"同时电令莱阳守敌："死守待援"。

范汉杰心急火燎之时，突发"美妙幻想"，认为以莱阳吸住共军主力，正是与之决战，转败为胜的好机会。于是，他急忙组织8个旅分两个梯队驰援莱阳，同时，电慰莱阳守军："你团战果优异，闻胡团长受伤不惊，奋勇指挥，不胜欣慰，援兵已星夜驰援，希激励全部官兵，固守待援，援兵三日即到。"他还多次

派飞机向莱阳城内空投物资，为守敌壮胆打气。

敌第一梯队4个旅，由64师师长黄国梁指挥，6日由灵山分3路向北并进，沿途遭我2纵和西海军分区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极其缓慢。8日其先头部队才抵达石城、马家坡一线。莱阳守敌翘首苦盼援军，坚守5天却不见踪影，更感恐惧不已。我军还没发起总攻，胡翼煜即向范汉杰谎称："共军炮火激烈，战况较前尤为酷烈，恳请援军星夜兼程，并将各种弹药早早投人，以利战斗，以免功亏一篑。"

为了赶在援敌迫近莱阳之前，歼灭城内守敌。许、谭首长又走出一着险棋：决定7纵不能等坑道完成再攻城，应迅速组织强攻。

9日凌晨2时，7纵奉命向莱阳守敌发起强攻。20师坑道未达城墙，仍进行了内爆，虽吓敌不轻，但没起破墙作用，故他们硬是在火力掩护下攀城作战，令守敌瞠目结舌。

拂晓前，20师60团在团长杨世忠率领下，首先由南门东侧突破城防。随后，19师、21师亦先后突破东西两门。入城各部迅速向纵深发展，将敌分割，展开巷战。

当日下午，20师攻克敌榴炮阵地，10师歼灭敌山炮连，21师歼灭文庙及城东北守敌约两个连。此时，守敌大部被歼。胡翼煜慌忙带着一个营左右的残部和一伙还乡团骨干分子，龟缩城隍庙和县政府核心阵地，负隅顽抗。

城隍庙坐落于莱阳城东北角，是一座飞檐峭拔的大型建筑，可瞰制全城。该庙，东临水塘，南靠大街，西为空地，北依城墙，易守难攻。敌占据莱阳后，又重点对此进行了加固和改建。城隍庙组织严密，各种火器可相互支援，还设有夜间射击设施。地堡内存储大量粮弹，挖有水井。胡翼煜企图依托这个"固若金汤"的坚固工事，死守待援，顽抗到底。

9日晚，7纵向城隍庙发起攻击。20师、21师采取捆绑手榴

宜。高师长随即亲临主攻部队，组织各级干部进一步勘察地形，分析敌情，指导研究具体打法。许世友最后对高锐说："莱阳不太好打，要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再发展胜利！"

当夜，37师投入战斗。由于对敌阵内火力调整难以查明，初次攻击未奏效，13日中午发起第二次攻击，激战两小时，仍没结果。

再度受挫之际，许世友有些火了，他打电话给13纵司令员周志坚："你亲率山炮连到37师具体指导！打不下莱阳别来见我！"

周志坚立即到37师，37师首长们也直接下到主攻营连。这样，极大地提高了攻坚各部的指挥水平和强攻能力。

13日黄昏，更猛烈的攻击开始了。炮声隆隆，惊天动地，城隍庙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滚滚硝烟，前仆后继地勇猛冲入敌阵。

朝阳初升之时，莱阳城重新获得解放，艳丽的红旗又在城关上高高地飘扬！

我东线兵团攻取莱阳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严令范汉杰再次夺回该城。范汉杰孤注一掷，摆出了拼命的架式，令64师及74师57旅守备水沟头一线，54师3个旅及8师42旅刻不容缓地沿公路两侧向莱阳攻击前进，大有趁我军立足未稳，一举重占莱阳之势。

怎样才能既保住莱阳城，又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许、谭首长感到：若一味阻击恐怕难以奏效。鉴于2纵已受中央军委之命准备南下华中，与华野11纵、12纵会合，开辟华中战场，遂令其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胶县、高密地区休整。7纵攻城伤亡较大，急需休整。于是许、谭首长决定：以9纵、13纵依托水沟头东北之将军机附近地区建立稳固的防线，担负正面阻击和防敌迂回莱阳的任务。7纵移至夏店一带休整，并担任兵团预备队，伺机而动。

敌54师师长阙汉骞率4个旅攻击前进;虽有“刻不容缓”之督令,但情况不明,不敢冒进,想拖住黄国梁同行,遂电告范汉杰:“本师单独攻破当面之敌似不可拖,拟请黄兵团向北推进。”

18日,范汉杰果真电令黄国梁:“以一部守水沟头,主力在54师右翼向莱阳进击,并保障54师右翼之安全。”然而,这位牛皮吹破、屡受惊吓的黄将军已失魂落魄,只是口头答应,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直至战役结束,都未有像样的表现。

19日,阙汉骞满以为有黄国梁作右翼屏障,便摆开堂堂一字长蛇阵,从左至右依次为42旅、198旅、8旅,其后尾随36旅两个团,向13纵和9纵设防的两个方向扑来。

我阻击部队早已等候多时,遂以各种火器交织猛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叫苦不迭。敌人凭借优势的炮火和步坦协同,步步向前推进。战至21日,占领了我一线阵地,并准备向我将军顶、贺家疃纵深阵地攻击,他们叫嚣:“攻下将军顶,到莱阳过新年!”

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许、谭首长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决定:在集中兵力重点防守贺家疃、将军顶等纵深要点的同时,以7纵和南海军分区地方武装迂回敌后,到敌人后院放火。

7纵经短暂休整,基本恢复战斗力,他们完全理解兵团首长此时的意图。敌人忙于正面攻击,难以发现也无暇顾及我军对其后侧的迂回。这样,我在敌后完全可以切断其补给线,在心理上给敌以震慑,打乱其攻击部署,迫敌后顾,再寻机歼灭一部或击溃敌人。

22日,7纵在成钧司令员的率领下,西渡大沽河,经店子、古岘、夏格庄迂回南进。同日,13纵、9纵与正面之敌在纵深阵地展开了反复争夺。

23日,敌再次向贺家疃发起更疯狂的进攻。至下午1时左右,敌人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贺家疃。

可是，当鲁中纵队4个团和准备打援的13纵、7纵各部，向泰安运动尚未展开之时，守敌155旅以小股兵力试探性的抵挡一下后，马上按照其“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走”的机动守备方针，慌忙乘火车弃城而逃。泰安城遂被我收复。

泰安守敌不战而逃，加剧了津浦路中段沿线各点守敌的恐惧感。新泰、肥城、泗水、大汶口等地守敌纷纷效仿，像开展逃跑竞赛一般，一个比一个逃得快。7纵乘势勇猛追击。新泰守敌整编12师334团，于30日先逃往泗水城，接着会同泗水守敌332团，于6月1日一起向西逃到兖州。7纵跟踪追击，占领了泗水城。

战至6月7日，山东兵团控制了津浦路中段北起济南以南的大万德，南于兖州东北方的姚村100公里铁路及两侧大片地区。敌整编第12军军长兼12师师长霍守义率部被迫收缩于兖州、曲阜、济宁三点上。许、谭首长鉴于此，决定以7纵迅速夺占曲阜。鲁中纵队在姚村一线，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进逼兖州，保障7纵进攻曲阜的安全，并相机夺取宁阳。

2

9日，7纵各师迅速紧缩对曲阜的包围圈，逐渐抵近城郊。战士们风趣地说：“这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能到孔圣人的家乡逛一逛了！”

7纵司令员成钧、赵启民政委面对曲阜，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既能迅速夺占它，又能尽量减少战火对名胜古迹的损坏。

为此，7纵特地传发了入城守则。攻城各部均做了认真周密的研究和部署，规定尽可能不用炮轰；严格纪律，用最大的努力保护文物珍宝。

11日凌晨，7纵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攻城战斗。他们只以手榴

弹和步机枪弹向敌阵倾泄。曲阜守敌被围两天，原指望兖州之敌来援，可援敌3个团遭到鲁中纵队的伏击，被歼一部后又缩回兖州。这样，曲阜4000守敌即成了惊弓之鸟。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于11日黄昏弃城向西南方向突围，被我7纵截住全歼。曲阜城获得解放。

这一仗很是不同寻常。7纵既扫清了曲阜之敌，又保证了城内古迹无损。毛泽东专门发来指示，要求入城部队注意保护孔府、孔庙。当然，入城指战员们，在这象征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圣地，还是大饱了眼福。

山东兵团收复曲阜、邹县和宁阳后，直接控制了兖州南北150公里的铁路线，为“攻兖打援”计划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6月20日，7纵和鲁中纵队包围兖州；9纵、13纵密切注视徐州、济南的动向，准备打援。

济南守敌因连续出援均受打击，变得畏首畏尾，龟缩在济南城区，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豫东战场、华野外线兵团开封战役打得正紧。徐州之敌面临开封、兖州同时告急，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6月22日，华野外线兵团完全攻占开封后，徐州之敌才下决心北援兖州，遂调整编25师、83师和第3快速纵队，沿津浦线车运北上。

许世友立即命令，9纵和13纵南下泗水、曲阜一线，迎击徐州北援兖州之敌。

这时，由于华野外线兵团与中野一部，在开封战役后紧接着发起睢杞战役。敌区寿年兵团陷入重围，求援甚急。蒋介石急忙电令由徐州北援的25师改援豫东战场。

因徐州援敌西去，济南守敌迟迟不敢出援。山东兵团暂无援敌可打。遂以7纵、13纵和鲁中纵队投入攻兖作战，重新将兖

州团团围住。

3

兖州乃为古战场，素有“九省通衢、齐鲁咽喉”之称，南屏徐州，北护济南，东窥沂蒙，西瞰鲁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此时，兖州在蒋介石确保津浦路、坚守中原的战略防御体系中更是要点之地。盘踞在兖州地区的敌第10绥靖区中将司令李玉堂的防御作战方针是：集结主力固守战略要点，以少数主力及保安部队守备外围据点，一旦我军兵临城下，则用土杂部队消耗我军主力，保障其主力机动作战，以达到确保兖州之目的。在要点守备上，亦施行“主力居中，土杂在外”的战法。霍守义率12师重点守备兖州城，土杂及保安部队守备兖州外围据点；在兖州地城防部署上也是以保安部队及战斗力较弱的正规部队守四关，由主力坚守城池。

攻城各部围住兖州后，各纵指挥员纷纷抵近侦察兖州城防。

透过晨曦，用望远镜远远看去，兖州这座古老的府城，的确名不虚传。城墙是一色的宽大厚实的青砖砌成，高达10米以上。墙宽4至6米，中间填有黄土。从城墙头到城墙脚形成三层火力网：上面一层是由贯通城墙顶的地堡和墙头阵地；下面一层是由墙内打开通道伸出墙脚的暗堡和集团堡；中间一层是由墙顶开口挖到城墙半腰处构成的洞穴式机枪火力点。明堡暗堡有虚有实，上下左右交叉，构成了没有死角的火力配系。

无怪乎李玉堂和霍守义狂称：“兖州是铁打的!”他们还特别在城西北的石砌碉堡上，镌刻上“天下第一碉”五个大字。

7月1日，攻城部队开始对兖州紧缩包围，扫清城防外围据点。战至3日，7纵21师攻克龙桥，歼敌333团6连大部，占

领赵家村，守敌逃窜；19师攻克前后窑，歼敌百余人，控制泗河堤200米；鲁中纵队攻克豆腐店，全歼守敌独8团9连，但攻击旧关未能奏效。

4日，7纵21师62团攻入西关，敌调331团进行3次猛烈反扑，双方形成对峙，敌即以该团增强西关守备。

7月5日，西关再次激战。敌除原守西门的332团和333团外，又调总预备队331团加强反扑。我军也增调21师61团配合63团，与敌争夺3天，攻克西关。

同日，鲁中纵队克旧关，敌以两个连反击后重占。

7月6日，21师63团克赵家庄以北敌独立据点，歼敌331团一部。

7月7日，鲁中纵队重克旧关。

7月6日20时，在车家庄山东兵团指挥所里，许世友、谭震林和参谋长刘少卿，针对外围战斗的进展情况，联名下达了攻兖打援的命令。

在兖州城南的一个村庄里，7纵成钧司令员、赵启民政委与13纵周志坚司令根据兵团的作战意图，进一步研究了攻打兖州的方案，最后决定把突破口选择在老西门一线。

老西门又叫瓮门，建有内外两道城门，中间夹有较宽阔的椭圆形阵地。整个外形看起来如同矗立起来的米瓮，易守难攻。

那么，为什么偏偏选这里为突破口呢？因为攻打瓮门，历来为兵家所忌，故守敌对此守备反而较松，外围工事也简陋一些，且西关外街长房多，利于隐蔽屯兵，只要占了西关，即可直取老西门，打敌措手不及。兖州城东、南两面受河水阻隔，此时正赶上夏季河水暴涨，河宽水深，只可船渡，不能徒涉；城北地形开阔不易接近。经过权衡利弊，只有从老西门一线开刀，集中兵力、火力勇猛突破，才能实现战役意图。

他们针对主攻方向区分了具体任务：7纵20师攻击老西门以南地区；13纵攻击新老西门之间，以老西门为攻击重点；城南为7纵19师；城北为鲁中纵队；城东、东南为13纵39师；7纵21师在城南为机动部队。

各部根据担负的任务，迅速投入战前准备。各级首长深入基层指导和检查落实情况。

这天，主攻方向上的7纵20师60团团长杨世忠来到第1梯队第1营，发现这个突击营夜间近迫作业进展太慢。营长钱锋满面愁容地报告："不是战士们不卖力，也不是土质不好挖，而是敌人每夜都捣乱。天一黑，他们就在城墙上乱喊乱嚷，手电筒乱照乱晃，只要发现护城壕附近有风吹草动，就用机枪、大炮猛射猛轰。我们只好停止作业，进行防护。"

杨团长马上同钱营长来到作业连队具体了解情况，针对敌人捣乱白天松、夜间紧的特点，提出昼夜连续作业的想法。有人说："若敌人还是实施火力封锁呢？"

说话之间，城上守敌打起冷枪，一发子弹正从杨团长颈边飞过，钻进壕壁，真玄啊！

这一枪有惊无险，反而启发了杨团长，他精神抖擞地说："他能封锁我，我为啥不能封锁他？快去把特等射手都集中起来……"

这样，随着我特等射手每一声枪响，城垛后面的敌人总要闹腾一阵，有拖拽尸体的奔跑声，有负伤后的呻吟声……闹腾过后，城上再也看不到敌人晃动的脑袋了。从此，突击营不但夜间能挖，白天把门板铺在上面堆上土也可以继续掘进。

一条条交通壕从进攻出发阵地一直延伸到护城壕边。第5天拂晓，钱营长兴奋地向团长报告："我营近迫作业全部完成！"

在掘进的同时，各部的战前练兵也非常热火。突击连战士们

一些事先隐蔽的暗火力点也直吐火舌。

7班长韩安才在前两个爆破组全部牺牲的情况下，带着第三爆破组冲了上去，飞快地竖起2丈多长的爆炸杆，拉动滑轮，将20多斤重的炸药包高升到炮弹炸点上，敏捷地将导火索一拉，“轰”的一声响，坚固的城墙上出现了缺口。

就这样，1连爆破队连续7次成功地进行了高空爆破，与炮兵火力相协调，硬在这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大缺口。

最后一个爆破员扑上城墙缺口时，发现崩塌下来的砖石黄土已成了一个自然斜坡，根本不用梯子就能登上城头了。他灵机一动，把炸药包扔进缺口，奋力跑过浮桥，用手向突击队员一挥，高喊着：“登城啊！”

话音没落，就扭身冲向缺口。副连长丁光友从他的言行中，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马上带着突击队像一团旋风，涌入缺口。

城墙缺口上暮色茫茫，漫天烟雾。突击营长钱锋跑过来，见突击队已冲进缺口，忙命令通讯员快吹冲锋号。

20时45分，班长高振才乘势把第一面胜利的红旗插上兖州城头。

杨世忠团长夹在勇士的洪流中，挤上城头。他一面大把大把地揩着额头上的汗，一面大声命令：“冲，冲！快向纵深发展！”

“去，去！快往左发展！快往右发展！接应友邻……”

其实，在这种时刻，指挥员的作用似乎被缩小了，而决定一切的则是战士，是千万个战士机智的行动和顽强的斗志。

在新西门13纵的主攻点，攻城部队架桥未成，战士们涉水越壕登城，与敌人展开血战。

战至21时，主攻方向各突击团已从城墙的四个突破口往城内冲去，后续部队也相继登城。冲在最前面的7纵60团和13纵109团并肩作战，首先歼灭师范学校守敌300余人，而后沿街向

老东门推进。

守敌12师原为东北军旧部，并非脓包，善打防御。在城垣被我军突破后，敌军官带领士兵多次发起集团冲锋，整夜恶战。13日3时50分，7纵司令成钧急促地向许世友报告：

“20师突破口被敌人封锁。”

许世友当即指示：“命令外面的部队往里冲，一间房子，一个墙角，都可以利用起来。从西往东打，打它个七进七出没关系。”

7纵后续部队奉命重新打开突破口，潮水般地涌入城内。

天亮以后，敌机疯狂地向突破口内外轰炸扫射。许世友命令各纵调整组织，相互协同，加快进攻速度。

上午8时，主攻师、团全部进入城内，控制了城内西半部。

中午，各路部队全线进击，占领大市街和城北的兴隆塔一带。此时，敌人已全线动摇，被迫向东门收缩。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直接关注着兖州战况的发展。可他一时无法调来足够的援兵，只好考虑“存人失地”之策。当获悉李玉堂、霍守义实在无法维持了，便急令李、霍突围，并派飞机掩护着他们向兖州东南临城方向脱逃。

16时30分，万余敌人由新老东门逃窜至泗河桥附近，预伏在桥东岸的13纵39师突然发起攻击，将敌主力围而歼之。

至此，兖州守敌全部就歼，敌12军军长霍守义带着老婆和十几个卫士脱离大队，企图潜逃，不料一出城就成了俘虏。守城的9名将级军官中，只有绥靖区司令李玉堂只身化装逃了出去，其余8位均束手就擒。攻城部队夺取兖州，缴获甚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车站上还截获了准备南运的敌人在孔府中窃来的大批文物。

4. 渡江追击首战告捷，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纪录；黄浦江岸，3营大胆冲入混乱的敌群，以伤16人的代价，俘敌8000余人

1

1949年的春天来得好像比往年早。大江南北，万物复苏，到处飘散着清新惬意而令人陶醉的春的气息。

淮海大战的胜利，使人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隆隆的枪炮声就像一声声的春雷，在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号令，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遂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行动——渡江作战。

1月中旬，我山东兵团第7纵队遵照华野命令，在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的指挥下，于元月20日分头由五河、双沟、毛滩集强渡淮河，以横扫残云的气势肃清了淮河两岸之敌后，日夜兼程，冒着毛毛细雨，踏着刚刚融化的积雪，于22日进入明光地区休整。

这期间，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全军统一进行了整编。7纵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隶属于第8兵团。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原纵队下辖部队依次改称为73师、74师、75师。

2月20日，三野下达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确定第25军在此役中拨归第9兵团指挥，挺进含山地区集结，作渡江作战准备。2月25日，第9兵团命令25军于3月2日由明光地区出发，于3月8日前进至和县以西，清水镇以东，赤镇以南，雍家镇以北地区，以含山为中心隐蔽集训，充分准备渡江。

受领任务后，全军上下都有说不出的激动，炮车在公路上疾

驰，战马在辽阔的原野上飞奔，扛着枪的战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向着扬子江畔挺进。

4 月 1 日，部队在成钧、黄火星指挥下，浩浩荡荡地由赤镇向陶厂开拔，于 3 日进至含山以南、林头以东地区，作渡江的临战准备。

根据兵团部署，第 25 军征集船只主要在巢湖地区。巢湖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方圆 200 公里，面积近 800 平方公里。这里为古今用兵之地。三国时，吴国在此筑堤遏湖置重兵屯守，与魏国长期对峙；元末朱元璋得廖永安、俞通海巢湖水军，方南渡长江。

我 25 军的干部、骨干，有相当一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这里的新四军第 7 师的，当年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风雨同舟，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老百姓见到我军到达后，奔走相告："老七师又回来了！"熟悉的山山水水，熟悉的人民群众，对我军筹集船只自然是个很大的方便。

一切部署停当后，军里领导又分头下到各师以及渡口。这时，各部队都已召开了誓师大会，每个营连都明确了自己的渡江地段，班排明确了自己的战斗任务，临战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按"万无一失"的要求抓紧检查，英姿勃勃的指战员人正静静地等着伟大时刻的到来。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第 9 兵团在无为县罗布湾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 25 军、27 军于 20 日 22 时登船，22 时 30 分登岸发起战斗。

按照上级规定，各级指挥员要靠前，过去一个营，团长要过去；过去一个团，师长就得过去；过去一个师，军长就得过去。

夕阳刚刚落山，隐蔽在江北堤内的大军，犹如大海的春潮，翻浪奔腾。

贮船渡口，更是热气腾腾，战士们光着身子，站在水里推拉

船只，排着长蛇阵的船只，蜿蜒入江。

正当25军的船只出江之时，靠近右翼的第27军某团突击连，于20时左右首先发起战斗。当时，25军74师和73师的第一梯队的船只均未全部出口，因此，偷渡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只有变为完全强渡。

这时，成钧军长断然决定：在与友邻时间上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力求在本军范围内统一行动。说时迟，那时快。隐蔽在江边的全军各炮群朝着对岸猛烈轰击，炮弹像火龙似的飞向对岸。

在万炮齐发的同时，74师220团突击营按捺不住，未得命令先行起渡，74师师长张怀忠遵照军的指令，指挥该师第222团、223团随后起渡。73师随后在左翼起渡。

江面上万船齐发，火光冲天，枪炮声震耳欲聋。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扬帆疾进，勇往直前，迅速果断登陆突破，抢占滩头阵地。有一个班上去一个班，有一个人上去一个人。看到敌人就打，发现碉堡就攻。

23时半，我220团攻占了双窑，随即与223团一起打下了汪家套，敲开了我军过江的大门，歼灭守敌200余人。

拂晓前，军指、第74师并223团、73师欠一个营，均全部过江，并迅速抢占滩头阵地，突入敌纵深，站稳了脚跟。

74师在次日天亮时，控制了横山桥、铜山、岳山等要点，师先头部队继而又攻占了羊山尖一带。73师部队在黎明前进抵三山、头棚以南地区，作攻击三山的准备。至此，第25军与右翼第27军的部队基本取齐。

2

4月23日，虎踞龙盘的古城南京回到了人民手中。残敌向

杭州溃退。兵团指示按原定部署，25军经湾沚袭占里头桥，直插宜兴，切断京、镇南窜之敌退路。为了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追歼任务，军政治部根据部队的思想状况，迅即下达了《关于迅速东进追歼逃敌的政工指示》。

湾沚镇位于芜湖通宣城的铁路线上，离三山百余里，中途需渡青弋江。下午3时，部队出发了。

75师在师长谢锐、政委何志远的率领下，沿着三山街到湾沚的大路冒雨疾进，军指和73师随后跟进。74师由芳山镇渡青弋江，再进湾沚镇。

午夜刚过，74师222团前卫营越过芳山镇，在湾沚镇与敌遭遇。密集的敌人黑压压一片，一窝蜂似的向我猛扑过来。该师在张怀忠师长的指挥下，顶着瓢泼大雨，不顾疲劳、饥渴，不怕伤亡，英勇顽强，连续打退了敌20军的数次猖狂反扑，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死死扼守住了桂花树山、芳山镇等阵地，关闭了敌人南逃的大门。

75师244团于24日天亮时，在湾沚东南渡青弋江，向五里墩出击，与敌接触。据俘虏供称，敌为20军全部、99军一部和一个保安旅。军决心指挥75师、74师聚歼湾沚之敌。遂令张怀忠师长指挥74师在正面坚决阻击敌军，75师谢锐师长率部以最快的速度直插敌侧后，与74师形成合围。

下午2时许，我25军将士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的山丘羊肠小道，提前进入预定的阵地，将敌团团围于五里墩、查山头、才旗千、朱村、双池塘等一带方圆不到五六里的椭圆形的山洼里。

3时许，军下达了攻击命令，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猛烈压缩攻击，顿时，湾沚上空硝烟翻滚，隆隆的枪炮声，“缴枪不杀”的喊声，交织回荡在山谷中，密密麻麻的敌人乱成一团，狼奔豕突。除一部向东逃窜外，大部被压缩在包围圈内，已成为瓮

中之鳖，纷纷耷拉着脑袋缴械投降。

黄昏时分，湾芷战斗结束，歼敌 20 军军部及 133 师、134 师全部，99 军和保安 4 旅各一部，俘敌1.3 万余人。敌 20 军军长杨干才被我军击毙于皂角树山脚下。此外，还缴获了大量枪炮、弹药和骡马等器材。

渡江追击首战告捷，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纪录，这是敌人无法想象的。正如被俘的敌 133 师师长景嘉谟所说的："真没想到我们坐着汽车跑，连饭也没吃得上，就被你们包围了，我们想突围冲出去，结果军长也送了命。"

首战告捷，人们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夜幕降临，成钧走出指挥所，只听见漫山遍野的喧腾声。指战员们忘记了饥饿疲倦，忘记了风吹雨打，正在紧张地集合收拢队伍，清理战场，看押俘虏……

回到指挥所，成钧还没来得及合眼，又接到三野的电示：京、镇之敌已全线溃退，令 25 军连夜兼程经宣城向吴兴疾进。

号令如山，25 军除留少数部队打扫战场外，军主力立即出发。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我军指战员就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冒着哗哗的大雨，向着宣城、广德奋勇前进。全军上下斗志高昂，精神焕发，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追上敌人！

中午时分，25 军突然又接到 9 兵团命令，折回郎溪，截歼向郎溪南逃之敌 66 军。我军指战员一听说追歼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人人摩拳擦掌，个个瞪起了眼睛，连续行军的疲劳、饥饿一下丢到脑后。部队踏着泥泞，快速急进，傍晚进抵十字铺、誓节渡一带。

26 日天刚麻麻亮，军长、政委指挥军主力向郎溪追击前进，沿途敌人狼狈逃跑的迹象到处可见，被炸毁的汽车、枪炮，横七竖八地躺在路旁。先头部队 74 师勇猛追击，上午逼近郎溪，歼

敌1000余人，下午又在梅渚与溃敌接触，敌仓皇逃窜。

27日，27军和28军在吴兴附近封闭了合围口，南逃之敌被我三野部队逼入郎广山区，敌10万之众，困兽犹斗。第25军遵照兵团的指示，三个师齐头并进，向广德北门口塘地区之敌猛插猛打，敌东奔西突，四处碰壁。战至29日上午，我军歼敌9000余人。

至此，郎广围歼战歼敌五个军8万余人，宣告胜利结束。即日，第25军全体将士在胜利的鼓舞下，开赴镇江休整，并执行警备任务。

3

上海战役打响后，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攻击力，加快攻城的节奏，三野司令部于20日电令第25军附24军山炮团，即日晚车运吴淞、宝山。

接到野司的命令，军里几位领导喜笑颜开，心情异常兴奋。成钧高兴地说："我们军能参加攻打大上海，真是我们的福分啊！好！兵发上海！"

20日晚，雨仍在哗哗地下着，成钧、黄火星带前指率74师222团和220团乘车进抵昆山，并向太仓东南之葛隆镇集结。

至22日，第25军已按指定地点全部集结完毕，成钧立即向兵团司令叶飞、政委韦国清报告："我部已全部集结于报定地点，请司令员下达任务吧！"

叶飞说："你不要着急，仗有你打的。你们现在到罗店、嘉定间南北地区集结待命。"遵照叶司令的命令，25军军部位于罗店西北丁家娄，73师位于罗店嘉定公路西侧，74师位于罗店东北，75师位于浏河以南，作攻击吴淞、宝山准备。

5月23日夜，对上海的总攻开始了。第29军以凌厉的攻势，连续向月浦守敌发起强攻，激战一整天，歼敌52军一部，扫清了向吴淞进军的通道。28军和33军对杨行守敌发起猛攻，战至24日，杨行外围阵地被我控制。这时第9兵团也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敌人大部撤守河北，汤恩伯、陈大庆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躲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指挥撤退。

这时，第25军遵照10兵团的命令，在成钧、黄火星的指挥下，以74师和75师为第一梯队，以73师为第二梯队，犹如猛虎下山，由罗店以南、杨行以北直插三官堂及吴淞，协同第28军、33军聚歼该地之敌。

25日17时，第25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吴淞发起攻击。午夜，25军主力像锋利的钢刀，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74师指挥220团和222团一举攻占了尹家宅和真家宅，切断了宝山、吴淞之敌的联系。子夜，222团3营趁着夜暗，沿罗店至宝山公路大胆攻击，猛扑宝山，俘敌近1000人。营长武广成从俘敌中获悉敌人正在向吴淞仓皇逃遁，而宝山已被我29军攻入，便果断决定，沿月浦至吴淞公路南侧向东猛追。

26日8时许，我部已猛插至黄浦江岸，猬集在江边码头的国民党军正在蜂拥登船逃窜，我222团3营大胆冲入混乱的敌群，连声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

敌人闻风丧胆，纷纷举起手缴械投降。此战，我以负伤16人的代价，一个营俘敌8000余人。11时许，第25军与友邻28军和33军会师，吴淞为我攻占。

淞沪攻歼战刚结束，第25军又接到10兵团命令：攻占崇明岛。

5月28日，第25军人不下鞍，马不停蹄，踏着泥泞，进至嘉定东北地区作攻击崇明岛的临战准备。部队虽经过几日的奔袭

作战，很疲劳，很艰苦，但人人士气高昂，个个精神振奋，大家都为自己一个军担任攻击崇明岛的任务，感到无上光荣。

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窜，成钧决定，在船只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决定乘敌慌乱之际分批北渡。

第75师侦察队于5月30日13时先遣渡江，在崇明桥鼻港登陆成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江口镇，该镇守敌水警队200余人全部缴械。继而224团一个营在万安港、万隆港登陆，向巴掌镇攻击前进。

黄昏时分，224团两个营顺利登陆。次日拂晓，75师师指率223团继续北渡，在万安港、万隆港登陆后，向巴掌镇、津浦桥攻击前进。224团同时向桥镇搜索前进，俘敌数十人。师指侦悉堡镇尚有守敌，迅即指挥224团全部和223团一个营会攻县城，令223团领导率两个营攻占堡镇。

6月1日拂晓，第25军军指挥所于万安港登陆，下午进至桥镇指挥。同时，74师由浏河起渡，登陆于万安港一线，挥师向东猛扑堡镇。当天上午，75师指挥的223团包围了堡镇，224团包围崇明县城，并攻下了四关及崇明码头。守敌暂11师在我大军压境、炮火严密封锁下，见走投无路，2200余人便乖乖地缴械投降。

次日破晓，县城守敌暂1军一部及县保安团也全部被我缴械，其中有1400余人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向我投降。随之，我74师220团围歼了负隅顽抗的朝阳镇守敌。

至此，崇明解放。此战，25军共歼敌3790余人。全岛一片欢腾，25军全军上下，为胜利完成京沪杭战役最后一个战斗而无比兴奋和自豪。

第七章　27 军（9 纵）

一流将军、一流战士、一流战绩

在三野中，27 军论资格不是最老的，可论打仗，那可是“名气”最响的。27 军虽然出道比较晚，但成名却非常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一流的将军。

27 军成长于山东，成名于山东，它的战绩却不限于山东。打胶东、克济南、跨长江、战上海，27 军都是冲锋在前。抗美援朝，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27 军也屡战屡胜，取得了令对手都叹服的一流战绩。

军史提要：

土地革命时期：昆山红军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3 军；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
游击第 5 支队；
山东纵队第 5 支队；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军区所属部队第 5 师、
第 6 师和警备第 3 旅；
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 军。

“把日本鬼子彻底从中国赶出去！”

这位讲话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他是这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现在，他望着飘扬的红色大旗，心中激动万分。面前的这支队伍可是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啊！

天福山起义创建的第 3 军，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给占领济南、青岛的日寇背上插上了一把锋利的尖刀。

天福山起义和不久以后的威海起义及掖县起义所成立的部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锻炼成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劲旅——第 27 军的领导人和骨干。

2

1938 年 9 月 18 日，抗日第 3 军在掖县的沙河镇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5 支队。这是 27 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这支部队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由幼稚走向成熟，驰骋沙场，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常胜之师和主力之一。

10 月 15 日夜，驻青岛伪自治军上将总司令仓谷次太郎督率伪军 2000 余人向我驻大青杨部队实施秘密包围。次日清晨，偷袭我第 61 团驻棘子嶂村某连。听到枪声，支队司令员高锦纯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出击。于是，激烈的战斗在盛家大庙、大青杨村周围展开。

61 团团长赵一萍勇敢沉稳，大战乍起，他不急不躁，用沉着有力的男低音指挥部下：“同志们，不要着急，要镇静，我们先隐蔽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等敌人靠近到我阵地前沿 80 来米的时候，赵一萍大手一挥：“开火！”

顿时，各式破旧步枪、马步枪和短枪一齐向敌人喷吐出愤怒

的火舌。那挺从蓬莱县吴佩孚老家挖来的、被战士们称作“老黄牛”的马克沁水压重机枪，叫得最响。我军的迅猛还击，打得敌人狼狈后退。

我61团的指战员大多是初次参战，缺乏战斗经验，而且武器装备低劣，但在有作战经验的团长、营长的指挥下，他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战士们很兴奋，战胜敌人的信心更高了。过了一个时辰，敌人再次展开猛攻，给我军造成了一些伤亡。团长赵一萍、政委刘中华也中弹负伤。

我们的“老黄牛”向敌人射出了复仇的火焰，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整个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直到下午4时，61团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到傍晚，仓谷次太郎再也无力反扑，仓皇撤回平度县城，多日不敢出动。这场战斗我共毙伤敌200余人。

在这次战斗中立下战功的“老黄牛”重机枪，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作为27军的功勋武器，供人们参观。

大青杨战斗意义非同一般，它是胶东抗战史上的第一次大战，一时震动了胶东半岛。八路军第5支队声威大振，在胶东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1942年3月下旬，日军第5混成旅团大部、第54旅团一部，纠集胶东各地伪军共7000余人，号称“万人大军”，由日军中将军长土桥一次指挥，开始对胶东进行梳篦式“扫荡”。土桥狂称要“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把他们扫荡出胶东，赶下大海喂鱼！”

4月27日，我5旅（1940年9月，第5支队改称第5旅）政

战斗中，孙翼牺牲，1营教导员孙同盛身受重伤。不一会儿，“老黄牛”也不叫了，原来子弹已经打光，许多战士们的手榴弹也扔光了。

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躺着无数敌人的死尸。阵地上我军也伤亡严重。在这最后的时刻，孙同盛看了看大家，悲壮地发出命令：“上刺刀，跟鬼子拼啦！”

这时，不可一世的大岛恒一郎挥舞着指挥刀，大喊着“前进！”，带领一群鬼子兵向阵地扑来。说时迟，那时快，早已两眼冒火的宋云高举起快慢枪，瞄准了日酋大岛恒一郎。

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岛身子一晃，像堵土墙似地倒了下去。这个战争狂人身受重伤！

敌人也急眼了，拼命冲了上来。孙同盛跃出阵地，高喊：“同志们，拼啦，血洒在战场上是光荣的！”战士们听到教导员的喊声，勇气倍增，纷纷端起枪争先恐后地向敌群冲了过去。顿时，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哀嚎遍野，难解难分。

傍晚时分，鬼子终于败下阵来。他们惟恐夜间遭我主力围歼，赶紧抬着伤兵，驮着尸体，向掖县方向跑掉了。

仰望顶战斗，我英勇的13团在5旅青年营的配合下，与日伪军2000之众激战，毙伤敌210余人，重伤其号称“打遍胶东无敌手”的大岛恒一郎。后来，他终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我5旅13团和青年营也有80余名勇士浴血疆场，以身殉国。这一仗，13团打得顽强，打出了士气，胶东的日军不得不感叹：“胶东的八路是消灭不了的！”

4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第5旅属胶东军区领导。

1945年10月，胶东军区部队主力奉命进军东北后，留下的部队先后组编为第5师、第6师和警备第3旅。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上述胶东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聂凤智任参谋长，辖第25、第26、第27三个师，共3.1万余人。

1947年的元旦刚过，蒋介石就飞赴徐州，布置所谓“鲁南会战”，集结了华东战场全部机动兵力，共23个整编师，53个旅，南北对进，妄图夹击我军于临沂、蒙阴地区。

南线陈诚很狡猾，采取“第中全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每日以平均不及10公里的速度逐步推进。我3纵奉命抗击中路之敌，想诱敌左、右两翼突出，造成歼敌机会。但老奸巨猾的陈诚仍不上钩，令所部“遭共军阻击后即停止不前，就地加修工事，以待后续部队到达，再行进攻”。因此，我未获良好战机。

此时，北线的李仙洲第团已孤军深人。华东野战军领导鉴于这种情况，准备突然转兵北上，出其不意，歼灭该集团，打破敌人南北夹击我军的计划。

方案上报军委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回电：完全同意，这可使我军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军完全陷于被动。

陈、粟一面发报给军委，一面迅速遂行作战方案，火速调位于胶济线的第9纵队南下参战。

至此，战云低垂，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接到命令，驻在掖县各地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参加华野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莱芜战役。2月5日情晨，由9纵第25师和第26师约2万人组成的行军长龙，终于启动了。此时，第27师仍奉命留守胶东。9纵这支生在胶东，长在胶东的子弟兵，第一次离开本乡本土，西进参战，一个个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2月16日，9纵在许世友、林浩、聂凤智、刘浩天等率领下，经过六七百里的长途行军，抵达鲁中南麻一线待命。

华野主力于2月10日主动撤离临沂，隐蔽挥师北上后，南线敌军在临沂正面80公里的战线上，用整整40个团的兵力齐头并进，在大量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以日行10里的速度向前爬行，于2月15日抵达临沂这座空城。蒋介石、陈诚得知此讯后，大喜过望，立即发电给欧震，传令嘉奖有功人员。

在济南的王耀武可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他好像闻出了一点什么味道。于是，电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撤。蒋介石和陈诚得知王耀武私自电令其部属后缩时，大为光火，大骂王耀武“胆小如鼠”，并严令王耀武迅速南进。17日，王耀武不得不命令整46师重占新泰，第73军之193师进占颜庄。但他耍了个滑头，令第12军由蒙阴寨撤回吐丝口镇外，余部则由莱芜退回明水。

许世友是个火爆性子，自打部队进驻南麻后，一直没有接到陈、粟首长的进攻命令，急火攻心，大骂：“王耀武这个龟孙子，缩来缩去，是他妈的‘鸟’王牌部队！”

他憋着火给陈毅打电话：“陈军长，我是许世友啊，这两天屁股上都坐出茧子来了，什么时候揍李仙洲那驴日的呀？”

陈毅听了许世友的电话哈哈大笑：“你这个鲁智深哪，心急喝不了热粥。眼下，王耀武这家伙却比陈诚清醒，像条泥鳅滑来滑去。他这是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和动向。但我们有条原则，不管他怎么变，这一仗是一定要打的。”

正在许世友为没有任务发愁的时候，命令就来了。19日，华野命9纵单独控制博山以南，以全力准备打击博山来援之敌。接到任务后，9纵连夜挥师西进。当日深夜23时，9纵准时抵达博山西南约30里前和庄附近设伏。

按华野指挥部命令，和庄战斗预定20日下午15时打响，这

样可免致敌整46师自颜庄北上向莱芜靠拢。许世友和聂凤智商定：以25师担负和庄方面主攻，迎击77师之敌；以26师担任阻歼南援及可能溃逃之敌的任务。

但战场情况变化是出人意料之外的。20日上午9时许，作战参谋向许世友报告，敌77师沿青关南下，已进至和庄、不动庄地区。

打还是不打？敌人到了眼皮底下，这可是个难题。打则过早惊动敌人，影响全局部署；不打，敌人则有越出我伏击区的危险，这样更糟糕，等于让开大道为敌人送行，眼看着敌人去莱芜增援，易给我军造成被动。

权衡利弊后，许世友和8纵司令员王建安通电话，最后商定，提前打击敌人，以免更坏的结果发生。

11时许，25师副师长肖镜海率部迅速抢占和庄东北及东南一带高地后，战斗遂打响。

25师以73团主攻，74和75团作二梯队，向和庄之敌发起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8纵由西南方向攻击不动庄，鲁中军区警卫5团等策应作战。

这样，敌77师就钻人了我方预设的“口袋”阵中了。

在李仙洲集团中，惟有73军是蒋军的嫡系，面77师又是73军的“王牌”，全副美械装备。所以，师长田君健非常骄横，对其他部队都侧目而视，更不把共产党的军队放在眼里。

当其先头部队进入和庄我25师伏击圈时，许世友命令部队一枪不放，让敌人往“口袋”里钻，当进到“口袋”底部不动庄的8纵伏击圈时，8纵司令员王建安命令开火。此时，敌人仍在麻痹状态中，部队照进不误，想作简单抵抗后，冲出和庄，往莱芜进发。

等田君健所部进入我“口袋”阵时，许世友粗壮的拳头用力一砸：“给我狠狠打，扎紧口袋，不让田君健的一兵一卒跑掉！”

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把敌77师打得晕头转向，首尾难顾。

自己的“王牌”遭到合击，这可急坏了李仙洲，他急忙打电话给73军军长韩浚，让他派军接应。77师是韩浚的心头肉，但他更清楚，这时去增援无异于自投罗网，有去无回，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田君健被一口一口地吃掉。

夜深了，和庄、不动庄一带战斗进入了白热化。为加强攻击力量，许世友又命25师和26师的加强力量攻击敌77师。我9纵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大胆勇猛穿插分割，达成对敌人的包围割歼。

战斗进入子夜时分，我25师不断把战况向许世友报告：

“巷战尤为激烈，已接近77师师部。”

“已冲进77师师部，正在寻找田君健等匪首。”

“田君健已被我乱枪击毙。”

许世友闻讯大喜，没想到国民党的王牌师这么不禁打，仅用12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次日中午，逃出的一个营也被全歼。至此，9纵圆满完成和庄阻敌任务，首战告捷。

5

许世友和聂凤智两个人的个头不高，可都很结实，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自全歼77师后，到23日中午，两天时间，没有战事，他们就有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

许世友还想，我9纵是第一次参加大兵团联合作战，可能是陈司令和粟副司令还不大放心，没有把主攻的重任交给我们，只

钻出了我军在莱芜设下的“口袋”阵和在张家洼设下的“口袋”阵，却没料到又一头钻入了我9纵在和庄张开的又一个“口袋”。

21时许，敌人溃兵数千人逃至和庄附近一条大沙河滩旁。我9纵25师73团官兵从山坡上直冲下来，杀声四起，把敌人紧紧压缩在一小块地方。随即鸣枪示警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弟兄们，不要为蒋该死卖命啦！”

“欢迎你们加入华东野战军！”

敌军士兵大多也是贫苦出身，而且是被抓壮丁来打仗的，他们早已不满国民党军的残暴和军阀作风，在我军的感召下，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混乱中，有一小股敌人乘机潜逃。我73团2营营长早看在眼里，迅速率部追击逃敌。不到10分钟，这股冥顽不灵的敌人全部被我抓获。

2营营长在俘虏里查问：“谁是韩浚？”一个俘虏指着另一个俘虏说：“就是他。”

我2营战士随即将那个俘虏捉了出来。经2营营长审问，他终于低头承认他就是73军军长韩浚。后来，又抓出了他的副军长李琰等一批将校军官。

9纵初出胶东，首战大捷，以极小的伤亡，获得歼敌近万人的胜利，圆满完成华野赋予的阻敌增援和断敌逃路的任务。

2. 陈毅对许世友说：“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1

1947年5月，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改变了历来先打弱敌或翼侧孤立之敌后打强敌的传统战法，决心先打位于中央的最强之敌——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

5月12日，华东野战军首长发出歼击国民党整编第74师的作战命令。第9纵队担任的具体任务是，担任阻击任务两天，必须以一切办法吸引住整编第74师，坚决守住坦埠东、西两山口及要点，以积极手段拖住并消耗敌人；阻击任务完成后，主力由坦埠东南向马牧池、南北瓦庄攻击前进，攻占雕窝后，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整编第74师。

12日早晨8时许，9纵第27师80、81两个团及第25师74团，以迅捷动作进入马山、佛山、大崮和蓝石山诸阵地。至14日晨，经两天两夜激战，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敌整编第74师只前进七八里路。按华野前指命令，我9纵守备部队白天坚守，入夜又撤出阵地，圆满完成了对敌轻牵硬拉、牢牢拖住张灵甫的任务。

许世友打电话给陈毅说："军长的战法真灵啊，对张灵甫这家伙欲擒故纵，使其欲攻不克，欲罢又不甘心，真乃高见！"

陈毅爽朗地说："世友啊，下一步就该你猛吃大肉啦！"

许世友说："谢谢军长，我们一定揍得张灵甫灵魂出窍。"

不一会儿，聂凤智过来问许世友："怎么样，今晚还撤不撤呀？"

许世友说："野司叫打就打，叫撤就撤，没什么二话可说的。"

13日黄昏，华东野战军主攻部队开始出击。至次日晨，大体形成了对整编74师的包围态势。陈毅亲自发出了"歼灭74师，活捉张灵甫"的号召。全军指战员无不兴奋异常，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74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

的誓言，纷纷请战。

15日13时，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整编第74师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们依托巨石和山头阵地，居高临下，不断发起反冲击。华东野战军每克一点，往往经过数十次的冲锋，反复争夺，直到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战况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经过英勇的冲杀，逐次粉碎敌人的顽抗，缩小了包围圈。敌在抵抗无效后，于当日下午倾全力组织突围，在飞机轮番轰炸掩护下，先向垛庄突围，被第6纵队打回；又改向西冲击，被第1纵队打回；后转向东突围，被第9纵队打回，均未得逞，伤亡累累。入晚，敌即被压缩在孟良崮、芦山等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几个山头上，完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炽盛的火力之下，数万敌军陷于极端狼狈的困境。

5月16日1时，华东野战军再次发起攻击。

各纵队均集中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顿时，在浓烟和火光中，敌人的血肉和岩石齐飞，一片混乱。

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我军将士奋勇向敌阵地冲去。指战员不待上级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以白刃格斗消灭顽抗之敌。敌军犹似困兽，仿佛也杀红了眼，拼命地顽抗，想要突围而去。张灵甫举着手枪，亲自上阵督战。一批敌人倒下去，马上就有另一批敌人涌上来。双方军队已混战成一团。

许世友随部队进展靠前指挥。天亮后，他站在简易指挥所内，望着前方作战的情形，心紧紧地吊挂在嗓子眼里。这个狭小的山地，这时已成为一台绞肉机，双方都已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此时，74师又冲过来一个营，许世友模糊地看见了这支队伍后面有个指挥的国民党军官。他歪带着帽子，敞着领口，正举

着手枪督战。

许世友骂了声："妈的，敌人要夺路而逃。凤智，命令25师、26师合力攻击，展开白刃战，给我堵住！"

战至下午，敌增援部队第25师、第83师已逼近我军包围圈，与74师相距仅5公里，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守敌在其空军的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孟良崮战役已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陈毅打电话给各纵指挥员，说："……聚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望各纵同心协力，浴血奋战，拿下孟良崮。"

随后，陈毅又打电话给许世友，问："老许啊，蒋介石拼死和我们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打援、阻援部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敌各路援兵仍节节抵抗，全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能争得的时间不多了，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把孟良崮拿下来？"

许世友情绪激动地说："请陈总放心，即使打到最后剩我一个人，也不让敌人跑了。再说，我手下还有一个师没有上，74师别想从我这里跑掉一个人！"

陈毅以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好！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战斗英雄！"

放下电话，许世友意识到最后突击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和林浩、聂凤智简单商议一下后，命令各部高速加强战斗组织，抽调机关人员补充战斗部队，并将所有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

许世友打电话对25师师长肖镜海说："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

肖镜海立下军令状："坚决执行司令员命令，誓死攻上孟良崮，一定全歼敌74师！"

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炮火更加猛烈地震撼着敌人据守的山

头。战士们高喊着："活捉张灵甫，打烂王牌虎"的口号，端枪向敌阵冲去。

敌人倚仗山势，倾其全部火力，拼命抵抗。

冲在最前面的9纵25师73团在团长孙同盛的带领下，乘胜突击，最先冲上孟良崮，将红旗插上主峰。其余各纵先后冲上崮顶。

孟良崮残敌在我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纷纷跪地投降。敌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被乱枪击毙，同时被击毙的还有74师少将副师长蔡仁杰，58旅少将旅长卢醒等。

16日下午17时许，我全部肃清残敌，至此，号称"蒋家五大金刚"之首的敌整编74师被我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我9纵在坦埠阻击以及雕窝山、芦山、孟良崮主峰的攻坚战斗中，连续鏖战5昼夜，歼敌6780余人，内俘3001人。陈毅司令员赞曰：9纵犹如猛虎。

1948年的元旦之夜，蒋介石伫立在地图前，静静无语。自从内战爆发，蒋介石恨不能在一夜之间将共产党全歼。他没想到的是，随着战局的发展，他的数十万部队在一连串的战役中纷纷折戟沉沙，损兵折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堆积的越来越多，对共军斩尽杀绝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在1947年7月，他想借华野分兵之机，给华野以沉重的打击。但没有想到，他打的却是三野发展起来的民兵和无辜老百姓。尤其是在胶东地区，国民党军队滥杀无辜已使它民心丧尽，这不能不使他伤透了脑筋。

在胶东，他命他的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亲自坐镇，想在那里围歼许世友、谭震林。原想，许世友是个粗人，有勇而无谋，不曾想一交手，范汉杰竟然不是他的对手。

许世友粗中有细，有勇亦有谋，他破了范汉杰的"梳篦战

术”，使他付出惨重代价占领的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莱阳等15座县城又被许世友重新夺回。其中在新河、亭口、灵山、平度、掖县、水沟头等10多次战役中，范汉杰损失1.4万多人，仅掖县一役就损失2700人，胶河战役又减员3500人。

战后，他把范汉杰召到南京，把他大骂一顿，出了胸中一口恶气。但蜀中无大将，转过头来，他还得命范汉杰回胶东戴罪立功。

结果，胶东一战，范汉杰又损失了1万多士兵的性命。

蒋介石大骂范汉杰饭桶，而范汉杰则说：“请委员长放心，学生一定在莱阳立新功。”

范汉杰带着胶东兵团向许世友部发起攻势，命第8师退守龙口、蓬莱、福山、烟台、威海。54师守青岛，198旅、76旅据守灵山，64师集结灵山为后盾。莱阳城驻50师106团及108团一营，榴炮、山炮各一连，总兵力5万余人。

12月3日，范汉杰与许世友、谭震林在莱阳激战。许世友派出7纵成均、赵启民部攻城，2纵滕海清、康志强部位于水沟头一带，沿烟青公路两侧构筑阵地阻范汉杰援兵；13纵周志坚、廖海光，9纵聂凤智、刘浩天分别集结于五龙河东、西两岸左村、团旺以北，打援或攻城。

12月4日，许世友命7纵成均、赵启民部趁黄昏，直插莱阳城西关。经过3小时苦战，7纵20师占南关，21师占东关，19师进人西关。

范汉杰速命54师、64师、8师由青岛经灵山分批增援。许世友得知范汉杰已派援兵，亦命7纵停止坑道作战，提前攻莱阳城。

9日凌晨，攻城部队猛扑城垣，范汉杰命106团退入城隍庙阵地坚守，又命增援部队加快行进速度。7纵攻城受阻，许、谭二人调13纵37师增援。许世友对37师师长高锐说：“13日晚

上攻不下城，别来见我。”

12日上午，攻城开始，受阻。13日再攻，又未攻取。许世友把13纵司令周志坚叫到指挥部，对他说：“你带山炮连到37师去，让师里的干部全下到团、营、连，务必消灭莱阳城顽敌。”

傍晚，又一次攻城开始。至夜12时，将守城的敌106团和108团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敌增援的64师黄国梁部与2纵滕海清、康志强部展开了增援与阻援的恶战。

范汉杰用飞机、大炮为黄国梁开道，坦克掩护。黄国梁拍着胸脯向范汉杰保证：“请范司令放心，攻不下水沟头，愿头颅送青岛。”

结果，黄国梁在水沟头丢下300多条弟兄的性命，铩羽而归。他忘了自己的信誓旦旦，竟从此退出军界，跑到广州做生意去了。

战后，蒋介石亲飞济南，当着王耀武的面，大骂范汉杰：“范汉杰，娘稀匹，胶东一战，你丧师辱国，决不能宽恕，决不能宽恕！”

胶东战役，打了5个月。莱阳战役标志着我胶东兵团彻底打破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改变了山东战场的敌我态势，有力配合了外线兵团的战略进攻，为收复失地，攻占大、中城市创造了条件。

3. 聂凤智毫不含糊：“今天由我下决心，错了我负责！”谭震林严肃地说：“兵团让你们打！你就得打，谁要是不打，我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

1

1948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许世友和谭震林率领的华野第7、第9、第13纵队改称山东兵团，并指挥渤海、鲁中纵队等，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

山东兵团领导经过商议，认为以周村为中心的胶济路西段之敌，属于分散、孤立、较弱之敌，吃掉这一股敌人于我十分有利。经过激烈的讨论，兵团采纳了聂凤智的方案，决心采取“挖心战术”，以9纵攻取周村；兵团所属其他部队担负打援任务。按照兵团统一部署，全线于3月11日发起攻击。

3月1日，9纵3万将士从大本营——掖县出发，向周村地区开进。

3月7日，部队经过7天行军，向西挺进150公里，抵达广饶县西北常家庄一带集结，分散隐蔽，以麻痹敌人。休整两天后，夜行昼伏，隐蔽进人敌守备区内索镇西南的周家园、北石桥、唐山庄之间地区，此地距周村20公里。

周村，胶济铁路和“心脏”地区，北靠桓台、长山、邹平，东邻张店，正面是博山，南面是章丘、济南。

10日夜，正当9纵向周村穿插时，一场意想不到的大暴雨骤然而至。顷刻间，坑满沟溢，道路淹没。矫健严整的进军队伍，一下子陷在泥泞之中。由于大雨，夜间四周浓黑一团，道路不辨，首尾难顾，一夜之间，只行进数里，未能及时赶到作战地域。

由于7纵于当夜包围张店，全歼守敌4000余人，惊动了其他各地的敌人，驻长山、桓台、邹平、齐东各部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向周村靠拢，这样导致周村之敌兵力激增，由原来的3000人增至1.5万人。

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聂凤智想："情况真是瞬息万变。由于受暴雨阻滞，我各部接敌时间参差不齐。7纵先打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敌人这一猛收缩，兵力大增，给我们攻城出了难题呀！"

到底打还是不打？

聂凤智果断命令：纵队指挥所暂停前进，重新研究纵队下一步战斗行动。

在紧急常委会上，对于打不打周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提出，这场大雨下坏了，周村暂时不能打了，要立即命令停下来。因为周村的敌人已经察知了我军的意图，我已失去了战役的突然性。敌兵力陡增四五倍之多，在兵力对比上我们谈不上占多少优势；况且兵团也有明确指示：如果敌情变化大，不一定攻击，可相机行事。这个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

聂凤智认为，胶济路西段作战，周村是关键。打迟了，拖延了，就会使周村之敌赢得调整部署、加固工事的时间，加之济南、潍县之敌下决心来援，要造成全局被动。而且，张店之敌被歼，我无旁顾之忧，敌受到震慑，坚守决心更加动摇。况且我纵战役突然性只是部分失去，并未尽失，连夜发起攻击，仍操主动。

但是，某些同志仍不放心，觉得没有把握。两种意见终难统一。这时，有的同志建议，能否情示一下兵团首长，然后再定。但由于电台淋雨受潮，与兵团根本无法联络。雨夜茫茫，派出去的几批通信兵也没有与兵团联系上。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会场陷入沉默，人们越等越心焦。聂凤智打破沉默说："战机难求，稍纵即逝，等不得了！"

"万一打成消耗仗，兵团查下来，谁能负这个责任？"有的同志仍不放心。

这一点不能含糊。聂凤智当即表示："作为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方面有机断专行的决定权。今天由我下决心，错了当然由我

在我多路爆破和猛烈攻击面前，周村守敌的防御体系很快被打乱。16时，我80团1营对顽抗之敌实施攻击，全歼敌第32师师部、141旅旅部、421团团部一个营。尚在负隅顽抗之敌很快被我分割歼灭，大部残敌失去指挥，军心动摇。数股敌人企图夺路出逃，被我一一打回或消灭。我各攻击部队乘机展开政治攻势，并发动解放战士进行火线喊话，迫使混乱之敌成连成营地投降。

我各部在纵深作战中，像一把锋利的尖刀，迅猛穿插，把敌人分割成六大块，逐一聚歼。73团在团长兼政委孙同盛的指挥下，用小炸药包炸通墙壁，逐屋穿行，隐蔽接近并占领十字街口制高点——大阁。各部主动协同，分头抢占敌主要火力点和制高点，越战越勇。

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周村守敌1.5万余人悉数被歼。生俘整编32师参谋长李锡煜，仅师长周庆祥带几名亲信，化装后从城墙下钻水洞潜逃。他乘坐的美式吉普车也被我缴获。

许世友和政委谭震林在兵团指挥所，得知9纵连夜在周村打响，十分高兴。许世友说："周村这一仗打得好！这一打，战役全局就活了。"

后来，许、谭听说当时打还是不打，9纵领导层有过争论，有的同志不主张打，说打是冒险。在兵团总结会上，有的同志再次讲："仗虽然打赢了，但在军事上是冒险的。"

许世友说："打是对的，我就怕你们不打。不打，要军法从事。"

谭震林也严肃地说："怎么能说打赢了也是冒险呢？军事斗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兵团就是要你们打！谁要是不打，我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

打下周村，胶济路西段守敌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许世友高度概括了周村一役的特点：时间短、伤亡少、俘获大。

4. 聂凤智自己把“助攻”改成了“主攻”；王耀武开始“调兵大游行”；73团率先攻入内城，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济南第一团”

1

194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在“八九月攻克济南“，然后于“冬春夺取徐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华东野战军准备9月攻克济南，而后伺机全力南下兵出淮海和皖北，进逼江淮。

济南大战前夕，许世友特意来到9纵看望老部下，他在9纵誓师大会上说：

“我从胶东赶来，就是要带你们去攻济南的。为了速克济南，我也给大家提出一个易懂好记的口号，就叫做‘牛刀子战术’，为什么要叫‘牛刀子战术’呢？同志们知道，牛很庞大，又有蛮劲，要放倒它，必须一下子击中它的要害。济南城防工事坚固，纵深又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像一团不大好啃的刺猬。我们要拿下它，必须准确地抓住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再绞乱敌人的五脏六腑，致敌于死地。”

9纵的确不是吃素的，通过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出司令员聂凤智的坚强、灵活的个性。

在济南战役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了攻城东兵团的任务是“助攻”。但聂凤智一想起这两个字就觉得不舒服。他心中早就盘算好的“主攻”任务，却被宋时轮抢去了，他能舒服吗？

聂凤智想，再跟宋时轮争“主攻”是不大可能了，也不合适，因为这是上级决定了的。但能不能自觉将“助攻”变为“主

人，无一漏网。

在74团首攻茂岭山的时候，75团也像一把利剑直刺茂岭山南边的砚池山。守敌在我凌厉的攻势下斗志大减，激战仅50分钟，就在绝望中放下了武器。

许世友的牛刀子战术起作用了。我9纵在一夜之间就拔除了王耀武的两颗硬钉子，即王耀武炫耀可守半月之久、“固若金汤”的济南东大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主阵地。王耀武惶惶不安，他一会儿判断我军主力在西，一会儿又把兵急调至东线，被我战士戏称为“调兵大游行”。但王耀武没想到，我东、西两线部队都是主力。3天内，我9纵再接再厉，连克敌一批主阵地和村庄据点，使王耀武心惊胆战。

王耀武部署在西线的吴化文部2万余人，19日夜举行战场起义。吴部起义前，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后来看到我9纵攻势凌厉，突破了王耀武精锐固守的防线，10纵又以猛烈炮火封锁了西郊机场，济南主阵地丧失殆尽，吴化文才终于下决心起义，走上了光明的坦途。

济南腹背受敌，王耀武惊恐万状，他放弃了一些外围阵地，企图凭内城固守待援。

我军乘势猛进。20日，我9纵已直逼到东城墙下，并随即向外城城区展开近迫作业；22日，已完成总攻外城的战斗准备。

王耀武一错再错，他判断我连续鏖战6天6夜，人困马乏，起码要休整数日才能完成攻城准备。

但许世友偏偏在22日晚就发布攻击外城的命令。我攻城大军按攻城总指挥部的命令，从四面八方向济南城区压缩。

18时整，9纵司令员聂凤智在茂岭山前进指挥所接到许世友命令后，立即命令全纵队所有炮火对各攻击点实施轰击。

19时许，我各主攻团同时由各个预定突破口外发起连续爆

破和突击。

经我英勇的攻城部队层层剥笋式攻击和正确使用许世友提出的“牛刀子战术”，仅用7天7夜的时间，便迅速突破并占领其外围防御阵地的160余个支撑点，基本防御阵地的商埠、外城等一、二线阵地。现在，我攻击的锋芒直指其核心阵地——内城。

3

内城是王耀武负隅顽抗的最后一道防线，城墙高达14米，底宽10米。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设备，并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城墙下是一条宽大的护城河，墙根下暗堡成群，鹿砦林立，雷阵遍地。其11万人的部队，除吴化文部起义外，其余全部撤至内城核心阵地。

23日18时整，总攻内城的炮声打响了。刚才还在沉静中的古城，霎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无数炮弹，在空中呼啸着，从四面八方一齐倾泻在古老的城垣上。整整一个小时的炮火袭击后，天空中突然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所有炮火一齐延伸入城，给我军突击部队闪出一个空隙来。

我9纵73团各连犹如一支支利剑，迅猛向内城攻去。经反复争夺，于次日凌晨4时50分攻入内城。王耀武经营多年的济南环形城防工事的最后一道坚固阵地，在一夜之间就被我9纵勇士摧垮了！

73团率先突入后，9纵75团、76团和10纵一部后续部队连成一条长龙，冒着硝烟涌入城内。开始是一路开进，继而两路、三路直到六路并进。

73团2、3营像两把尖刀直刺王耀武新旧省府。4连首先炸开旧省府的围墙，夺下榴弹炮10门、山炮7门，5分钟内发展

1949年4月20日下午，国民党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决定，三野由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路集团先于全军一步，于20日晚开始渡江。

当晚21时，全军大小船只，千帆竞发，万桨击水，一齐向南岸突进。第一梯队仅用20多分钟，就到达长江南岸。

聂凤智一行顺利登上南岸，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口授一份电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要求用最快的速度发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份只有12个字的电报，在聂凤智的军事生涯中，算得上是文字最短而且措辞奇特的一份电报了。但它所包含的喜悦和豪情，又该用多少文字才能容纳得下呢?

过江后，我军将士不顾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奋勇追击敌人。

5月16日，27军向上海外围运动。当晚，先头部队80师进抵七堡镇。

经侦察得知，由于高桥地区战事吃紧，汤恩伯已命75军抽调到高桥，原市区守备兵团改组为沪南守备兵团，与第123军之334师接替75军防地。

接到这一重要敌情，聂凤智果断命令：今晚乘敌人换防，立足未稳时，迅猛发起攻击。

当晚，80师便向七堡镇之敌发起有力攻击。不久，胜利攻占七堡镇。

接着，聂凤智又命令80师以一部向七堡镇右翼进行牵制性攻击，以军主力79师、81师沿七堡、虹桥公路向上海市区攻击前进。

2

5月24日清晨，27军已占领上海西郊的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飞机场等大片地区，正在接近沪杭铁路。翻过沪杭铁路，就是上海市区。

24日傍晚，作为27军先头部队的237团已经到达沪杭铁路线上。晚9时，肖镜海向各团发出进入市区的命令：235团在团长王景昆、政委邵英的率领下，由程家桥向北，从北新泾向东到达梵皇渡路口；237团由程家桥向南，沿虹桥路向东往林森路推进。236团在团长李启明、政委孙子宇的率领下，作为师预备队随后跟进。

翻过铁路路基，237团的指战员们看见上海市区灯火辉煌，这明亮的电灯是上海地下党为保证我军解放上海打胜仗点亮的。看到这些明亮的灯光，战士们很激动，灯光里透着上海工人老大哥的支持。

虹桥路上，向上海进军的队伍如同一股汹涌东进的大潮，不可阻挡。队伍里，战士们正兴奋地传着一个“来自北平的消息”：

“毛主席说，27军现在可以进上海了！”

浓眉大眼，身材敦实，刚满27岁的235团政治处主任王济生对大家说：“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在南京路上比比看！”

虹桥路，第27军前进指挥所。

听到吴淞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市区周围的激烈枪声，聂凤智忍不住了，他接通了79师指挥所：“老肖，部队打得怎么样？”

“冲进去了，军长！”肖镜海兴奋地报告。

“真的冲进去啦？”聂凤智几乎不相信，又重重地问了一句。

“冲进去了，敌人已退却，我部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向高

时，敌人架在楼窗上的枪口缩了回去。一楼的敌人不知所措，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二楼的敌人侥幸向楼上跑。迟浩田命令部队猛追逃敌。

在四楼，迟浩田抓住一个敌军官，命令他马上让部下缴枪投降。敌军官不得不连连点头称是。就这样，迟浩田率一个排机智地俘虏了敌人一个营。

由于不得使用炮火压制和打击敌人，我军在进攻上海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牺牲。一部分攻击受阻。

听到这一消息，聂凤智在指挥所里再也呆不住了。他来到235团前沿观察地形。这时，部队已停止攻击，敌人气焰更嚣张了，不时射来一排排子弹。

董万华和王玉芝都忍不住冲军长发牢骚："伤亡这么大，怎么办?"

聂凤智瞪起眼珠子问："你们说怎么办?"

董万华说："我请求只打两发炮弹，非把这帮狗日的揍趴下不可!"

王玉芝也说："不让用炮，太憋屈了!"

有个爆破组长手臂负伤，他也冲动地对聂凤智说："军长，下命令吧，我只用三包炸药，保管把对面那座楼炸飞!"

看到部队情绪这么激烈，聂凤智没有发火，也没有做解释。回到指挥所，他和刘浩天商量，决定立即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

会上，各师争论仍很大。

"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能有不准用火炮的道理?"

"部队已付出代价，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士牺牲了!"

"只有牺牲苏州河北岸的局部，才能最后消灭敌人，保全上海这个大局。"

"是我们革命战士的鲜血、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楼房

重要?"

聂凤智的心被深深震动着，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他想：我们将要做出的决定，意味着什么?问题似乎很简单，打或不打。但如果真的开了炮，那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他感到不能再沉默了。同军里几位领导商量后，他尽量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说："刚才大家提的问题很好，很尖锐。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战士重要还是楼房重要。第一位的问题，是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一炮打过去，会伤亡多少人?不打炮，我们要多伤亡一些战士；打了炮，会伤亡多得多的人民群众。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生命。爱战士与爱人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安危。说到底，我们为战上海而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吗?要算账的话，首先要算这个大账。再说，那些楼房虽然现在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中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将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经过反复讨论，越来越多的同志头脑冷静下来，聂凤智决定改变攻击战术。他说："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的兵力，等天黑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水过河，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

4

5月25日清晨，27军81师241团在攻打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时受阻。防守这一线的是国民党第51军残部。该军军长王秉

钺已在浦东被我军俘虏。23日，汤恩伯起用闲置多年的国防部中将部员刘昌义任51军军长，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并兼任北线守备兵团指挥。

当天上午，在地下党田云樵的帮助下，81师政委罗维道找到了刘昌义，并与他进行了接触。刘表示愿意进一步协商，但要与军部进行联系。

听到罗维道的汇报，聂凤智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他对罗维道说："你们一定要与刘昌义保持好联系，经我们商量后，再确定下一步行动。"

接着，他立即和仍在丹阳的陈毅通了电话："报告军长，我前线第81师在地下党配合下，已与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接洽谈判。现刘昌义已同意停止抵抗。我们打算抓住这个突破口，迅速解放苏州河北岸。"

陈毅听了非常高兴，他一直牵挂着苏州河的战况。现在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关键时刻，能和平解决，不动枪炮是最好的方式。他当即表扬聂凤智道："你们做得对，应该这么办，但还要提高警惕哟。"

陈毅还向聂凤智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有了陈毅的指示，聂凤智心里更踏实了。

聂凤智和仲曦东紧急商议后，又用电话指示罗维道："要刘昌义过河来，到军部谈判。"随即，聂凤智指示联系科长兼俘管处副处长金灼之："务必保证刘昌义一行的安全；在谈判快结束时，以接电话为由将我喊出便于和三野司令部通话。"

25日晚19时，3辆开着大灯、车头上还插着白旗的美式军团吉普车停在虹桥路27军前沿指挥所。刘昌义前来与聂凤智谈判。

刘昌义等人被迅速带进楼内的一间大屋里，双方分坐两边。

谈判开始后，刘昌义报告了上海作战的局势以及汤恩伯、陈

大庆、石觉等已经登舰逃走的消息，然后将留在上海各军的番号、情况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聂凤智肯定了刘昌义弃暗投明的做法。他说："淞沪的国民党已经毫无出路，现只据守在苏州河以北、蕴藻浜以南这块弹丸之地，这块地方也不能长久，我们攻击吴淞的部队马上就要向市区进攻包围。摆在国民党方面的惟一出路只有投诚。"

刘昌义提出自己起义意愿由来已久，解放军方面应予考虑给予他"率部起义"的待遇。这意味着，刘昌义及其所属的部队将保持原有的编制、待遇不变。

聂凤智说："不行！从客观情况看，你部是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进行谈判的，这和起义有根本区别。"

究竟算"起义"，还是"投诚"，双方谈到半夜11点。聂凤智坚持认为，刘昌义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经地下党特派员做工作后，到人民解放军27军谈判的，只能算放下武器投诚。至于刘本人提到的个人情况，可以个别考虑。

接着双方就部队交出阵地的时间、方式等具体情况谈判。

谈判快结束时，金灼之按事先计划，离开谈判席，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进来报告："聂军长，你的电话。"

随后，聂凤智到军作战值班室，向三野司令部直接汇报谈判情况。

26日凌晨1时许，聂凤智带着陈毅的指令进入谈判席，向刘昌义宣读命令：

1．接受刘昌义投诚；

2．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

3．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4．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刘昌义不放心，要求看陈毅电报原文，聂凤智将电文递给他。刘昌义很仔细地看了电报后，又专门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

谈判结束后，刘昌义被送回造币厂桥头。

26日凌晨，刘昌义率国民党第51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刘昌义提出要保留他的马弁、副官、吉普车、望远镜和手枪，经请示同意。

在体育场中央，缴械的武器堆得像一座小山，缴了械的国民党官兵分几路徒手出来。武器由十轮卡车运往七堡镇，每辆车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押运。

5

5月25日深夜，驻守在四川路桥北邮政总局大楼内的国民党第37军204师611团31营仍在负隅顽抗。他们仍不忘自己是蒋介石的“御林军”，是蒋经国的看家部队，因此，中毒很深，很顽固，要学当年谢晋元守四行仓库的劲头来守邮政总局的大楼。

此时，苏州河北四川路桥头解放军第235团1营营长董万华命令60炮手向对岸轰击。

这两发小炮弹是董万华瞒着军里直接发射到邮政总局大楼二层的。但这两发小炮弹虽然造成巨大的震动，却仅仅在大楼坚固的建筑表面留下了两个不起眼的白色“斑点”。

但是，聂凤智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不由得哑然失笑。还真有这样的愣头青，军里三令五申说过多少次了，居然还敢放炮，真是少有的“贼大胆”。

向聂凤智请示的副团长问是否要军法从事，聂凤智说：“算

了，打仗嘛，火气总是有的，伤亡那么大，干出一两件傻事也在所难免；气出了，要多加强教育。你们干部一定要认真地掌握部队，不能再打炮了，不能再引起连锁反应了。"

那位炮手一听说军长不给他"军法从事"，高兴坏了。火气消了之后，他对营长董万华说："上海真是个特殊的战场啊！"董万华也笑着说："差点让你背黑锅。也算我们碰上特殊战场了，若在平时，阵前违抗军令，咱俩都没好果子吃！"

至5月28日，苏州河以北市区大部分被我军占领。敌青年军部分残余盘踞在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成了瓮中之鳖。要用武力解决这股敌人，并不困难。但聂凤智考虑到万一双方交起火来，水电设施肯定会遭到破坏，这将严重影响全市生产和市民生活。

于是，他派人分头探访与青年军有业务联系的线索。急切之中，竟一无所获。

正在聂凤智挠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三野总司令、新任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来到了27军军部。见到聂凤智，陈毅握着他的手说："辛苦了，情况如何？"

聂凤智说："沪东区还有一部分敌军把守，最要紧的是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万一这两家打起来，水电设施肯定要毁坏，将影响市民的生活和工厂开工。"

陈毅听到这里也锁紧了眉头，他说："那儿可是上海的心脏呀！"

聂凤智说："我几次派人想与敌方接洽，都没有找到好的线索。"

"他们是哪一部分的？"

聂凤智报告了敌人的番号和主要头目的姓名。

"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陈毅又问一遍。

“是，叫许照。”聂凤智干脆地回答。

“那你赶快找一下蒋子英的下落。”陈毅既兴奋又着急地说。“蒋子英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授，一直住在上海。许照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感情极深。请蒋子英出面做许照的工作，让电厂守敌放下武器。”

“我们马上派人找蒋子英。”聂凤智兴奋地回答。他派81师政委罗维道立即去查蒋子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很快，罗维道通过刘昌义一问，问题都解决了。聂凤智迅速与蒋子英通了话。蒋子英同意去找许照。

聂凤智派79师师长肖镜海陪蒋子英去做许照的工作，一谈，许照果然没有问题，同意缴械投降。然而，下面的连、营长却不买许照的账，尽管师长不在，由许照代理。

肖镜海给许照出主意，召集一次全体军官会议，在会上解决问题。这可是冒大风险的事。可由于肖镜海部署周到细致，处置得当，使许照主持的“会议”开得很成功。那些中、下级军官都“没有意见”了，大概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肖镜海马上向聂凤智作了汇报。聂凤智火速派10大卡车部队，一举完成了杨树浦电厂的和平接收，8000余守敌缴械投降。

5月27日晚，大上海全部获得解放，完完整整地回到上海人民的手中。

淞沪战役自5月12日起历时16天，27军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歼敌近3万人，我仅伤亡1455人，创攻坚作战中敌我消耗18比1的光辉战例。

6.27军秘密入朝，神不知鬼不觉，创造了“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长津湖一战，中国猛虎折弯了“美利坚之剑”

1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27军奉命入朝参战。1950年11月4日21时，军长彭德清率领第27军第80、第81师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白马地区待机。11月12日，第27军全体指战员怀着高昂的战斗激情，迅速向咸境南道之长津湖以北地区挺进，实施战役集结。17日，抵达长津湖以北集结地域。

在彭德清的精心组织下，第27军的行动不仅未被敌人察觉，而且也未被敌人发动的“空中战役”所阻止，在兵团编成内秘密地完成了战役集结。后来，美国舆论界人士惊叹第9兵团部队开进和集结的行动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11月23日，接到9兵团电报命令。命令说：第27军协同第20军首先歼灭美陆战第1师主力于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地区，而后歼灭逃窜和增援之敌。

24日黄昏后，各师迅速开进，于26日全部到达进攻出发位置，隐蔽集结。

海军陆战队被认为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有160余年的建军史。如果把远洋舰队比作一只长臂的话，那么海军陆战队就是这只长臂最前端的铁拳。海军列队时，陆战队有位于最先头或最右翼的特权，并引以为荣。海军陆战队人员申斥部下时，都是大声说：“是回家还是去陆军?”海军陆战队员有这样一种传统：当受到陆、海、空军其他兵种人员侮辱时，拼死也要雪耻。而陆战1师被誉为“美利坚之剑”，它以三个陆战团为基干，加上第11炮兵团以及坦克和工兵等支援部队编成。该师总兵力，在长津湖附近作战时，是2万至2.5万人。

11月27日的夜晚非常美丽而宁静，皎洁的月亮给冰封雪冻

的长津湖洒上了一层清辉。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谁又能想到一场生死的激战即将展开。

在长津湖西南岸附近的柳潭里，我79师和友邻20军第89师已进入预定地域，严阵待命向当面之美军海军陆战队1师占领的山头攻击前进。79师从东向西一线并列展开，第236团、第235团和第237团。各团乏进攻目标分别为北面的1167高地、1240高地和1384高地。

79师师长肖镜海在战前动员会上说："别看美国人武装到牙齿，可是我们并不怕它。我们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发挥近战、夜战的特点，打他个措手不及，把他们赶下山头。"

时针指向22时，月亮已斜挂在蓝黑色的天幕。这时，彭德清军长一声令下："进攻！"

我军各攻击前沿阵地上，嘹亮的铜军号和尖利的铁哨子声同时响起。支援火器迫击炮急速发射，猛轰美军阵地。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压制美军阵地前沿。一波一波的我军勇士从事先埋伏的出击地点突然跃起，向敌阵地发起勇猛冲击，他们在接近敌人的距离内扔手榴弹或以冲锋枪、卡宾枪猛扫。整个柳潭里山谷枪炮声大作，喊杀声此起彼伏，空中火光冲天，弹雨如飞，硝烟弥漫。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精锐的精锐与美国侵略军中王牌的王牌展开了惨烈的激战。

我79师235团1营在特务连配合下连续三次攻击敌军众多的1282高地，而暂时放弃了对1240高地的攻击。我当面之敌是陆1师第7团2营E连共200余人。他们火力凶猛，并在阵地上埋设了大量地雷和绊索照明弹，造成我军许多意外伤亡。但我1营指战员不怕牺牲，勇猛冲击。他们忘记了寒冷，穿着不御寒的胶底布鞋，在厚厚的雪坡上冲锋陷阵；他们不顾枪林弹雨，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突击敌军阵地。

由于敌人绊索照明弹的光亮作用，我突击勇士暴露在敌机关枪和手榴弹交织的凶猛火网中，致使我攻击势头一度受挫。营长又气又急，他和教导员作了简短的动员并调整了部署，发誓一定要消灭E连，在拂晓前拿下1282高地。

20分钟后，我勇士冒着弹雨，勇猛突破敌E连第1排阵地，逼近迫击炮阵地。我们的后三角队形冲锋奏效。美军的第二道防线又被我突破。这时，敌我交错成为混战胶着状态，单兵之间用枪托和刺刀奋力拼杀，有的战士干脆扔掉冲锋枪与手榴弹，与美军徒手扭打在一起。敌我互相投掷手榴弹，你来我往，爆炸声不断，血肉横飞，惨叫连天!

美军E连连长菲利普斯急疯了，他的肩部受了伤，他像疯狗似地大喊："坚持住，弟兄们，这里是伊赛连的阵地。"他从雪地里抽出一支步枪，把刺刀插在地上恶狠狠地说："我们就守在这里!"

这时，我机枪班长陈忠贤在重机枪因冷却水冻结而不能射击的情况下，机智灵活地率3名战士用手榴弹炸毁敌重机枪阵地，然后他用敌人的重机枪消灭敌人。他急红了眼大骂："狗日的美国鬼子，我为弟兄们报仇来啦!"随即一阵点射，把1282高地的敌指挥官菲利普斯打得千疮百孔。

在我连续勇猛突击下，1282高地基本被占领。拂晓前，敌第5团C连连长琼斯带领2个排前来增援。由于我1营在攻击敌E连时，遭地雷和机枪杀伤，战斗减员严重，基本失去战斗力，其中第3连仅剩六七个人。天快亮了，2连连长宋惠滋带领2排又赶到了。经过与敌人反复厮杀，终于顽强地坚守了既得阵地。

与235团进攻的同时，236团副团长章尘率所部对1240高地的第7团D连发起进攻。6连副排长张振华率6班勇敢机智，从侧翼接敌，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冲击，一个快速冲

锋，把敌人赶到山头主阵地。这样，张振华率6班在没有牺牲一个人的情况下，毙敌27名，占领1240高地的前哨阵地，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28日晨，章尘又率3营一举突破美军阵地，占领了敌连指挥所。这次战斗，敌第7团D连几乎全部伤亡，增援的第5团C连的第3排伤亡约一半。

237团团长于连升和政委宋奇光，率部克服道路生疏和大雪难行等不利因素，命令3营首先攻击了美7团第3营的一个连，该连沿山岭作弧形配置，瞰制着通往山谷外的公路。经多次反复争夺，终于占领了该阵地。凌晨4时，我237团又占领了1403高地，这使我军又在柳潭里山谷北部拥有了一个瞰制山谷的阵地。陆战队已置于一个不断收紧的钳口中。

对于一向自负傲慢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来说，1950年这个少有的严寒季节里，在朝鲜北部山区遭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王牌27军，并在一夜之间被打得掉头逃跑，这不能不使美国军人感到耻辱，也不能不使人对27军的实力感到折服。中国猛虎已折弯了“美利坚之剑”！

2

与79师在柳潭里同美陆战1师傲战的同时，27军副军长詹大南率80师附81师242团，在长津湖东岸的新兴里、内洞寺向美7师部队发起了猛烈进攻。

第238团团长闫川野率1营、2营于进攻发起后半小时突破敌人防御前沿，并迅速攻占一部房屋和工事，2营还攻占了江桥西南的集团家屋。3营由江北向江桥处投入战斗。该营8连在进攻途中为一独立家屋敌火力点所阻，配合该连作战的师炮团92步兵炮连班长孔庆三奉命摧毁敌火力点。在摧毁敌一个独立家屋

工事时，由于地势不平，炮架无法放稳。这时，孔庆三就用自己的肩膀抵紧了翘起的一个驻锄，开炮将敌工事摧毁。孔庆三被掀到岭岗下边，腹部被弹片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第242团3营经一夜激战，占领了1221高地，控制了公路，截断了新兴里与柳潭里之敌的联系。

截止到11月28日拂晓，美10军在长津湖两侧的败局已定。到28日黄昏，第1陆战师已溃不成军，其态势是，柳潭里、德洞山口、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等5个环形阵地，已被我79师所分割，在一条道路上各自孤立着，像被斩为数段的毒蛇。29日黄昏，第1陆战师转入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兵团首长决心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而后再移兵分别歼灭柳潭里等地之敌。据此，27军于29日修正原决心，调第81师主力协同第80师合歼新兴里地区之敌，并组成联合指挥所，统一指挥新兴里战斗。留第243团于大小汉岱及广大里线组织防御，防敌增援并保障两师主力左翼安全。第79师继续围困并积极牵制长津湖以西柳潭里地区之敌。

30日夜，天降大雪，气温继续下降，我冻伤减员大幅度增加。23时，我以第80师全部和第81师241团共4个团兵力，对新兴里之敌发动四面猛攻。第238团由新兴里东南，第239团由1250高地以东，第240团由新兴里东北，第241团由新兴里西南，冒着敌人炽热火力封锁奋勇突击，长津湖东岸顿时被一片炮火和硝烟笼罩。

12月1日凌晨1时，长津湖东侧第10军前出的环形防御阵地受到猛烈攻击，一发迫击炮弹落在距敌临时指挥所50米的地方。敌人已被我压缩于狭小地区。敌伤亡严重，外援无望，被迫于是日13时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向南突围。我军立即转入尾追堵截，将敌人大部歼灭于新兴里、新

岱里地域。残敌南窜至后浦、泗水地区，又被我阻击部队歼灭。

截止到12月2日凌晨4时，美军第7师31团以及第32团1营、炮兵第57营共5个营兵力全部被歼，第31团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和第32团1营中校营长费恩被击毙，团旗被我缴获。

3

新兴里之敌被我全歼后，东线敌人更加动摇。12月1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之敌开始向咸兴地区撤退，柳潭里之敌也全力进行突围。第9兵团首长令第27军和第20军之第59师迅速歼灭柳潭里突围之敌。

1日和2日，我第27军和第20军之第59师，与柳潭里逃敌展开激战。

3日，该敌在下碣隅里之敌接应下，在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以坦克群为先导，倾其全力进行突围。我第59师在敌两面夹击下，奋力抗击，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终因连日作战，弹药不济，冻伤及战斗减员较大，阵地为敌人突破。突围之敌大部逃到下碣隅里。

4日晨8时40分，美军陆战1师残部乘漫天大雪继续东逃，并于雾散后出动大批飞机对我第243团阵地进行猛烈轰炸。11时许，敌人突破我8连阵地，又向1连、9连阵地发动猛攻，我1连、9连指战员顽强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并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下午，下碣隅里之敌出动两个连兵力，西进接应柳潭里逃敌，我243团阵地腹背受敌，有被突破的危险。情急之下，18名战士在连长的带领下冲下阵地，把公路上敌人已修复的汽车又击毁数辆，将敌阻于公路桥西。敌人混乱地下车向我阵地冲击，遭我大量杀伤。

在1连连长黄万丰的果断指挥下，先后击退敌人多次进攻，

杀伤敌人140余名。

在咸兴地境追击作战中，从11日至15日，第79师攻占地境西南一线高地；第80师攻占东峰、中峰诸高地；第81师攻占上间里、高阳里，歼敌一部；第242团1营在新上里歼美军第3师第7联队第2大队第6中队60余人。

16日，美军第3师第7联队第3大队以一部兵力向我中峰、东峰第238团阵地进攻，被我杀伤约一个中队，击毁坦克1辆。

25日拂晓，我军控制了西湖津、兴南港地区，第二次战役到此结束。

此次战役中，27军自11月27日围攻新兴里、柳潭里之敌起至全役结束，在零下30多度的气候条件下，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连续作战28昼夜，歼敌5065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其中新兴里战斗，创造了我志愿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全歼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的范例。柳潭里战斗，亦给号称“王牌”部队、有160余年建军历史的美海军陆战第1师以歼灭性打击。陆1师在此次战役中伤亡总数达1.17万人以上，为前所未有之损失。

第八章　28军（10纵）

特别能防守、特别能攻坚、特别能吃苦

假如给三野各大主力按资历排排“座次”，28军肯定是个“小弟弟”，也正因为如此，28军常常被安排用于打援。但28军高明就高明在打援打出了名堂，像东战役中，这支打援部队表现出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

金门之战的结局永远不能让人释怀，但在这次战役中28军的表现却无可挑剔，难怪粟裕称“我若再带兵打仗，一定点名要28军，并委以重任。”

军史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渤海军区部分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军第7师；
山东解放军第11师；
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

胶济线之敌南援和莱芜之敌北退的需要，决定由10纵第28师和由“皮旅”扩编而成的独立师担任夺取和据守该关的任务。这两支部队受领任务后，夜行昼宿，提前进抵锦阳关地区。

20日20时，28师一部攻占了锦阳关。为确保要地，寻歼附近之敌，其余各部都迅速进入指定位置，作好攻击准备。

次日9时，28师1团与3团1营隐蔽接近敌人，采取正面、侧面相结合和突然袭击的战法，一举攻占锦阳关以北的大寨山，全歼敌人一个加强营。

此时，驻在上有庄以南的敌107团闻讯赶来支援，途中闻大寨山阵地已失，掉头就跑，在吕公泉地区遭渤海14团截击，受损不小，被迫向东北方向逃窜。

随后，28师3团配合独立师在黑峪口、水淹洞，与从文庙南援之敌96军暂12师发生接触，经5个小时激战，迫敌败走。

10纵28师在攻占锦阳关周围据点的几次战斗中，歼敌1100余人。

毕业于黄埔军校、历来好打硬仗的10纵司令员宋时轮，见到这般情况，颇为感慨地说：“把我纵放在这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这种情况也难以避免，打仗就像演戏一样，有的部队当主角，有的当配角，有的也就只能跑跑龙套罢了。”

负责攻占锦阳关的部队，尽管当时他们感到打得不过瘾，歼敌不多，但战后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在《莱芜战役初步总结》一文中却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他称赞10纵及独立师“在莱芜西北钳制敌人援兵，使主力部队在莱芜周围放手地歼灭敌人，他们功劳不小”。

6月30日，蒋介石再次飞临战场上空，当面斥问邱清泉："你到底想干什么？一定要等到区寿年被打掉才能越过阻击线吗？"并以"按级杀头"威逼邱兵团拼力推进，与区兵团会合。

邱清泉被训得无话可说，因为前方的阻击线上均是坦克都能碾平的村庄，无山无沟，一马平川，可他的机械化兵团就是突不过去。

恼羞成怒的邱清泉只能拼命了。他调集了更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学着蒋介石的口气严令他的突击部队："攻不下许岗和桃林岗，按级斩首！"

7月1日至3日，桃林岗阵地上的激战场面尤为惨烈。

坚守桃林岗阵地的10纵28师83团使邱清泉伤透了脑筋。尤其是7月2日，龙王店区兵团被捣毁后，邱清泉气急败坏地叫嚣："豁上200旅，消灭83团，施放毒气，坚决东援！"严令200旅旅长高吉人亲自督战。

上午8时，敌人先以百余门大炮向桃林岗猛轰，继而四五架敌机穿梭式轮番扫射轰炸，顿时，不足200人家的桃林岗村庄好似变成一座爆炸的弹药库。紧随炸点之后的是黑压压的敌群。

在此艰难时刻，粟裕、张震亲自给83团团长和政委打电话，关切慰问，并命令："坚决阻住援敌，决不能后退一步！"这对83团指战员是个巨大的激励。

在战斗中，该团3营9连阵地涌入敌人一个营的兵力。敌人爬上围墙，把9连分割成左右两块。危急之际，战士们来不及装子弹，就抡起枪托，向爬墙的敌人头上死命地砸去，砸下去一批又涌入一批。这样反复四五次，9连战士越来越少，敌人却一层层增加。

3营急令7连、8连前来反击，9连连长和指导员也当机立断，以1排、3排各一部兵力，分别从北、西两个缺口杀向爬墙

的敌人侧翼。

这样，墙上墙下、墙里墙外同时展开激烈的厮杀，一直持续到夜晚，敌人最终还是狼狈溃退。

援敌就是这样，屡攻屡败。邱清泉面对此情此景可谓是百思不得其解，号称蒋介石王牌的5军，不得不在我英雄的10纵面前低下了它"高贵的头颅"。10纵顽强的阻击，为我华野取得豫东战役歼敌5万的辉煌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我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地上，愚蠢的敌人还不知道江防已被突破，从工事里钻出来问："解放军的大炮打完了没有？"

1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遵照上级指示，于1949年1月15日自河南永城出发东进，开赴苏北涟水地区休整。

部队行动时，纵队部分师以上领导前往徐州东北的贾汪，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在进行淮海战役总结的同时，着重由陈毅司令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以及党在1949年的任务，并且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和准备工作。

返回部队后，10纵上下认真贯彻贾汪会议精神，立即着手开展渡江作战和进军江南的各项准备工作。

1月下旬，10纵奉命组建了第30师，下辖3个团。2月中旬，由高邮、宝应等县入伍的新战士1600余人补充入10纵。同时，武器装备也作了进一步调整。3月上旬，纵队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8军，归第10兵团建制。所属原第28师、29师、

30师分别改番号为第82师、83师、84师。原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等领导同志调离，由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委，肖锋任副军长。军领导成员中，多数是新调任的。

4月9日，在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之后，部队向江边进攻出发阵地开进，待命渡江。

野司和兵团赋予第28军的渡江任务是：自八圩港至头圩港之间南渡，首求割断申港、夏港之敌，建立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主力迅速向南扩展，夺取新安、焦溪阵地后，左与29军、右与23军打通联系，并派有力部队控制京沪线武进至戚墅堰段，而后全军南进，夺取并控制戚墅堰及其铁路两侧地区。

据此，第28军决定采取强攻与偷袭相结合的手段，遂行有重点的突破。

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4月21日黄昏，第28军第一梯队244团、247团、248团和251团各一个营率先出动，数百只渡船乘风破浪直趋对岸。

战士们一边使劲地划船，一边轻轻地唱了起来："春风吹，长江长，春风吹绿长江水。江南人民千千万，盼望大军快渡江。不怕长江长，不怕路途险，战士回到红军的故乡……"歌声激励着每一个同志。

船过江心，大家都不由得紧张起来，警惕地注视着黑沉沉的敌岸。

50分钟后，船队刚一接近徐村西北的河滩，立即向北岸发出火力支援的信号。顿时，我炮兵群按预定部署向守敌第一线阵地发起猛烈射击，一发发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敌阵地上炸开一朵朵绚烂的弹"花"。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勇士们迅速跳下渡船，越过这百米长的烂泥滩，冲上堤岸。

当我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地上时，愚蠢的敌人还不知道江防已被突破，从工事里钻出来问："解放军的大炮打完了没有？"

我警卫班长王碧成端起冲锋枪，对准敌人大声喝道："解放军已经过江了，你们赶快投降吧！"

敌人一听，吓得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武器。

这时，我28军已有四个营登陆，军指命令他们迅速向敌纵深发展，掩护后续部队南渡，同时，指示江北炮兵实施第二次火力支援。

接着，江北我后续部队大举南渡，几百只战船浩浩荡荡向南岸开来。第一梯队则继续向纵深挺进，左右横扫顽抗之敌。

22日凌晨，朱绍清军长、陈美藻政委等率后续部队登上南岸。10兵团叶飞、韦国清也随28军渡过长江，并亲自指挥部队防敌战役反击。

22日清晨6时许，由敌51军统一指挥，该军114师从常州等地北开，协同申港地区守敌21军230师，分两路向舜过山我军阵地发起猖狂反击，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夺回登陆场，将我赶下长江。

我244团和247团坚守舜过山阵地，将敌114师341团击退，俘敌500多人。与此同时，254团奉命阻击申港出动之敌，250团、252团迂回到敌后尾，并向申港发起攻击，敌人被打得首尾不能相顾，拼命向焦溪镇方向逃窜，我军一边追击，一边肃清残敌。这一仗，共歼敌两个团，俘敌230师师长骆周能及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巩固了舜过山、塘铁桥等阵地。

23日，我军继续发展进攻，扩大战果。82师以245团向南闸迫近，协同左翼29军作战，主力连续夺取焦溪、石堰。83师主力控制了马鞍山、大山等地后，以一个团直逼南闸。84师于上午占领芳茂山、清明山，以一部向东清、武进方向侦察前进，

两条湖泊桥堵住并俘虏南京逃敌近万人。这批俘虏当中什么番号都有，有蒋介石统帅部的，有南京卫戍区的，有绥靖区的，有作战部队的官兵、更多的是国民党各级军官和地方豪绅官吏的家属。第 28 军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政策，对这些俘虏作了宽大处理，妥善地安排他们进了收容所。

27 日凌晨 4 时，82 师 245 团、246 团分两路挺进长兴城，并于两小时后占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这时，由徐舍、张渚方向窜来几群乌合之众，行至长兴城西门时，被我 245 团 8 连发现，敌慌忙向公路两侧逃窜。246 团孙云秀团长立即率部在城西展开围堵战，俘敌 1500 余人。

是日中午，83 师南进到泗安城，歼灭土匪千余人。84 师 251 团进至广兴路的泗家镇，俘敌溃兵败将及家属上万人。

这一天，我 28 军一部正沿泗家公路前进时，忽见一支队伍迎面开来，仔细一看，原来是 9 兵团的同志，野战军谭震林副政委和 9 兵团司令员等首长也来了。首长们在追歼逃敌途中，开动"11 号汽车"，连续走了 4 天，最后找了几条水牛权当坐骑。

28 军几位领导与这些首长相见后，谭震林笑着说："哎呀，这些天翻山越岭，可把我们的脚走坏了。"肖锋说："你们今晚赶到哪儿？"谭政委说："先到长兴城再说。"

于是，他们决定一起走。陈美藻叫人从车上卸下一部电台，把 9 兵团的电台装上，稍稍整理，大家就一起东行了。

28 日下午 2 时许，28 军先头部队在吴兴的虹星桥与第 27 军胜利会师。这样就封闭了敌人南逃杭州的去路，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 5 个军约 8 万之众紧紧包围起来，为而后的郎广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28 军是我百万大军中最先抵达浙江名城湖州，并封死逃敌退路的部队。在 6 天追歼中，28 军共毙俘敌万余人，接受敌投

诚近千人。

3

郎广地区围歼战结束后，28军奉10兵团之命，于5月3日从吴兴出发，沿太湖之滨向东开进。

5月5日，抵达江苏吴江、苏州一带集结待命。

5月9日上午，第28军正在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会议开到上午十点左右，突然接到10兵团首长的命令，要求28军下午5时出发，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

想不到任务来得这么急。28军随即将这次会议改为攻打上海的作战动员会议。朱绍清和陈美藻以“攻占上海既是军事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为题发表了意见，并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师、团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第28军除留82师师部及两个团于浙江海宁地区担任军管，以及后勤辎重部队于苏州待命外，其余各部几乎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匆踏上了上海战役作战的征途。

5月11日，兵团首长下达了攻沪战役的第一号作战命令，赋予第28军及配属之特纵炮6团的任务是：切实占领太仓，夺取娄塘、嘉定，攻占罗店、刘行、杨行，保障第29军攻占吴淞、宝山右侧安全之任务。

5月12日18时，28军发起攻势：83师猛攻太仓。247团、248团由东西两面包围，当晚8时，248团1营首先由东门攻入城内；247团尾追敌人于浏河大桥，歼灭该部敌人约600人，其余逃敌被我84师252团歼灭在野外，俘敌1000余人，太仓城解放。

84师于5月12日傍晚进攻嘉定，守敌不战而逃。250、251团又连夜包围罗店，守敌296师888团随即逃跑。我军截歼敌

300 余人，并占领罗店。至 13 日拂晓，28 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连克两城；天明时，该军在滂沱大雨中继续向杨行、刘行敌主阵地攻击前进。

当朱绍清向叶飞报告部队进展的消息后，叶飞很高兴。

叶飞对朱绍清说："老朱，你是全军整编后第 28 军的首任军长，尽管到任才四个多月，但你掌握情况快，今天打上海，你们又担当重任，担子不轻哪！"

朱绍清响亮地回答："请司令员放心，淮海大战时，我与第 28 军的前身部队第 10 纵队有过接触，此次能领导第 28 军，是上级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打好淞沪之战，做到军政全胜！"

13 日深夜，28 军将士在大雨中踏着泥泞，向国民党第 52 军驻守的刘行、杨行疾进。

刘行和杨行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国民党为抵挡日军海上登陆而修筑的重要防御地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美军在这里登陆，日军又在这里加固工事，作为对上海地区防御的主阵地。现在，刘行又成为直接插向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

由于刘行是敌人主阵地中的一个核心据点，而且其地理位置比较孤立，所以朱绍清和陈美藻等商定的方案是：首先以 83 师加强 82 师的 244 团攻下刘行和国际电台阵地，以 84 师攻占公路以北杨行的外围据点，而后会攻杨行之敌。

5 月 14 日清晨，84 师完成对杨行包围，83 师附 244 团完成对刘行包围。

83 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陈景三一直随同部队攻击前进。

18 时，随着朱绍清在前线指挥所里一声令下，83 师 244 团、247 团分别从西南、东北向刘行施行对角攻击，以 248 团插入国际电台东侧，切断了杨刘公路，并向顾十房、康乐桥扩展。

但是，他们很快就陷入了敌人迷魂阵一般的工事区域：鹿砦、

竹签、陷阱、铁丝网、地雷……我进攻各团均受到极大伤亡！

朱绍清看见前方火光闪闪，听见枪炮声密集得像炒豆子一样，知道一线部队战斗激烈，碰到了敌人的“硬核桃”。他马上打电话给陈景三，询问战况：

“景三，看来你们是碰上硬家伙啦！”

陈景三声音中充满了焦急：“军长，汤恩伯把钢筋水泥堡修得像乌龟壳似的，黑压压一大片，而且周围是一道道一层层铁丝网、拒马桩、鹿砦，还挖了许多几米深的壕沟，对我们的攻击威胁很大！”

“景三，部队伤亡怎样？”

“代价不小，敌人碉堡密集，障碍众多，我们可依托的地形地物非常有限。在开阔地上冲击，伤亡比渡江时还有所增加。”

“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好好观察，找出敌人的防守空隙，乘隙而入。”

“是，军长，我已派宋家烈去前沿观察，争取及早突入敌阵。”

“好，我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宋家烈是244团副团长，他在阵地前沿足足趴了一个多小时，仔细观察了敌人工事。经与师、团领导研究后，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小群攻坚，于14日20时向刘行守敌发起攻击。但是，敌人的工事确实太坚固了，我军一次次的攻击均先后受挫，随着时间的延长，部队伤亡在迅速增加。

关键时刻，1营2连——“泰安连”冲向了敌人！

“泰安连”不仅是1营的尖子，而且也是团里最有战斗力的一支连队。“泰安连”是10纵始建时，授予部队的第一个荣誉称号。1947年4月，在攻打泰安时，该连为全部队的进攻打开了突破口，立下战功，因而得此殊荣。“泰安连”是28军的骄傲！

担负突击队队长重任的是赫赫有名的“志业排”排长孟维

明。他将采用244团最拿手的战术手段——小群攻击，夺取敌堡，杀开一条血路，楔入刘行。

攻击开始后，孟维明和几个班长、副班长各带一个战斗小组依次突击。

由于战斗小组人数少，动作隐蔽敏捷，敌人竟未发觉。不一会儿，一个小组运动到敌碉堡下，炸药包终于点燃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塌一只角，枪眼被堵死。乘着硝烟，再扔进一捆集束手榴弹，地堡内敌人死伤大半，我战斗小组一鼓作气夺取了敌堡。

接着，其他战斗小组也逐个攻占敌堡。

1营营长耿守安激动地向宋家烈报告：“‘泰安连’已打开突破口，正向纵深发展。”

宋家烈果断地命令：“指挥所向前沿推进。”

这夜，由于“泰安连”知己知彼，冷静出击，首先破除敌人复杂的副防御工事，因而以较小的代价连克敌人地堡10多处。

战后，28军党委奖给“泰安连”一面“淞沪扬名”的大红锦旗。军政委这样评价“泰安连”：“第244团2连，发扬‘泰安连’的战斗作风，机智灵活，英勇奋战，仅以半小时，即突破敌刘行据点，为兄弟连队作出了榜样。”

4

5月23日晚18时整，随着10兵团司令员叶飞一声令下，我万炮齐发，顿时，敌阵地变成一片片废墟，许多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尸陈遍野。

上海总攻开始了！

杨行方向。我军炮火延伸后，28军247团、249团向杨行外

围的张宅发起攻击。

半夜时分，刘殿久率249团攻克张宅东北的地堡群，然后，他们继续向敌人腹地大宋宅攻击前进。

24日凌晨4时许，247团1连1班的18名勇士首先占领老宅村西北角的地堡群。团长刘竹溪和政委陈瑛听到这一消息后，特打电话到战斗前沿表示祝贺，并告诉部队要坚守既得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果然，半小时后，敌人就发起了疯狂地反扑。

班长李华树是一位富有攻坚和防守经验的老战士。敌人打上来后，他鼓励战士们不要惧怕敌人，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只要我们坚守到天亮，后续部队就可冲上来。

李华树和排长郝学森一起，调整了防御部署，分若干战斗小组，分别占据地堡，形成交叉火力，互相掩护。

敌人靠近后，郝学林一声令下："打！"我18支机枪愤怒齐射，击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天亮了，班长李华树不幸在第三次反击敌人时左臂中弹负伤。他试了试手中的美式汤姆冲锋枪，受伤的左臂疼痛剧烈，枪端不起来。这时，他焦急万分，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就是一分坚守的力量啊！他急中生智，派一名战士与排长调换了一支司登式枪，用独臂向敌人射击。战友们看到李华树负伤不下火线，个个都来了精神，以更高昂士气投入战斗。

敌人为了夺回地堡群，先后调了10余个班向我反扑。我18勇士英勇抗击，谁也不后退半步。

但是，这时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已所剩无几。不久，李华树的子弹打光了，他就用牙拉弦，向敌群投手榴弹。当他举起第三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投向敌人，自己光荣牺牲。

1

南京、杭州、上海先后解放，国民党军残敌继续南撤。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把南逃到福州一带的国民党残敌合编为5个军13个师，约6万余人，防守福州地区。7月初，蒋介石令其加强正面防御，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以屏蔽台湾。

中央军委为了迅速解放全国，命令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完成解放华东南大陆的任务。据此，第三野战军命令位于苏州地区的第10兵团（辖28军、29军、30军）进军福建，全歼闽境残敌。

上海战役结束才一个月，征尘尚未洗尽，28军就奉命挥戈进军福建。

7月2日，大部队从浙江嘉兴上车，沿浙赣路西行，在浙江江山县下车后，经浦城长驱250余公里，向建阳、建瓯进发。

时值炎夏，一路上行军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古语说得好：六腊月不动兵。何况我们的指战员又都是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爬山越岭。

艰苦的行军使因中暑而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尽管如此，在地方人民游击队的支持下，在胜利信念的鼓舞下，全军官兵克服了各种困难，于7月下旬胜利到达建瓯，并立即展开了对敌进攻的准备工作。

兵团首长决定，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地区之敌，解放福建全省。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又名榕城，当时人口50万，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易守难攻。

解放军10兵团大举入闽，蒋介石又坐卧不安了，他忙不迭地再次从台北飞临福州，亲自督战，并将李延年的第6兵团共6万余人全部布防于福州外围山区，又火速从台湾运来第52军刘玉章部的第25师一个加强团1连，增防马尾港，以保障福州与闽江口的交通要冲。蒋介石这一招，本打算阻滞我军于福州外围山区。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并没能让他如意。

叶飞、韦国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分三路向福州发起进攻。具体部署为：以第29军从右翼远程迂回攻占宏路、福清、长乐，切断福州国民党军陆上的逃路；以第31军从左翼迂回攻占连江、闽安镇、马尾，切断敌海上逃路；以第28军担任正面突击，聚歼福州守军！

8月6日，10兵团多路向福州开进。

8月11日，福州外围战斗开始。三路大军远程迂回，三面包围，形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其势锐不可当。

右路，29军从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之后，强渡闽江，沿江南岸长途奔袭500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后，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连克永泰、神速清等重镇，控制了福厦公路，截断了福州之敌和厦门之敌的联系，并堵截了福州之敌南逃。

左路，31军从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8月13日占丹阳，16日攻取连江城，歼敌74军一部、25军大部。之后，东路军袭马尾港，封锁闽江口。

中路，28军在军长朱绍清指挥下，于14日发起战斗，第82师向下局发起攻击；第83师攻占大坪、洋下、双溪各点；第84师攻占祥溪口，截歼逃敌120余人，并以一部攻占白云渡。各部进展顺利。

15日，各部向福州外围发起攻击，军工兵营牵制雪峰之敌；第84师南渡闽江，协同29军迂回东进。第82师攻占大湖、若洋，守敌南窜，该师继而向南进攻，追歼逃敌。

因山路崎岖，骡马无法通行，指战员们肩扛重武器，不顾一切疲劳，顶烈日，战酷暑，勇猛追击，经一天奔袭，于16日攻克小北岭。

追击中，第245团于猪蹄岭遇敌阻击，当即展开激战，将敌击溃，保证大部队前进。

第83师获悉大湖、雪峰守敌南逃，遂向白沙、徐家村攻击。第248团1营于马坑一带截歼大湖逃敌300余人，全师当晚迫近徐家村，与敌对峙。

第84师攻击闽清、大小箬，守敌东窜。至此，10兵团完成了对福州的合围。

16日，三路大军已兵临福州城下，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下午3时，战斗打响。我三路大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所向披靡，如三把利剑刺向素有“八闽龙头”之称的福州。

第28军在朱绍清的率领下向福州守敌发起猛烈攻势。4时，攻取福州外围敌防御阵地。5时，第31军、28军、29军密切配合，左路第31军由东向西，中路28军由西向东对福州发起总攻。

福州国民党军仓皇分路钻隙向厦门、平潭逃窜，沿途迭遭解放军伏击，损失重大，溃不成军。独立第50师宣告起义。

5时30分，朱绍良、李延年部在我第28军的强大攻势下，退至闽江以南。此时，我第29军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朱绍良、李延年部逃兵刚刚渡江，立足未稳便遭到迎头痛击。

这时，朱绍良、李延年眼看要当俘虏，便不顾蒋介石的“死守”命令，匆匆爬上直升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担当主攻任务的第28军各部攻势凌厉。

17日5时，第82师、83师总攻福州的第245团首先攻入市区，该团第3营迅速控制了闽江大桥，副营长魏景利，为争夺大桥光荣牺牲。该团占领仓前山后，其他各部相继入城，榕城顺利解放。

17日上午，第82师、83师并肩向南追击，至乌龙江北岸歼敌一部。

下午，第84师进抵乌龙江南岸南屿镇一带，为追歼逃敌，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继续向永泰方向追击。

师长毛会义、政委王敬群带领第25团，以三倍于敌的速度，飞速翻越双峰山，追歼逃敌1200人。

副师长张冲凌、政治部主任翁默清带前指和第251团，沿福（州）永（泰）公路追击，部队连续行军36小时，于19日夜，到达永泰以东40公里的葛岭，吃饭后，又继续追击90余里。

第251团在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参谋长郝越三的带领下，终于赶到敌人前面，占领了有利地形，在第252团、军侦察营和第246团借粮队的配合下，将敌第96军堵截在永泰城以北大明洋、板头岭一带。

22日，军侦察科长张宪章、第84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身入敌营，敦促其投降，在我军事、政治攻势的压力下，敌第96军副军长黄振涛，率部千余人放下武器投降。

23日，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又搜剿残敌300余人。追击结束，第84师共俘敌4675人。至此，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2

福州解放后，三路大军锋芒直指平潭岛。

平潭岛，是突出在东海的一个大海岛，隔海与台湾岛遥遥相

望。它位于闽江口南侧，是福州到厦门海上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主岛外围又有小岛环抱，均为主岛的屏障。

福州战役后，残敌第73军238师及第74军一部经海路逃窜至平潭岛，与原守敌第73军15师会合，共万余人。敌重新整编部队，赶修工事、公路及城南飞机场，加强该岛及其周围岛屿的防务，并派海军大小舰艇10余艘，不断袭扰我沿海，封锁福厦海上交通，妄图据岛顽抗，以屏蔽台湾。

9月11日，28军集结地，各部均在进行战前动员。

247团政委说："军团政治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继承和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打响渡海作战第一炮，全歼平潭守敌，解放平潭人民。为鼓励杀敌立功，我们要争取'平潭部队'的荣誉称号。我们一定要做到：第一，坚决顽强，敌前登陆最先成功；第二，大胆积极，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第三，与友邻部队团结协同；第四，模范执行政策纪律。我们要积极响应军政治部的号召，为创造'平潭部队'而英勇奋战。"

9月12日晚，伴随着海水退潮的轰鸣，第28军各部队发起了冲击。

团长刘竹溪指挥第247团，向小练岛发起攻击。

小练岛是位于主岛西北的一个小岛。登岛部队进展顺利，到13日4时，全歼守敌第73军238师712团3营7连共80余人，一举攻占小练岛。

战斗中，4连6班班长、共产党员叶栋良带病参战，当船航行至岩滩前进受阻时，他第一个跳下水，带领部队向敌冲击，因水深浪大，不幸牺牲。战后，他被追认为三级人民英雄，并授予他生前所在班"叶良栋班"荣誉称号。

是日19时，252团和245团一部攻占草屿、塘屿二岛，歼敌73军工兵营1个排共20余人；第250团攻占鼓屿。

同时，247团奉命攻击大练岛，8连担任主攻。21时，全连指战员乘木帆船顶着六级大风朝登陆地点斩浪急驰，冲在全团的最前面。在离岛约200米时，守敌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海面，我立即组织火力压制，双方展开激战。

为吸引敌火力，掩护指挥船，1班长刘树美果断地将船只驶离主航线，边行进边向敌滩头阵地猛烈还击，有效地牵制了敌火力。

连长刘玉瑞带着2班和炮班乘坐的木船驶在最前面，遭敌袭击，31名同志当中24名伤亡。连长一边用腿掌舵，一边用机枪扫射敌人，带着6名同志冲向敌岸，首先登陆成功。3排紧跟在后，冲上敌阵。

在我8连组织登陆的同时，从平潭岛赶来增援的敌238师714团团部及两个营，也从岛的南侧登陆。

因台风过境，暴风骤雨大作，我247团登岛仅5个连队。14日拂晓前，攻占该岛西部高地，歼敌一个营。

是日，继续追歼压敌于岛东南之卫营山。敌走投无路，要求投降。15时，247团派8连副指导员苏守良带通信员华宝忠，到敌团部接受投降。16时30分，敌238师714团团长陈磊带领800余官兵放下武器，大练岛宣告解放。

至此，我各部已逐步攻占了平潭岛以北、以西的卫星小岛，扫清了攻击方向的道路，为总攻平潭岛创造了有利依托。

9月15日夜20时30分，朱绍清命令第28军对平潭岛之敌发起总攻。

“轰！轰！轰！”我军强大的榴弹炮火在敌滩头阵地炸响。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沙石飞扬。

“哗！哗！哗！”我军将士乘坐的海船劈波斩浪，竞相挺进。海面上千帆竞进，场面蔚为壮观。

82师师长朱云谦指挥244团、245团同时向平潭主岛东南方

南沿海，屹立在台湾海峡中，与大陆相距咫尺，离大陆最近处仅2310米。金门分大金门和小金门。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整个岛呈长条形，东西走向，长约2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5.5公里，中部最狭处仅3公里，两头大中间小，因而有哑铃、纺锤之喻。

金门岛当时居民4万多人，多为华侨家属，居民多靠农、渔业为生。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战略上非常重要。正如有关史料所说的那样："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

蒋介石也非常清楚金门的重要地位。蒋经国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到："金门岛离共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故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

蒋介石还曾说过："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要守住这弹丸之地。

当时，守备金门的是李良荣的22兵团，只有3000余人。后来，25军军长沈向奎率40师、45师进驻金门，归李良荣指挥。80师也到金门，归25军指挥。该师是蒋经国的"青年军"，是抗日战争末期一部分知识青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兵"而组建起来的。虽然文化素质较高，但军政素质较差，被戏称为"好看不好用"的部队。

此外，在金门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军战车第3营、第1营的两个连，近400人，是一支担负反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厦门解放后，10兵团司令员叶飞应厦门市委请求，率兵团

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攻击金门的战斗于是交给第28军前指执行。

由于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均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攻打金门的指挥官便是28军副军长肖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

自9月19日在晋江接受南下攻金任务后，28军即开始着手攻打金门的准备。

要打金门，首先要解决的是船只问题。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烧毁的烧毁，拉走的拉走，这时，要想搞到船已是很不容易。少数有船的渔民不了解解放军的政策，以为解放军和国民党一样拉船拉夫，所以，有的就把船藏了起来。

直到10月24日，攻金部队才搜集到一次可航渡约3个团的船只，这时，离10月18日下达的攻金作战部署命令的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原定攻金部队由28军和29军所属六个团组成。由于无法筹集到可供一次渡运六个团兵力使用的船只，28军前指作出了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方案：将政金部队分成三个梯队。其中84师之244团及246团3营，84师之251团，29军85师之253团，共三个团为攻金第一梯队，约9000人，由82师统一指挥。第一梯队登陆后，船只迅速返航，再运送第二、第三梯队，这样来回几次，即使第一梯队有相当损失，我登陆部队仍可有1.3万人左右，而金门守敌当时估计只有1.2万人左右。双方力量基本持平。但考虑到我军士气高昂，对方乃新败之师，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我军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这个方案表面上是可行的，但却未船充分考虑到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更未考虑到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当时国民党陆军虽是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10万余

吨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体系。事后证明，对国民党海空军作战能力的严重忽视，是造成金门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当28军在为攻打金门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也正调兵遣将，增援金门。

为了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守住这个重要的小岛，蒋介石决定放弃广东潮汕地区，将驻守该处的第102兵团撤出，增援金门。10月9日，102兵团所属之18军在金门登陆。10月23日，102兵团部和所属之19军抵达金门附近。这时，离我军发起金门战役仅剩一天！

这样，在我军攻打金门之前，在胡琏兵团未到达金门之前，国民党的守军已不是1万多人，而是3万多人了。由于时间紧迫，这一重要的敌情变化并没有引起我军指挥人员的重视。

10月24日中午，叶飞接到肖锋电报，计划当晚向金门发动进攻。

叶飞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等有关人员。叶飞询问胡琏是否已到金门，参谋人员答，正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正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截获的电报，是23日胡琏19军在海上向蒋介石发出的，内容是请求撤回台湾。

叶飞说："从这份电报看，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

叶飞身经百战，深知抓住战机的重要。他又对身边的作战处长说："攻打金门的时间已经推迟了几天，现在是最后一个战机，应趁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之时，攻取金门。"于是，叶飞批准

了28军开始攻击金门的计划。

其实，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撤到台湾的是19军，而不是胡琏；蒋介石严令该军撤往金门的电报却没有截到。

30多年之后，指挥此次战斗的肖锋检讨说："这次失利是我骄傲轻敌的结果，也是我有私心杂念的结果。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起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其实，当28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肖锋和28军前线指挥人员也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兵团指示：决心不变！

4

1949年10月24日21时，由28军82师244团、84师251团和29军85师253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的第一梯队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启锚。参战官兵个个信心百倍，他们都毫不怀疑：登陆就是胜利！

按照战斗部署，第一梯队分成三路：

东路：244团从金门岛蜂腰处北部湖尾乡和垄口之间登陆突破，将大金门岛之敌从中间拦腰斩断，同时阻击东部西援之敌。

中路：251团从湖尾乡以西登陆突破，向西南攻击金门县城。

西路：253团从古宁头登陆攻击古宁头半岛守敌，得手后，向南迂回，会同251团攻取金门县城。

原计划82师指挥所随第一梯队登陆作战，以便统一指挥分属不同师的三个团，可是因为缺乏船只，未能成行，结果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指挥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

协同演练，所以登陆部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在航渡中遭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的一些船队被打散。

尽管出现种种不利情况，我攻金第一梯队三支登岛部队仍然在25日凌晨2时分别登陆成功。这时，28军前指和各师指战员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经验，登陆即是成功。

但是，第一梯队在抢滩登陆后，却没有及时地组织船只返航，因而使全部船只在潮退后搁浅在海滩上，天亮后，被敌军全部炸毁。这个致命的失误种下了攻金部队后来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祸根。原定运送1.1万人登岛作战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应该说，我第一梯队的登陆是成功的。但登陆之后，急于向前推进，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又是一个失误。除253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三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战前兵团司令员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把李良荣兵团击溃，于拂晓前攻击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岐、埔头一带，之后，又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我登陆部队的强大攻势，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保住金门，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他命胡琏兵团急援金门的同时，又令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率旗舰“太平”号开往金门增援。

25日上午，国民党第19军全部在料罗湾登陆，这样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几乎是我登岛部队的5倍之多！

在守敌的疯狂反扑下，我攻金部队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到25日晚，经一天苦战，登陆作战的3个团官兵损失过半。据报话机报告：第244团只剩下700人；第251团剩下1200人，第253团剩下1500人。由于我登陆部队无后方作战，所携带的武器和弹药以及食品不多。如不能补充，他们将处于弹尽粮绝的

危险境地。

金门岛上的情况使隔岸的军首长焦虑异常。经与中午赶来的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研究，决定尽全力找船派兵增援。当夜，246团团长孙云秀率4个连400余人乘一艘小轮船和几艘木船向金门驶去。他们成功地躲过了国民党守军的层层防线和海空军的严密搜索，登上了金门岛。

增援部队登陆后，经过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推进到双乳山一带，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第一梯队三个团领导向军指报告，拥护孙云秀团长统一指挥岛上的部队。

10月26日，是进攻金门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我登陆部队猛烈反扑。最后，我登陆部队退至古宁头一带防御。

古宁头是位于大金门岛西北角的一个半岛，为平坦台地，间有起伏丘陵。这一带多是渔民房舍，这些房舍多用石块垒成，比较坚固。我登陆部队退至这一带后，依托这些房舍，同敌军进行了逐村逐屋的拉锯战，国民党守军因此付出了较大代价。台湾国民党后来撰写的战史也承认："在当天下午的战斗中，我军几乎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处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

在敌飞机和坦克的轰炸和冲击下，至26日深夜，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登陆部队已难以坚持。几位团领导召开临时作战会议，最后决定，将现存部队分几股打游击。也就在这天深夜，28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

第251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说完便引爆自杀。

10月27日下午，第246团团长孙秀云所率最后一批官兵不

幸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秀云团长负伤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

10 月 28 日上午，244 团团长邢永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其他同志用担架抬至山沟被敌军发现，被俘后不久牺牲。

251 团政委田志春率 50 余人因弹尽粮绝被俘。

253 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中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蕃薯度日坚持，后经国民党军反复搜山被俘。

28 日下午 3 时，金门岛上的枪声平息下来。

至此，金门战役结束，我登岛官兵作战失利！

但国民党守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他“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5

金门失利，震惊全军！

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28 军副军长肖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来到厦门 10 兵团团部见叶飞，两人面色惨白，失声痛哭。

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部队去吧。要安定部队情绪，你们两位应该先振作起来……”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11 月 1 日，第 10 兵团在厦门老虎山举行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

第一个发言的是肖锋。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我作为直接指挥员，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

下的一个极大的罪，我请求10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第二个发言，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肖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处分。”

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叶飞却主动为这次金门失利承担责任，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

粟裕负责指挥三野的作战，尽管未指挥金门之战，战后也主动向中央承担金门失利的责任。

金门失利的原因是很多的，但从中找出可供以后借鉴的经验教训，却远比一味追究原因要有价值得多。在这一点上，叶飞看得最深刻。在金门战役几十年后，叶飞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湾，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叶飞这番话，说明在金门失利的许许多多个偶然中也包含了必然因素。

攻打金门是失利了，但攻岛部队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忘我战斗精神却是永存的。十几年后，粟裕还说：“28军是支好部队，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几十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报纸也承认有2.6万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打仗，一定要点名要28军，并委以重任。”

4. 班长金道谟对匪首穷追不舍，致使匪首走投无路，猝死于途中；毛泽东两次致电嘉勉驻闽剿匪部队，对其辉煌战果“极为欣慰”

国民党主力部队被赶进了太平洋，东南初定，紧接着，剿匪的任务又摆在我军面前。

解放初期，福建省不论北部、西部山区，还是南部、东部沿海匪情都很严重，当时土匪人数超过4万。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因忙于解放尚未解放的岛屿，开始只抽调28军和32军和两三个团兵力护路剿匪。这两三个团在当地分区武装的配合下，向股匪发动过多次攻势，摧毁土匪十几股，俘获匪首黄贞、唐宗，击毙匪首刘午波、郑长吉。

由于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大力展开政治攻势，迫使匪“闽北自救军第二支队”副支队长以下140余人携枪60余支投降，致匪“突击司令部特务团”成员与该团团长妻子配合行动，将顽固不化的匪团长刘保才打死，并抬着其尸体向剿匪部队投降。

尽管这两三个团与地方武装配合密切，在剿匪作战中取得非凡的战绩，但由于福建地域太大，股匪太多，而我军投入剿匪的兵力又太少，所以该地区土匪活动一直很猖獗，朝鲜战争爆发后，其势更盛。

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张鼎丞在接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推迟攻击金门，限6个月内肃清福建境内股匪的电令后，于1950年11月27日召开福建军区常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对全省剿匪作战作了全面部署，决心发挥主力、地方武

装、民兵的整体威力，在中央军委限期内肃清福建境内股匪。

会议结束后，各剿匪部队根据不同敌情，以多种作战形式向匪特发动全面攻势。

各剿匪部队，根据股匪时分时集、流窜不定的活动规律，按照华东军区制定的“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术指导原则，采取以主要兵力对付主要股匪。12月中旬，28军82师接替32军95师的剿匪任务。所属244团以8个连的兵力合击建瓯、南平、古田县交界处的龙峰、迪口一带山区土匪；248团工兵4个连队进剿古田、屏南、宁清县边界土匪；248团进剿仙游、南安、晋江县地区土匪。各团进入剿匪地带，在侦悉股匪巢穴后，即连续发动攻势。

战至1951年2月，计歼匪“闽浙赣突击司令部”暂3师、4师，特1师，独立第51师，“闽东北人民反共自卫军”第3、第4纵队等百余股，毙俘匪特3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600余支。245团1营全歼“闽东北人民反共自卫军”第3、第4纵队，活捉匪首黄直云、黄炳年，战绩显赫，分别受到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通令嘉奖。

在对大股土匪打击中，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班长金道谟堪称其中的突出代表。

1951年2月，金道谟所在的96师287团至福建省交乐、泰宁县交界地，搜剿匪“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8纵队”时，被选为便衣队。他最早发现匪巢，并立即冲上去堵住洞口。在土匪冲出洞口的瞬间，他举枪射击，结果打死土匪大队长、中队长各一名，打伤匪首廖其祥。

廖负伤后慌不择路，跳下悬崖逃命。金道谟和战友们穷追不舍，见到廖匪跳崖逃跑，也奋不顾身地跳下悬崖，渡过冷得刺骨的河水直取廖匪。廖匪走投无路，加上枪伤发作，猝死于途中。

第九章　29军（11纵）

防守：铜墙铁壁；进攻：无坚不摧

有的部队善于进攻，有的部队善于防守，29军则攻守兼备，进攻如猛虎、似利矛，其势不可当，其锐不可当；防守如泰山、如金盾，其气不可移，其坚不可摧。29军就是靠能攻善守这两个“本事”，独步天下，傲视群雄。

正因如此，早在新四军时期，29军的前身就已打出了名气，战绩无数。解放战争中，战上海，29军打得最艰苦；解放福建，走一路，威名播洒一路；打金门，虽然遭到损失，但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气势。

军史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 苏中军区第1、第2军分区所属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 新四军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
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

1. 7纵初试锋芒，胡炳云单骑巧唱“空城计”；粟裕计扮“骄敌”，4000兵力抗击5万敌军的猛攻，以损失200人的代价，换得歼敌3000人的胜利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该纵队是由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苏中军区的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

1945年11月，新四军苏中军区第1、第2军分区所属的部分部队组成第7纵队。1946年6月，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7月，参加了著名的苏中战役。由于这支部队与当地群众关系特别密切，地形熟悉，具有较好的机动性等各种特殊的原因，粟裕充分发挥其特长，在整个苏中战役中，多担负一些牵制、阻击、掩护等作战任务，配合兄弟部队创造了歼敌的有利条件。

7月10日，我军得到确切消息，国民党军队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针对敌人分头进攻，兵力分散的弱点，粟裕决定先消灭由泰兴出发之敌，先吃掉其一路，然后再消灭另一路，造成有利于我之局面。新四军第1、第6两个师奉命围歼宣家堡、泰兴之敌，我第7纵队负责打击从泰州、姜堰增援之敌。

7月12日拂晓，各参战部队秘密到达攻击出发地集结，并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7纵各部队分别进入打援阵地。

13日夜11时战斗打响。7纵第59团1营担任主攻，不料该

配合第1师、第6师部队，将敌整编第49师师部及第26旅压制在刘庄、斜三官殿、老韩庄、陈家庄一线；将敌第79旅包围于宋家桥、杨花桥一带。

19日上午，7纵和1师南北合击，对敌展开总攻。第55团从宋家庄一直打到老韩庄，第57团打老坝头，第59团打斜三官殿。双方激战多时，在我军顽强的攻击下，敌人渐渐感到不支。

下午2时，敌整编第49师师长王铁汉率残部，分三路向西北、西、西南突围。我第55团正面部队及57团一部，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歼其大部。

这时，参谋长胡炳云仅带着少数警卫、侦察、通信人员在前线指挥，不料突围之敌突然窜向我指挥所，我被迫与敌接战，但手中又无兵可调。危急之中，同志们力劝参谋长骑马撤出，路上却又遭到两架敌机的扫射纠缠。为了不影响战场形势，胡炳云沿公路逶迤而行，一会儿猛冲，一会儿慢遛，与敌机周旋多时，直到把敌机引开，方才钻进青纱帐安全转移。

是役，我军打乱了敌人企图东西合击的部署，共歼敌万余人，大大提高了我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第7纵队毙俘敌2300多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还特地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的部队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扩大，同时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战斗力加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也增强了。

2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后，敌人以被歼两个半旅，损失1.3万人的代价，换得了如皋一座空城，还错误地认为占领了解放区就

是“胜利”。国民党军队参谋长陈诚亲抵南通，调兵遣将，组织新的进攻，又集中了6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合击海安。

鉴于敌人密集前进，难以分割围歼，粟裕决定第1、第6师隐蔽于海安以北地区，利用时间进行休整，待机歼敌。守备海安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了第7纵队的全体指战员。

用4000人去抗击5万敌人的轮番进攻，打这样的仗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7纵同志们深感任务的艰巨，决心打好这一仗。战前，纵队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对所属各团作了认真部署。从7月25日开始，先后完成了南面、东面和西面的一线防御阵地，并利用工事展开敌前练兵，严阵以待人侵之敌。

30日上午，敌人在飞机、大炮的交替掩护下，全线向海安推进。我第55团部队与之激战3小时，夜晚主动转移。当天晚上，乘着夜色笼罩，第55团3营教导员赵伯英率两个排，插入敌纵深结合部，突然开火，向四面袭扰，敌两支部队不明情况，在夜暗中不辨敌我，竟互相火并起来，消耗了很多弹药和人员，损失惨重。拂晓，我小部队安然返回原防地。直至天色大亮，敌人才发觉不对头，连呼上当。

次日，战斗更加激烈，各路敌人再次发起猛攻，并频繁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但是，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午后，敌整编第65师竭尽全力向我第55团第1营阵地猛扑，特别是对第1营3连据守的杨家桥，连续实施了9次冲锋，均被我部队英勇击退。

下午3时，敌约一个营突人我杨家桥前沿阵地，第55团立即组织第1营预备队协助第3连将其击退。

4时，敌人又投人了数营兵力。这时第1营的预备队已全部用上，情况万分危急，团领导再调第2营5连和团部侦察排奋力

反击，敌人在我前沿丢下无数尸体，3 连阵地仍巍然屹立。

敌人不甘心失败，5 时，再次组织强大攻势，我第 55 团团部所有勤杂人员、参谋人员全部抽出，全力支援杨家桥，终于有效地遏制了敌人的正面进攻。

由于整整一天的鏖战，我杀伤、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迟滞其攻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且前沿工事也多被敌人摧毁，为此，7 纵决定，当晚全部转入二线防御阵地。

8 月 1 日拂晓，第 55 团刚刚进入张家庄、王家庄一带的二线阵地，敌即接踵而来，在距我 200 米处被发现，双方又展开激战。

敌人慑于前一天的惨重失败，虽连续轮番冲杀进攻却不敢冒进。是夜 12 时，我再向后退守第三线阵地。接受了上一次撤出时的教训，第 55 团参谋长李干率第 1 营的两个连不断出击袭扰，防止敌人尾追，以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8 月 2 日，海安保卫战第 4 天。西线敌军两个旅继续向我第 59 团阵地进攻。东线第 55 团第 1 营在张家庄一带与敌激战 1 个多小时后主动撤离。该营第 2 连扼守蔡子湾桥，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致被敌人包围，但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2 连机智灵活地穿过包围圈，接连渡过十余道河，奇迹般地安然回到了团部。

2 日下午，敌人纠集了 8 架飞机疯狂轰炸我三线阵地和海安市区。这时，天又突降倾盆大雨，新筑的工事在敌人炮火和雨水的冲刷下大部分垮塌，泥浆过膝。7 纵指挥部决定黄昏以后全部退守城区。

这时，粟裕认为，“骄敌”的火候业已成熟，令 7 纵马上撤出海安，以进一步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

当晚 11 时，第 7 纵队在胜利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各团秩序井然地撤出海安，以便接受新的歼敌任务。这次战斗，7 纵奋战 4 昼夜，以伤亡 200 人的代价，取得了杀伤敌 3000 余名的战果。

3

经过这么几次交手，国民党军看这架势，才知道新四军不可小觑，加之损兵折将，被歼3万多人，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另想新招，组织新的进攻。

为彻底粉碎苏中蒋军进攻，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经反复研究，确定对南通、如皋之间敌暴露的侧翼实施攻歼，发起丁（堰）林（梓）战斗。这次战斗是苏中战役的第5仗。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在这次战斗中，7纵执行华野指挥部命令，以第59团一部占领立发桥，担任对海安方面的警戒，并有佯攻海安之势，诱使敌人作出错误判断，以确保我南进大军南线攻击之安全。

丁林战斗胜利结束后，第7纵队按照上级命令，准备打通我南北运输线，保证我南线作战部队之供给。

7纵先以一个团兵力位于贲家集一带，再次佯攻海安，另以两个团由胡炳云率领向姜堰、曲塘、海安沿线进行有力的破击。与此同时，我第1、第6师主力又演了一场“围魏救赵”的好戏，采取“攻黄（桥）救邵（伯）”的计划，在如黄路带大量歼敌，杀得敌人措手不及，俘敌1.3万余人，予敌以重大打击。

为策应大军作战，8月25日晚，7纵59团从曲塘以北胡家庄的纵队指挥部出发，向大白米守敌整编第83师第63旅一部发起攻击，于次日拂晓将其占领。小白米守敌闻风丧胆，退缩到了马沟。第59团分别以第1、第2营两营为南北两个箭头，再对马沟实施围攻，用以牵制敌人，掩护如黄路伤员北撤及北线物资南运。

27日晚，7纵第55团全部及第59团一部发动对曲塘的强大攻势。该处守敌听说如黄路失利，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曲塘，向西逃遁。但这伙敌人的运气实在太差，落荒之际，又恰巧撞上

了我第59团第1营，因而被截获，大部被歼。这时留守曲塘的敌土杂部队也在劫难逃，第55团一到，即尽数歼俘。

为了继续扩张战果，7纵迅速向华野指挥部建议，东进攻占胡家集，以造成海安守敌之完全孤立。

经华野司令部批准，28日，我第55团迅疾出动，但是还没有到达攻击地点，守敌已闻风而逃，一个不剩，全部溜之乎也。马沟之敌在此之前也已退往姜堰。

至此，海姜路破击战与如黄路大捷差不多同时结束，7纵完全控制了东起胡家集、西至马沟之间长达40多里的公路交通干线，我军运输往来畅通无阻。苏中七战七捷至此告一段落。

苏中战役是华中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初期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战役，它对扭转这一地区以至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的局面“助益极大”。

苏中战役也是第7纵队成立以来所参加的首次大战，通过这次战役，7纵增强了对敌作战的信心，看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部队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装备大大改善，部队兵员也有了大的扩展，为以后坚持苏中、挺进苏北、转战淮海、南渡长江、淞沪激战、进军福建等一系列重大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军长胡炳云向叶飞立下军令状：“我29军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拿下月浦，攻取吴淞口！”上海打下后，战士们来不及看一眼这座大城市，就奉命撤离了

1

1947年1月下旬，第7纵队改称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1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切断宁沪铁路，阻击国民党军东逃。5月，29军奉命参加上海战役。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后，上海已是一座孤城。人民热切盼解放，积极迎解放。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的国民党军心动摇，官僚恐慌，就连蒋经国也哀叹“如大海中孤舟，四顾茫然”。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决定发起上海战役，解放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

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决定以第9、第10兵团指挥8个军攻取上海。第29军和第28军担负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的任务。

连日来，与三野指挥部同驻在苏州城的第29军广大官兵，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他们为争得了主攻沪西敌人的任务而欢欣鼓舞。

战士们说：“自苏中七战七捷以后，我们就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役，即使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的淮海战役，也只是阻援、打援，总觉得不过瘾，这次终于争到了打主攻的任务，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肥肉’啦！”

当军长胡炳云于5月11日接到兵团部发于常熟本部的关于攻占吴淞、宝山地区的淞沪字1号作战命令时，他本人也异常兴奋，是啊，早该练练拳脚啦。

在常熟下达作战命令的当天傍晚，胡炳云和10兵团司令叶飞告别。

29军的作战位置在上海外围的最北端，它的北边沿线就是长江。在上海近代发生的几次战争中，这紧靠长江的一线——浏河、狮子林、月浦……历来都是最残酷的战场。

叶飞望着比他大 3 岁的胡炳云说："你们这次可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哟。"

胡炳云精神抖擞地回答："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不过，我们从上级在渡江后的安排上，就已推测要让我们试一试刀刃了。"

的确，第 29 军在追击途中曾接到过两次重要的改变意图的命令，部队刚打下无锡，便奉命停止前进东渡太湖，眼见着第 28、31 军从两侧翼迅速赶上，切向宜兴；正当胡炳云带着部队准备渡湖的时候，第二个命令又到了，包围圈已经合拢，第 29 军改向苏州前进，担任苏州的城防警戒。胡炳云判断，29 军离上海最近，估计担任攻坚的重任非他莫属了。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

叶飞关心地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

胡炳云以坚定的口吻回答："有困难不怕，我们可以克服。"

快到汽车跟前，叶飞握住胡炳云的手说："多保重，出发后，随时保持和前指的联络，有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胡炳云也紧紧地握住叶飞的手说："是、是。"

已经送到车边，叶飞又说："务必注意当面敌人的动向，判断情况要准确，组织战斗要缜密，一定要拿出当年你们老 7 纵猛打猛冲的作风来打击敌人。"

胡炳云激动地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淞沪这一仗！"

2

江南暮春的霏霏梅雨，将苏州城外古老的白塔笼罩上一层迷蒙的烟雾。淅淅沥沥的雨线柔柔地飘落在清亮的石子路面上，然后便升腾起白茫茫的雾气，真是一幅绝好的江南水乡烟雨图！

5 月 11 日傍晚，早已整装待发的第 29 军部队刚刚接到命

令，就紧急集合到苏州南门外，立即向常熟东南方向的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开拔。

5月12日，天空更加灰暗，雨仍不停地下着，刚刚吃完早饭的胡炳云就接到各师打来的电话。一切按计划进行。

当得知集结于常熟东南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待命的第29军各部进入王家市、牌楼市一线时，胡炳云心里乐了。

上午10时整，胡炳云果断地下达战斗命令：第86、第87师分两路按预定计划向吴淞、宝山方向发起进攻。

我军将士犹如下山猛虎，出海蛟龙，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推进了30公里。当面之敌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各部进展如此顺利，胡炳云欣慰地笑了。

晚18时，担任助攻的第86师第258团附第257团1营攻占潘家市据点；13日黎明，攻占新镇据点，全师进抵罗店、月浦公路以南的马金桥、马桐沿和新镇砖桥一线，实施对罗店、杨行、刘行方向守敌的警戒，以保障第87师的侧翼安全。随后，又以第256、257团向东猛插，切断月宝公路，防止宝山敌人向月浦增援。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师在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的带领下，于5月12日上午10时从集结地牌楼市出发。

第87师前卫第261团1营副营长刘飞率尖兵连首先进入浏河镇，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浏河镇门户洞开，安安静静，毫无敌人踪影。1营随即继续前进。其实当时镇外伏有守敌一个加强营，但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大部队会神速到来，发现解放军从天而降，他们吓得悄悄躲了起来，不敢暴露，一直埋伏到中午，趁解放军部队吃中饭时，迅速撤退。不料，他们刚刚开始行动，就被发觉。战斗虽然很激烈，但交火仅仅20分钟就胜利结束。

胡炳云兴奋地向叶飞报告："司令员，我军已顺利渡过浏河，攻下嘉定。"

叶飞告诉胡炳云："要慎重初战，不能麻痹轻敌。浏河是汤恩伯在上海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由顾锡九的第123军驻守。他们难道这么不经打？胡老大，你在保持警觉的同时，令部队迅速向月浦一线猛进。我率兵团部随后就到嘉定。"

胡炳云答道："感谢司令员提醒，我们马不停蹄赶往月浦。"

随后，胡炳云立即打电话给随第87师一起行动的副军长段焕竞，让第87师赶快行动。第87师又命令各团分两路向月浦、狮子林方向跑步前进。13日凌晨2时，各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第261团进驻月浦镇北侧，并派出一部在月宝公路警戒；第260团进入月浦镇北的主攻位置，配属第253团进入月浦西南侧待命；第259团于13日中午进入月浦至狮子林间叶大村据点的阵地前沿。

师指挥所设在月浦镇西北的西陆桥，由副军长段焕竞坐镇指挥。

胡炳云在军指挥所铺开作战地图，看见月浦已被我29军的三支红色箭头紧紧包围住。

3

月浦镇，上海市北面一座不起眼的小镇，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它北靠长江，东邻吴淞口，就像围棋盘上的一个眼。经过蒋介石、汤恩伯多年经营，月浦已成为上海外围主阵地带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它与北面的狮子林炮台、南面的杨行据点联成一体，互为犄角，遇到攻击，随时可以相互策应。

担任月浦镇至吴淞一线守卫的是国民党第52军的一个师。该师全副美械装备，自动火器。月浦以下至吴淞的20多里防御带全都布满密集的碉堡群。这些碉堡厚达1.2米，全部是由钢筋水泥浇铸而成。

蒋介石、汤恩伯让刘玉章这只“狼”蹲守在吴淞口的西大门——月浦防御阵地上，可见他们对吴淞口和月浦的重视。

刘玉章自恃在辽沈战役中仅丢皮毛，未伤筋动骨；在渡江追歼战中，他又逃脱我解放军的打击。所以，这个黄埔四期生，老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他又跃跃欲试，想与我三野部队较量一番。

汤恩伯曾拍着刘玉章的肩膀说：“麟生兄，吴淞口以西的防务就靠你喽！”

刘玉章神气十足地答道：“总司令请放心，刘某人要让共产党的部队卡在我的钢铁阵地里。”

29军争得了啃刘玉章这块硬骨头的好机会，军长“胡老大”胡炳云很感激三野前委把他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他摩拳擦掌，憋足了劲头，兴奋地对部下说道：“要啃就啃‘硬骨头’，要砸就砸‘硬核桃’。我们先从月浦下斧，破门而入，攻占月浦街区，继而封铁吴淞口。”

胡炳云把第87师的第260团选为主攻团，是别具匠心的。第87师是一支精锐之旅，尽管组建较晚，家底还不算厚实，但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管你得过“宝鼎勋章”的邱清泉，还是“中原王”汤恩伯，我们的勇士们都敢碰一碰，打一打，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垮。师长张强生更是一位老红军出身的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张强生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新四军时期，他当过团长、支队长。1946年夏，苏中七战七捷时，张强生是第7纵队31旅参谋长。而且，他善于带新部队，并培养他们猛冲猛打的战斗作风。

张强生对第260团副团长梅永熙、政治委员肖卡说：“你们一定要在月浦镇开一个大口子，并像一个铁楔子似的，嵌在月浦，保证后续部队顺利抵达吴淞口。”

梅、肖二人都信心十足地回答："我们宁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拿下月浦。"

梅永熙和肖卡率部首先抵达月浦镇的北端。他们与在月浦防御阵地前沿担任流动任务的国民党一个小股部队打了一场小遭遇战，并抓获了一名敌排长。梅永熙和肖卡迅速在路边的一间民房里审讯俘虏。

从俘虏嘴里供出的新情况里，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面之敌并不是原先设想的第123军。预先估计在吴淞口打的攻坚战，可能要提前到月浦来打。于是，梅永熙当即命令电话兵架线，向师里请示报告，是否先构筑简易工事，与强敌交火？在西陆榆师指挥所的张强生和副军长段焕竞商量。段焕竞果断地说："趁黑夜赶紧抢挖工事和交通壕，越靠近月浦镇敌阵地前沿越好。"

于是，肖卡和梅永熙迅即指挥官兵抢挖工事。到天蒙蒙发亮时，许多交通壕已延伸到离月浦街七八十米处，战士们隐隐约约看见月浦街前光秃秃的开阔地里仅有一些不高不低的"坟包"，而我们可以依托的地形地物极少。

肖卡和梅永熙商议，仍按原计划行动。

根据原先的部署，部队天亮即实施攻击：1营担任主攻，从月浦镇的北部进入，得手后向纵深发展；2营从左侧助攻，转移敌人注意力，等到1营得手后，2营趁机攻入；3营为团预备队，待1营、2营攻下月浦后即向宝山、吴淞攻击前进。

胡炳云为了保证第260团突击成功，专门打电话给第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让他将该师第253团从苏州调来，担任助攻月浦的任务。

按兵团命令，第85师不参加穿插、攻击，留在苏州继续担任警戒。该师在渡江后，一直奉命警戒苏州，保卫三野前委及第10兵团指挥部的安全。胡炳云起用第253团，说明他打月浦的

决心非同一般。第 253 团这支“猛虎团”一下山，胡炳云心里就感觉踏实了许多。

在奔袭月浦的途中，作为先头营的 1 营曾与小股敌人遭遇。营长沙杰亲自审问俘虏，俘虏说月浦镇没有什么工事。可是，当部队行军距离月浦不到 30 里路时，在一条小河边发现有两棵交叉放倒的大树，再一看，树叶都已枯死了。

“有情况!”沙杰判断，“这几棵树是敌人为扫清射界留下的。”

晚 10 时，部队进入月浦街前的一片“坟场”。从表面上看，这片死寂的“坟场”并无什么特殊。蒙蒙细雨中，“坟包”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坟头”上是瑟瑟的青草。实际上。这些伪装的“坟包”就是敌集团子母堡。

部队停下待命，团指挥所就设在“坟滩”上，参谋长王剑秋膝盖上摊着地图，和几位团的领导核对部队集结位置和进攻路线。

王剑秋低声说：“1 营担任主攻，从月浦街西侧楔入，进入街区后，注意与第 260 团取得联系。3 营在 1 营右侧翼跟进。2 营作为团预备队。”随后，1 营和 3 营乘着茫茫月色，向月浦街区移动。

3 营 8 连在连长丁铎、副连长刘玉德的带领下进入“坟地”。刚前进不到 100 米，就在田埂上抓到两个敌人的潜伏哨。

丁铎厉声审问俘虏：“你们怎么在‘坟包’附近放哨?”

俘虏哆嗦道：“四周围都是钢筋水泥堡。”

可是战士们并不清楚这钢筋水泥堡和跟前一个一个的“坟包”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未加在意，继续前进。他们遇到了一些奇怪的屋脊形铁丝网，遇见了许多可疑的绊脚坑和壕沟。这一夜，部队前进不足 500 米。

1 营 3 连行动果敢迅速，他们是最早到达月浦街区前沿的连队。刚刚进街，就迎头撞上敌军第 52 军的一个团长。团长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3连连长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给了他一个大耳光："我们是解放军！"

蜗居在街旁碉堡里的敌人听见了响动，惊慌地扣响了值班机枪的扳机。凄厉的枪声顿时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我3连战士迅速将敌团长放倒，乘势向敌堡开火。

霎时间，街里街外，枪声、炮声、地雷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微微的曙光中，突然出现了一道数百米宽的火阵。黑暗中，弹片穿梭，光弧闪烁，飞舞的子弹挟带着尖利的啸声如毒蛇喷吐的舌信，让人毛骨悚然。

这时，所有到达月浦前沿的部队都已经展开攻击队形。

4

第29军副军长段焕竞和第87师师长张强生、政委王义勋、参谋长叶克寿等前线指挥员，在简易指挥所里一边发布战斗命令，一边密切地关注着敌人的防御动向。

现在，段焕竞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对大家说道："月浦街的敌集团子母堡肯定很多，我们既要猛冲猛打，又要有准确的判断，而且攻击方法要对头。要告诉部队，掩护的火力一定要猛烈。现在，我担心的是敌人从海空实施立体支援。"他想：月浦、刘行、杨行一线历来是上海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彻底地攻占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好在我们有攻打集团子母堡的经验，广大指战员又挟渡江胜利之声威，尽管敌人有强大的海空军火力，但只要我们机动灵活，避敌锋芒，是完全有可能战胜当面之敌，并一举打到吴淞口的。

天亮后，我29军第260团、253团和261团的勇士们分别从月浦镇的北侧、西侧和东北侧，向月浦街区拥去。

敌人密集的子弹从覆盖了杂草的一个个坟包、土堆似的突出物中窜出。敌人凶猛的阻击开始了。我攻击月浦街的部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陷入密密麻麻的敌地堡群，遭到意想不到的袭击。

第253团在月浦街以西的两次攻击均告失败。

第260团的工事天亮后在敌人第一波次的轰炸中即被摧毁大半。

这天清晨，所有试图靠近月浦街边缘的部队无一例外地全部受阻。

段焕竞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敌人猛烈的海空军支援火力，对我军进攻造成了极大威胁。我军阵地已无前沿与纵深可言，到处都是炮弹的爆炸声。敌人多方位的火力与我方单一的平面火力相比，形成了很大优势。

到13日下午2时总攻发起前，第253团伤亡官兵近300名，第260团的主攻1营伤亡达三分之一。从特纵调上来打配合的三门野炮刚刚回击，就被敌方强大的炮兵群覆盖了两门。

在军指挥所里的胡炳云也在焦急地考虑着对策。他在电话里对段焕竞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冲上去，只有与敌人搅和在一起，才能发挥我军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优长，并避开他们海空火力锋芒。"

黄昏时分，第29军的攻击命令下达。

在攻击命令下达前，胡炳云向叶飞立下军令状：

"军委的意图是把敌人吸引到郊区来打，所以我第29军攻打月浦，既是吸引敌人，又是消灭敌人。我们既然已经从月浦下了斧子，就一定要劈开它。司令员，你放心，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第29军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拿下月浦，攻取吴淞口。"

13日午夜时分，第260团终于楔入月浦北端敌部分前沿工事，团指挥所已挺进至一个被我占领的敌碉堡，距中心敌堡仅六

七十米远。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团只剩下120来人，三个营的干部不是受伤便是牺牲，只剩下寥寥数人。

这时，第87师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和参谋长叶克守都分别到了前沿，部署第二次进攻。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消除了急躁情绪和蛮干念头，表示要沉着应战。

胡炳云亲自要通了第260团的电话："你们260团只剩下120个兵了，还能打主攻吗?"

"报告军长，我们可以继续担任主攻。"接电话的是团副梅永熙。

"好！260团能继续打月浦，我很高兴，还有什么困难?"

"敌人炮火很猛，队伍无法集合，我们120个人可以保证打开月浦镇的大门，再往纵深去，我们就没有预备队了！"

"我已经调259团两个营随你团后面跟进，你们只要打开月浦大门就算胜利完成任务！由他们向纵深发展，巩固月浦阵地，对付敌人反击！"

"我们260团不是孬种，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厚望，要让260团扬眉吐气。"

18时整，新的攻击开始了！

胡炳云后来回忆当时总攻的情景说：

尽管敌人疯狂地扫射着，无畏的战士仍英勇地穿梭在密集的弹雨下，时而匍匐前进，时而急速滚进。大家决心拿下月浦镇，打开西大门，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阵。第260团的120余名钢铁战士，在政委肖卡、副团长梅永熙和参谋长李仲英的率领下，激战3小时，突破了敌人的重重设防，一举攻克月浦镇。第259团两个营随后跟进，253团也由西侧强攻进入月浦。此时，守敌退到月浦镇东南角的25.32高地，准备继续负隅顽抗。

分地楔入敌人的主阵地，就迫使敌人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从而造成了我攻取上海市区的有利条件。在沪西、苏州河以南的第27军、20军和23军以及31军、30军进军神速，迅即占领了莘庄镇、七宝镇一线和浦东地区，造成了步步逼取上海市区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三野前委决定将总攻时间提前到5月23日。

兄弟部队的胜利捷报，给战士们以巨大的鼓舞，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着哪一天可以解放大上海。

总攻的前一天，胡炳云命令把军炮兵团和三野加强的榴弹炮团统统拉上来，瞄准月浦东南的25.32高地这个目标。

失掉月浦街以后，位于月浦情东南的25.32高地就成为汤恩伯控制月浦地区、屏蔽吴淞和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同时也成了人民解放军向吴淞、宝山实施战略总攻的主要障碍。

至5月23日，担任主攻25.32高地任务的第253团已将战壕挖到距敌工事40米处。

23日下午6时整，上海战役总攻开始。

第29军各营、连爆破组跃出掩体，迅速接敌，实施对障碍物的爆破。手榴弹、炸药包惊天动地地响过后，小堡内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有的被埋在土里，有的被炸晕过去。但活着的仍在负隅顽抗。

终于，主堡被炸开了一个洞。里面的敌人停止了抵抗，敌方一个连长喊道："解放军们，请高抬贵手，不要打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我第253团终于将25.32高地完全占领，共计歼敌一个营，炸毁地堡16座，政治瓦解敌堡一座，而我仅仅伤亡11人。

在胜利面前，胡炳云头脑很清醒，他告诫第253团的领导："敌人是不会甘心这一惨败的，你们应巩固高地、坚决死守，不让敌人再夺回一寸土地。"

果然，24日清晨，吴淞宝山方向一个多团的敌军在9辆坦克的掩护下，连续多次向25.32高地发起攻击。

战至傍晚，2营几乎被打光。5月12日参战时的600余人只剩下80余人。一天前，2营攻占25.32高地仅伤亡11人，而一天后为防守阵地，他们付出了数十倍的代价。

5月23日夜，29军开始全面出击。第85师兵分两路：一路攻击敌江湾机场，另一路会同第86师大部和第87师一部，直插宝山城。

这天夜里，万炮齐鸣，宝山一带战场已成为一片火海。第86师及第85师第253团全部跑步向吴淞、宝山方向挺进，合力聚歼据城顽抗的敌军。

经过一夜激战，第29军共俘敌9000余人，并缴获江面敌舰一艘。

26日上午11时许，第29军与第28军和第33军及第25军在吴淞口胜利会师，截住了上海之敌海上退路，保障了兄弟部队全歼上海之敌于江湾地区。

整个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残部从海上逃跑外，三野共歼敌15.3万余人。其中，第29军歼敌1.16万余人。

上海战役一结束，兵团命令第29军迅速折返苏州休整，于6月完成进军福建的准备工作。

激战催人兴奋，可一歇下来，人也就瘫软了。经过16个昼夜的紧张战斗，胡炳云一回到苏州，倒头就睡，美美地睡了大半天。直到兵团司令叶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来到军部时，他才睡醒，精神重新抖擞起来。

胡炳云立即向叶飞汇报了部队进行战斗的情况。他还顺便说到一些战士在撤离上海时，有点思想情绪，有的还编了几句俏皮的顺口溜："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是

于右翼的第 29 军已先敌占领阵地，迎头一兜，全歼在逃敌人。

此役我军共歼敌 1 个兵团部、5 个军部、14 个师计 5 万余人，而我军伤亡不足 500 人。

福州战役后，南逃至闽南沿海的漳州、厦门、金门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被编为 2 个兵团共 5 个军，约 6 万余人，由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汤恩伯统一指挥，企图固守漳、厦、金地区，以阻挠我之进军。

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为贯彻解放福建全境的决心，决定乘胜歼灭漳、厦、金之残敌。

9 月 18 日，第 29 军向厦门以北的沃头、刘五店、集美地区攻击前进。19 日，占领刘五店，20 日拂晓拿下了沃头，21 日凌晨 2 点，29 军所属之 85 师对集美镇发起攻击。

集美镇，位于集美半岛的最南端，同厦门岛隔海相望。这里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他在镇里投资兴建了巍峨壮观的集美学村。驻守集美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个团，他们妄图凭借坚固碉堡群和集美半岛北部的美人山、天马山，以及镇内的学校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负隅顽抗。

我 85 师 253 团于 21 日上午分别攻占了潘涂、美人山、天马和英棣头，控制了集美镇北部。

22 日拂晓，占领孙厝，进入集美镇南部的狭窄地带。因地形不利，在追击中遭到敌人杀伤，同敌人形成对峙。

下午 5 时，253 团组织炮火向敌人轰击，掩护部队从西面和东面向敌阵地突击。由于敌人顽抗，连续攻击均未奏效，我伤亡比较严重。

至 23 日拂晓，终于将敌人击退。253 团遂进至集美镇外。

早在 85 师向厦门进军途中，就接到上级转来的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家乡集美办有集美学

过。

在水深的港汊处，侦察员事先已在两头打好木桩挂上电话线或麻绳，个子小的人也同样可以扶绳渡过去。部队涉海时，各班都将子弹、手榴弹、小包炸药放在盆里推过去，步兵把枪举到头顶上，以防海水浸湿。尽管如此，由于多数人身高低于水深或不熟悉水性，致使很大一部分弹药被水浸湿而失效，枪支受海水侵蚀而生锈，所带6门迫击炮及炮弹大部翻落到海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根据事先侦察好的大嶝岛的地形和敌情，259团攻击部队分两路前进，副政委方征和副参谋长陈博率1营从岛的西面攻击，团长曹国平、政委李峰率2营、3营从岛的北面攻击。由于敌人麻痹和我方动作迅速隐蔽，只用十几分钟，259团就突破敌前沿阵地，并迅速向纵深发展。

259团2营从田乾突破时，遭敌火力袭击，4连连长张继松牺牲。副连长立即带领部队继续攻占路口，歼敌1个多连。前进至麦埕山时，我攻击部队受阻，形成对峙。

3营突破登陆后，攻占了士厝、上红壁、林内，并继续攻击前进。

1营在攻击时，不顾敌前沿阵地机枪扫射，用人踩人肩的办法，很快翻上崖头。在下寻窑打开突破口时，1营副营长王志美触雷牺牲。但部队仍猛追猛打，把残敌留在后面，攻占了上寻窑后，再向下红壁、双沪攻击前进。

此时，配合259团作战的251团2营也于崎口涉海登陆，向双沪攻击前进，于10日拂晓攻占双沪。

10日早晨6点，敌40师师部在阳塘纠集兵力，先后连续向双沪、寺厝、林内方向反扑，双沪又为敌占领。恰在这时，我师部作战科长邱亦晋带一个班登陆后，也到了251团2营所在地。

该营领导要求支援，邱亦晋火速跑至259团1营阵地，要陈博副参谋长迅速组织部队向敌人侧面出击，解除251团的压力。

8时30分，259团1营协同251团2营再次攻击双沪。1营在攻击时，发现山上敌3个子母堡的火力对我军威胁最大，就用火箭筒把子母堡打掉，随后把双沪夺回。就在这时，阳塘之敌在飞机及炮火的掩护下，向259团指挥所及3营阵地反扑。敌人已打到指挥所前，团长曹国平、政委李峰组织所有参谋、警卫员投入战斗，自己也亲自打枪阻击，在1营派兵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敌人在反扑不成后，暂时停止了行动。这时，我军部队的弹药也不多了，后方运输又因海水阻隔送不上来。这时，259团首长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待援再次反扑；二是准备撤逃。根据上述判断，团召开各营领导紧急会议，决定在当日下午3点以后，各营部队组成3至5人小组，一枪不发地向敌阵地前沿逼进，同时把仅有的几发炮弹向敌主阵地上发射，表示我军在试射炮，以此形成我们即将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发动总攻的样子。

由于敌人在我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威慑下胆战心惊，所以，在我逐步逼进时发生动摇。17时许，259团2营攻克麦埕、坑笔尾、东蔡，3营、1营攻占阳塘山，当晚7点30分攻克敌指挥中心阳塘。战斗至此结束，此役只用了27个小时，歼敌1200余人，缴获大批美式武器，渡海作战首战告捷。

至此，厦门外围之敌全部扫清。

3

厦门是我国东南的重要港口和历史名城。300年前，民族英

雄郑成功曾在此安营扎寨，操练水师，从这里跨海东征，完成了收复台湾的千秋大业。100多年前，资本主义从这里入侵，开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迅速解放厦门，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巩固海防，建设福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军队从福州溃退后，残敌逃至厦门、漳州周围及金门岛屿一带，妄图继续在以金、厦为中心的沿海一线固守，阻挠我军前进，以保障台湾安全。为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掉，换上了自己的亲信、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任省主席，并兼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改编后的第8、第22兵团约8万人，在闽南组织防御。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中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基本上没有空隙。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向鼓浪屿发起佯攻。

当日午夜12点，茫茫夜色中，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部队，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一带滩头阵地。29军85师由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师由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31军92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之间登陆突破。

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非常有利。船队顺着强劲的东北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的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全线攻击。

高崎要塞阵地，在厦门岛北端，是一个伸向海中的突出部。它距离大陆最近，又是这一带海岸线上的制高点，故成为岛上敌

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10月15日夜晚，天苍苍，海茫茫，繁星点点。

担任突击任务的“叶挺团”，即85师254团2营的指战员们，从潘涂港登上数十条大船，利用夜幕的掩护，全营形成倒三角形航行，战士们紧跟着有红灯标志的指挥船前进，在海上拼搏两个多小时，完成了渡海任务。

当该突击营战船驶至高崎的浅水滩时，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想乘我军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他们集中火力向我军抢滩部队猛烈扫射，打得海水和礁石都炸开了花，整个高崎笼罩在火光硝烟之中。后继兄弟部队也被火力压制，前进不得。

这时，6连有几个被誉为“小钢炮”的年轻爆破手，从烟雾中看到了敌人两个暗堡吐着火舌的枪眼，立即拿起炸药包，身子像壁虎似地贴着礁石迅速爬到岸边的陡坎上。

“轰隆隆”，连着几声巨响，敌军的铁丝网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紧接着，他们又如猛虎扑食一样跃身冲到两个地堡前，干净利落地收拾掉了地堡中的敌人。

2营占领了敌人的滩头阵地后发现，挡在面前的是6米多高的悬崖绝壁，龟缩在要塞炮工事和堑壕里的敌人用各种武器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而部队的背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在这种背水一战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很清楚，在滩头延误战机，就等于死亡，只有冲锋向前才是胜利！于是，他们组织全营的火力压制岸上的敌人，突击队员们利用竹梯爬岸越壁，抢占有利地形。

子弹在头顶上呼啸，手榴弹在身边爆炸，前面登岸的梯子被炸断，一批战士从岸壁上滚下来，后面的战士继续用未被炸坏的梯子爬上去。最后，梯子都被炸坏了，战士们就互相踩着肩头，叠成人梯登上崖顶，扑进敌人的堑壕，把堑壕里的敌人分块切断，分段歼灭。继而，战士们又抢占了高崎以东的有利地形。

网。大家的衣服和皮肉都被铁丝网挂破了，但谁也没有顾得上处理一下，沿着岸边两三丈高的悬崖陡壁向右发展，很快贴近了敌堡。

接着，徐永柏指挥8班利用碉堡的死角搭人梯攀登到敌人的水泥碉堡顶上，发现一个敌人正沿着交通壕走过来，8班长黄林猛虎似地扑上去将其按倒在地。这个人还蒙在鼓里，连声说："自己人别误会。"黄林叫他放下武器，别说话。

这时，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一梭子子弹从左前方射来，打伤了徐永柏的左手臂。他们脚下碉堡里的敌人也开火了。

徐永柏指挥8班向前发展，并要求大家注意警戒，利用有利地形，防备敌人的反扑。同时，令抓到的俘虏，从碉堡顶上的天窗向里喊话："向解放军缴枪，优待！"

几分钟后，碉堡里的3个敌人缴枪投降了。

这时，左右两边的敌人向我军猛烈开火，并从左前方向8班反击，妄图把8班消灭。8班的战士利用已占领的敌人碉堡和交通壕，打退了敌人。不久，1营的人员从8班打开的突破口上来了，徐永柏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情况后，即向飞机场方向冲去。

16日拂晓，徐永柏带8班同本连的2排、3排会合了。当他沿着海岸到驻在高崎的卫生队去换药时，发现他派去联络的通信员小章已牺牲在海滩上。同时，他还获悉，阮也平教导员在登陆时也不幸牺牲了。

原来，阮也平随7连登陆时，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他命令通信班向礁石上的敌人暗堡猛烈射击，船一靠礁石，他即抢先跳下，冲上前去，当他快接近敌堡时，突然被敌机枪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在部队进军福建前，组织上将他的未婚妻调到师部来让他们成婚，他却婉谢了组织的关怀，不举行婚礼，请求打完仗后再说。

徐永柏在团卫生队换好药后，即返回部队，在飞机场东边阵地上，防备着敌人的反击。下午，一群敌人从前山脚下向我军反扑过来，在我军猛烈火力的反击下，敌人溃不成军，纷纷败退下去。

战后，8班因首先登上厦门岛，被军部授予“集体二等功”。

4

在高崎激战的同时，我军在神山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0月15日21时整，255团1营1连按预定计划，登上小船向厦门岛进发。国民党军的探照灯不时地吐出惨白的亮光，向海面搜索。海上的风浪也越来越大，小船在急剧地颠簸着。

渡过海峡后，船靠上了近千米宽的淤泥滩。这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们，各种枪炮火力一起射来。

大家上岸后，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中冲向敌堡。在我军勇猛冲击下，神山终于被我军占领。1连剩下的20来名同志立即修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

敌人企图夺回制高点神山，曾先后进行7次反扑，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保证了后续部队的登陆，鲜艳的军旗始终飘扬在神山顶上。

与此同时，另一个团队的1连也在乘船驶向神山。

浪越来越大，船身颠簸得十分厉害。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国民党军发现了我军，接着就是暴雨般的枪弹，向船队扫过来。

我军在厦门海峡北岸的各种火炮，发射出成串的炮弹，猛烈地向国民党军前沿阵地、制高点轰击，掩护我军强行登陆。

三野十大主力传奇十二丛书

船队在滚滚的浪涛中逆风缓慢地前进。国民党军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队的前后左右，掀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水柱，震动着船身。

船越来越靠近厦门岛，这时，已经开始退潮，情况万分紧急，船工猛地跳进海里，推着船前进。船靠岸了，1 排排长于德田带领 2 班、3 班的战士跃身下船，大家凭着一股猛劲，快速向前运动。

敌军集中各种武器，组织了数道火网地带，阻止我军前进。

1 排向前疾进。在昏暗中，前面来了一大片敌人的增援部队，1 排正准备对付他们，不料敌人也发现了我军，并大声问道："哪一部分的？干什么的？"

"3 连，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班长姜振友机警地回答。

"我们是 2 连，你们打得怎么样？登陆的共军打退了没有？"

"全被我们打退了，你们原地休息吧！需要的时候，再请你们帮忙！"

敌军一听原地休息，都很高兴。姜振友示意自己的战友占领有利位置，作好战斗准备，然后突然用枪对着敌军大喝一声："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赶快缴枪投降！"就这样，敌军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姜振友指定几个战士看押俘虏，并向连长报告请况，自己又带着队伍前进了。

5

10 月 15 日，我 86 师按上级命令作好了登陆厦门的部署：以 256 团配属 257 团 2 营为第一梯队，作登陆突击团；257 团（3 营除外）为第二梯队，在 256 团登陆成功后跟进；258 团为师

预备队，待命启航。

当晚，按照兵团命令，256团从刘五店一线启航，向预定登陆点方向航渡。该团1营、3营和团指挥所在航渡中保持了航向，直驶预定登陆点，在下马与钟宅间的滩头阵地突击登陆成功。但占领一段滩头阵地后，敌人拼命反扑，部队伤亡甚大。虽然海滩上没有什么地形可利用，但部队都能沉着应战，团指挥所在一块海滩上指挥登陆部队作战。由于登陆部队兵力单薄，战斗形成驶着状态。

战前，师部署的突击登陆部队是4个营的兵力，但在夜航中由于天黑加风浪大，通信联络也困难，256团2营在航渡中迷失方向，又和团部失去联系，在另一个地段登陆，配属256团的257团2营原部署在256团翼侧，策应256团突击登陆，也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孤岛上登陆，当发觉是孤岛时，已经退潮，船只都搁浅了。

已在海滩登陆的256团两个营处境困难，随时有被敌人反击下海的危险。倘若256团这两个营被敌人反击下海，那么整个战局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变化。因此，天一亮，师命令257团率1营、3营立即启航，尽快在256团的登陆地段登陆，增援256团。257团登陆后，与256团登陆部队会合，迅速向纵深和两侧扩展，中午后，占领上和圩和钟宅，257团在256团突破阵地右侧迂回包抄俘敌500余人。两个团继续攻击前进。

256团2营因迷失方向，未在预定地点登陆，营长在登陆战斗中牺牲。该营机炮连1个排在指导员杨忠率领下登陆，因所乘的船只搁浅，敌人向他们喊话威胁，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夜晚涨潮时才驶出敌人的火力范围，脱险后他们回到团部阵地，受到团领导表扬。

2营所属的另1个排迷失方向后，在5连连长张胜标率领

下，驶入五通道方向敌人的腹部阵地突击登陆，他们连破两道铁丝网，打上沙滩，后来又攻下敌人一小块阵地。此时此刻，张胜标他们三面受敌、背靠大海，处境危险。他们打退了敌人从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摧毁敌人一辆装甲车，又连续打退小股敌人的轮番冲击。其后，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坚持到17日午后敌人开始败退时，他们又主动出击，俘敌一部，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5连连长张胜标同志面对危险处境，意志坚定机智沉着地指挥战斗，坚守住突破阵地，并牵制了敌人的兵力，策应了西登陆的部队，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战后被评为一等功臣。张胜标在淮海战役中攻击运河铁桥时，也曾出色地完成任务，因此全国解放后，在全军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张胜标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6

在攻击厦门的战斗中，254团7连连长卢福祥穿过枪林弹雨，登上滩头，迅速地炸开铁丝网，摧毁敌人一座水泥地堡，攀上陡岸，攻入飞机场。顷刻间，敌人的飞机场弹光闪闪、火花乱窜，雷鸣般的爆炸声充满了每个角落。经过两个小时的交锋，俘虏了几十名敌人，缴获美式榴弹炮2门和迫击炮4门。

这时已快天明，卢福祥望着高崎方向，那里火光冲天，猛烈的枪声、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他们重新作了战斗部署，以对付天亮时敌人的反扑。

天亮了，敌人果然集中了数倍于我的兵力，接二连三地发起反冲击，企图拔掉这颗插在他们身上的钉子。

这正是卢福祥所希望的，因为他们吸引住的敌人越多，就越

能保证主要突击方向的友邻部队顺利登陆。

整整一个上午，都处在浴血苦战之中。敌人在我军阵地前面倒下一批又一批。我7连2排长何通远、3排长许汉林、“七一”勇士陈光、李一也都战死在阵地上。

敌人的反冲击仍在继续。

突然，从3排的阵地上传来副连长王洪芒嘶哑的喊声：“坦克，坦克，同志们，准备炸药炸坦克。”

卢福祥猛地一抬头，只见敌人两辆坦克卷起冲天的尘土，掩护着两个多排的敌人蜂拥上来。卢福祥站起来向战士们喊道：“同志们，近打坦克，远打步兵。轻重机枪集中打跟在坦克后面的敌人。”

这时，头上负伤的连指导员罗维干，也夹在战士中喊道：“同志们，敌人害怕了，想用坦克来吓唬我们，狠狠地打呀！叫它来得去不得！”

坦克打着炮冲上来了。霎时，7连阵地上的轻重机枪叫了起来，枪弹雨点般地向坦克后面的敌人倾泄而去。但是，敌人的坦克像被激怒了的野兽，向3排阵地碾了过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浑身是胆的王洪芳，跳出战壕，向坦克扑去。卢福祥急得大喊：“王洪芳！王洪芳！”喊声未落，火光闪处，敌人一辆坦克被炸毁了，后面的一辆也停了下来。跟在坦克后面的敌人吓得哇哇乱叫，在我军密集的火力下倒下一大片。

可是，我们的好战士王洪芳英勇地倒下了。

卢福祥抓起身旁一挺机枪，把愤怒的子弹射向敌军。在这同时，敌人后面忽然枪声大作。只见满面烟尘、手举着枪的团参谋长杨清和营长叶书高，率领友邻部队向敌人包抄过来。

卢福祥心中一阵狂喜，立即跳出工事，高喊道：“同志们，冲啊！”

敌人很快被我军消灭了。卢福祥冲上去握着迎面而来的团参谋长和营长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你们来得正好，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

7

16日6时左右，85师参谋长吴森亚站在斗门至安兜公路边的坟堆上，看到前面丘陵地上黑压压的人群波浪式地向前移动，前面是逃跑的敌人，后面是追击的我255团。再往左看，也是黑压压的一片，自北往南移动着，是我254团在追击逃敌。两个团打到安兜会合。

这时，吴森亚得到报告，左翼86师256团也上来了，但在钟宅墩和上、下马一带被敌围阻。他马上命令254团派一部和255团3个营前去接应，以控制安兜东部。

255团打到江头及其以东后埔、蔡塘一线时，敌利用中部一带高地，背靠大山，凭碉堡工事转人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到下午两点，敌人仍无动静。这时，吴森亚判断敌人想要逃跑，决心主动出击，于是把两个团的领导召来商议具体部署。并确定发起攻击的时间定于下午3点。

各团干部刚离开，吴森亚接到叶飞的电话。叶飞说："敌人在争着逃跑，他们互相抢船自相残杀，你们赶快出击。"他顿了顿，又说："我指挥的部队都归你指挥。"

16日下午4点30分，255团全团先后抵达洪山柄，并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统一部署：1营于后埔南，2营、3营于后埔沿梧桐、自来水池向曾厝方向攻击前进。

1营在向云顶岩前进途中，把公路两侧少数溃散之敌丢弃后面，排除了正面敌人微弱抵抗后，迅速抵达云顶岩脚下。接着2

连1个排一口气冲上岩顶，但敌人已经跑掉了。1营正准备翻过岩顶，向海滨猛插，正在这时，从公路上抓来了几个俘虏，了解到敌181师刚刚沿着公路西逃。

1营遂沿着公路猛追。当追至离市区2公里的梧村时，听到文灶方向传来枪声，2连立即向文灶猛追，抓到一批俘虏。没多久，俘虏越抓越多。全营飞速地插入市区厦禾路，只见逃敌到处乱窜，几十辆大卡车、装甲车、坦克和榴弹炮躺在街道上，两旁坐满了举手向我军投降的散兵，自动集合起来的就有100多人。大家把他们的枪机卸下后带走，一股劲儿地向前猛追而去。

到17日清晨，追在前头的1连指导员丁奖兴身边只剩6个人，忽然停下来向后面的同志招手并大声喊："快来，这里有好大的一堆。"

原来,他发现了前面庙里龟缩着敌军281师842团。这个团集结在这里,是准备登船逃跑的。见我军追兵一到,个个呆若木鸡。

顷刻间，全连到齐，把大庙团团围住。一阵"解放军宽待俘虏"、"缴枪不杀"的喊话后，只见一敌军官手中挥着一块白布，向我1连求降。

连长高龙宝立即把他带到黄启昌营长处，敌军官讲："请贵军不要打枪，我是副团长，兄弟保证投降。"

黄营长一面指挥部队展开，一面接受副团长的投降请求。至此，敌人全部放下武器，一下就俘获2000余人。这个庙就是厦门大学区域内的南普陀。

10月17日上午11点，战斗结束。厦门战役共歼敌2.7万余人，其中2000余人被击毙，2.5万余人被俘。

厦门的解放，宣告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第十章　31军（13纵）

素质好、作风好、装备好

在三野各大主力当中，31军算是建军较晚的，但由于其能征善战，因此，有“黑马”的美誉。

31军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支部队各级首长素质高、作风好。31军先后有数位师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或受伤，这在其他军队中是很少见的。

31军虽然建成较晚，但每经一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就提高一个档次。到解放战争中后期，31军的装备质量之好、档次之高已令人羡慕。31军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除了“精兵”的原因外，对“利器”的拥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军史提要：

胶东军区第5师、第6师、第7师；

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

1. 一发子弹，促成了周志坚司令员的一段姻缘；13纵血战七昼夜，国民党军主力54师折戟沉沙；济南战役，我37师军政主官一死一伤

1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根据形势发展，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第13纵队。由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37师、38师和39师。这三个师分别由胶东军区第5、第6、第7师编成。

根据上级命令，1947年2月，由胶东军区特务团、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和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编为第5师，其番号依次为：13团、14团、15团。

部队成立后第3天，指战员便开始书写第5师战史上的辉煌一页。当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战役胜利后，正大踏步的后退，组织莱芜战役。为配合主力作战，牵制驻扎在胶东的敌第8军，阻止第8军西援，5师逼近掖县城西南24公里处的沙河镇阻击敌人，在阻击与追击中共歼敌1200多人。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华野主力向外线出击，5师组织了齐家埠战斗。齐家埠打响的那一天恰好是党的生日——1947年7月1日。

周志坚天不怕地不怕，指挥战斗时恨不得跑到火线上去。部队突破以后，他再也呆不住了，带上几个参谋和警卫就登上了突破口。突破口的位置是敌人的37防炮阵地，周志坚坐在炮座上，指挥部队进行战斗。这时，圩子里100米处的枪声响成一片，中

心路口，炮弹的爆炸忽闪忽闪地照亮了整个齐家埠。我军的炮火打中了敌人的弹药库，引起爆炸，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突然飞来一发子弹，打在周志坚的左臀部，从大腿上射出。那是一发机枪子弹。当时在炮位前有好几个人，他们站在周志坚前面，周志坚坐着，子弹从他们的中间穿过来，不偏不斜正好打中了他。

这一发子弹竟促成了他的一段美好姻缘。

周志坚负伤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矫明。出院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矫明当时19岁，已是个参军3年的老兵了，还是个模范护士。周志坚那年已31岁，尽管两个年龄相差十几岁，但两人生活得和谐幸福。

周志坚出院不久，即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成立了第13纵队，周志坚和廖海光这对老搭档并肩走上工作岗位。

这时，廖海光重提周志坚负伤一事，并以爱护的口吻说："一个高级指挥员，勇敢，对战斗负责，靠前指挥，是可贵的，但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周志坚听了，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2

1947年9月初，正当我军发动战略进攻，向中原敌占区挺进时，蒋介石竟然异想天开，制定了一个"九月攻势计划"，企图占领我胶东解放区。按这个计划，敌人纠集了6个师、20个旅的20万重兵，组成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自胶东半岛底部到潍县一线，采取梳篦平推，向胶东半岛压缩，企图把华野内线兵团压到半岛尖端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保卫胶东根据地，第13纵队奉命留

在内线，以运动防御战迎击敌人的重兵进攻。在胶东保卫战中，最激烈的莫过于莱阳之战了。

莱阳是胶东较大的城市，而且处在中心地区，因此莱阳之战，在整个胶东保卫战中具有决战性质。经过3个多月的进退攻守、纵横捭阖，该是与敌人决战的时候了。

在莱阳之战中，13纵队兵分两路，37师由师长高锐率领负责莱阳城的攻坚任务；38师由师长张怀忠率领负责打援任务。攻坚，是个难啃的硬核桃；打援，是规模巨大的阵地防御战。

许世友之所以让37师攻打莱阳，是因为这个师的109团（前身为胶东军区特务团）过去驻过莱阳城，熟悉地形。可眼前的莱阳城，已不是过去的莱阳了。砖砌的城墙，早已拆除，敌人在保存有三四米高的土城墙基上，修筑了工事。敌人在我军突破城墙后，很快收缩兵力，集中扼守城隍庙核心阵地。

12日晚，我开始发起攻击。由于夜间进入攻击位置，对敌人的火力点没有侦察清楚，攻击出发阵地也没有构筑工事，因此，半夜开始攻击后，遇到敌壕沟内暗堡火力封锁，以及敌炮火的拦击。天亮时，攻击被迫停下来。

13日中午，第二次攻击开始。指战员英勇冲击，但敌人暗火力点的突然侧射和60炮的近距离拦阻射击，再一次阻击了攻击分队的爆破和突击。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再次停下来。

战况迫使高锐冷静下来，认真进行研究。看来敌人在防御上是有准备的，我们的攻击方法敌人已知道了，而对敌人的防守却缺乏侦察和研究。经认真研究和实地观察，决定从东北角突破。这时，兵团决定由纵队司令员周志坚率山炮连前来帮助和支援，并下达了当晚必须攻歼守敌的命令。

第三次攻击在黄昏后开始了。大炮、机关枪和冲锋枪，一齐怒吼起来，震撼着整个莱阳城。城隍庙据点的敌人，淹没在火海

之中。111团首先告捷，东北角果然是敌人防守的一个弱点。在兄弟团胜利的鼓舞下，110团也从西南角勇猛地突进去。敌人并没有立刻停止抵抗，还在利用暗壕、地堡作垂死挣扎。但它终究抵挡不住我源源不断涌进据点的一个个突击连队。11时许，战斗在硝烟弥漫中胜利结束了。除了敌团长带着少数人从北面潜逃外，其余全部被歼。

得知莱阳被攻下的消息，范汉杰气急败坏。他命令增援的8个旅要夺回莱阳城，并叫嚣："攻下将军顶，到莱阳城过新年。"范汉杰很清楚，莱阳城的得失，关系着整个胶东半岛的得失。这场决战的重点，便是将军顶那座看上去很平常的小山。烟青公路从将军顶前通过。将军顶是莱阳城西南外围惟一可守的要点，过了将军顶便是一马平川。

20日上午，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由39师拉开序幕。由于部队成员较新，装备及战斗经验不足，战至中午，丢失了好几个村庄。于是敌人的锋芒便直指将军顶一线阵地。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周志坚感到压力很大，他给许司令打电话，建议9纵配合13纵作战。许司令说："不行，9纵伤亡太大，要下去休整。"

看来，只有靠38师硬撑了。周志坚给张怀忠打电话，叫他不要离开将军顶。张怀忠回答得很干脆："司令员，我哪里也不去！"

但情况实在太危急，敌人像玩了命，大有非攻下将军顶不可的气势。周志坚又给许世友打电话，再次建议叫9纵配合一下。这回许司令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两个字："不行！"

不行！只能倚重38师，倚重张怀忠了。他又打电话给张怀忠："张怀忠，你在哪里？"

"我在阵地上，准备立即回指挥所。"张怀忠的心也已悬到了

这一天的战斗打得非常顽强。战地工事被炸塌，就利用弹坑爬进爬出，和敌人死拼，敌人成堆地倒在我阵地前沿。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副团长牺牲，3营9连打得只剩下二三十人。战士们都打红了眼，早已忘记了寒冷与饥饿，一直打到黄昏，迫使敌人停止了进攻。这一天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斗，敌人来势之凶猛，情况变化之多，我方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我军无数次的沉重打击后，敌人准备孤注一掷了。25日下午3时，敌人在其旅长亲自督战下，又以整营整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蜂拥而上，向我阵地猛烈攻击。我全师炮火一齐砸向密集的敌群，把敌人炸得如同捅了窝的马蜂，四处乱窜。但是，敌人仍在增加兵力，依仗其人多、武器好，妄图从将军顶北侧迂回，全面突破我防御阵地。整个将军顶周围，就像落下了一群飞蝗，漫山遍野地攻了上来，打垮一批，又来一批。由于伤亡太大，有的地段已无人防守了。这时，3营营长在与敌肉搏时牺牲，部队失去指挥，情况非常危急。在此关头，113团副政委荣育德挺身而出，赶到3营阵地，向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号召："我们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住将军顶！"瞬时，"人在阵地在！"的口号声响遍整个阵地。敌人又冲上来了，荣育德率领同志们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他，荣育德英勇地战死在将军顶上。

"报仇！为我们的荣政委报仇！"战士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阵冲去。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人再也没有力量发起进攻了。这一天是敌人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强，攻势最猛的一天，敌人在我坚如磐石的阵地前碰得头破血流，未能前进一步，我英雄的将军顶仍屹立不动。

曾经横行一时的蒋介石主力54师在与我血战七昼夜，损兵折将4000余人后，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向青岛逃窜了。

至此，胶东保卫战胜利结束！

3个多月转战，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像是度过了一两年。保卫战刚结束，他就秃了顶。虽然30岁刚出头，看上去就像年过半百的人。

3

1948年5月，13纵队参加津浦路中段战役。

7月上旬，13纵又会同第7纵队围攻兖州。兖州为津浦路中段的战略要地，守敌为敌第10绥靖区司令李玉堂率领的第12师等部约2.8万余人。兖州城守备经营多年，城防工事坚固复杂。城墙大部为砖石砌成，部分为石头水泥构筑。

7月9日，周志坚逐师作了检查。他在38师部署完毕正要离开的时候，看到城里有一座宝塔。塔高耸于城墙之上，名叫兴隆塔。凭着多年战斗的经验，周志坚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敌人的炮兵观察所。他指着塔对纵队司令部炮兵主任徐向荣说："发起攻击前，坚决先摧毁它，把敌人炮火的眼睛抠掉！"

突破前，首先要挖掉敌人的"眼睛"。12日傍晚，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高高的兴隆塔。配属给13纵队的山东兵团榴炮营的一门榴弹炮被指定打兴隆塔，三发炮弹全部命中。

下午5点30分，以榴弹炮的两发齐射作为总攻信号。所有的火炮对着兖州的西门一起开火。敌人的炮火回击无力。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兴隆塔上真的是敌人的炮兵观察所，只是一开头就被我军打掉了，使敌人炮兵成了盲人瞎马，失去了射击的目标。

的兴隆山、青龙山等地发起攻击，歼敌一部，余敌北窜济南城。我军主力随即进入济南城南郊预定待命位置，从这里出击，既可向东支援东集团，也可向西支援西集团。

19日20时，蒋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所部第84师3个旅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这极大加速了济南之敌的被歼。19日深夜，我西线部队穿过吴部防区，占领了商埠以西阵地。于是，兵团命令作为攻城预备队的13纵加入西集团战斗，迅速扫清外围，插入商埠。

接到兵团命令后，周志坚即令37师抓住吴化文部撤出阵地的有利时机，迅速夺取东折马山、丁家山、辛庄，插进商埠，第38师为二梯队，尾随37师从右侧进入商埠，39师继续肃清敌之外围据点。各部队一面疾速前进，一面下达作战任务，乘敌混乱向前疾进。

拂晓前，37师和38师均进至进攻商埠的待机位置。周志坚在白马山开设了指挥所。

20日下午，13纵与西集团兄弟纵队会攻商埠。到21晨5时，已推进到外城永绥门外。22日下午6点7分，部队向永绥门发起攻击。至当晚23时许，已逼近内城西南面的坤顺门。次日拂晓，各团均已抵达内城之下。

这天是济南战役的第7天。过去的6天中，部队连续战斗，人员和器材损失很大，而且非常疲劳，看到战士那精疲力竭的样子，周志坚心疼起来。他想：部队需要休整和补充。于是，没有来得及考虑太多，便打电话给9纵司令员聂凤智，和他商量部队休整的事。聂凤智让他给许司令员报告。

接通了许司令的电话，周志坚说："部队要调整一下，整顿战斗组织，补充器材，23日不打了，准备24日晚再向内城发起攻击。"

“不行！不行！”许世友当即否定，口气非常强硬，“连续攻击！不能停，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不能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你一停，敌人不调整部署？”

周志坚不敢再讲了，连说“好，好！”放下电话，他再给聂凤智打电话，“许司令不同意，叫继续打。”

23日上午，周志坚向各部队传达了兵团进攻内城的预先命令，决定37师担负突破坤顺门，主攻内城的任务。38师在后跟进，视情加入纵深战斗，39师主力继续监视外围残存据点和准备堵歼逃敌。

济南战役进入最后决战阶段。

9月23日下午6时，在惊天动地的大炮声中，攻城开始了。经过反复争夺，突破口终于被37师打开了。37师109团为打开突破口，全体将士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颂歌。团副参谋长梁凤岗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3营副营长张本信在指挥部队的同时自己端起机枪向敌射击，壮烈牺牲；1连“青年战斗模范班”8班13人苦战两小时后，仅剩下战士姜炳启一人，仍然坚持战斗；1连1排机枪班长曲光喜左臂被炮弹炸断，用右手操起机枪射击，子弹打光后，把机枪丢到城外，抓起十字镐与敌搏斗，直至牺牲；1连连长周炳和在抗击敌人的反击中饮弹身亡。4连、5连突破敌人火力封锁后冲上城墙，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顽强拼搏，苦战4小时后，终因敌众我寡，大部分伤亡。为表彰109团奋勇作战、前仆后继的精神，济南战役后，山东兵团首长颁布嘉奖令：奉中央军委、华东军区暨华野总部电令，授予13纵第37师109团“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不过这是后话。

24日午后，围攻内城的西路大军，源源不断地从坤顺门突破口进入内城，与东路大军一起，迅猛地向敌省府展开攻击。

37师指挥所设在趵突泉西侧张家公馆的小楼上，正要向城内转移，突遭敌机轰炸，师政委和几位参谋当场牺牲，师长高锐负伤。

听到这个消息，周志坚这个硬汉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热泪。

一个师的军政主官一死一伤，城里需要指挥，周志坚要到37师指挥所去。廖海光却说："你不能去！"

"城里需要指挥。"

"可以叫38师师长徐体山统一指挥。"

"我得去！"

"你不能去！这次我说了算！"

平素温和的廖海光这次动了肝火。廖海光接受了齐家埠战斗中周志坚靠前指挥而负伤的教训，毫不让步。

城里两个师的部队由38师师长统一指挥。这时，敌人已经土崩瓦解。当日16时，112团进至大明湖，2营副营长王保田率5连攻入伪省政府内院，该团5连在连长带领下一直冲进王耀武指挥所，俘敌第二绥靖区少将参谋长罗辛理以下300余人。

13纵队没有抓到王耀武，却缴到了他的手枪。那是王耀武在美国西点军校时，一位美国将军送给他的。马牌，银把，沉甸甸的，精致漂亮。周志坚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他就把这把枪送给了军事博物馆。

历时8天的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是役，我13纵毙伤敌5000余人，俘虏10363人。

2. 杨斯德协助何基沣、张克侠二人起义成功，立下奇功；黄百韬兵团西逃的道路全部被截断，成了"瓮中之鳖"

1

济南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去，黄淮平原战火又起。第13纵队也参加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13纵队的具体任务是：

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切断陇海路，攻占曹八集，分割黄百韬兵团与李弥兵团之间的联系，保证华野主力全歼黄百韬兵团。

10月23日，13纵队接到向南进军的命令。指战员们告别了多年战斗中结下生死情谊的山东父老，离开了曾洒下热血的齐鲁大地，奔赴淮海战场。

当发觉我华野各路大军向淮海和徐州地区进逼时，蒋介石急忙调整了其兵力部署，以徐州为中心收缩。黄百韬兵团因与44军一起行动而延误了时间，这就使其与李弥兵团拉开了距离。

13纵队奉命在山东兵团指挥下与第7、第10纵队一起，对台儿庄、韩庄及运河一线发起攻击，形成攻击徐州的态势，吸引邱清泉、李弥兵团北援或滞留徐州不能东援，而后乘机渡过运河，直插陇海路，攻占曹八集。

曹八集位于徐州以东50公里，是陇海东段的敌重要据点，也是黄百韬兵团西撤的必经之地。因此，上级要求13纵队迅速消灭曹八集守敌，攻占该要点，拦腰切断黄、李兵团的联系，这是完成中央突破、保证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11月7日，山东兵团命令13纵队与7纵并肩强渡运河，直插陇海路。时间就是胜利。部队经过一昼夜急奔，8日抵近运河。大军的行进为滔滔的河水所阻。虽然找来10来只船，但与上万人马相比，渡河速度太慢，让人发急。

就在周志坚和廖海光急得眼睛发红的8日黄昏，传来了台儿庄

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消息。这下，两个人笑了。周志坚兴奋地说："老杨为我们13纵立了一大奇功!"

2

早在中央军委定下决心的10月11日，周恩来就曾致电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

……截住黄百韬兵团，是我实现战役第一阶段目标之紧要。你们要迅速组织兵力，完成战斗部署。同时要加强对敌策反工作，争取敌整兵团、整军、整师或部分临阵反正，于战役作用甚大，意义亦甚大。事实上，这一点是积极可为的，如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均系我地下党员，你们可速派人联系，迅速完成起义准备，以期率第3绥靖区全体起义，至少大部起义……

于是，10月22日，13纵队联络部部长杨斯德奉陈毅之命前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的司令部策动临战起义。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通过地下组织使他安全进入贾汪前线指挥部。

当杨斯德到达时，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正在收听河北解放区电台播放的节目。当副官报告说杨斯德求见时，他连忙出门迎接。他拉着杨斯德的手，眼含热泪："可把你盼来了，我和张克侠同志都在盼你来呀！你来了，就好，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党的下一步工作了。"

杨斯德握着何基沣的手说："何基沣同志，你和张克侠同志多年辛苦了。陈毅同志要我向你们问好。关于起义之事，我们再做商议，不过越快越好。"

何基沣眼含热泪激动地把杨斯德拉到屋里，亲手为他沏上一杯茶，"斯德同志，你不知道，起义，回到党的身边是我和克侠

同志做梦都盼的事。过去，有好几次机会，我们都想率部起义，但都让毛泽东同志挡住了。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不要性急，要做国民党的大官，起码混个少将干干，现在我和克侠同志都是国民党的中将了。现在起义正好，正好达到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釜底抽薪的效果。"

杨斯德在第三绥靖区住了下来。为了使行动方便，何基沣为他搞了个少将军阶。于是杨斯德摇身一变，成了南京来的"高参"。

"高参"一到便迅速活动开了。首先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有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何基沣的副官李连城，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2营机枪连连长冯志中等，这些都是老牌的地下党员。可以说都是久经考验，赤胆忠心的虎将。他们拧成一股绳，立即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工作，尤其对那些尚处于观望彷徨的官兵们及时阐明形势，宣传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起义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正式通知我地下工作者：战役于11月8日发起，届时华野7纵、10纵、13纵由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截断徐州与黄百韬之间的通道，要求张克侠、何基沣在战役发动时起义，让出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我军顺利过河南下。

起义的联络口号是"杨斯德"，夜间联络的信号是手电明灭三次，且人员全部翻穿大衣。起义时，杨斯德在指挥所协助张克侠、何基沣统一指挥，孙秉超到郭家芳师，李连城到111团具体实施起义计划。起义后，部队分两路会合，一路由刘庄到兰陵，一路由台儿庄到兰陵，会合后再听行动指示。

11月7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就敌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的问题明确指示：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77军的起义工作望在近日完成，尽快起义，这样，我军可极大限度地争取时间，直插大许家、曹八集铁路线段，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实现关门打狗的计划！”

经过紧张的准备和复杂的斗争，也为了避免再生枝节，何基沣、张克侠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站在59军军部会议室的首席位置上，何基沣情绪激昂，慷慨陈词：

“……弟兄们，我不多说了。但我劝大家回想一下，这几年我们西北军跟着蒋介石鞍前马后地拼杀，我们失去了多少弟兄，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依然是保护老蒋主力部队的一个卒子，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西北军拼光了，老蒋还会要我们吗？现在我决定起义，愿意跟着我和张副司令走的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走，无论官兵，都发给路费和安家的费用。”

参谋长刘景岳说：“可我们到哪儿去找人联络。再说，我们大家欠那么多血债，杀了人家那么多人，人家能原谅我们吗？”

何基沣：“斯德同志你说说吧。”

杨斯德：“弟兄们，我是陈毅司令员的特派联络员。陈毅同志要我向大家问好，他要我告诉大家，革命不分先后，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只要改，我们都欢迎。今天大家起义了，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只希望大家共同对敌，彻底打败老蒋，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国……”

何基沣：“现在我命令，发电通告第三绥靖区起义，所有起义人员一律反穿大衣。”

11月8日上午10时，张克侠、何基沣等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小时。

起义命令下达后，各部队按计划开始行动。至10日拂晓，运

河前线起义遂告完成，2.3万余人顺利抵达运河以北的指定地点。

淮海战役结束40年后，美国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专门调查淮海战役。他们想弄清楚，当初这一场大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徐淮平原上，忙碌了数日，仍然无法理解，有飞机、大炮、装甲部队的协同作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的80万部队，怎么会被装备甚差，根本没有制空权的共产党的60万军队打垮。他们说："这实在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大战，又确确实实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可能是从张克侠、何基沣将军倒戈开始的。"

3

张克侠、何基沣大门一开，周志坚立即命令38师乘机抢占了运河大桥。

9日，部队不顾疲劳，不顾敌机轰炸和扫射，向前急进，于当晚越过不老河，直插陇海路。为了争取时间，周志坚命令部队"哪个团先到，哪个团先发起攻击"。

曹八集守敌为扼守这一要点，加修了大量工事，围墙四周有水壕，壕外设置了鹿砦、铁丝网，围墙下面有地堡掩体，各种发射点均与交通壕相连接，南北城门楼上，筑有上下两层火力发射点，形成绵密的火网，控制着周围地区。

11月10日黄昏，第38师第114团1营在炮火掩护下，奉令向曹八集北门发起攻击。深夜，在北门左侧打开一个突破口，敌我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顷刻之间，北门里的开阔地上，变成了一片火海。1营在突破口上，经反复争夺，终于占领了北门东侧10余座房屋，并以此作为依托，继续与敌厮杀。激战至11日凌晨2时许，突破口被敌封锁，1营与团指挥所联系中断。这时，2营、3营发起第二次冲击，重新占领了突破口。

由于突破口上未留下足够的兵力坚守，又被敌人重新占领，从而腹背受敌，造成了很大伤亡，处境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第39师115团向曹八集南门发起攻击，攻占了南门外几幢房子，后遭敌反击，形成僵局。北门突破口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南门又不能突破，黄百韬西撤的部队愈来愈逼近。这时，如不尽快打下曹八集，将对整个战役带来不利的后果。

正在这时，38师报告：第112团到达作战位置，周志坚立即命令徐体山师长命令该团迅速从曹八集北门投入战斗，无论如何也要重新打开口子，把曹八集攻下来。第112团黄冠亭团长接到命令后，不顾部队饥饿疲劳，不顾敌机狂轰滥炸和地面炮火的拦阻，于12时许，迅速指挥部队肃清了围墙上残存的敌人。此后，与114团汇合，继续向纵深发展。

正当112团和114团的部队向纵深大胆穿插分割时，敌人集中一个团的兵力向我进行疯狂反扑，妄图挽回败局。我突击部队扼守着要点，集中十几条机枪，向敌猛烈扫射，加上冲锋枪、手榴弹和小包炸药，终于将敌击溃，其中一部仓皇向曹八集东南逃窜，被我113团于野外截歼。

战斗至下午2时结束，全歼守敌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刘声鹤。

曹八集这个“网眼”被结上了，黄百韬兵团西逃的道路已全部被截断，不得不收缩到陇海线的碾庄一带，成了“瓮中之鳖”。

4

12月4日，13纵奉华野首长命令，归中野指挥，参加围歼黄维兵团。接防后，13纵由中野3纵指挥。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在红四军11师时期是周志坚的老上级。他给周志坚打电话说：

突围，意在向被我华野包围的杜聿明三个兵团靠拢。

陈锡联最后同意了周志坚的判断。

鉴于这种判断，周志坚马上通知39师，要39师做好防空准备，并告诉39师，敌机可能很快就要飞来。果不出他之所料，敌人很快就来了4架飞机，对39师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由于39师已做好了防空准备，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12月10日，总前委决定13纵队调归南攻击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以南集团为主攻，东西集团助攻。命令一下达，13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发起总攻。

周志坚决心以第37师担任主攻，越过黄沟河，突破前沿阵地，而后向双堆集发起进攻，第38、第39师除准备对双堆集突击外，同时要准备围歼可能突围的敌人。

15日黄昏，13纵队与华野7纵并肩向双堆集主阵地发起攻击。

敌人全线动摇，分成几路向西突围。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一路遭我110团的痛击，一部被俘。第18军军长杨伯涛被活捉。由敌军官组成的突击大队，突击至后周庄和小间集地区，全部被38师俘虏。战斗至16日凌晨结束。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13纵毙伤敌14军军长覃道善以下4100余人，活捉敌18军军长杨伯涛以下13681人。除13纵补充自己几千人外，其余约1万人，遵照华野首长指示，多拨归中野第2纵队。

1949年1月10日，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自2月15日始，第13纵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

2月下旬，31军挺进到长江附近，进行横渡长江的准备工作。

3．长途奔袭，中间突破，快！快！快！“周浦这一仗，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突然！”小小蔡司庙，成了一架绞肉机

1

1949年4月21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捣京沪杭。第31军作为第10兵团第二梯队，22日于镇江渡江后，连续行军8昼夜，长驱直入，向南追击400里，于广德地区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5个军，第31军俘敌66军军长罗贤达以下官兵1.6万余人。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宣告结束。5月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杭州，截断了浙赣路。此时，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完全陷入我军的三面包围之中。5月4日，第31军奉命从宜兴出发，沿太湖北岸东进，准备解放上海。

5月8日，31军接到上级命令，部队改归第9兵团指挥，立即奔赴浦东参加上海作战。

军情紧急，军长周志坚下令全军当日出发，边行军边作战边动员。部队连夜行军，军、师干部们坐了一程小火车，为的是召开临时紧急作战会议。

周志坚被认为是个“绝对聪明”的年轻指挥员。他是红小鬼出身，文化不高，但脑子灵敏，就是有点急躁，一旦下了作战决心，就要参谋们拿出具体实施计划。在小火车作战会议上，周志坚明确提出军的意图是“长途奔袭，中间突破”，关键是“快”！

5月14日，第31军经过6天的跋涉，到达浦东地区南端的

奉贤、南汇作攻击准备。

在研究了敌情和浦东地形之后，军部决心以第 91 师直取周浦镇，得手后直接向北端高桥镇攻击；第 93 师沿南汇、川沙公路直取新陆，得手后继续向北经高行、金家桥、东沟镇方向横向攻击，为完成浦东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攻占高桥扫清外围；第 92 师为军预备队。

攻打金家桥是第 31 军第 93 师第 279 团进入浦东后的第一仗。

金家桥的防御很特别，除坚固的阵地工事外，金家桥镇的西、南有宽大的江汊作为天然屏障，江汊边八个钢盘水泥堡凸出在地面上，像八个随时会喷火的毒瘤。

18 日夜 20 时，向金家桥镇的总攻开始。21 时 30 分，敌阵地被突破。

19 日凌晨 3 时，第 279 团控制了金家桥镇以北地区，残敌被压缩在金家桥车站内。

这天上午，敌人连续 4 次以营的规模在坦克的掩护下反扑我阵地。3 营 8 连基本打光了。

5 月 20 日夜，进入高桥外围作战的解放军第 92 师部队开始向北出击。21 时 30 分，王亚明的 275 团由陈家桥出发，向既定目标发起攻击。2 营 5 连负责蔡司庙方向。

蔡司庙，又称娘娘庙，是一个小村子，村头有座孤零零的双开门古庙，敌人就驻守在这里。天将明时，蔡司庙敌人在 5 连的强攻下撤退，但见这个不大的村子到处是简易沟壕，沟壕中铺满尸体，有些地方国民党兵和解放军混在一起，无法分清，有的掉了头，有的削去了整个背部。

连长王廷法作战经验丰富，一看这种情况，连忙对指导员说：“不好，都是空爆伤，赶快修工事，准备门板！”他一面派人

去寻找营部，一面组织战士以敌人遗留的三个地堡为核心加固战壕工事。正在布置，空中突然传来“呜呜”声，黑压压的炮弹从北侧高桥、西侧黄浦江方向冰雹似地落下来。

“赶快进碉堡！”王廷法疑惑地看着天空。

整整一天，蔡司庙阵地上空飞舞着无数尖锐的弹片，把地表一切可以切割的东西切得粉碎。

中午，坚守前沿的 3 排全部打光，5 连副指导员战死。除了炮弹的轰鸣，阵地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200 米后的交通壕里，通信员近乎神经质地喊着：“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呢？我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除了连长王廷法，所有的连干部都已伤亡退出阵地。

炮弹下雨似地落。整个天空轰鸣着，就像一架巨大的切削机器，将人的头、背、胳膊等，凡是稍稍露出的部位全都削切干净。阵地上堆满了尸体，有的因泡在水中，都已胀得变了形。

团长王亚明一次次来电话：“5 连！5 连！坚持住！我马上派部队增援你们！”

上午 10 时，4 连和 6 连奉命向蔡司庙右侧出击增援。可是，蔡司庙五连阵地已被熊熊烈焰封死。战士们一次次地冲，又一次次地被炮火打回来，不到 1 小时，4 连被打光。最后，8 连冲过来，接防 5 连蔡司庙阵地。这时，5 连只剩下 11 个人。

炮弹又飞蝗般地落了下来……

这一天，蔡司庙阵地足足落了 800 多发炮弹。

坚持到傍晚，8 连 150 余官兵只剩下 39 人。

2

22 日的激战更加惊心动魄！

猛烈的炮火轰炸后，敌人集中了5个团的兵力轮番向275团的防线冲击。到午后，团预备队已全部上了战场。1营阵地被敌坦克突破！

“1营阵地不能丢！”王亚明在他的掩体里坐不住了，他对政委林风说：“老林，指挥所交给你了，我上1营去！”

王亚明抱了支卡宾枪带着警卫班的战士向1营方向冲去。

这时，从3营与1营交界处突入的另一股敌人正向275团指挥所方向突进。他们突破了小杨家宅阵地，距离团指挥所只有200米，肉眼就可以看清。政治委员林风从腰间拔出手枪，组织团指挥所所有参谋、干事、侦察兵以及后勤炊事员20多人阻击，就连送弹药上来无法回去的民工也拿起了武器。

“开火！”

275团指挥所顿时笼罩在一片烟雾当中。

但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敌人终于越过前边的房屋，这是通往指挥所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手榴弹准备！”林风沙哑着嗓子命令。

突然，有人惊叫：“不好，敌人从后边上来了！”

林风猛一回头，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果然，一支队伍正从他后方凶猛地冲杀过来。他刚想开枪，就听那领头的人喊：“老林！”再看去，是279团的2营教导员荆士训。“老荆！”他的心一热，增援部队到了！林风扑上去紧紧地抱住荆士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2营副营长王昭坤正带着一个连向1营杨家宅阵地冲去。

1营阵地已经变成一片焦土。作为指挥所的房屋被炸平，战壕内也被尸体、弹片、树根、瓦砾填满。阵地上，包括王亚明在内的还活着的人都豁出命在光天化日之下抱着枪向敌人射击，他

"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接打高桥!"

"行!"周志坚一把拉住高锐，"别上去了，跟我回去。"

周志坚当即将"中央突破，直接打高桥"的计划报告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没想到宋时轮是个急性子，打仗历来行动果断，他一听就拍了巴掌，"就这么干，老周，你们今晚就打高桥!"

高锐一听急了："军长，现在已经中午，敌人炮火封锁那么严密，白天无法看地形做准备，也无法调动部队变更作战部署，今晚不能打!"

"今晚打!"宋时轮下了命令。

高锐只好向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求援"，最后，兵团终于同意延迟至24日后打高桥。

4

5月23日，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传达第三野战军命令：由31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第30军和第31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从清晨起，周志坚就上了阵地。军部离前线只有20多公里，身在前沿，心里一次次"出汗"，敌我胶着，险情不断。当王亚明的275团阵地几乎被全线突破时，周志坚好几次想放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第274团去救急，可都没舍得。

第91师第271团和第92师第274团是31军的两大主力团，在许多大的战役中，常常并肩作战。相比较，周志坚更"宝贝"274团一些。在31军，第274团是很有名气的。不仅是全副的美式装备，他们这个团的人数也多，总共有两千四五百人。他们还有一个自行车班，部队过江后这个班骑着自行车在光溜溜的柏油马路上风儿似地驶过，比骑兵还神气，引来兄弟部队羡慕的目

光。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曹八集，分割黄百韬，第 276 团几次失利，师长徐体三想上第 274 团，军长周志坚就是不让。打到中午，形势很危急，徐体三发火了，周志坚才仅允许上第 274 团 1、2 营，硬让第 92 师给他把团主力 3 营留着。

周志坚终于将口袋里留着的“王牌”——92 师 274 团放出去了。

5 月 23 日晚 6 时，已经到达高桥镇南四五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待命的第 274 团 3 营突然接到紧急出发的命令：立刻向高桥镇外围前进。3 营兴奋起来，谁都知道，这是要打高桥了！部队急行军走到预定位置，天已经黑透。

这天夜里，军、师、团给 3 营的任务就是攻下一个理想的阵地坚持住，作为向高桥发起进攻的冲击出发阵地。

营长任进贵带着部队趁黑夜径直向高桥镇方向突进。部队在烂泥及膝的水稻田里中跋涉。“往前靠！再往前靠！”任进贵一次次命令。3 营一直推进到距离敌高桥地堡群地带最近处 10 米左右的地方，任进贵才下令停止。

“8 连在前，9 连、机枪连在后，成一路纵队排开！”任进贵下了第二道部署命令，“就地躺下，挖战壕！”

部队就地成一路纵队卧倒，战士们用铁锹、洋镐在身体下作业。渐渐挖出一个坑，人就跪下去，坑挖深了，人就站进去，人与人之间相隔二三米。不到天亮，两个连就挖成呈“T”状的一条 150 米的横向壕和一条纵长四里的长壕。一夜之间，在敌重兵的眼皮底下完成如此巨大的一个工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天刚亮，紧张了一夜的高桥守敌就向 274 团前沿阵地发动反击攻势，并出动了飞机、大炮狂轰滥炸。

炮弹一发发呼啸着向 3 营阵地飞来，但都由于距离太近，远远飞越“T”字壕在后面的水稻田里爆炸。3 营的战壕就像在敌

许多年后，有的人对这种会议的“民主”方式和“意见”的内容不以为然，可正是这使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当时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多数普通战士也正是从这里感受到平等，感受到一个普通人的权利。这和蒋介石的军队是根本不同的。

5月24日傍晚，271团进入阵地。到25日傍晚，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一夜。271团和274团并肩泡在水深齐胸的战壕里，静静地等待着。

274团3营主攻7连将1排、3排放在最前面作为突击队。1排长孙良洪年龄不大，中等个儿，胖胖的，是个战斗英雄。最大的特点是会打仗。每逢有大的战斗，平时对他有意见的战士也纷纷写血书要求他指挥。每次打仗，他的排伤亡最小。

那边又黑又瘦的3排长蔡萼也准备停当。几天下来，他领着战士们在壕沟里练匍匐、出击。为打发时间，他们就钻在水里捉螃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螃蟹呀！这是上海给他们的最初印象。

3排的任务是给主攻部队“开口子”，而且规定这个口子正面至少要有10米宽。蔡萼将战士分工组成几个梯次。为掩护3排爆破，营里所有重机枪全都调过来，一溜儿地排开，第二梯队的2排也将轻机枪摆上来了。

5月25日傍晚，蔡萼率领他的爆破小组匍匐在战壕里等待出发信号。他的身边是副团长孙岩福。

蔡萼一遍遍地问：“副团长，时间到了吧？”

“再等一会儿。”

“开始吧！”蔡萼央求。

“不行！时间没到。”

17时30分，总攻前的野战炮、榴弹炮开始试射。

18时，山炮、迫击炮试射。

18时30分，备炮群正式射击。强大的炮兵火力呼啸着向高

桥镇前敌阵地轰击。一时间，万炮齐发，火光飞腾，烟柱冲天，烟雾弥漫，炮火准备持续了整整30分钟。

信号枪打响了！

蔡萼立即命令："爆破组，上！"

炸药很快爆炸，但威力不够，口子不过数米。蔡萼又一挥手，"双爆！"第二组两名爆破手又跳出战壕。紧接着两声惊天动地的轰鸣，黑烟中，炸开的口子足足扩大了10米！

"冲啊！"蔡萼领着3排飞快地通过突破口，2排也赶了上来。

由于行动迅速，蔡萼带领部队顺利通过四五幢房屋，但终于在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前被强大的火力封死。这幢楼里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楼房的平台上架着一溜儿的重机枪。蔡萼一抬头，一梭子弹打破了他的帽沿。通信员一把将他拉下："排长，小心！"这时，他觉得左腿一麻，低头看，贯通伤。他火了："妈的！我还没打你，你就把我给打了。"说着，拖着一条伤腿就往前冲。

"排长，敌人跑了。"有战士喊。

"重机枪，上！"蔡萼瘸着腿指挥。

这时，3营营长任进贵正带领部队向前冲。左翼，271团已经上去。正集中火力打大楼前的地堡。任进贵喊道："战机不可失！"他带头蜷起身体向铁丝网滚过去，战士们跟着翻滚着向里突进，身上的衣服都被铁丝网挂破了，流着血。突进去后，任进贵指挥："8连向左，7连向右！"两个连像旋风一样席卷敌大楼两侧。

任进贵遇见腿部负伤、一瘸一拐的蔡萼："好样的，你打得不错！"

蔡萼："营长，我还要继续打！"

任进贵："你负伤了，就地休息。"

此时，第274、271团以及从两翼上来的兄弟部队正分成三

和西南的嵩屿半岛。与此同时，胡炳云的29军也迅速占领了集美、沃头等厦门以北的桥头阵地。9月25日，外围战斗结束，我共歼敌2.3万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对厦门岛三面包围的态势。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15军全部、166师及68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人。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

为了给厦门守军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地从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人来劳军慰问。国民党大员鼓吹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问题”。

10月7日，蒋介石乘船抵达形势已十分危急的厦门，随即马上召见了团长以上的将校训话。后来，他又特意接见了汤恩伯，令其死守厦门，“为公私争气”。但蒋介石胆子也太小了点儿，为了防备解放军可能发起的进攻，他连有重兵把守的厦门岛都没敢上，只留在座舰上召见、宴请他的部下。

经反复研究，10兵团决定首先以31军及29军主力共5个师攻歼厦门守敌。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点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10月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的战斗。

如何攻取厦门？

叶飞断定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因此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

首先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 年之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由西突击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两次。”

10 月 15 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是厦门西南隅一个椭圆形的小岛屿。全岛面积 1.71 平方公里，距离厦门仅隔着 700 米宽的鹭江，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可现在，这个美丽的小岛却成了一艘阴森恐怖的战船。在这块巴掌大小的小岛上，敌人倾注了一个师约 5000 余人的兵力，企图凭借海峡屏障，峭崖陡壁，浅滩暗礁和日军占领后就没有中断修筑的坚固工事，据险防守，背水一战。

攻克鼓浪屿一战，关系到战役的全局，拿下这个小岛，不仅可以在敌人背后插上一把尖刀，迅速封锁鹭江和控制厦门港，断敌退路，而且可以钳制敌人预备队，阻止它北上增援，减轻北岛石湖山、寨上、高崎方向我军登陆突破的压力，使敌人腹背受敌，处于被动地位。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第 31 军军长周志坚决定把 91 师的“济南英雄第二团”和 93 师的第 277 团放到这个突击方向来，让他们在这里啃这块硬骨头。

下午 4 时 30 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 30 分钟开始进行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

18 时，91 师 271 团和 93 师 277 团 4 个一梯队营，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由于东北风越刮越猛，31 军突击船队遇风受阻，航行不利。船工张绵娘和她的丈夫、儿子以及同村的几十名船工摇舵划船，搏击风浪。船入海湾，汹涌的浪涛使渔船一会儿颠到浪尖，一会儿下坠到浪底。缆绳拉断，桅杆打折，但船队依旧向前。

当船队行至距岸200米左右时，鼓浪屿国民党守军29师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弹雨如蝗，漫天飞舞。一个又一个战士倒下了，一个又一个船工血溅大海。

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由于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漂回，大部分船只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损伤，4个营的兵力，所剩无几。

23时后，91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也因风浪太大，大部分被吹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干部战士仍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271团1连8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副团长田军带领2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91师炮兵2连政治指导员赵世堂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他率领10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坚持战斗。直到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攻上阵地的10余名敌人同归于尽。

31军的这股狠劲儿，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使他误以为鼓浪屿是共军主攻方向，立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人鼓浪屿，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这就造成了我军从厦门北部登陆的有利时机。

鼓浪屿由于敌方的增援，战斗更加激烈了。登陆的战士英勇作战，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直至全部壮烈牺牲，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战士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

就在31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担任主攻厦门的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部队，于当晚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东北风对攻厦部队十分有利，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

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的预定登陆突破点，对高崎发起全线攻击。在这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31军所属各部队的行动。

31军由西段攻击。92师参谋长田世兴率师前进，指挥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由于这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又正值落潮，淤泥陷没膝盖。国民党守军发觉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274团3营8连3排8班长崔金安在副连长、排长和7、9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光荣称号。

这时，田世兴很快将各个分散作战的部队组织起来，与已登陆的第一梯队取得联系，迅速调整组织，归还建制，向厦门纵深展开进攻。

274团3营占领神山之后，协助友邻部队攻占了殿前，继续向前推进。9连在松柏山东侧，全歼了敌第74师卫生营。1营、2营占领寨上以后迅速向东南穿插，控制了园山以北地区，切断了高崎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卡住了厦门北半岛守敌的咽喉。275团登陆后，迅速向南发展，很快占领了薛厝，打下了湖里西南高地，进而攻占了仙洞山制高点，全歼了这一地区的守敌，防守厦门北半岛的敌第74师大部被我歼灭，敌人的防御体系至此已土崩瓦解。

16日上午11时，为改变对其不利的态势，挽救即将被歼的命运，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北调，在7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向高崎实施疯狂地反击。我274团1营、2营在275团1营的配合下，占据有利地形，接连击退敌人3次反扑，激战至黄昏，予敌以重大杀伤，并将敌团长击毙，敌人狼狈溃逃，我军乘势追击，在追击中俘敌官兵500余人，并乘

胜攻占了园山。至此，我登陆部队已完全控制了厦门北半岛。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师长李益智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的确，解放军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太出乎他们意料了。

16日午夜，姚运良副军长率军侦察营一部，92师副师长陈梓十率师二梯队275团2营、3营由鳌冠起航，于17日凌晨4时前先后在石湖山、寨上登陆，并向第一梯队靠拢，投入岛上的纵深战斗。

17日拂晓，92师部队不顾疲劳，发扬了英勇机智独立自主的战斗作风，兵分三路，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敌人。东路274营，在击溃敌人后，即发起追击，俘敌中将师长李益智以下官兵3000余人。

西路由274团3营和275团1营分头向市区挺进。3营由梧树进入市区，遇敌阻击，歼敌一部，继续分头攻击前进。9连搭乘缴获的汽车追击，于市区东南之碧山岩一带俘敌3000余人。1营由文灶进入市区，敌不经抵抗即向码头逃窜，这时，停泊在港内的几艘军舰，发出几声哀鸣，丢下大批人员、武器和物资仓皇离岸。在码头上来不及登船逃走的敌厦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大批机关、后勤人员及军官的眷属在一片怒骂、吵嚷声中俯首投降，部队随即占领了太古码头，封锁了鹭江。

中路274团1营，275团2、3营由梧村山东侧，翻越东坪山，进至厦门自来水库一带，这时大批的敌人正在白石炮台至胡里山炮台之间海边企图登船逃窜，我追击炮向海边敌群实施拦阻射击，各路健儿在炮火的轰鸣和冲锋号的激励下，如同猛虎下山，分头插向胡里山炮台和曾山脚下。战斗至零时，由274团1、3营，275团2营将敌压缩至白石炮台地区，全部歼灭，仅

后　　记

本书从写作、修改到出版，历时一年有余，今天终于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说实在的，现在才体会到那种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时的感觉：既欢喜，又害怕。由于学业紧张，本书大部分都是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完成的，加之本人功力有限，所以，如果哪位读者指出本书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之处的话，我绝对不敢怀疑。非但如此，这正是我所最希望得到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野战军 1949 年 3 月成立时，下辖 4 个兵团共 15 个军和 1 个特种兵纵队。所以严格地说，三野的主力应该说有 15 个，也即，除本书所提到的 10 个军以外还应有：26 军、30 军、33 军、34 军和 35 军。这几支主力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传奇经历也大有可写之处，但囿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也因为资料方面欠缺等原因，在此就暂付阙如了，务请读者谅解。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在我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最衷心地感谢，他们是：军事科学院军制部研究员李智舜上校，没有他的支持和参与，本书不可能诞生。实际上，本书第一章就正出自他的手笔；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队的张兴龙大校和队长王世忠大校，他们尽职尽责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环境，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宫玉振博士，他的热情指点使本书显得更为严谨和细致；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陈传刚上尉、徐飞上尉和樊家文上

尉，他们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不少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的张丽和龙剑同志，他们积极主动的工作使我在查寻资料时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国防大学研究生队的王虎成上尉和他的夫人于琮女士，这对幸福的伉俪对我的热情鼓励使我在写作时信心倍增；我多年的亲密朋友李建平，是他在本书的初稿中发现了许多错漏之处，其细心程度令人惊叹。当然还要感谢黄河出版社的程鹏同志，本书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他的密切关注，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态度令人赞佩。最后还要特别地向我的母亲致以敬意，她无私的支持和默默的奉献精神给我以克服各种困难的无穷力量，使我最终能够顺利完成此书。

作 者

1999年6月于京西琴剑楼